武俠世界

心靈間諜 一名商業間諜，為了獲得一項最新發明，利用一種最奇特的方法，結果造成了一次空前轟動的國際大新聞！



$2.00

881

◀編 後 話▶

「毒連環」/下期隆重刊出了！這是武壇怪傑，後起之秀年青作家黃鷹以新手法和愼密構思的作品，是篇內容結構妙絕，毒謀迭出，題材超穎，風格別創……

「毒連環」，有三個用毒奇人各逞奇謀，盡展機心，連成了一個毒環去循環殺人的陰森恐怖氣氛，更有令人萬萬想不到的曲折離奇的詭譎佈局，驚心動魄，使你咋舌…

*** *** ***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鐵拐故事「心靈間諜」，東方三俠在東瀛遇到了一件他們的冒險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奇事，捲進了一宗商業間諜奇案的漩渦中，歷盡艱險，危機旦夕，過程全部以鬥智鬥力的驚險場面出現，好不駭人！同時，馬雲君在本故事中，又一次別開生面的帶領各位暢遊扶桑勝景，日本風光，愛好他作品的讀者們幸勿錯過。

*** *** ***

「兩劍客」是今期特別精選的俠義奇情小說，故事中兩個少年劍客性情突出，行俠仗義，嫉惡如仇，憑着高超絕藝，快意江湖，除暴安良，懲惡鋤奸，做盡江湖上牛鬼蛇神聞之辟易喪胆的快事，造福人間，恩澤黎民……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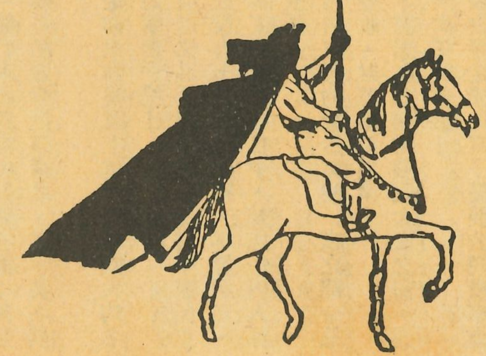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５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Ｈ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8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心靈間諜



神秘失踪　奇異綁架

日本東京是世界聞名的大都市之一。東京銀座則是必到之地，等於遊客來到香港時必到中環差不多。

銀座是一個區域，而不是一座大厦。主要馬路只有二千餘英尺長，但旁邊有許多橫街。整個銀座區的形狀，就與中文的「非」字差不多。

銀座與香港的中環區最大的分別就是：香港中環日間是遊客購物和觀光中心，但入夜後便顯得水靜河飛。遊客想做「夜遊神」麼，就到灣仔或銅鑼灣吧！

但是東京的銀座可不同了，日間，遊客可以在主要大街的百貨公司內購物；夜間則轉入旁邊的橫街去找夜遊節目，包括色情的在內。

就在銀座的商業區，有一幢著名的大厦，樓高僅數層，但日本一家有名的電子廠的辦事處就設在這裏。

這時候，接近中午下班的時份了。

那家「國民大厦」的門外不遠處，站了三個日本人，都很年青。

這三個日本青年看上去並無什麼特別的地方，新潮、强壯，就像遊客們常常在東京街頭見到的日本阿飛差不多。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之後，美國托管日本，眞的像用心教導一個「養子」一樣，不但把一切先進科技向日本人灌輸，更連飲食與營養，亦處處着力去影响日本人。

因此，日本新的一代，不再是矮小的侏儒體裁的人物，而是大多數生得「十分有型」。這些都與「美國茱單」的飲食，有着極大的關係。

眼前這三個青年就是「十分有型」的日本人，可惜他們却生得鬼鬼祟祟，有兩個幾乎叫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善類！

本來人不可以貌相，但如果眞的是「相由心生」，那又不能不信。

這三個蛇頭鼠眼的傢伙，果然在竊竊私語；假如此時有個有經驗的便衣警探由此經過的話，相信「必有所獲」。

三個人之中有人焦灼地看看腕表，不耐煩地說：「應該下班了，怎麼還不見他出來？」

「等等吧！他一定會出來的。」

「坂田，你可認得他。中國人與我們日本人長相差不多的，小心別認錯。」

「放心，我見過他。他叫何志龍，三十二歲，很英俊，外型絕不像個書獃子，與我們手上的照片也差不多。很容易辨認的。」

「他媽的，你以爲科學家都是戴上深近視眼鏡的書獃子麼？」

「殊！不要吵，我們的目的物終於來了。」

這時候，但見一個三十餘歲的中國青年，由國民大厦裏走出來。

他是一名年青科學家，父親早年落籍日本，他本人先後在日本東京、香港以及美國各大學進修過，曾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物理學博士的榮銜。目前任職於國民電子發展公司。

中國人在日本成名的很多，例如圍棋高手林海峯，棒球高手王貞治以及香港人最熟悉的女歌星翁倩玉、陳美齡以及歐陽菲菲等。

在日本，假如你問起日本人「基辛格是誰？」他們未必答得出正確答案；甚至有等婦孺可能還會把頭橫搖，表示莫名其妙。

但是如果你提及上述這些中國人的名字，眞是家傳戶曉！

眼前這位風度瀟洒的年青科學家何志龍雖然還沒有上述這班中國人那麼聞名，但在日本工業家的心目中，却比任何人都還更加重要。

因爲何志龍的設計可能一夜之間令他們名利雙收，財源滾滾而來！

剛才何志龍在離開國民大厦之前，還在參加一次秘密會議。

會議主席是國民電子發展公司董事會主席長谷川，他是日本工業界巨子。

會議內容除了與會人仕之外，外人根本無從獲悉。

爲了保密的緣故，參加會議的，也只有該公司的數名高級人員；而何志龍却是唯一的中國人。其他全部是日本人。

日本人一向有着自大狂，民族觀念也很重，若非有迫不得已的理由，他們不會借助外國人；雖然何志龍一家早已落籍日

本，但歸根究底，也是華裔。由此可見，何志龍在這家公司之內的地位是如何的重要了！

何志龍表面上只是國民電子發展公司的工程師，但他的新發明却受到長谷川的極端重視。

若非何志龍一再表示，他約好了他的日籍妻子尤子午膳，這個會議還要再開下去。

儘管如此，何志龍現在也比約定時間遲了數分鐘之久。

雖然他也知道他的日籍妻子是個很有耐性的女人，但向來守時的何志龍，却不忍心讓他的愛妻在餐室裏呆候。

因此，他一邊在人羣裏擠，一邊不斷的看着自己的腕錶。

人類的心理反應往往就是如此，他越焦急，就越加覺得自己脚步走的太慢，相反時間却過得太快了！

偏偏銀座區的交通擠塞，却是世界聞名的，比諸香港九龍旺角區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於車多人擠的關係，銀座區各處路口的紅綠交通燈却又轉動得特別慢；由於直行的汽車長龍不絕，交通燈無法不拖得特別長，否則塞車現象就更加嚴重。

但是如此一來，却苦了行人；行人往往爲了橫過幾個路口，非花費十餘分鐘不可。當局偏偏又不多建行人天橋或隧道，眞是莫名其妙。

何志龍在焦急中走了一段路之後，終於拐了彎，轉入一條橫街去。

三個跟踪住他的日本人，似乎早已曉得他的動態，因此就在此時，用無綫電對話機，通知了另一組他們的同黨。

何志龍只急於趕快一點去到約定的餐室，會見他的妻子，當然不會知道有人尾隨而來。而且這些人還要綁架他。

就在何志龍剛剛準備轉進另一條街道之際，後面越追越近的三個日本男子，突然發難。

首先是其中兩個青年，分左右竄上，挾持着何志龍；其中一人首先發出警告道：「何先生，切勿輕擧妄動，否則，後面的人會開槍先殺死你，然後才再對付你妻子！」

何志龍雖然心感不妙，却是無可奈何，因爲他回過頭來的時候，後面果然還有一個人；那人用眼盯實他，雙手插在口袋中，看上去眞的像收藏了一支手槍在口袋裏一樣。

何志龍正想反問對方是誰，一輛汽車，匆匆開到他們的身旁，在馬路邊停了下來。

兩名青年分左右挾持何志龍上車，後面的人一直在監視；最後他才上車。

汽車立即開走。

×　　×　　×

一家高尚餐室之內，有個單身女子獨坐一角。她不歇地看着腕錶，有時又把侍者召來問話；那是因爲她的位置與角度看不見餐室的電鐘，要侍者跟她一再校對時間。

時計並沒有錯。她手上的名貴腕錶是她丈夫送給她的。

這單身女子正是尤子——何志龍的日

籍妻子。

比約定的時間最少超過了二十分鐘。而他事前已聲明整個午膳時間只可以與他妻子相聚一小時而已，因爲下午他必須回到公司參加重要的會議。

儘管只有一小時，尤子也希望在這短促的時間內陪伴住他。

這一陣子他實在太忙，忙到連午飯也來不及返家去吃。

超時工作幾乎是例行公事，即使返到家中，他也會躲進書房裏把自己關起來。

尤子不敢騷擾他；她是個典型的日本賢妻，連埋怨也不敢！

何志龍似乎也察覺到有點兒冷落了嬌妻，所以才會有今天午膳之約。

但是，他爲什麼還不來？

他很少失約的，也許人還在公司辦公室裏吧？——她在想。

於是電話撥到何志龍的辦事處，但接綫生回答她說：何志龍工程師到外面午膳去了。

尤子問接綫生：「他離開公司有多久了？」

「最少也有二十至三十分鐘吧！」接綫生回答道。

尤子計算一下，由國民大厦來到這兒，大約只須五至十分鐘。假如截到一輛街車的話，可能更快，但也可能更慢！因爲交通燈往往令汽車大失預算。

何志龍當然不會不明白東京銀座的交通情況，因此他絕不會召來街車，而必然會步行，這幾乎是可以肯定的。

何況何志龍本人也有自用車，但在這交通擠迫的區域內，既不是下班返家去，相信他也不會笨到如此自討苦吃！

尤子就憑這種種理由，相信她丈夫一定是步行而來。問題是爲什麼步行了這麼久，人還未見？

尤子還沒有想到不幸的事情已經發生，只以爲雙方弄錯了。

但是，這家餐廳是他們常到的，每次午膳都約好在此。今天早上在電話中，也清清楚楚約好了在這兒共進午膳的。怎會錯？

尤子想得越多，就越有些心慌意亂！

最後，她撥電話返家；她以爲她丈夫突然善忘，返家去了。

人家都說，經常要用腦的人，最容易患上神經衰弱症，而善忘正是症狀之一！

但家中的女工人說，何志龍根本沒有返家。

放下電話回到座中，仍未見人來；但時間已超過了約定時間最少有三十五分鐘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但最不可能的事竟然發生了！

她匆匆結賬離去。

離開餐室，她便沿住行人道走——這是她所熟悉的途徑，過去當她每次陪她丈夫午膳之後，一定沿此途徑，送他返回國民大厦去，然後自己才截街車獨自返家。

或者，她會在丈夫上班之後，獨自在銀座區逛公司，購買一些日用品然後才返家去。

無論如何，這條路徑是她所熟悉的。

因此，她一邊走，一邊匆匆地走，一邊四下裏張望，希望見到她丈夫。

她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就是萬一在途中遇上交通失事，何志龍這時候可能已被送往醫院裏去了；而這種交通失事，在銀座就簡直算不上意外，是人車爭路時，常有發生的事。

她心亂如蔴，匆匆趕到了國民大厦。

剛入門，她就被警衞員制止。

雖然她表明了身份，但到底不是這裏的職員，而警衞員是認證不認人的；她沒有證件，所以被拒絕入內。

爭持中，驚動了一些高層人仕，他們都認出了這是何志龍的美麗妻子。查問之下，也爲之大大地吃了一驚！

這是非同小可的，因爲太多的事情待着何志龍回來。

今天早上的秘密高層會議還未完結，各人相約午膳之後再繼續。

但是，下午的會議還未開始，最重要的人物爲什麼會失踪？

消息傳到董事會主席長谷川的耳中，也傳到總經理木村一郎那兒去；他們立刻召見尤子，查問她這次的約會。

又是一連串的電話來電話往。

包括了致電那家餐室，致電何志龍父母以及他自己的家中。

還有，就是設於工廠區的國民電子廠，看看何志龍會不會臨時改變主意，回廠房去了。

但是，所得到的回答都令他失望。

最後，電話撥到警察局去。長谷川來頭極大，他是日本有名的大工業家，連警察局長也替他焦急起來了！

但是，銀座區在那段時間沒有人被車撞倒，更沒有人被送入醫院。當然更加沒有一個叫何志龍的人被送往各醫院去。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長谷川問身旁的高級行政人員。

「可能是遭人綁架。」木村一郎道：「像何志龍這種人才，他的發明，可能已被我們的對手知道了。」

「但是，我們跟他有合同的。」長谷川道，「他應該有些道義。」

尤子有些不耐煩了，她說道：「目前，我以爲我們不該討論這些，應該盡快報警！」

「何止報警，我們還要請私家偵探，」長谷川道，「你放心好了，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全力將你丈夫找回來。」

尤子也曉得這話不會假，長谷川一定不會輕易放過她丈夫的，因爲聽他剛才的語氣，就知道他等着要發財。

她沒有耐性再等下去，堅持要趕往她家姑那兒去。

何志龍夫婦是與他父母分開住的，他雖然是中國人，但生活却日本化，思想則美國化，所以不喜歡與上一代同居一處。

何志龍的父親是一位商人，做的是出入口生意，常常到外地去；目前他在三藩市。

他叫何柏榮，五十餘歲的年紀，很精壯。與妻子陳氏，女兒妙玲，就住在距離何志龍夫婦的居處不到數百碼遠的一幢日式住宅之內。

何柏榮目前的妻子陳氏是塡房——繼室，却不是何志龍的親生母，亦即後母而已。

但是，陳氏對何志龍一直不錯，何志龍夫婦對她亦甚尊重。

陳氏生有一女妙玲，十八歲，還未出嫁。

當陳氏母女接獲尤子的電話之後，此時已急不及待地，趕到國民公司的辦事處來了。

陳氏母女被事先獲得特別通知的警衞員帶到三樓總經理辦公室，尤子等人也在那兒；尤子甚至剛想離去，想不到她的家姑與小姑都來了。

一家人與長谷川等人商量的結果，決定先通知警方，再通知在三藩市的何柏榮。另一方面還打算聘請東京最有名的私家偵探協助追查何志龍的下落。

警方聞報巳派人趕到現場來進行初步調查，因爲這是日本最具規模的大公司，長谷川更是日本最有名望的大富翁。當今首相與他是好朋友，東京警察局長又豈敢怠慢？

長谷川甚至用上司的口吻吩咐警方人員：「這件事在未弄清楚來龍去脈之前，我不想張揚出去，所以，你們最好不要通知報界。」

警察局長稍後時間也到達國民大厦來了，他表示將會親自負責調查這神秘失踪案！既然如此，他的下屬又豈敢不從？

於是，報界暫時還不知道此事，甚至國民公司的各級職員亦奉命守秘。

但是，何志龍爲什麼會被人綁架？警方的偵探們大感頭痛！

道理十分簡單，因爲長谷川無論如何也不肯說出何志龍的「新發明」究竟是什麼。

警方覺得他們知得越少，破案的把握也就成了正比。

長谷川口口聲聲認爲是「行家」的所爲。

他口中的「行家」，是指日本幾間同樣具有規模的電子公司。

除了長谷川等人主持下的這間「國民」之ト，「大和」、「三木」與「熊野」等，合稱爲「四大公司」，幾乎控制了整個日本電子工業。

長谷川雖然懷疑是「行家」的所爲，但警方却不可能在毫無證據的情形底下，採取行動。

因此，警方除了循例備案之外，也惟有明查暗訪。

× × ×

另一方面，正在三藩市接洽生意的何柏榮，接到家中的長途電話之後，大吃一驚！

何柏榮本來打算多留在三藩市幾天，以便與老朋友呂偉艮聚聚舊。想不到事情却會來得這麼突然，實非始料所及。

何柏榮認識呂偉艮是在香港，當時他由日本東京到香港接洽生意，不料在中環被一帮扒手竊去了一本旅行支票及若干重要文件。

呂偉艮當時是著名一時的鐵拐俠盜，事有湊巧，當日呂偉艮剛巧帶着愛徒阿生在那兒經過，看見這情形立刻加以制止。扒手集團不但不賣賬，還與他們師徒二人動起武來。

呂偉艮的作風許多三山五嶽的人都知道，他一向以爲盜亦有道，要刦就刦不義之財，不能給正當人家帶來任何損失及麻煩！

但是，有許多人不但不肯賣賬，還覺得這師徒二人相當討厭，尤其是怪他們太過愛管別人的閒事。

扒手集團通常是三五成羣，表面佯裝互不相識，出沒於人多擠迫的地方，例如旅客購物中心，電車月台，以及巴士站等等。

他們往往像演戲一樣，暗中合作，表現得十分的有默契；誰去負責推人，誰去分散目的物的注意力，以及誰人負責下手扒竊等等，事前都有巧妙的安排。

因此他們得手之後，往往傳遞的非常快，若非熟悉內情之人，就算讓你知道了誰落手向你扒竊，只怕到頭來你亦會苦無證據。

不過假如你是老香港，你一定會明白在香港混的扒手們都不可能保持「清白之軀」；換句話說，他們多數有案底。

所以當你在巴士或電車發覺被扒竊時，最佳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以第一時間通知司機，叫他關緊閘門，不准任何人落車。

如果是個有正義感的司機，他們當知道有人失竊時，一定也會照做，然後找警察來。

只要警察來了，閣下的錢包隨時可以安然無恙地在地上找回。貞是信不信由你，錢包之內，分文不會少。

你爲什麼會如此僥倖？

說穿了其實非常簡單，因爲扒手既然被困於車內逃不掉了，難道還會把贓物留在自己身上等警察將他抓去麼？

所以，只要你夠機警的話，隨時可以在警察未到之前原璧歸趙。

但是，何柏榮當年是到香港做生意的，連銀包和證件被人扒了還不知道，更不會懂得這許多竅妙。要不是當時遇上了呂偉艮和阿生這師徒二人，後果堪虞！

但是，師徒二人的愛管閒事，却惹怒了扒手集團中人，他們也忍不到「事後報復」，當場就夾攻呂偉艮和阿生。

偏偏遇上了這師徒二人又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湖好漢！

別的事情他們可能還會再三考慮考慮，如果要「較量較量」，他們自然奉陪到底。

當時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就在人來人往的中環區，與扒手集團的五名大漢，大打出手，圍觀的人自然多得難以計算。

等到驚動了警方之後，扒手們竟然可以一一安然逃去。

在當時的環境下，自然不算新聞。因爲在那個時代的警察，多數只有一隻眼睛(另一隻在某種情況下閉上了)！

但是，呂偉艮却因此，而結識了何柏榮！

後來的日子裏，他們常有通信。許多時何柏榮由東京到香港去，都有探望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

自從呂偉艮與林愛莉結婚之後，何柏榮却沒有與呂偉艮師徒二人見過面，因爲

年來何柏榮的生意對象已轉移到美國這邊來。

想不到這次何氏來美，卻從一位僑胞口中獲悉三俠剛由美亞美回到三藩市，於是他們又異地重逢了。

呂偉艮等三俠當時是由秘魯回程美亞美之後，再飛三藩市的。

何柏榮在驚惶失措之餘，靈機一觸，決定及時將此不幸事件告知三俠，並力邀三俠橫渡太平洋，來到日本東京，助他一臂之力，代查他兒子何志龍的行踪。

呂偉艮一再考慮，與林愛莉和阿生商量過之後，終於答允了。

於是三俠與何柏榮等一行四人，便乘飛機先飛檀香山，再由檀香山轉飛東京。

沿途何柏榮顯得萬二分焦灼，三俠雖然極力安慰，亦難令老懷稍舒！

從何柏榮口中，三俠知道何志龍的成就，同時亦曉得他是何柏榮的唯一兒子。父子情深自不在話下，最難得的是這個博士兒子有這麼偉大的成就。萬一有什麼意外，那的確可惜！

三俠這次不遠千里而來，不但是基於人道，也是因爲對方是中國人；何柏榮是呂偉艮的朋友，失踪者又是個傑出的年青僑胞。

但是有沒有把握，以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等等，三俠都一無所知，他們只知道盡力而爲而已！

× × ×

航機降落東京國際機場，何柏榮匆匆帶着三俠步過檢查關卡。

何柏榮一再地表示抱歉，因爲三俠本來正在旅遊途中，但他卻給他們帶來了麻煩。

呂偉艮等三俠非常了解這位慈父的感受，因爲何柏榮一直歸心似箭，途經檀香山時，也打過長途電話到東京給他的家人。由此可見他對兒子的關懷達到了何種程度。

何柏榮在長途電話中除了一再問及他兒子有沒有消息之外，還報告了歸期。因此，照計他的家人今天應該出現機場的出口處接機。

本來家人重聚，必然是有一番歡樂才是，但等會兒的場面又如何？三俠總不難想像得到；大概又是涕淚交流，愁容滿面。這正是他們最怕見的！

不過，事實卻令到呂偉艮等三俠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

接機者的人叢中有一家人在揮手，其中有一對年青夫婦以及一老婦一少女，還有一個十一歲左右的小女童。

他們招呼的對象似乎是何柏榮！

起初呂偉艮他們還有些懷疑，爲什麼其中竟然還有個青年人？

由三藩市以至回到這裏東京的途中，何柏榮在談話中早已說出了他家中的情況，所以三俠對何家有多少人也十分清楚。

然則，這年青人又是誰？不會是何柏榮的兒子何志龍吧？

再看看這家人的神態，喜悅之情顯而易見，絕無愁容！

爲什麼？

呂偉艮等三俠回頭再看看何柏榮，老人家也有點喜出望外！

他並沒有時間向三俠作任何解釋，只是加速了腳步，衝向接機的行列中。

三俠自然也來不及多問半句，只有尾隨其後，靜觀其變。

何柏榮幾乎用跑步的姿勢衝向那年青人的面前去。

他喜極而泣，與那青年人緊緊地擁抱着。

他的家人也在旁微微地笑，那婦人卻陪着何柏榮流淚——這是喜極而流的淚！

呂偉艮他們差不多不必對方多作解釋，也可以明白了。

大概是當他們一行四人由檀香山飛來東京的途中，何志龍已獲釋返家；因爲在檀香山時，老人家還有過電話返家，而當時還未傳來喜訊的。

果然，那年青人正是何志龍。

父子二人在擁抱中互相問候，好一會兒才記起身邊的三位同來人客。於是何柏榮介紹給他的家人認識三俠。

在長途電話中，何柏榮巳一再談及三俠，所以現在亦無須講得太多。

各人分別登上了兩輛汽車，離開了機場。

由何志龍所駕駛的一輛，車上載了他們的父母親以及女兒欣欣。

由尤子所駕駛的一輛，車上載住三俠，和那個少女——何志龍的十八歲妹妹妙玲。

日本的私家車一般都是小型房車，所以將人客分開是無可奈何的事。還好妙玲伶牙俐齒，三俠還不致太過寂寞——

三俠從妙玲口中知道，她兄長何志龍是今天才獲釋返家的；剛才去完警局銷案之後，就趕來機場接他們的機。

「你們可是付了贖金？」阿生好奇地問。

「贖金？」妙玲想了想，苦笑搖頭：「不！對方從未與我們連絡過，也從來沒有提及什麼贖金。這不是一般擄人勒索案件。」

阿生問道：「然則，他們的目的又何在？」

「莫明其妙！」何妙玲聳聳肩，做了一個手勢，又說：「也許因爲我大哥是一名科學家，所以希望知道一些什麼方程式吧！」

「那我明白了！」阿生說，「一定是你大哥已說出了他的發明，藉此換取自己的自由。然則，這項發明，一定非常之重要！」

「我也不清楚。」何妙玲道：「我大哥從來不與我們談及這些。」

林愛莉一直注意着開車的女司機尤子，她覺得這日本少婦美得動人；她忍不住插咀問：「你大嫂是日本人，可懂得我們的方言？」

何妙玲道：「她懂得聽，但講得不好，一直在學我們的話。」

尤子一邊開車，一邊瞪住望後鏡輕輕地含笑點頭。

原來林愛莉與她的視綫就在車頭擋風玻璃上面的望後鏡中接觸了。

林愛莉也禮貌地點頭一笑。

雖然一切似乎巳經成爲過去，但是呂偉艮總覺得這件事似乎還未完結；而且充

滿了神秘性！

可不是嗎，如果何志龍是個這麼輕易說出秘密的人，他又何必被人綁架？

對方如此輕易放人，當然有可能是受到了警方的龐大壓力，但也可能另有原因。是否他們已得到了他們所須要的？

值得懷疑的地方太多了！

從表面上看來，這件事絕對不像有什麼了不起的案子；也許只是爲了一些私人恩怨吧？

但是，呂偉艮等三俠只是局外人，而且除了何柏榮之外，其他人都是初次接觸的，要了解其中內容，當然不易！

不過，阿生畢竟還免不了孩子氣太重。他情不自禁地，往後把身子一靠，輕輕舒了一口氣：「好極了！我們又可以到處去遊覽了。」

是的，本來三俠就是打算到世界各地去遊覽的，但想不到往往卻被迫要去理一些他們不必理的事情。

也許「人算不如天算」這句話說得不錯，三俠許多時就是這樣：他們不打算理的事，偏偏環境迫成他們非去理不可。

而這一次卻又剛剛相反，呂偉艮本來打算主動去理的，豈料到了東京之後才曉得，事情巳告結束了。

也等於說：不必他們去理了。

車子先後在一幢日式的住宅外面停了下來。

但是，閃光燈竟然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亮個不停的閃爍着。

一大批記者早已等候於此。

呂偉艮等三俠下意識地吃了一驚，難道記者們消息眞是如此靈通？

後來回心一想，才覺得記者們未必是因爲他們而來。

況且剛才的拍照目標是另一輛汽車，而不是他們這一輛。

記者們湧了上去。

何志龍剛步下汽車，便被包圍了。

「何先生，請問你何故被人綁架？」一連串的問話隨即此起彼落。

「何先生，請問……」

但是，何志龍緊緊閉上了咀巴，一言不發！

他停好了車子之後，抱住女兒，與雙親匆匆進了屋內去了。

記者羣想迫近那屋子，立刻被警察勸開。

尤子和何妙玲及三俠也被獲送入內。

原來這是何柏榮的家，一些警方人員早巳在此恭候。

警方人員表示何志龍獲得歹徒釋出後，還有許多手續未辦妥。例如必須送他到醫院去驗傷，偵探還要問及歹徒的樣貌等等。

但是，何志龍似乎顯得很不耐煩！

何志龍對一位警官道：「我早巳說得很清楚，根本沒有傷，他們只將我軟禁了三天。一切我巳對你們講過了。」

「但是，我們警方有責任把歹徒一一抓回來，繩之於法！」警官道，「請你合作一些，跟我們再到警局去一次好嗎？」

何志龍瞪了他一眼：「你當我是什麼？匪徒麼？還是犯人？」

「嗯……」警官想不到何志龍會這麼兇，給他嚇呆了！

何柏榮做好做歹的，向警官道歉！

何志龍道：「事情其實巳經過去了，我也依足了手續，親自到警局去銷了案。現在我父親由美國回來，我們還有許多家常要談，你沒有理由再在此嚕囌。」

警官道：「好吧！我們也知道你受了委屈之後心情惡劣。既然如此，那麼，請你另外揀個時間到警局來一次，我們也許要你在檔案的照片中認人。因爲你雖然平安回來，我們警方的責任卻未了。」

何志龍終於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好吧！那麼，讓我辦好了我的私事，然後再去拜候閣下好不好？」

警官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帶着他的手下們離去！

這時候，何氏父子這一家人，才正式客客氣氣地，有空招呼呂偉艮等三俠。

其實呂偉艮一直在旁注視着各人的神志，雖然他不懂日語，但從動作表情之中，總也可以猜出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艮覺得事情不但還未結束，甚至可能正在開始而巳！

他的推測是有理由的，首先是由於何志龍的態度，他自始至終都顯得不大願意與警方合作。如果眞的是被來歷不明的人綁架，這種態度當然不對。除非事主有難言之隱！

另一方面就是由機場會面之後開始，當時是由何志龍安排三俠坐上尤子駕駛的另一輛汽車中，同時吩咐胞妹何妙玲陪同三俠。

這種安排表面上看不出有何不妥，主要似乎是由於汽車太細小，載不下這麼多人，才迫得如此。

但是如果想深一層，就覺得其中另有文章。

首先在禮貌上這是不對的，因爲三俠是人客——是一家之主的何柏榮不遠千里而請來的特別貴賓，而不是普通人客。

既然如此，在情理上應該由何氏父子與三俠同一車才合理。

然則，何志龍何故要作出這種安排，其中道理之一，相信是趁返家途中將此次被綁的眞相，先行悄悄告知老人家。

因爲毫無疑問，何柏榮必是急於要知道這件事經過情形的。

但是爲什麼不可以在三俠面前直言？此事是否另有內幕？

呂偉艮本來不想理，但既然來了，就非理到底不可。

不過，他表面上卻佯作若無其事地，敷衍着何氏父子。

阿生到底是年青人，他與何妙玲似乎談得十分投契。

林愛莉卻在那邊由尤子招呼着。

尤子很美，也很溫柔！

她的英語雖然有些生硬，總算會講；反而中國話只屬初階。

日本女子的柔與馴，據說是一種傳統，三俠至此深信不疑。

至於欣欣，這中日混血兒更加天眞活潑，人見人愛。照計他是何志龍的獨生女兒——至今爲止，何志龍夫婦只有她一個女兒，她應該受到父親的百般疼愛才對。

但是，何志龍對她似乎太冷落了！

相反，何柏榮夫婦却表現得疼愛有加。這可能由於何志龍有一股科學家與藝術家特有的孤僻個性有關吧！

總之，一向擅於冷靜觀察的呂偉艮，私心底下總覺得事情有些不妙。

但不對勁的地方又在何處？他一時之間却又難以肯定下來。

一頓洗塵宴乃勢所難免的。

身爲主人家的何柏榮父子，招呼着三俠到一家據說很著名的日本菜館。

人客方面只有三個人，那就是三俠。

主家方面却有五個人，就是何氏父子兩對夫婦之外，加上何妙玲。

小孩子欣欣被留在家中。

欣欣很乖，她知道到公共場所去應酬是成年人的事。

一行八個人，到達這家一流日本菜館時，入內第一件事當然就是脫鞋。

然後由一位禮儀周周的日本女郎，把各人帶領到一間沒有椅子，只有地席的房間。

各人屈膝盤坐，日本女侍奉上了香茶。據說女侍的一舉一動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絕對不可以苟且。但在三俠眼中，反而覺得拘謹！

那女侍一身和服，單是頭部和面上的化裝，已令人替他感到有點吃不消！

那大髻，那濃粧艷抹，那些頭飾……相信她每天化在處理這些東西的「起卸工作」方面，一定用去不知多少時間。

也許在日本人眼中這就是「美」，但起碼在三俠看來就並不美！

在電影中見到的日式房子是極之富有詩意的，但在三俠眼中，總覺得它最大的毛病就是：空氣不够流通。躺下來時，人却處於最低層的「細菌地帶」。

此外開關門之際，那齒輪的轉動聲，却令你心驚胆戰；萬一房中有人睡着了，不被這種聲音吵醒才奇怪呢！

眼前這一間房，當然不是供人睡覺的，但仍然大同小異地，有着那種屏風式的拉門。

房間中央放置一個大油鑊，裏面煮着熱騰騰的生油。

生油在滾，熱氣上升，看上去已經令人有點兒頭也昏了！

主人家顯然是存心要介紹日本的風味，讓三俠仔細領略個中味道。其實三俠吃日本菜已經不是第一次。

在吃慣了中國菜的三俠心目中，總覺得至今爲止，中國菜仍然是最可口的一種菜色，不論在色，香，味方面，俱佔先一籌！

日本菜如果喜歡吃魚腥的，倒還可以，否則就首先有問題。

因爲日本名菜之中，有許多是魚生；即使加上了上佳的配料，仍然是覺得腥味可怕！

但是，三俠以爲那只不過是不大正宗的日本菜才有此現象；又或者廚師不是日本正宗出身的，所以味道不佳而已。

現在主人家既然如此隆重，這家菜館又是第一流的，相信等會兒吃到口的，必是可口的正宗日本菜味道了。

就他們所知，主人家在來此之前，先打了電話來訂座。

所以，當他們入內之後，女侍問明來客貴姓之後，便逕自將各人帶進了這間預先留位的房間裏來。單看排場方面，確是够隆重的。

大鑊的旁邊之前，有一列矮桌，上面放了碗筷和各式配料。

一會兒，拉門開處，走出了一個身穿和服的大胖子。

此人頭梳日式道髻，髮光閃爍，但他却是個男人。

這就是大司厨！

大司厨欠身爲禮，捲起袖筒，開始泡製日本著名菜色中的「天婦羅」！

「天婦羅」是什麼，相信許多人都早已知道，甚至吃過了。

那是一種炸蝦。

大司厨一邊炸，一邊把炸蝦撈起，即席供人客嚐試！

食客夾住炸蝦，可以蘸了汁（矮桌上的配料）才吃，這樣可以避免燙壞了咀巴，也可以吃得更加滋味！

但是在三俠心目中，這味「天婦羅」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可口；即使加進了配料的汁，還是平凡得很！

如果居住在香港的人，一定知道沙田有一條「爲食街」。

在「爲食街」兩旁，遊客可以吃到許多小吃；其中亦有一味炸蝦。甚至有一種炸蝦還拌和了蘿白絲和米粉漿炸成的「蝦餅」。

說得不客氣一點，沙田爲食街吃到的「蝦餅」，比較「天婦羅」亦不遑多讓！而用鮮蝦炸成的「炸蝦」，甚至比「天婦羅」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講到排場，當然有天淵之別了；前者用紙袋載住，一邊行一邊用手指夾住去吃；而後者却是像現在一樣，用筷子夾住，蘸了配汁，由女侍在旁侍奉。

至於價錢呢，同樣也是天淵之別，相差何止十倍，動輒就是百倍。

不過，在所有日本菜色之中，也只有這一味「天婦羅」比較適合中國人口味；再吃下去的「魚生」，據說這是用「上等鷄泡魚」切成的魚片。儘管加進了不少的配料，還是叫人吃得心裏着慌！

香港的水上人家吃了「鷄泡魚」中毒，而致死亡的，幾乎每年均有發生；而因中毒被送入了醫院去洗胃的，更是時有所聞。

但日本人何故偏偏與死神開玩笑？

根據何柏榮的解釋，日本人有辦法避免鷄泡魚中所含的毒素。他叫三俠放心去吃好了，因爲這是最鮮美的。

三俠就算更不喜歡，也最多淺嚐即止，自然不好意思失禮主人家。

總而言之，抱着好奇心觀光倒還無妨，若然講到口福的眞正享受，捨廣東菜之好，至今爲止再難有更可口的了。

也許明天突然有人發現更美味的菜色亦未可料，但以三俠周遊列國之後所得的印象，中國人始終還是對食方面最講究的。難怪中國菜館竟然開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有。

主人家似乎早已看到三俠對「魚生」沒有什麼好感，於是用日語與大司厨交談了幾句。後來大司厨又泡製了幾味炸魚，

炸肉給人客嚐試。

各人吃得差不多了。

大司厨告退。

原來隣房已有另一批人客在等着他的「表演」。

其實在三俠看來，這似乎沒有什麼了不起。這絕非他們有什麼「民族自大狂」，相反凡是住慣了香港的人，稍有厨房經驗的家庭主婦，對此均有同感！

女侍頻頻勸酒，但三俠還是偏愛那些日本香茶。

當然，若然拿日本香茶與潮州茶比較，又是另一番感受！前者雖然香氣撲鼻，總覺得味帶苦澀；後者色雖濃烈，但入口甘香。

總之講飲講食，皇帝子孫至今仍是勝人一籌，而絕非過份誇張。

如果一定要讚的話，相信日本菜色之中，就只有「司蓋阿蓋」最惹人好感。那主要還是因爲他們採用的牛肉又嫩又滑，而泡製方法亦適可而止所引致。

據說，日本的第一流大餐室，採用的牛肉都屬於「松坂牛」和「近江牛」，但香港的食客似乎只知道有所謂「神戶牛柳」而已！

「司蓋阿蓋」並非放在鑊裏炸，而是把牛肉塗上了牛油之後，放到平板鑊上慢慢的煎。煎到恰可才慢慢的放入口中。寒天，而且不怕燙咀的，確是美味得很。

假如怕熱，可以把牛肉放到用生鷄蛋拌成的配料汁裏，然後才入咀；但這樣吃法，總覺得又打了折扣。

泡製「司蓋阿蓋」的平面鑊是板狀的，與桌面平排，因此遊客必須小心雙手，否則很易燙傷了手板。

何志龍做東道主的一頓洗塵宴，連小賬在內，竟費去二十多萬日圓。以目前市價，每千日圓兌港幣十六元八角計，此數亦在三千多元，實在驚人之至！

但是，何志龍似乎毫不動容！

三俠一再表示了謝意！

× × ×

三俠本來堅持要住到酒店裏去，但主人家何柏榮却堅要留他們住在家中。

三俠感到盛情難却，也只好遷就老人家的意思，住在何家。

當晚的餘慶節目是由何妙玲安排的；本來何柏榮希望三俠開開眼界，同去看看「日本大戲」，但何妙玲立刻反對。

她警告說：她父親的提議等於請三俠到戲院去「睡覺」！

原來日本大戲不但叫他們看不懂，聽不明，也勢必看到悶得死去活來，最後非閉上雙目而昏然睡去不可。

何妙玲所安排的節目又是什麼？

那是請三俠到一間極具規模的劇場去，參觀日本最大的歌舞表演。

日本的歌舞團，不但在東南亞聞名一時，就是在全世界也有名氣！例如年前來過香港的東寶，松竹等等，都是一流水準的。此等知名的歌舞團不但有他們自己的表演場所，更有永久性的訓練學校，以便不斷發掘出優秀的表演人才！

三俠由開始踏足進入劇場起，就覺得有一種「偉大」的感受！

地方固然够偉大，場面佈置更加偉大，無論燈光，佈景設計等等，都令人目迷五色，心境頓然開朗！

單單是那個足有百呎闊的大舞台，就已經够你瞧了。

此處燈光的變幻，佈景之華麗，以及演員之衆多，在在都令人有「大開眼界」之感！

三俠在巴黎的時候，也看過了幾場大規模的歌舞表演，但與眼前這場面的比較，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難得的一點似乎是舞蹈藝員的平均身裁，她們幾乎同一樣的高度，用肉眼看上去，就是「一字形」的；而肥瘦也是均等非常。

站在舞台上的藝員足有一百人。這一百個少女數目可不在小，要揀同一年紀的已屬難得，要她們高度平等更難！

現在眼見她們不但年紀相若，高度一樣，就是身裁也是一樣，就像同一個「模型」鑄製出來的一樣。

她們這時候都穿上了最少的衣服，雙腿盡量暴露在觀衆的眼睛之前，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僞裝與掩飾！

其實何止身裁一樣，就是大腿的肥瘦與長度也是一樣。

根據何妙玲的解釋，這批女孩子最少已在訓練學校共同生活了數年之久，所以一切生活起居，飮食習慣以及運動作息等等，都受到極其嚴密的監督，絲毫亦不能苟且。因此，在理論上她們肉體上所獲得的營養，以及運動所應得的效果等等，也應該是一致的。

萬一其中有些由於生理反應不一，痴肥抑或太瘦又如何？

那麼，主持人在改無可改，認爲無可救藥之餘，就惟有犧牲了她們，另選新人入訓。

別的不說，就看看這種訓練的精神與魄力，門票收貴一些，相信也被認爲值得的。

三俠那一晚，也確確實實獲得了名符其實的視聽之娛！

唯一最感到遺憾的，就是何志龍在入場之後不久，他便由妻子陪同離去。

根據何妙玲解釋，那是因爲她兄長突然感到精神不適，必須返家休息。

這也難怪的，他曾被歹徒擄去，若非他父親堅持要他同來，他在晚飯後便返家休息去了。

但在呂偉艮個人的感覺上，就總覺得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這可能是呂偉艮習慣了的敏感所影响，他一直覺得可能有人在暗中監視着他們。那是由離開何家時開始的。

此後再由日本那間一流菜館出來，以至到達這兒看歌舞爲止，都好像有人在跟踪着他們。但呂偉艮很難分辨他們的身份，是好還是歹。

從好方面着想，這些神秘人物可能是警方派來的。

從壞方面想，會不會是曾經綁架過何志龍的歹徒？

其實這件事由一開始起，就顯得極不尋常，可不是嗎？那有人這邊剛被綁架者釋出，那邊就宴客，上劇場看表演的？

雖然表面上看來，何志龍一方面爲了

替由遠地回來的父親和人客洗塵接風。但是，令人感到驚奇的，就是何家一家人的反應，亦似乎十分平凡，簡直就像沒有事情發生過一樣。

這種情形無論如何也不能算得正常，究竟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呂偉艮儘管見多識廣，一時之間也想不通其中道理來。

阿生雖然身爲國際特警隊員，照計他的反應比起呂偉艮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但是，呂偉艮的反應阿生竟一無所知。

這小子今天晚上眞的是樂極忘形，這可能與他身邊一直有位漂亮的少女作伴有極大的關係。

何妙玲不但是個美麗的嚮導，與阿生也談得十分的投契。

呂偉艮並沒有把他的想法告知阿生。

當他們最後離開劇場時，那些跟踪的神秘人物，似乎也消失了。

於是呂偉艮不難想像得到，對方的目標極有可能是針對何志龍。何志龍與他妻子既然早已離去，那些神秘人物突然消失，那是十分合情理的。

從好的方面着想，如果那些神秘人物是警探，對何志龍當然有利而無害；相反，那些人如果是歹徒，那麼，何志龍的前途就難以想像。

因此，當各人離開劇場時，呂偉艮又跟何柏榮主動地談起他的兒子。

何柏榮對他兒子的安全似乎極具信心，他甚至對呂偉艮說：「一切已成過去，有關方面實在不該再麻煩我們。」

何柏榮顯然是指警方到他家中要續問口供的事：他似乎還未知道神秘人物一直向何志龍釘梢的過程。

呂偉艮道：「令郎是個科學家，警方關心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也算不了什麼科學家，只不過有點小聰明，加上學歷不差，人們於是產生了一種錯覺而已！」何柏榮很謙虛地說：「總之這次的事，最好還是不要再提了。我絕對相信，一切危機亦將成爲過去。各位既來了東京，就盡情玩玩吧！」

呂偉艮越來越覺得太不合情理，到底有什麼值得何氏父子隱瞞的？

呂偉艮還是不肯放過地問：「這次歹徒綁架令郎，你們可是付了錢？」

「沒有。」何柏榮道：「你們的想法大概與警方一樣，都以爲付了錢之後，歹徒於是放人，其實，我們根本沒有付過分文。」

這時候，車子已返抵何柏榮的家門。

呂偉艮一邊落車一邊問：「然則，歹徒爲什麼綁架令郎？」

「嗯！」何柏榮想了想，道：「我想可能是找錯了對象。」

「找錯人？」呂偉艮輕輕一笑，「然則，日本的歹徒太糊塗。爲什麼綁錯了人，竟然過了這麼長的時間才發覺？」

「我兒子也感到難明，爲什麼歹徒會突然放人？他也弄不清楚。」何柏榮說：「所以警方一直在麻煩我們，大概他們的想法亦與你一樣，覺得這件事其中必然另有蹺蹊！」

「如果眞的一如你所說，一切危機已成過去，那當然最好。但是——」呂偉艮在考慮，應否將有人一直跟踪何志龍的事說了出來。

最後呂偉良只提議道：「聽說令郎就住在附近，我們過去探望一下他好嗎？」

「這個時候——」何柏榮看看腕錶，「我怕他已經休息了。」

「不要緊，如果他休息了，我們就當作散步好了！」呂偉艮說。

林愛莉和阿生雖然猜不透呂偉艮的意思，但看他的神情，知道其中亦必然有道理。

何柏榮似乎無可奈何，帶着三俠沿住行人道向街口行過去。

只有何老太因夜深關係，先行返家休息去了。加上三俠初度在何家作客，何老太身爲女主人，自然要及時返家吩咐下人打點一下。

何妙玲也陪着阿生一齊行，他們就像初戀的小情人一樣，喁喁細語！

呂偉艮一邊行，一邊留心着路旁的每一輛汽車；這也是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因爲他要知道曾經一再出現的神秘人物，是否仍在秘密監視住何志龍夫婦？

路燈很暗淡，路旁也停放了頗多的汽車，但每一輛都關上了車門與車窗。

車窗的玻璃是反光的，所以一時之間極難確定車內是否有人躲藏着。

另一方面，何柏榮相隔得頗遠，已遙指一幢平房，那就是他兒子的住所。

那是日式平房，佔地頗廣，外型亦甚爲美觀。

屋內仍然有燈光透出，但何柏榮的語氣，仍不希望有人在這個時間騷擾他的兒子。

呂偉艮其實也不是存心騷擾，只不過担心着何志龍的安全而已！

因此，當各人到了何志龍家門口的時候，他們並未按門鈴。

從閘門透視入內，屋前種有花草樹木，十分幽雅。沿住細石堆砌而成的小徑，大約還須要走上十碼才可到屋前。

這是典型的舊式平房，木是主要的建築材料。

屋內透出的燈光並不十分明亮，表示那很有可能是長明燈。

閘門之內突然出現了一個人影，平空把閘門外客人嚇了一跳！

他們正在呆視閘門之內，何柏榮差一點兒便已將手指按到門鈴的按掣上去了。

何妙玲正在不厭其詳地，向阿生介紹一些日本風物。

呂林夫婦二人正非常有默契地，分別朝路旁停放着的汽車望過去，希望可以發現一些什麼秘密似的。

想不到就當他們回過頭來之際，那人影就在閘門之內出現。

那副鐵閘是用鐵花構成的，所以可以從大部份的空罅中透視院庭內的情形。

閘門內那人並非由碎石小徑上走過來的，他從閘門旁邊的矮林中閃出；就像鬼魂一樣，出現得令人感到意外！

各人都平空吃了一驚！

但是，這一驚的時間極之短促，很快就可以聽到何柏榮的責罵聲：「龜田，你瘋了嗎？怎麼會不聲不響地出現？我給你嚇死了！」

「對不起對不起！」龜田在閘內打躬作揖，「你怎麼會在這裏？」

他的意思是：他根本不知道何柏榮在這裏。

龜田是個中年的日本人，也是何志龍家中的花王。

日本人的姓氏十分古怪，但却未必就是他們祖宗沿襲下來的。

據說最早的姓氏是由封建時代開始，在此之前，日本人是沒有姓的。

直至到諸侯割據局面出現，才以「姓」顯示出那一個封邑的族人。

最早的姓氏只有「藤原」和「源」這兩姓。後來割據的局面越來越複雜，姓氏也越來越多。

單單是「藤原」這一姓，就分支出：遠藤，近藤，佐藤，右藤，前藤，後藤，齊藤……等。

不過，當時有兩種階級是沒有姓的，第一種是被視爲至高無上的天皇，第二種便是被視爲最低賤的農奴！

因此，如果有人問：日本天皇到底姓什麼？相信連日本考古學家也答不出來。

十八世紀後期，日本解放了農奴制度，才准許他們冠上一個姓氏。甚至硬性規定，每一個日本人必須有個「姓」。

大約一八七五年，由太政官出了一則佈告，廣告天下臣民，自二月份起，每人必須有姓有名。於是，如此一來，日本人才紛紛在自己的大名之上加個姓氏上去。

因此，日本人的姓未必表示他的祖宗就是這姓氏，有許多是但求取其意境的。例如喜歡花卉的，就姓松、竹、木等等，喜愛山川大谷的，就姓山，石、谷、岡、田等等。

而姓龜姓鶴的人，自然是取自「鶴龜延年，長命百歲」的意頭！

根據非正式的統計，目前日本全國的姓氏，多達數萬個。眞是無所不可以作爲姓。但最常見的，僅有二百餘個而已。

回頭再說那個龜田，他呆頭呆腦地問何柏榮等人何故深夜來此？

何柏榮反問他：「少爺休息了麼？」

「我想，也該休息了吧？」龜田說，「大約一小時前，我還聽到少爺與少奶吵架。」

「吵架？」何柏榮呆了一呆，「他們爲什麼吵架？」

「我也不清楚，相信可能是……是由於少爺多喝了兩杯吧！」龜田吶吶地說：「但很快就沒事了！」

何柏榮一直在想。

呂偉艮忍不住插咀問：「你家少爺有沒有出過門外？」

何柏榮與龜田的對答，一直講日語，但呂偉艮太過關心何志龍的安全，所以幾乎每一句，他都要求何妙玲代爲翻譯，所以，他們談些什麼，三俠也十分明白。現在呂偉艮的問話，也由何妙玲加以翻譯。

龜田答：「沒有，他們回來之後，一直沒有再離家外出。」

「有沒有人來找過他？」呂偉艮又示意何妙玲替他翻譯。

龜田答：「沒有。但電話似乎一直響，響過了好幾次了。」

「謝謝你。」呂偉艮最後說。

何柏榮也猜出了呂偉艮的意思。

他示意龜田開門，然後進去把女傭人叫來。

何志龍懂得享受，家中除了一個花王龜田之外，還有兩個女工人，一個是料理家務的，另一個是照料女兒欣欣和家中一些雜物，她們都是日本的中年婦人。

也就是說：除了何志龍父女之外，妻子與三個下人都是日本人。

何柏榮的用意是盡可能不要吵醒何志龍夫婦，他只想知道他們是否平安無事，以及現在是否眞的都睡了。

因爲花王獨居在花園的小屋裏，對主要建築的屋內情形，一定不大清楚。

所以，何柏榮本來只想找女工人出來問問，想不到却驚動了何志龍夫婦。

他們有些狼狽地，披睡袍而出，二人都是睡態惺忪！

何柏榮以長者的口吻問：「你們沒有事吧？聽說你們似乎吵過咀，是嗎？」

「嗯！」何志龍望望他的妻子：「不！只是小小的誤會！」

尤子一直垂着頭，不作聲。

「對不起，你們都該睡了！」呂偉艮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於是各人一齊告退。

何志龍夫婦二人並沒有送各人到閘門外，只送到讓他們穿回鞋子的地方。

波譎雲詭　撲朔迷離

何柏榮還沒有返回他公司的辦事處，便先致電找他的兒子。

但是，何志龍一早已經離家外出，據說，他已上班去了。

呂偉艮對於昨天的事，至今仍耿耿於懷。

但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除了他的妻子林愛莉之外。

林愛莉是唯一知道呂偉艮心裏想些什麼的人。

所以她把何妙玲拉過一旁，仔細地查問着何家的情形。

根據何妙玲說，他大哥與大嫂的感情向來很好，很少聽他們吵架。

但何妙玲沒有否認，夫婦間有時在沒有外人的時間，難免會吵幾句。

例如她的父母就是這樣，他們有時也會吵咀。

林愛莉忍不住又問：「你大嫂的爲人如何？」

「不錯，她對大哥溫柔體貼，對我們也很好。」何妙玲道：「大哥應該感到滿足的，他已娶到了一個賢妻！」

「本來我不該這樣問，這到底是你們的家事。但是——」林愛莉正想找個藉口爲自己辯護一下。

但是，何妙玲却爭先說了：「你不必多解釋了，我也知道你們只不過想幫我們，是不？」

「是的。」林愛莉道，「因爲我們一直覺得，你大哥這次被人綁架，似乎放得太易，這不是歹徒仁慈吧？」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們眞的是分文未付給歹徒。」何妙玲又說：「我們當初也以爲歹徒的目的在乎錢，但父親未回

來，我們也沒有主意，想不到對方竟然放人！」

「請恕我多咀再問一句：你大哥的爲人又如何？」林愛莉問。

「爲人十分聰明，否則也不會有今天的成就。」何妙玲又說：「我們雖然是同父異母，但我非常欣賞他！」

「你們是同父異母？」

「是的，我生母是塡房的，大哥的生母早巳死了。不過，你千萬不要想歪了，我們一家人一直相處得很好。」

「那麼，你大哥大嫂何故分開住？」

「唉！大哥是在美國留學的，他覺得老一輩人的思想與年青的一輩有衝突。而且，他不想人家說他成家立室之後，還依靠父親，所以他們就在婚後住到街口去了，但他不想搬得太遠，也是爲了易於與我們之間，互相照顧。」

「看他的排場，他的入息不錯吧？」

「當然，他是日本四大公司爭取的對象，難道你還以爲那是父親的物業麼？」何妙玲笑笑說：「如果你以爲他至今還藉父蔭，那你就錯了。父親雖則頗爲富有，但大哥的入息也不錯。他每年納給政府的入息稅，數目亦甚可觀。」

「他是工程師？」

「是的，表面上的名銜是工程師，其實是一位年青科學家，許多產品經他設計改良之後，都銷量劇增！」

林愛莉問道：「你說的四大公司，是那四大公司？」

「國民、大和、三木和熊野等四間，這是日本最知名的四間最大電子公司，大哥服務於國民公司，上班的地點是東京最繁盛的銀座區國民大廈。」

呂偉艮這時候也和阿生在那邊細談。師徒二人所談的，都是與何志龍失踪有關的。

聽過了呂偉艮的分析之後，阿生也覺得其中疑點頗多！

例如歹徒突然無條件放人，這是絕對不合邏輯的事。

又例如何志龍對警方態度，一個受害者，照計不應該與警方採不合作態度的。

但就昨天所見，何志龍絕不合作。

其次是昨天的輕鬆安排，與事主的不幸遭遇，又是絕不和諧。

總之，呂偉艮越想越不對勁，他暗示阿生，他們必須查明眞相。

呂偉艮正想跟阿生談下去，何妙玲在那邊却發現了他們。

原來他們四人分兩組，呂偉艮和阿生師徒二人又是一組。

何柏榮的住宅與他們兒子的差不多，這一帶全是這類花園住宅；唯一不同的，就是老人家似乎不及兒子那麼懂得享受。

因此，眼前所見，花園中的花草樹木不及何志龍家中的多，而且這裏也沒有一個花王專責去料理園藝。

這兒除了住了何柏榮兩夫婦之外，便是何妙玲以及一名女工人，還有一個中國籍的男厨師。

據說，厨子是何柏榮由香港請來的。由此亦可見老人家十分注重食方面的享受，其他的反而可以放在其次。

何妙玲見到了阿生，又是問長問短，一片關懷之情溢於言表！

阿生在師父面前，雖然有點尷尬，但總算大方。他乘機向何妙玲問：「令尊起床了麼？」

「我想應該起來了。」何妙玲看看腕錶，「今天一早公司巳有人打電話來。昨晚可能睡得太夜，所以睡得晏了。」

「你所講的，是那一間公司？」林愛莉在旁插咀問道。

「是父親獨資經營的貿易公司，當然不是大哥服務的國民公司。」何妙玲說。

何家的厨子沈伯過來請各人入內共進早餐。

沈伯年過半百，樣相慈祥，弄得一手十分可口的中國菜。

三俠與何妙玲脫鞋入來，何柏榮夫婦巳經在等着他們。

「各位，請隨便坐，我們雖是日式的吃法，但吃的却是廣東早粥，」何柏榮笑語三俠道，「鹹蛋花生潮州粥。再加上鹹酸菜，相信各位一定會感到開胃之至！」

的確，在日本很難吃到這種家鄉風味的早粥。

何柏榮一邊吃，一邊表示今天必須返回公司料理店務，暫時不能陪伴三俠；但是何妙玲巳經奉了父命，做三俠的義務嚮導。

三俠是明理的人，人家昨天巳陪他們玩了足足一晚，今天一切自然要回復正常的。

三俠的興趣既然在於旅遊，所以他們沒有人作伴也是一樣。但是，由於何志龍的事，令他們大感興趣，所以旅遊觀光反在其次，因此，有個何妙玲在旁，當然更好了。

何妙玲本來正在求學年齡，但她所讀的大學，不斷攪學潮，他父親担心遲早惹禍上身，索性中途停學。目前選擇一些插花，烹飪以及裁剪等日本婦女最重視的項目去學，但都是私人教授的，所以沒有按時上課，自然就有許多時間可以陪伴三俠到各處走走。

三俠爲了行動上的方便，打算住到酒店去，無奈何柏榮堅持不允，還在臨行前再三吩咐老妻不要讓三俠將行李搬走。

三俠無可奈何，惟有見一步行一步。

× × ×

在國民大厦五樓上，氣氛顯得一派緊張。

這兒是整個國民機構的最高決策所在，所以等閒人亦不輕易踏上這兒半步。

五樓是會議室之所在，董事會主席長谷川，以及總經理木村一郎的辦公室，也集中五樓，而其他各級人員的辦事處則分佈在其他各層樓。

何志龍的辦公室則在三樓。

五樓是這幢辦公大厦最高的一層，也是列爲「禁區」的地方。

由於年來日本工業間諜猖獗，所以各大公司的保密工作也做得份外積極。

五樓巳然列爲「禁區」，即使是國民公司的男女職員，若非奉到特別召喚，是絕對禁止踏上五樓半步的。

儘管如此，五樓各室仍然不時受到專家的例行檢查。

專家所利用的電子儀器都是最新式的

，他們要澈底防止可能有人竊聽國民公司的高層秘密。就像政府的防諜工作那樣嚴密。

尤其是每次會議室召集開會的時候，專家們不但要負責檢查會議室內的每一寸地方，更要檢查每個進入室內開會的人。

這種做法似乎太過誇張了。但是，在一個像目前日本這麼樣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一切工業發展都是舉足輕重的。

其中有不少工業產品涉及專利權，更有不少精密出品須要高度保密；否則，別的廠家就會捷足先登，爭先製成同一類產品運銷世界各地。這種損失自然是難以估計的。

國民電子發展公司擁有多種化的龐大企業，所以他們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想不到這一次他們最倚重的工程師何志龍竟然出了事。

何志龍很早就上班。

昨天晚上，他巳經接過無數次的電話，包括警方和報界打來的，其他還有他的上司，包括了長谷川和木村一郎等。

但是，何志龍昨晚在家中堅持要好好地休息，不允見客。

今天一早返到辦公室，立即就被召到五樓長谷川的辦公室去。

長谷川的辦公室可以稱得上四通八達，既可直達通往會議室，亦可通到總經理的辦事處；自然更可以通到他的秘書室與會客室。

許多國民公司的男女職員們，一生人亦未到過這兒一次；因爲他們都由各級行政經理或主任統治，根本就沒有資格到這兒來。

但是，何志龍却似乎不大願意被長谷川召見一樣。

長谷川接見貴賓多數在他辦公室旁邊的會客室。

但這一次，何志龍却被召到長谷川那間龐大的辦公室來。

辦公室內，除了長谷川和何志龍二人之外，還有總經理木村一郎。

「你無恙吧？」長谷川關心地問。

「謝謝你，我很好。」何志龍滿不在乎地答了。

「他們是什麼人？」長谷川又問。

「我也不大清楚。」何志龍苦笑聳肩道。

「別賣關子了。」長谷川神態莊重地說，「我們巳經猜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可是有人要從你身上知道『R——十六』的秘密？」

「不！你太多疑了！」何志龍道，「我相信他們只是弄錯了綁架的對象。」

「沒有這種可能。」長谷川道，「你前後失踪了三天，沒有綁匪糊塗到這個程度的。」

何志龍道：「你想知道這三天來的情形麼？」

「我巳經從警方那裏知道了。」長谷川從桌面上取起一紙，架上一對老花眼鏡之後，道：「第一天，他們軟禁你在一間黑房之內。似乎若有所待。第二天，先後有幾個人來認人，你也先後被問話有數次之多。直至到第三天，他們才決定放你返家。這就是你對警方的口供了。」

「是的，實際情形也是如此。」何志龍道。

「但我始終覺得懷疑！」長谷川瞪住了何志龍說。

「你懷疑什麼？」何志龍道。

「希望沒有這回事，但事實上却大有可能。就是我們的對手巳經收買了你。」長谷川很認眞地說。

「然則，你懷疑誰是你們的對手？」何志龍半開玩笑地問。

「大和、三木和熊野都有可能。」長谷川道。

何志龍輕輕一笑：「你太過看重我了，事實上我並不太重要。」

「希望你的話都是眞的，否則，你可能令我們公司破產。」長谷川道。

「破產？」何志龍呆了一呆，又苦笑道，「你說得不太嚴重麼？」

「我並非開玩笑，如果依照你那天在會議中所提出的計劃，公司的投資勢必是數以億元計的龐大數字。當然，那必須先看看你試驗的樣本是否一如你所說的。」長谷川說到這裏，頓住了。

只見他回身跑到辦公桌後面去，取出了一叠文件。

文件是棕色皮夾夾住的。

長谷川又說：「我想知道你什麼時候開始把樣本弄出來。」

「老實說，這兩天，我困倦得很。」何志龍道，「要不是你昨晚在電話中催得要命，我這時候還在家中睡覺呢。」

長谷川與木村一郎交換了一個眼色。

這時候才見木村一郎說話，在此之前他只在旁聽而巳。

木村一郎說道：「何先生，請你坦白點告訴我們，你對我們的協議，是否感到滿意？」

「嗯——」何志龍怔了一怔：「總經理，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老實說，我們彼此相處得十分融洽，公司待你也不錯。對嗎？」木村一郎說道。

何志龍點點頭：「對啊！」

「這次閣下發明了『R——十六』，震驚全世界乃理所當然的事，這種新產品足以令到本公司發大財也是必然的。」木村一郎又說：「但是，牡丹雖好，仍須綠葉扶持。閣下的聰明才智過人，自然要一間大公司合作，而我們國民公司應該是最理想的。」

「是的，這點我承認。」何志龍道。

木村一郎道：「但是，請再坦白點告訴我們，是否有人從中威迫利誘？」

「哦！我明白了。」何志龍恍然大悟地說：「你們大概以爲有另一間公司，出高價將我收買，是不？」

「正是如此！」木村一郎道，「我們的担心當然也有根據！」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你大可放心！」何志龍說道，「我的合作對象，始終是你們。」

「那麼，請立即將『R——十六』的方程式交出來吧！」長谷川有些不耐煩地說。

「嗯！」何志龍在猶豫，「對不起，我還有些地方須加修改！」

木村一郎又向長谷川打眼色。他說：「然則，你認爲幾時可以交出？」

「再過兩天好不好？」何志龍道，「我剛才也說過了，我被那些來歷不明的人軟禁過之後，精神與肉體，都感到萬分困倦！」

「然則，你可否立刻在我面前作出一項保證？」長谷川道。

何志龍問：「什麼保證？」

「就是保證『R——十六』的方程式不落入別人手上。」長谷川說。

何志龍苦笑道：「長谷川先生，這是科學，凡是科學都不可能長期保持秘密的。例如美國人可以上太空，蘇聯人今天不可以，明天也一樣可以；再遲一些時日，也許日本也可以。因此，『R——十六』的保密工作，在乎你們，而非在我。何況你們賺了錢我有份，別人的我當然沒有份兒——」

長谷川不等他說完，就道：「問題是，我担心你一賣開二！既可以在我們這裏坐地分肥，又可以在另一間公司暗中分一份。」

「那麼，我何不跟別間公司合作？」何志龍笑道，「請你們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不好？我不是那種人！」

木村一郎在旁道：「主席先生的担心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爲我們須要付出一大筆專利費給閣下，所以我們必須對各股東負責。」

「目前你們仍可反悔的，可不是嗎？」何志龍道。

長谷川面色大變：「你已經跟我們簽了約，還有什麼好反悔？」

「那你應該信我到底！」何志龍忽然也站了起來。

這時候，室內的氣氛非常不和洽，甚至木村一郎也想不到如何去排解雙方。

幸好就在這時候，電話响了。

是內綫電話，長谷川的秘書，搭入來的。

女秘書說：有位警官要見見他。

長谷川要女秘書擋駕！

但女秘書道：「他說有急事，而且是公事，非見你不可。」

長谷川想了想，又問道：「他現在在那裏？」

「還在樓下，警衞長正在接待他。」

「請他在會客室等我，我就過來。」

「是的。」

何志龍似乎已意味到是怎麼一回事，他說：「又是警方人員，眞討厭！」

長谷川不禁問：「你以爲他是爲了你的事而來？」

「極有可能，」何志龍道，「其實我已講得非常清楚。」

「嗯！」長谷川在想着一些什麼，然後與木村一郎打着眼色道：「你去把我們的法律顧問請來，同時向警局方面查問一下，我們必須小心有人混水摸魚。明白我意思麼？」

「明白了！」木村一郎在旁門回到了他自己的辦公室去。

長谷川又對何志龍道：「你暫時回到你的辦公室去等我。」

「是否一定要我留下來？」何志龍問道。

「是的。」長谷川反問道：「你想到那兒去？」

「我剛才也說過了，只想回家去休息。」何志龍道。

「不！你等一等！」長谷川說，「也許警方眞的想在這裏找你一談。」

「老實說，我要說的早已說過了，」何志龍又說，「我不想再見其他人，除了你之外。」

「好吧！那你到辦公室去等我。」長谷川道，「我會盡量想辦法令到警方不去痲煩你。」

何志龍回到他三樓的辦公室去了，長谷川也去到他辦公室旁邊的私人會客室見客。

果然是一位警官，而且眞的是來找何志龍的，但長谷川却認爲一切已成過去，這件事並無可疑之處，請警方勿再騷擾！

那位由警方派去的警官，也明白到日本此等財團的勢力甚大，偶一不愼就會被有關當局責怪，所以只有耐性地勸諫，表示此案還未了結，身爲當事人的何志龍必須再到警局去一次。

長谷川最後惟有表示，他稍後會設法找到何志龍，由律師陪同下到警局去，但希望警方盡量予以方便。因爲何志龍是日本籍的出色科學家，他不希望那位年青人精神受到騷擾。

結果那位警官只好先走了。

但長谷川可以看得出，警官很不開心，甚至離開國民大廈時，亦頻頻回顧，他似乎早就肯定何志龍仍在這裏辦公。

長谷川親自落去三樓何志龍的辦公室，將情形告訴何志龍。

何志龍沉吟道：「你確定了他們的身份麼？」

「這是什麼意思？」長谷川反問道：「難道你以爲他是假的？」

「當然有此可能。」何志龍說，「假如他們已經發現了其中秘密的話。」

「什麼秘密？」

「那方程式的秘密啊！」何志龍又說，「不怕坦白告訴你，我的確是被一帮人擄去，目的是要我說出『R——十六』的方程式，我因爲與你們有約在先，只好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說了出來。」

「什麼？」長谷川幾乎整個兒跳了起來，「你怎麼可以……」

「聽我說，方程式是我臨時僞造的，並非眞正的『R——十六』方程式，但他們一時之間難以發覺。不過，當他們依法製造時，必會發現那是假的。所以，我現在有些担心，担心他們再次派人來找我。」何志龍輕輕嘆着氣！

長谷川道：「你爲什麼不照直對警方說出當時的情形？」

「日本是個新聞自由國家，如果我直言不諱，不但警方知道我們的秘密，相信全世界的人也會知道這秘密，那時我的處境可能更危險！」

「嗯！」長谷川想了想，沉吟道：「是的，這也是道理，我們必須先行試製成功，然後設法爭取到世界性的專利權，然後才可以公開此事。但是，既然行家們已獲悉此事，我們怎麼辦？」

何志龍走到窗前，輕揭紗窗俯視街上情形之後，回頭對長谷川道：「我看，外面可能還有人在監視着！今天的午飯我要留在公司裏吃。本來我想先返家休息一兩天，然後讓頭腦冷靜下來才開始工作，但現在，我們必須爭取時間了。」

長谷川露出了喜悅之色，道：「對了，我們必須快刀斬亂蔴！那就讓我也留下來，陪你共進午餐吧！」

「不！」何志龍立刻又說，「對不起，你有正常的應酬，我不想阻你時間。而且，我實在須要獨個兒好好地冷靜下來，這是非常重要的。」

「好吧！」長谷川千般遷就地說，「你喜歡怎樣就怎樣，總之一定要盡快把樣本攪出來！」

「我會依你說話去做的。」何志龍的傲氣已經減退了。

長谷川於是回到五樓他自己的辦公室去。

× × ×

呂偉艮等三俠仍在何家作客。

何柏榮已經獨自開車返他的辦公室去了。他們父子各自有他們的私家車，但都沒有聘請司機；本來以他們的入息，排塲，請個司機開車，才配合他們的身份和地位。

但根據何柏榮解釋，年來在日本請司機很不容易。以前他也有個私人司機，但年青人沒有耐性，在街上闖了禍，吃了官司，此後他一直未再僱用司機。

東京的交通情況十分擠迫，開車的人必須耐性十足，否則很易闖禍！

所謂闖禍，包括了「闖紅燈」，撞傷人，人車爭路時所發生的爭執等等。而這些馬路上的意外，東京每天都在發生。

何柏榮臨行時，一再吩咐他的女兒何妙玲，小心陪伴住三位人客，下午他們才再用電話連絡，以便約好晚飯時在外面見面。

何妙玲當然都答允下來了。

但是，呂偉艮的遊興已經消失，他目前急於要去做一件事。

他對何妙玲表示：「我想去拜訪你大嫂和她的女兒，方便嗎？」

「噢！當然方便！」何妙玲想了想又反問：「怎麼啦，你仍在惦記住大哥被擄的事？」

「也許是的。」呂偉艮說，「不怕坦白告訴你，昨天晚上我足足想了一夜，有許多問題我一直想不通，趁你大哥上班去了跟你嫂嫂談談。」

「好吧！」何妙玲回頭望望阿生和林愛莉，「只要其他兩位不反對，我立刻就可以帶你去。」

阿生和林愛莉二人當然不會反對。他們都明白呂偉艮的心意；尤其是林愛莉，他們兩夫婦爲了此事所存在的疑點，已足足討論了一整晚。

這件事的確越想越覺得可疑，而且有太多的問題一時之間無法解釋，所以呂偉艮才決定放棄遊覽的秩序。

阿生和林愛莉都是服從呂偉艮的人，所以他們行動一致。

三俠就在何妙玲的陪同下，去到何志龍的住宅裏探望尤子。

尤子當時正在召集家中三名日籍男女僕人——就是花王龜田，以及二名女工人，不知道她吩咐了一些什麼。

只見當何妙玲帶住三俠拜訪時，門鈴响後，各人便匆匆散開。

何妙玲不知道呂偉艮要查一些什麼，但她已從她父親口中知道了三俠的來頭。

這時她在尤子的面前，只說三俠前來拜候。尤子一邊親自奉茶，一邊說着一些客套話。

尤子也會講英語，所以他們之間根本無須翻譯。

三俠心裏已有了默契，一切言論和行動自然也就一致了。

尤子還不知道三俠的眞正來意，只以爲他們是「禮貌上的拜訪」而已。因此她茶烟奉客之外，又吩咐女工人去準備了點心。

但是三俠表示他們剛吃了早點，不必客氣；同時又由於尤子是個日本女性，呂偉艮早已担心到有些事情，她難以啓齒，於是故意製造機會，讓林愛莉單獨跟她談談。

如果沒有何妙玲在塲，要製造「單對單」的機會似乎不可能。但是，何妙玲算得是這兒半個主人家。於是由她帶住呂偉艮和阿生到花園各處走動一下，借故參觀花卉，倒也順理成章。

林愛莉由於早有默契，她把握住機會去問尤子：「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們這次到來，除了拜候之外，還想弄清楚一件事情！」

尤子道：「可是關於外子的事？」

「對了，就是關於何先生被人綁架的事。」林愛莉開門見山地說，「除非你們確有難言之隱，否則，我勸你，必須講眞話。」

尤子道：「我也不怕坦白相告，這件事我也開始感到可疑！」

「哦！」林愛莉感到意外地一怔！的確，事前她完全想不到尤子會有此一說。

因此她又問：「你感到可疑的，是什麼？」

「是我丈夫！」尤子有點忐忑不安地說，「他似乎有些問題！」

「什麼？你說，你先生有些問題？」林愛莉呆住一陣！

「是的，呂太太，我了解我丈夫必然比任何人更加深，相信你一定同意，正如你了解你丈夫比別人深一樣的道理。」尤子又說：「我總覺得，這次他獲釋之後，言語行動上，似乎有些失常！」

「是的，我們老早已覺得此事絕不尋常，但我們只以爲這是表面上的事，想不到你也有同感。」林愛莉道，「當然，我們只是第一次認識何志龍先生，他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就整個事件分析，覺得不合情理之處太多，因此才生疑，希望你不可見怪。」

「不！不會的。其實我也想弄清楚這件事。」尤子束眉道，「首先是志龍以前很溫文有禮，但昨天晚上，我……」

尤子欲言又止，林愛莉更加覺得可疑了。

她問：「你們是否吵過嘴？」

「是的，你……你怎麼知道？」尤子由羞愧而變得驚奇！

「我只是憑常理推測而已！」林愛莉不敢說出花王龜田曾向他們提供了情報。

尤子臉泛紅霞，點點頭，又說：「以前他很少如此急躁，但是，昨天我們返家之後，他有些失却了常態！」

林愛莉自然想到夫妻間的事。其實他們早已担心到一些事情如果在衆多人的面前，尤子可能講得太少，所以才讓她獨對尤子。想不到林愛莉不必花費太多的氣力，就有了收穫。

林愛莉道：「我們同是女人，而且，我巳經結了婚，什麼事你也不怕直言。」

尤子呐呐地說：「嗯……過去，他很少如此暴躁，粗魯，我想他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我一直希望知道他被綁架後的情形，可惜，他却把精神和興趣放在另一方面。我因此與他吵了幾句。呂太太，我和志龍結婚巳有十多年了，孩子也有十一歲了！」

「是哩！欣欣呢？」林愛莉放眼四望問。

「她上學去了，」尤子又說：「結婚十多年以來，志龍從來都十分尊重我，而且斯文有禮，從不强迫我做我不願意的事。像昨天晚上，如果你是我，相信你也沒有風流的心情！」

「是的，我們一直在懷疑他這次被擄，另有內情。」

「因此我一直在追問，因爲較早時，有人向我密告，我丈夫在外面有外遇。」

「嗯！你是說，他……」林愛莉又是意外地一怔！

「是的，一個神秘電話告訴我，說他在外面有女人。」尤子輕輕嘆了一口氣，「我一直在想着用些什麼適當的字句問他，想不到他隨後便失約，最後才證實他失踪。」

「神秘電話？」

「是的。」

「男人打來的？」

「女人，是個匿名電話。」

「還說了一些什麼？」

「只說叫我小心，何志龍巳經有了新歡，拋棄我只是時間問題。我追問她是誰，她只說她的命運與我差不多。」

「這是什麼意思？」

「我當初也不明白，後來才知道，他們有過密切關係。」

「他們？是指你丈夫與她？」

「對了，她直言是被我丈夫玩弄過的女人，但又不肯說出姓名，後來就匆匆掛了綫。」尤子輕輕嘆氣道：「這當然不會是無聊的開玩笑。但是，叫我怎麼說的出口？一則沒有眞憑實據，二則說了出去，影响志龍的聲譽，我唯有放在心裏，準備在適當時候問問他。」

「你沒有在他被綁架之後，對警方提及此事麼？」林愛莉問。

「當然沒有，對警方說，豈非等於向報界公開發表？」

林愛莉覺得尤子確是一個典型的好妻子，她似乎一直在維護她丈夫；但在大家同是女人的立場上，林愛莉自然覺得她有點不值！

現在林愛莉也開始覺得有些恍然大悟了！

爲什麼何家一家人昨天表現得如此輕鬆？原來這只不過是何志龍私人的「桃色糾紛」而巳！

假如這是眞的，那麼，他當然不敢在陌生人的面前吐露眞情。

但是，林愛莉也想不到另一方面的可能性，因此，對尤子問得更多，尤其是關於她內心的疑慮，以及昨晚吵嘴的經過等等。

尤子似乎很信任三俠，因爲何柏榮父女二人巳一再提及三俠的爲人。

也許尤子在其他人的口中，或者一些日本刋物上知道了三俠仗義助人的動人事蹟！因此，連一些閨房中夫妻間的私生活，尤子也對林愛莉說得頗爲詳盡。

林愛莉聽在耳裏，想在心中，覺得此事可疑之處越來越多！

現在最低限度也說明了一點，就是呂偉艮的疑心絕非無中生有，而是有點根據的。

在另一方面，呂偉艮和阿生這師徒二人也在花園中分工合作。

由於阿生的默契，阿生這次不再是爲了應酬何妙玲了。

他不斷向何妙玲探聽關於何家的事，尤其是何志龍與尤子之間的事。

至於呂偉艮，他起先還與何妙玲在一起，後來却借故走開了。

在花園中散步，製造這種機會乃易如反掌的事。

於是阿生與何妙玲併肩兒在花間小徑走。

呂偉艮却跑去找花王龜田。

呂偉艮本來想旁敲側擊地問及何家一些事情，可惜他不懂日本話，龜田却又不識英語或國語——中國話。

呂偉艮失望之餘，正想回到阿生那邊去。但回頭他却看見他們談興正濃，不想打斷他們的話柄，因爲呂偉艮知道阿生也正爲查出其中眞相而努力。

何妙玲似乎對阿生份外好感，所以他們自始至終一直都談得份外投機。

呂偉艮轉到屋後去，目的不外是想觀察一下這兒的環境，想不到却給他在無意中發現了一條天綫狀的金屬物體。

這些東西在一般人眼中算不了什麼，甚至不會多瞧它一眼。屋子太舊了，牆角的舊電綫難免會有些鬆弛，又或者是收音機的天綫。總之在普通人眼中不會過份引起注意。

但是，呂偉艮並不是一般普通人，他是個久歷江湖的退隱俠士。就憑過去的經驗，許多看似平凡的事物，都會引起許多連想。

呂偉艮雖然從湖海中退出，但他的思想絕不陳舊頑固。

他接受一切新事物，尤其是關乎到科學方面的事物。

因此，他知道年來的半導體收音機，根本就無須天綫。

然則，眼前這是什麼東西？

呂偉艮是個內行人，他小心觀察之下，發覺那是一種竊聽儀器的發射天綫。

自從美國愛廸生發明了眞空燈泡之後

，經過了半個世紀以來，科學家的不斷鑽研結果，相繼發現物理學上更多更巧妙的東西。電晶體便是其中一種。

以前的收音機因爲須要用眞空管，所以體積方面不得不大；但如今電晶體代替了眞空管的地位，收音機可以小到像火柴盒，甚至更可以像指頭那麼大小。

電晶體是什麼？要仔細解釋，恐怕會浪費太多的篇幅。大致上來說，這是物理學家充份利用物理學方面的電子結合的成果。

許多物質本身都含有若干單位的電子量，其中鍺和矽這二種元素的原子外層都圍有四個電子，而銻和砷這兩種元素的外圍則有五個電子；若將其中任何兩種混合的話，前者只可以容納後者四個電子，凈下來的一個電子便無法容納。

通常這餘下來的原子核，吸引力很少，但經電導後，就會發生作用。這就是所謂半導體的最簡易解釋。

也就是原子粒收音機爲什麼沒有一小節或兩小節的乾電池放進去，便不能發出聲音的個中道理。

竊聽儀器日新月異，但基本原理還是一樣的。

電子儀器的不斷改進，方便了不少特務間諜，但並非每個人都可以獲得這種最新的裝備。因此有些竊聽儀器仍須要利用天綫的帮助，才可以令到它的主人在更遠的地方，接收到它所收集到的聲音。

呂偉艮眼前所見到的一種，大概就是屬於較舊的一種竊聽裝置。

是誰把這些東西放在這裏的？

放置這些竊聽器的人，目的何在？

兩個問題，相信後者較易解釋。這些東西的物主，目的十分明顯，就是爲了偵察這屋子裏面的人的說話內容。

誰最希望知道這屋子主人談話內容？

從最近所發生的事件去分析，應該是綁架過何志龍的人的所爲。

如果這件事一切巳經過去，那麼，這些東西也變成廢物了；否則，它目前可能還在繼續執行它的任務。

呂偉艮不動聲色地，回到前院去。

這時候，阿生和何妙玲仍在談個不休；而林愛莉還留在屋內跟尤子細談。

呂偉艮悄悄將他的發現告訴了阿生；阿生叫何妙玲無須驚慌，只須說話小心點就行了。

若果講到關乎這方面的知識，阿生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低限度阿生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接受過專業訓練；而他師父呂偉艮則只是從實際的經驗中得來。

呂偉艮所以要及時告訴阿生，就是要他協助偵查屋內各處的情形，以判斷對方的眞正意圖究竟何在？

阿生知道屋後有人裝了竊聽儀器之後，也担心到隣近可能有人用望遠鏡居高臨下地，加以監視。

因此，阿生的檢查工作，也就更加顯明得小心翼翼。

呂偉艮却爭取時間，進了屋子之內。

他須要及時制止他妻子林愛莉，以免她跟尤子講得太多。

林愛莉正與尤子越談越投契，想不到呂偉艮就在這時候闖了入來。

「好了，時候不早了，我想我們也該走了吧！」呂偉艮故意這麼說。

他估計，竊聽儀器一定會收到他的說話。

但是呂偉艮並非呆立一旁說話，而是一邊利用手勢和行動向他妻子示意。

林愛莉明白了。

唯一不明不白的，只有尤子。因此她看得默默地呆在一旁！

林愛莉看見她丈夫在房間一角細心觀察，就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於是她也故意向尤子朗聲告辭；但另一方面却用手勢示意着，然後帶她步出了那間房。這才與她耳語。

林愛莉早巳想像到尤子可能覺得突然，所以在耳語中告訴她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艮在屋內約略看了一遍，發覺只有兩具半導體的電子咪高峯，一具在何志龍夫婦的臥室，另一具在客廳一角。

這種電子儀器並非最敏感的一種，可以無須天綫的協助，收聽的範圍便較遠。

或者說：可以在較遠距離接收。

尤子似乎被嚇呆了，因此她的說話不但越來越少，也吞吞吐吐。

林愛莉目的是要她繼續說話，裝成還未發覺被人竊聽的樣子，可惜她不够鎭靜，也不會演戲。

結果，三俠只好暫時離去；但尤子却嚇得不敢留在家中。

尤子也要跟三俠一齊去，何妙玲提議他們先到何父的家裏去，共商對策。

爲了避免打草驚蛇，三俠甚至還沒有報警。

三俠回到何父家中，也不敢再胡亂說話，因爲他們不知道這兒是否也安裝了竊聽的儀器。

由何志龍前往何柏榮家中，林愛莉巳將尤子的陳述告知了呂偉艮。

林愛莉沒有把她和尤子的說話直接轉告阿生和何妙玲二人，是由於二人還未結婚。有些夫妻間閨房中的事，是不便啓齒的。

但是，林愛莉覺得尤子的談話中，那些閨房間的事至爲重要。若非破綻百出，尤子甚至也不會隨隨便便的對人言。

原來昨天晚上何志龍由劇場返家後，便對尤子有些急不及待。

尤子當時也只以爲丈夫喝多了一點酒。但後來回心細想，過去何志龍也不止一次地喝過酒，可是從來也未試過如此粗魯的。

何況由菜館以至劇場，再由劇場返回家中，其間巳相隔了一大段時間，照計酒氣早巳過去了。

此外，尤子是個溫柔細心的日本婦人，對丈夫的一言一行，向來極之細心。奇怪的是，自從丈夫失踪獲釋返家之後，尤子便覺得他有些失常！

但是，尤子一直沒有對她的家翁家姑提及此事，只是繼續靜心觀察。

想不到昨晚返家後，何志龍竟然狂性畢呈，對尤子全無憐香惜玉之心，令到尤子大大地感到意外而且吃驚！

尤子一直就由於那個女人的神秘電話而感到困擾，本來打算返家之後好好地去

問她的夫婿。

尤子也曾想過：照她所知，她丈夫何志龍並非一個花花公子型的男子，甚至對妻子也是愛多過慾，又怎麼會在外面玩女人？

但是，她也想過，如果不是確有其事，那個女人爲什麼又會打那個電話向她密告？

奇就奇在「密告電話」打來之後不久，她丈夫就失了踪！

更奇怪的是她丈夫失踪之後，沒有人跟他的家人連絡。

既然不是綁票勒索，又沒有匪徒出現；而事後當事人還諱莫如深地，表示既未受傷，也不知歹徒目的何在。究竟是何道理？

憑此種種跡象推想，告密電話却又似乎「事出有因」！

當時尤子正感到心情萬分矛盾之際，何志龍已是醜態百出——照尤子說，這現象是他們婚後十多年以來從未有過的。

本來像尤子這種溫柔體貼的妻子，沒有理由對丈夫的正常要求加以拒絕；但問題却在於當時的環境與心情！

第一，昨晚她心裏有事，還未來得及向丈夫仔細地查問此次失踪，獲釋的整個過程，以及有關「告密電話」的事。

第二，以一個當事人被軟禁三天之後，一旦能獲釋返家，主要的心情似乎應該是與家人，尤其是妻子，談談事件眞相，或者好好地休息。但昨夜何志龍却反其道而行。

尤子就是基於上述兩種理由，而感到事態可疑，因此與她的丈夫吵了幾句。

何志龍後來可能也覺得自己不對，曾向尤子賠過了不是。

儘管如此，尤子被林愛莉左查右問之後，回憶起當時的情形，也覺事有蹺蹊。她既信任林愛莉，一切自然和盤托出。

現在呂偉良從林愛莉口中知道此事後，也覺得此事的疑點越來越多。

撇開何志龍神秘失踪之謎不提，單是眼前就有許多問題須要找出答案來。

例如裝偷窃聽器的人是誰？

何志龍爲什麼會突然失常，他的眞正身份是否有問題？

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明顯地圍繞着何志龍發生。

何志龍既然是關鍵性的人物，呂偉良以爲必須將他的底細查明得更清楚，這件事的眞相然後才可以大白。

三俠經過一番商量之後，決定分工合作，分頭進行他們的計劃。

× × ×

何柏榮正在他的辦公室內處理公司內的業務時，突傳有客求見。

來者並非別人，却是呂偉良。

呂偉良只有一個人，不見林愛莉，也未見阿生陪伴他。

何柏榮有點意外，一邊招呼呂偉良坐下來，一邊說道：「你們不是去遊覽東京的麼？」

呂偉良笑道：「你似乎忘記了我們此行的任務，何先生。」

「嗯！」何柏榮想了一想，道：「你是指小兒的事麼？那已經成爲過去了！」

「不！」呂偉良一派不正經地說道：「這件事，不但未成爲過去，而且正在開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但你不明白，何先生，事實上我也不明白。現在我希望你坦白點告訴我，關於令郎的爲人。我知道這很易令你發生誤解，但是，這件事可能關係到令郎的生命安全！」

「嗯！」何柏榮呆住了好一陣！

「如果閣下仍然對我的話有所懷疑，我可以告訴你兩件事，」呂偉良又說：「首先是我們昨晚一直發覺有人跟踪住令郎；其次就是今天又發覺他府上被人裝置了竊聽儀器。毫無疑問，一切都是爲了針對他的。」

何柏榮又是一呆！

呂偉良很明白這位慈父的心事，他仍在對愛子充滿了信心，但又不能不理會他的安全問題。因此他內心一定很矛盾。

好一會兒他才問：「然則，你想知道一些什麼呢？呂老兄。」

呂偉良道：「令郎獲釋後，狀至輕鬆，而且不大喜歡與警方合作，你可知道原因嗎？」

「那只不過是由於他過慣了美國的自由生活，認爲事情既然已成過去，何必再阻碍他的工作呢？」

呂偉良道：「但是，我冷眼旁觀，覺得事情就不會如此簡單。恕我不喜歡轉彎抹角，我想你坦白告訴我，令郎是否一個風流種子？」

「嗯——」何柏榮束着眉，沉思着，道：「這話叫我從何說起呢？我只知道我兒是個出色的科學家，而且婚姻也美滿，却從未聽他鬧過什麼桃色糾紛！你可是聽過什麼閒言閒語？」

「你媳婦有沒有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在令郎未失踪之前，有個女人致電告密，說遭令郎拋棄！」

「哦！有這麼一回事？」何柏榮有點生氣地說：「尤子爲什麼不告訴我？」

「一則她怕你生氣，二則怕影响丈夫名譽，三則更怕影响夫妻間的感情。」

「你的意思是：志龍這次失踪，可能是……是與女人有關？」

「我不敢肯定。」呂偉良說道：「但我認爲，至今爲止，那人仍然不肯放過令郎。」

「那笨蛋！」何柏榮生氣地說：「他如果有什麼瘡疤被人掌握，也該坦白告訴我。現在這情形，可能被人要脅住了。」

「是的，我也正在這樣懷疑着！」呂偉良道：「所以，除非你不信任我們，否則，你講得越坦白，可能對你一家人越有帮助。」

「我當然非常信任你們，否則也不會老遠由美國力邀三位到日本來。」

「那麼，他這次被擄，又輕易獲釋，到底爲了什麼緣故？」

「嗯……」

「何先生，你不必支吾了，我早已看得出，他可能並非眞正被擄，無奈家人已經報了案，是不？」呂偉良道：「一個當事人，照計沒有這麼輕鬆寫意的，就是你

做父親的，也太輕鬆了！」

何柏榮面上紅了一陣，道：「好吧，就讓我把這一項秘密也告訴你。小兒由於發明了一條方程式，可以在一夜之間，令到產油國宣告破產……」

「什麼？你的意思可是：令郎發明了新石油？」呂偉良意外地一怔！

「詳細情形我不知道，只知道目前有許多人等着跟他簽約合作，希望可以獲得世界性的專利權！他的失踪，就是與此有關。」

「也就是說：有人要脅他合作，是不是？」

「是的。」

「爲什麼他不坦白告知警方？」

「如果讓警方知道了，豈不等於公開了此事麼？老實說，爲了他，希望你也代爲保密。否則，事情傳了出去，必然引起麻煩。」

「我眞不敢相信，竟然會有東西可以代替石油。」

「老實說，我也不敢相信。但是，我兒是個鬼才，他自小便古靈精怪的，時時對人揚言要在長大後做個科學家。結果，他現在是一位物理學博士。如果這項發明成功，轟動世界，是必然的事，相信下一屆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也必是他的囊中之物！」

呂偉良又問：「令郎是否在國民公司任職？」

「是的，那是日本四大公司之一，他是公司裏一名高級工程師。」

「然則，他的公司可知道他的重要發明？」

「可能知道的，但我兒仍有選擇合作對象的權利。」

「那麼，在他家中裝置竊聽儀器的人，可能是國民公司的。」呂偉良道：「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查明此事。」

「如果你們一定要理，最好請你徹底爲我們設想一下。新發明的事，切不可公開，否則我們的生命有危險！」

「我明白的。」呂偉良是眞的明白對方的心情。

在此之前，何家一家人顯得如此輕鬆，自然是由於何志龍的天才發明，會令他們在一夜之間變得鉅富有關。

但是，呂偉良思前想後，再想想尤子的投訴，他又忍不住問何柏榮：「有句話似覺荒唐，請問你是否肯定昨夜與我們在一起的人，確是令郎？」

「當然是他——我兒志龍！」何柏榮初則有點生氣，後則充滿了驚奇！

從他的神色中可以看出，他大概也知道呂偉良絕非無的放矢。

呂偉良這麼樣問，相信一定有他的理由。

呂偉良果然又說出了尤子對林愛莉的一番話——尤子懷疑她丈夫有問題。

何柏榮獃了一陣！

一切事情對老人家來說，都似乎來得太過意外了，太過突然了！

「他不可能是冒充的吧？」何柏榮怔怔地瞪住了呂偉良。

「照計一個人的外型和面貌可以冒充，但聲綫與他的舉止，却不易學得像樣。」呂偉良道：「他是你兒子，相信你比誰都更爲清楚。」

「我雖然不會認不出我兒，但我同意我媳婦一定比我更清楚。但是，她爲什麼不對我說？」

「這種事，實在很難說，她也只是對內子說出，由內子告訴我的。」

何柏榮有些心慌意亂了：「如果他是冒充的，那麼，我兒志龍他……」

「何老先生，我也只不過作了一個假設而已，到頭來可能只是一場虛驚。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否定這種可能性。」

「是的，我非常明白你們也是一番好意。」何柏榮道：「然則，現在我們應採何種步驟？」

「首先你必須面對現實，否則，你再隱瞞下去，只有中了人家的毒計。其他的事，只要你相信我們，我們一定會替你查個水落石出。」

「好吧！老實說，我也沒有主意，只要我兒平安無恙，一切也不計較！」

「我要問的都問完了，現在你只須在此等答案。」呂偉良又說：「在未有進一步通知之前，最好你不要打草驚蛇！」

「我明白了！」何柏榮道：「希望你們早些查個水落石出。」

× × ×

當阿生設法與國際特警派駐東京辦事處的人員取得連絡之後，便進一步會同東京警察廳的偵探們會合。

日本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之一，因此東京設有辦事處。

同時東京又是國際特警組織東南亞辦事處之所在。

阿生以前也來過了，所以辦事處裏面的人都認得他。

東京警察局——「警視廳」對國際特警的地位十分尊重，因此阿生的建議立刻獲得高層偵探人員的同意。

阿生建議警方立刻派人分頭進行兩件事：第一，追查裝置竊聽的人是誰。

第二，在何志龍住所印取指紋，以確實目前這個何志龍的眞正身份。

警方與阿生取得連絡之後，阿生曾問及負責何志龍失踪案的警官，是否有派人跟踪過何志龍？警官既然表示沒有，那麼，昨夜曾跟踪何志龍的神秘人物又是誰？

曾跟踪過何志龍的人，是否亦即偷裝了竊聽儀器在何家的一帮人？

負責何志龍失踪案的警官本來就心存懷疑，只是一因事主不合作，二因事主的僱主——國民公司後台太大，所以他才無可奈何而已。現在既然有了國際特警主動要求合作，這位警官正是求之不得。

於是，東京警視廳的無綫電專家以及指紋組人員，奉召先後開到何志龍的住宅去。

宅中的女主人——尤子，在林愛莉的陪伴下，指出那兒可能留下她丈夫的指紋；包括了昨天留下的，以及昨天之前所留下的。

警方指紋專家們，必須在兩者之間，互相加以印證。

這是非常重要的綫索，也是初步足以證明尤子的懷疑是否有理由。

警方由於担心何志龍會突如其來地返

家，曾分別派出探員到國民大厦內外監視；另一方面又示意尤子致電國民公司，去找她的丈夫。

但是，所得到的只是女秘書的回覆。

女秘書在電話中表示抱歉，因爲何志龍曾吩咐過，暫時不接聽任何人的電話，他正須要極度冷靜的頭腦去做一件事，所以即使家人——包括了父母和妻子打來的電話，他也一概不聽。

尤子的疑心越來越大，她本來就懷疑有人冒充何志龍，現在越來越多跡象顯示出對方可能作賊心虛。

假如眼前的何志龍是冒充貨，那麼，眞的何志龍又怎麼樣了？

尤子實在不敢再想像下去了。

只是回憶起昨天和晚上的事，羞怯之餘，越想越發覺可疑之處甚多；包括了她丈夫平日的言語，行動以及生活習慣等等，都似乎有破綻。問題只是當時她並未細心觀察，現在回想起來總覺得不妙而已。

揭開僞裝　追查眞相

何志龍在國民公司裏，名義上是工程師，但他的地位之高，連總經理也自愧不如；尤其是這一陣子以來，董事局方面更加當他是生神仙一樣。

因此，何志龍那位女秘書在得到他的吩咐之後，果然一直在擋駕，不把任何人撥來的電話接駁入何志龍的辦公室。

甚至女秘書有事，也只能透過案頭上的通話機，與她的上司交談。

然則，何志龍這時候究竟躲在辦公室之內幹些什麼？

女秘書是奉命行事的，她一直只以爲上司在冷靜地設計他的重要發明。

這些日子以來，國民公司的高層人仕都曉得他們的公司令到舉世爲之觸目，但是除了少數最高級的人員之外，其他人只是一知半解。甚至包括了何志龍這位女秘書在內。

不過，女秘書却知道即將震撼世界的新發明，係出自她上司之手。因爲這些日子以來，何志龍不斷與五樓的高層人仕開會。

凡是在國民公司任職的男女職員都明白，能够走進五樓會議室的，必是獲得公司領導人器重的不平凡人物之一。

女秘書本來應該下班去吃午飯了，但由於她的上司還躲在房間裏，她担心何志龍隨時會召喚她，所以一步也不敢走開！

至於房間裏的何志龍，他並非一如他的女秘書所想像的情形一樣；他此刻並非在伏案工作，而是在四處搜索。

他已經在辦公室之內搜索了大半天了，但仍舊一無所獲。

除了他本人之外，沒有人知道他究竟要找什麼。

他首先在辦公桌的抽屜中找，然後又在文件櫃裏翻閱了好一陣。

最後又在工作桌上將一卷一卷的藍圖打開，仔細地看。

何志龍這個辦公室很大，與一般高級職員的辦公室有點不同；最顯著的地方就是多擺了一張工作桌，以及許多繪圖工具和儀器等等。這些才是一位工程師所常用的重要道具，那些辦公桌等等，反而變得次要了。

辦公桌一角有一盆室內植物，表面看來這只是點綴品而已。但是，那個盛着花盆的精緻木架，却不能隨意搬動。

這室內的每一份文件、藍圖以及寫上字跡的東西，何志龍差不多都反反覆覆地看完了又再看。可惜始終找不到他所須要的。

雖然沒有人知道他要找一些什麼東西，但肯定他至今仍然未找到；假如他找到了目的物的話，這時就不會再繼續找下去了。

室內雖然有最佳的空氣調節，但是，這時候何志龍仍然急得一頭大汗。

他索性坐在椅子上休息。

這時候，他確實須要讓頭腦冷靜下來，讓身體休息一下。

不過他雙眼却不停地往四下裏轉動，腦筋一直在細心分析着：到底他要找的東西在什麼地方收藏着呢？

突然間，他的視綫停在花盆底下。

對了！這間辦公室幾乎每一吋地方他都仔細地搜過了，就是還有這個花盆未搜，難道……

他沒有再想下去，便站了起來，跑過去花盆旁邊。

花盆裏種的是一種常綠的室內植物，盆內都是白色的碎石。盆下有一個同色的大碟，碟下才是一個精緻的木架子。

他彷佛想到了其中奧妙，先將盆子連碟移開；但是，木架子雖然搬不動，却見不到可供收藏文件的暗格。

然則，爲什麼這個木架會搬不動？稍有腦筋的人亦會想像到其中必有妙用。於是，他將那圓形的木架輕輕旋動了一下，立刻聽到一種齒輪轉動的聲音。

毫無疑問，這是一處活動的機關的樞紐。

繼續旋轉之後，一幅活動牆打開，一個保險箱立即出現眼前。

他心裏大喜，原來這才是秘密機關之所在，怪不得找來找去，找了老半天也找不到他心目中須要的文件了。

那辦公室的牆壁全是木製的，木牆之上有許多齊齊整整的方格。因此，若非有機關將它移開了一方塊的話，外人很難料到這兒牆後另有機關。

但是，當他走到保險箱前之際，却又獃住了一陣。

保險箱是用兩個密碼旋盆控制的，根本就沒有匙孔。因此，他也沒有把鎖匙取出來，只在呆想。

他心裏也明白，這是沒有僥倖可言的，除非確實知道了其中密碼。否則，只有越轉越亂，到頭來還是開不掉。

突然間，案頭上的傳話機响了。

他彷佛被人在頭上擊了一下似的，整個兒跳了起來。

他過去按下其中一個按掣，問道：「什麼事？」

「何先生，我可以下班去吃午飯了麼？」原來是女秘書。

他立刻靈機一觸：「千奈子小姐，請你進來一下，不會阻你太久的。」

「不要緊。」千奈子一向是個好秘書

。她的手指離開了傳話機的按掣之後，脚步已邁向她上司辦公室的門口。

她照例輕叩了兩下。

「進來吧！」門內也照例叫了出來。

「何先生，有什麼吩咐？」千奈子手中拿住鉛筆和拍紙簿。

但是，何志龍無須她速記，只問道：「這一陣子我忘得連父親姓什麼也記不起來，你可記得這保險箱的號碼？」

千奈子順口說道：「左是六點四，右是八點二。」

「噢！對了對了，我眞善忘。」何志龍拍拍他的前額，又說：「你可以走了，眞對不起，阻遲了你吃午飯的時間。」

「不要緊。」千奈子退出了房間外面，收拾好她辦公桌的一些文件之後，便到樓下去。

她一直感到有些奇怪，像何志龍這種人的腦袋，又怎麼會輕易把保險箱的號碼忘記的？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剛才何志龍，明明就是這樣問她。

其實她也只親自動手開過那保險箱一次——那是唯一的一次。若非她的記憶力特佳，差點兒也記不起那號碼。

這種保險箱的二個旋盤，每個分別有十二格，就像時鐘一樣。

每格分別有五格，也彷彿時鐘上的計「分」格數一樣，長針每走五分便是一個數目字，走完十二個數字便是一小時。

但現在並非自動走，這也不是時鐘，而是開啓保險箱的密碼。

剛才千奈子說的：左——六點四，右——八點二，意思是指左邊一個旋盤要將順時鐘方向的六字再推前四個小格；右邊一個旋盤的八字再推進兩個小格。然後扳動門扭，保險箱的鋼門即可打開。

每個旋盤的頂端——即時鐘十二點位置，有一條白綫爲記。只要將上述二個號碼對正這白綫，保險箱的鎖便可無鎖匙而自動打開。

千奈子那次唯一有機會親自動手去將保險箱打開的原因，是由於當日何志龍在郊區的國民電子廠內，忘記了帶去一份藍圖。

而藍圖當時是存放在他辦公室內的保險箱之內的。何志龍因爲來往須時太久，又等住要用，所以致電千奈子，叫她如此這般將保險箱開啓，立刻派人將藍圖送入廠應用。

千奈子一向是個忠心的秘書，極得何志龍的信任，所以何志龍才肯假手於她。但那只是唯一的一次。此後再無機會。

年來日本工業發展迅速，工業間諜十分猖獗，所以不少大公司都有保密措施，同時對屬下員工要求也十分嚴格。每個高層人員都須要宣誓守秘。而國民公司的要求更嚴。

但是，千奈子越想越不對勁；她並非不相信自己，而是對她的上司感到驚奇。

何志龍照計不會如此善忘的，尤其是保險箱的號碼如此重要，更不可能忘記。

其次，剛才她進房時發覺辦公室內一片凌亂，各處顯然被人搜過。當時她雖然沒有問她上司，但心裏已感到奇怪。

現在她已步過了警衞室，循例與警衞人員點點頭。忽然她站住了脚，問道：「長谷川先生和木村一郎先生出去了嗎？」

那警衞員道：「是的，他們都出去吃午飯了。」

千奈子再也沒有說什麼。

她若有所思地，走出國民大厦。

可能就是由於她的垂首沉思，所以沒有注意到附近有兩個男子一直注意着她；甚至那兩個人已逐漸走近她，她也未有發覺。

那二名男子分左右兩旁，加速脚步追上她，然後逐漸併肩而行。

等到千奈子發覺對方的時候，她的吃驚程度是難以形容的。那是由於她當時正集中精神在想着何志龍的緣故。

一個人如果過份集中精神去思索某一件事，往往疏忽了在身邊發生的事；當她一旦發覺了，下意識的影响所及，吃驚的程度必是加倍的。這是一種自然的反應！

現在這二名男子分別對千奈子出示了他的證件。

其中一人道：「我們是警探，小姐，你不必害怕，我們只想問你幾句。」

千奈子往那些證件瞥了一眼，只知道上面都有這些人的照片，却未有看得清楚，對方已將證件納回口袋中去了。

另一人道：「請跟我們轉到這邊來，街上談話不方便，請上我們的車子去。」

千奈子又是一怔。

當時他們已開始轉入了一條橫街，那兒果然停了一輛汽車。

車中已有另外二名男子在着，看見他們來了，立刻有人推開了車門。

千奈子儘管有些懷疑這些人的眞正身份，却又沒有選擇的餘地。

因此，她只有在監視下，登上了那輛汽車裏去。

車子沒有開走，仍舊停放在那處道旁。照計這兒是不准停車等候的。

千奈子在心理上已作好了準備，只要有警員經過，不管他是否上來干涉（因爲那兒是不准停車的），她也會揚聲呼救！

問題却是：只怕當巡警未巡到這兒之前，對方已把車子開走。

幸好車子還未開動馬達，也就是表示它還未打算開走。

車上一名中年人問：「你可是何志龍的女秘書千奈子小姐？」

千奈子點點頭。

她心裏想：對方一定起清了她的底子，而且可能早已在此「恭候」，所以即使她否認，相信也沒有用。

「何志龍現在是否還在辦公室內？」那中年男子又問。

千奈子猶猶疑疑地點點頭！這次她沒有剛才那麼爽快，是由於她一時之間，無法猜得透對方的眞正企圖。

「他在幹什麼？」又有人問。

「我也不知道。」千奈子道。

「小姐，你是他的女秘書，怎麼不知道？」那人盯住她。

「女秘書又怎麼樣？」千奈子道，「我的辦公室與何先生的辦公室之間，有一度木門隔開，沒有他的吩咐，我不能進內，試問我又如何可以知道他在幹什麼？」

車內四個人在交換着眼色。

千奈子更加吃驚，她担心這些人可能會不滿意她的答覆而採取行動。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救星來到了。

千奈子發現那邊有個巡警正沿住行人道走過來。

她心臟的跳動加速，因爲車中各人如果也看見有警員過來，可能立即開車走，那麼，到時相信會有人制止她呼救。

當時她被夾在中央坐着，所以要出其不意地推開車門逃走，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只可以呼救；但却要來得及時，否則，嘴巴可能被人及時掩住，叫不出聲音來。

轉眼間，那巡警已到了跟前，而車內四名男子似乎一無所覺。

他們好像正在商量什麼，有人用無綫電對講機通話，也有人在繼續向千奈子發問了一些問題；但是，千奈子在極度慌張之中，過份注意車外的巡警，竟然聽不到後來對方問了她一些什麼。

這是千鈞一髮之際，如果她再不採取行動，就會錯過了機會。

於是千奈子準備揚聲呼救。

但是，她還沒有叫出聲音來，那巡警已彎下了腰來，注視着車中人問道：「你們在這裏幹什麼？這裏是不准停車的，你們……」

豈料話猶未完，車內一名男子已將證件遞上去，生氣地說：「你少嚕嗦好嗎？我們正在辦理一件非常重要的案件。」

巡警瞥了那證件一眼之後，再看看車內那中年男子，立即陪着笑臉行禮：「對不起，對不起，在下有眼不識泰山，澤田警官，請原諒。」

那中年人揮揮手，沒好氣地說：「算了算了，走開，快去做其他事吧。相信街上一定還有許多事情等着你去做的。」

「是的是的。」巡警唯唯諾諾地離去了。

剛才的情形千奈子都看得一清二楚，直到了現在她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對方果然是警探。

於是她的態度開始改變了。

她主動地反問：「請問你們到底在查一些什麼？可以告訴我麼？」

中年人就是被稱爲澤田警官的人，他說：「我們警方有理由相信你的上司何志龍先生是個冒牌貨，所以我們剛才問清楚你，爲什麼他還沒有出來？在裏面到底幹什麼？」

「冒牌貨？」千奈子呆了好一陣。

「告訴你，他並非眞正的何志龍，極可能是一名外國間諜。」澤田說，「所以你必須與我們充份地合作。」

「是的，對不起，剛才我因爲懷疑各位的身份，但現在我明白了。」千奈子又說，「我可以告訴各位，他確實可疑。我本來打算告訴長谷川先生或者木村一郎先生的，可惜他們都出外午膳了。現在你們來得正好。」

「你覺得他有什麼可疑？」

「他自己辦公室內秘密保險箱的號碼，竟然也會忘記，反而要問我，這是疑點之一。其次，他似乎在搜索着一些什麼，把室內的文件翻得亂糟糟的。眞叫人難以明白。」

澤田警官還沒有等她說完，又再開動手上的無綫電對講機，與其他警方人員連絡。

千奈子不曉得又發生了什麼事，但從他們的通話內容忖測，警方立刻就要採取行動。

幾批便衣警員分別趕到國民大厦門前來。最先到達這兒來的警官，已跟警衛人員取得了連絡。現在只等待有關人員到達，然後衝上去三樓去拘捕疑人而已。

原來較早時，警方的指紋組人員已找到了眞正的答案。

憑何志龍的妻子——尤子的指示，指紋組人員的鑑證下，果然發覺昨天出現在何家的「何志龍」是個冒牌貨。

指紋組人員在何家印取的指紋，是屬於另外一個人的。

警方既然證明尤子的疑心，原來是有根據的，於是立即通知派在國民大厦門外監視的另一組警探，以防假冒的何志龍逃脫。

但由澤田所領導的一組警探，却一直未見「假何志龍」出來，結果只等到了他的女秘書。這也就是千奈子被「請」到汽車裏去問話的「前因」。

現在呂偉良、阿生等三俠，以及何柏榮的家人等，也都紛紛趕來了。

還有長谷川和木村一郎等國民公司的最高層負責人，他們是被警方人員找到召回此處的。

國民大廈警衛森嚴，等閒人不易闖進；這時候除了警衛人員之外，絕大部份男女職員都去吃午飯了。唯一例外的，就是「何志龍」。

何志龍的辦公室設在三樓，但當大批警方人員開到國民大厦來的時候，他竟然出現在五樓。

各人還未登樓，但樓下的警衛室內所裝置的秘路電視監視系統，却出現了「何志龍」的影子。

電視傳眞機螢幕上所出現的情形就足以令人生疑；鏡頭中所見的「何志龍」，正在鬼鬼祟祟地，偷進了「禁區」去！

在國民公司之內，許多人都知道五樓是被列爲「禁區」的地方。

於是警衛人員通知了正待登樓的人——包括了警方人員、三俠和何家的家人，還有就是國民公司的高級負責人。

何志龍到底在找什麼？

這時候，他已進入了長谷川的辦公室，正企圖撬開辦公桌的抽屜。

電視監視鏡頭隱藏於天花板以及一些門角的地方；除了國民公司的高級負責人之外，就只有警衛人員知道其中秘密。

但無論如何，目前的「何志龍」是不知道他正被人監視着的。

他正在四下裏搜索之際，長谷川等人已登上了五樓。

長谷川出其不意地，將自己辦公室的門推開。

「何志龍」雖然還未知道自己的眞正身份已被揭破，强作苦笑地，跟長谷川招呼。

長谷川冷然一笑地，問道：「你在這裏想找尋一些什麼？」

「嗯！我……我今天早上，在這裏與你談話之後，發覺遺下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文件，所以，我上來看看是否掉在這裏罷了。」

「什麼文件？」長谷川瞪住他。

「嗯……」他囁嚅着，大概還不知道大批警方人員已候在外面。

「是不是『R——十六』的方程式？」長谷川反問道。

「不！不！那只是一些十分重要的摘記，對我列出『R——十六』方程式，非常有幫助……」

但是，他話還沒有說得完，澤田警官已急不及待地，由外面進來了。

「何志龍先生麼？」澤田警官故意問道。

「是的。什麼事？」

「你被捕了。」澤田把他的證件出示，「你將被控盜竊，綁架一名國民公司的工程師，擅入私人住宅以及冒名頂替他人等等罪名。」

「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自己心裏應該明白。」澤田打個手勢，立刻有人過來，替「何志龍」加上手鐐。

「何志龍」無從反抗，現場上最少出現十多名便衣和軍裝的警員。

他要求長谷川和木村一郎解釋。

這時候，何柏榮在三俠的陪伴下，也由外面入來了。

假冒的何志龍被捕後，呂偉良陪同何柏榮進來。

「爸爸，請你立刻替我找個最好的律師，我根本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被加上了手鐐的「何志龍」哀哀地說。

何柏榮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回答什麼；他只是怔怔地瞪住眼前的「何志龍」，像正在鑑賞一件古玉的眞僞一樣。

不可能的，不可能是假冒的吧？——何柏榮難以置信地，在心裏想。

是的，他怎麼會認不出自己這唯一的兒子？假如有破綻，昨天，他就應該發現了。

但是，警方的偵探們相信不會糊塗到這個田地；而三俠可是他深深信賴的人。如今他們都在懷疑這「何志龍」是個冒充的，同時指紋組的鑑證也應該非常可靠。

在極度矛盾的心情下，老人家的心事是外人難以了解的。

事情起自他的媳婦尤子，會不會是尤子暗中戀上了別的男人。

何柏榮一直相信自己的兒子是個好丈夫，但對他這日本媳婦反而知的太少，只知道他兒子愛上了她，不久就結婚。

婚後他們一直分開居住，既然並非生活在一起，因此知得不多。

何柏榮本身有自己的生意。一年中有許多時間在各地接洽生意，所以，兒子與媳婦之間的感情有沒有發生變化，那眞難說。

試過有個老華僑就曾經這麼樣忠告過何柏榮，他說日本女人表面一派溫柔，其實有許多十分陰毒；加上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生活習慣和傳統思想等等，必有分歧。

說這話的，是何柏榮一位長輩，那時候，何志龍還未與尤子結婚。

不過何柏榮是個很開通的人，他沒有反對兒子這頭親事。但如今事情發生了，到底誰是誰非，現在言之尚早。萬一這是尤子的一項陰謀，那麼，那位僑胞長輩的話，就可能說對了。

何柏榮的呆想，幾乎令到他聽不到「何志龍」在叫喊中的聲音。

澤田警官並不為此而感動，他反而示意一些探員，立即採取一切預先安排的步驟。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當住衆人面前，將「何志龍」左右十隻手指的指紋印下來。

警方這一項行動，是接受了國際特警方面的建議；眞正的作用，除了看看「何志龍」的反應之外，就是核對在何家所印的陌生人指紋。

於是「何志龍」在衆目睽睽之下，呆住了。

他的面色由青變白——由白變紅。

那雙被探員強行捉住的手，在不斷地發抖。

何柏榮開始明白了，雖然他仍然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無論如何，現在事情已十分清楚，眼前是個冒充的「何志龍」。

何柏榮和他的家人都不敢相信，這世界上竟然有人相似到這個田地，彷彿一雙攣生兄弟一樣。他們都是何志龍最親的人，尚且如此，也難怪其他人更易上當了。

國民大厦五樓的會議室，暫時成爲警

方的指揮部之所在。

大批幹探留在這兒，分頭展開工作。毫無疑問，眼前這個「何志龍」是假的；因爲樣子可以假，指紋却不能假。

暫時還沒有人知道這個「假何志龍」的眞正身份是什麼。只知道他可能也是個中國青年，而且，對何志龍的一切，必然十分了解。

然則，他的企圖何在？

幾乎也不必盤問下去就可以忖測得到，他是爲了「R——十六」方程式而來。

也就是說：他是個工業間諜。

「誰主使你來的？」長谷川十分生氣，因爲「R——十六」到了現在這階段，已不可能再是什麼秘密了。他的公司的發財大計，可能就此完了。

「假何志龍」沒有答他，他也沒有機會再問第二句，因爲警方人員已將他勸開了。

警方目前需要查清楚的事情太多，不能讓私人去向犯人提出一些問題。現場上的人暫時只能供警方作諮詢之用。

警方爲了方便他日將「假何志龍」帶上法庭控以應得之罪，分別在何志龍辦公室以及他到過的地方，先後印取他留下的指紋。

同時爲了及時拯救眞正的何志龍出險，探員正加緊盤問這「冒牌貨」。

世界各地的警探，各自有他們的查案手法，但對犯人的迫供手段，似乎都脫離不了暴力。

所謂「拳頭在近」，迫供的最佳工具自然也是他們那雙拳頭。

於是，五樓會議室的大門關上了之後，「假何志龍」就開始吃盡了苦頭。

會議室之內，除了警方人員和國際特警之外，就只有犯人；至於身爲這裏主人的長谷川等人，反而被請到外面去。

會議室爲了保密的緣故，隔聲設備十分優良，因此外面的人根本也聽不到裏面傳出的聲音。於是警探們就更加放肆了。

「假何志龍」抵受不住警探們的拳頭壓力，終於求饒了。

澤田警官狠狠地說道：「假如我們要查你的底子，只須浪費一點時間便行。但是，事到如今，我想我們也不必浪費時間了。」

面前一個舉起斗大拳頭的人，盯實他說：「如果你再不講實話，我想我們還有更佳的辦法對付你。你想試試麼？」

苦頭吃够了，犯人痛定思痛，不敢再怠慢，道：「你們不要再打了，我也只不過受人利用，打死我你們會一無所知。」

澤田老奸巨滑地笑了笑，道：「我們又何嘗想動粗，只是你拖延得太久了。」

另一些人催促道：「說吧！時候無多，假如讓罪魁禍首逃脫，你會更大罪。」

又有人插嘴道：「何止更大罪，你要完全負起全責呢。」

犯人道：「我是日籍華人，本來的姓名叫岑桐。由於我的樣子有幾分與何志龍相似，所以才會被一個集團收買。」

「那是一個什麼集團？」澤田警官問道。

「我也不清楚。但他們出手十分闊綽，給我的酬勞很高，我不但要經過改容手術，還要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訓練。」岑桐說。

站在一旁的國際特警人員包括了阿生，以及東京辦事處的鈴木。

鈴木有點担心地對阿生說：「你猜會不會又是一宗國際陰謀？」

阿生當然明白鈴木的意思，他說：「答案應該很快就找到了。」

澤田要岑桐帶路去捕人。事實上亦須要將那些人找到，然後才可以將此事之眞相找出。

於是，岑桐在極嚴密的監視下，離開了國民大廈，與警探們乘汽車趕往一個地點。

那是一處郊區，岑桐指出山崗上一間小木屋，表示何志龍就是被囚在那兒。

在來此途中，岑桐一直被警探仔細查問。

岑桐承認他只是個無業流氓，本來在奈良生活。

忽然有一天，有個人叫住他。他並不認識此人，但從那時候開始，他便「轉運」了。

當初岑桐幾乎也不敢相信，竟然會有個陌生人，願意出高價聘請他做事。雖然他當時不知道要做的是什麼事，但是，他正在飢寒交迫之際，還管得了那麼多嗎？

後來他才知道有人要他假扮一個人，包括聲音，外型，以及每一個小動作在內。對方都要求他做得越像樣越好。

於是在以後的一段日子裏，他生活得好像一個演員一樣。

每天，他必須聽聲帶，看記錄片，然後逐樣去模仿。

聲帶是何志龍的錄音聲帶；記錄片也是偷偷拍攝成的。

影片所見，盡是何志龍的日常生活，一舉一動，一言一笑，岑桐都奉命，必須小心地加以研究，仔細地去模仿。

對方聲明，只要他做得好，另外有獎金。

他被人收藏在這郊區木屋中，每天的起居生活十分刻板化。

直至到前幾天，何志龍被人綁住了雙眼，帶回到這木屋中來，岑桐的生活方式才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也是最後階段。

這時岑桐接受「改裝」手術，包括最新的植皮手術。

「人造皮膚」是日本醫學手術的最大成就。由日本人試製成功的「皮膚」，與眞人的一樣，對外科手術貢獻更大。

岑桐經過「專家們」日以繼夜的「動工改造」之後，他和何志龍混在一起，比孿生兄弟更似樣。最難得的是，連聲音也似得很。

何志龍在刀槍要脅下，表現得冷靜而合作；但從他們的對答中，岑桐却知道何志龍此人十分機靈、狡猾。

岑桐又說：當時那班人曾表示，倘若何志龍合作的話，這種僞裝工作便可以省回。但何志龍却表示「R——十六」方程式不是他個人發明的，而是國民公司的「集體創作」云。

後來那班人終於照原定計劃，教唆岑桐代替何志龍，首先回到他的「家中」——其實那只是何志龍的家。

然後才設法在國民公司裏面，取得「R——十六」方程式。

由於何志龍失踪太久，家人早已報警，所以岑桐這個假冒的何志龍，又被迫要在他的「家人」陪同之下，前往警局「銷案」。

可惜的是：警方對此案過份重視，再加上何柏榮帶同了三俠不遠千里回到這兒來，事情才越鬧越大了。

沒有人知道對方的眞正底細，岑桐也在接受了第一筆金錢代價之後，奉命不准諸多查問。只要依照他們的吩咐去做就行了。

他們曾吩咐岑桐幾件事：——

第一，警告岑桐切勿企圖「財色兼收」，尤其是對尤子。

那班人似乎也想像得到夫妻間的閨房生活最易露出破綻。所以才再三吩咐岑桐一定要「戒之在色」。

但結果岑桐却首先抵受不住尤子的美色當前，犯了大忌！這可能也就是引致他功敗垂成的最大原因之一。

第二，對方要他在國民公司的高層人仕中，取得「R——十六」方程式這份秘密。得手後，他可以得到一大筆獎金，供他逃往外地避風頭。

第三，對方會在適當時候，派人與他取得連絡。假如他出乎意外地順利，取得了所須的秘密，便可以不等對方派人與他連絡，先行回到這木屋來，等候領獎金。

因此，岑桐便急不及待地，在國民公司裏動起手脚來。

想不到如今他雖然自動回到這木屋來，可惜身邊却有警探。

第四，對方要他牢記一件事，就是他本身是個「冒牌貨」。因此，他必須利用何志龍的「藝術家脾氣」避免不必要的應酬，以免在若干場合中，由於不認識何志龍的親友，而致露出了破綻。

第五，岑桐本身必須牢記好一些人的姓名，身份以及他們與何志龍之間的關係，以免雙方見面時露出馬脚。

因此，岑桐在國民公司的辦公室裏，一直担心有親友約他外出共進午膳。一則他必須「快刀斬亂蔴」，爭取時間完成任務；二則他也担心雙方見面時，人家以爲他是何志龍，當然認得「他」，但他却未必知道對方是誰。

因爲他只從記錄片及照片中知道何志龍的部份親友姓名與身份而已。

警方一直用錄音機將岑桐的口供記下，澤田和阿生等人，也一直在分析岑桐的回憶，覺得對方極有可能是外國派來的間諜。

無論如何，警方以爲謎底就在眼前。於是，澤田吩咐各探員分頭包圍山上的木屋。

阿生有點担心木屋中人早已撤退，因爲在情理上，如此有計劃的行動，對方一定有派人從中監視岑桐，以便隨時接應。

假如岑桐的情形被從旁監視的人見到了，相信他亦必然會及時通知木屋裏的人。所以，阿生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警方人員已摸近那木屋。

澤田警官因爲從岑桐的口中曉得對方有刀有槍，更有一個重要人質何志龍在他們的手上，所以更顯得小心翼翼。

一組從旁掩至的探員，從窗罅中內窺時，見不到有人。

但是另一組探員却從不同的角度望進屋內時，看見有人。

那人躺在地上，他大概不會是睡着了吧？

地上有血漬斑斑，各人見狀已是心知不妙，於是立刻破門而入。

地上果然有條屍體——是個男人。

澤田警官指揮各人到屋前後仔細搜查，看看還有沒有人在着。

屋內的人似乎早已走光了，唯一留下一個人，可惜他已經死了。

阿生在驚愕中蹲了下去，他担心死者可能就是何志龍。

在較後開到這山頭上面來的數輛汽車中，分別載了何家家人，以及國民公司的高級人員們。他們都是最關心何志龍安危的人。

當何柏榮聽到屋外戒備的警方人員說，屋內有個男人死了，何柏榮差些兒昏了過去。還好陪伴在側的呂偉艮勸慰着他。

呂偉艮道：「那人未必就是令郎，我想還是讓我們進去看看再說。」

但是，在內外戒備的警方人員，奉命不准非警方人員入內，因爲屋內出了命案，必須召來指紋與攝影組人員，辦妥了存案手續，然後才可以讓其他人進入現場。

因此，何柏榮和他的家人們，更加焦急不已。

還好不久之後，呂偉艮就看見阿生由木屋裏面出來。

呂偉艮問阿生：「他是誰？」

阿生道：「我也不清楚。」

何柏榮立即又問道：「他可是小兒志龍？」

「不！」阿生說，「絕對不是他，你大可以放心了。他是歹徒集團中的人，岑桐見過他，却不知道他姓什名誰。」

何柏榮和他的家人，都悄悄舒了一口氣。

「其他的人呢？」呂偉艮急不及待地問。

「都逃走了。」阿生把他師父拉過一旁，低聲說道：「現場中血漬斑斑，可能發生過一場惡鬥。我正在想：何志龍會不會逃出了魔掌？」

呂偉艮道：「如果他逃出魔掌，爲什麼却未見返家？」

阿生道：「你還記得尤子的話麼？那個神秘電話是由一個女人打給她的。」

「你的意思是：可能何志龍乘機讓他自己繼續失踪，與他的情婦雙宿雙棲？」

「是的，我確實這樣想過。假如一個男人移情別戀了另一個女人，這正是他脫離髮妻的最好機會。」

「嗯！我不否認有這個可能性，但是，何志龍一個人，如何殺出重圍？」

「現場上的情形我也看過了。」阿生道：「我看這木屋絕非什麼重要機關，只是藏參之所……」

「你攪錯了，這不是綁票，什麼藏參之所？」

「師父，你有所不知，根據岑桐的口供，警方懷疑歹徒在他們原來計劃失敗之

後，極有可能利用手上的何志龍，向國民公司和何柏榮好好的勒索一筆巨欵。因此，何志龍也算得上是『參』吧？」阿生說道。

「那你說下去吧！」

「既然只是藏參之所，對方可能只留下一個人看守何志龍。何志龍是個有頭腦的人，他可能用計先騙得對方的信任，然後伺機下手，將他殺死，最後逃出這木屋。這是極有可能的事。」

這時候，澤田警官已由木屋出來，何柏榮首先走過去，問及木屋中的情況。

澤田道：「死者是被人開槍射殺的，令郎巳經逃脫，但是，他却有可能被控謀殺。當然，如果因自衞而殺人，對他是十分有利的。」

何柏榮道：「關於法律的問題，我的律師會處理，現在，我只想知道小兒的下落。」

三俠冷眼旁觀，也覺得這位警官的官腔太重。莫說至今爲止還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誰殺了這男人，即使證明是何志龍所殺，也必然是爲了自衞的。現在實在用不着諸多嚕嗦。

何柏榮的焦急，與澤田的悠閒，剛好成了一個强烈的對照。

阿生過去問道：「死者的身份查到了嗎？」

「有個探員有把握查出他是誰。」澤田指指他身邊一名警探。

澤田說着，就想落山。

阿生向鈴木遞個眼色，於是二名國際特警併肩一齊追上去。

鈴木首先問澤田：「警官，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抓兇手啊！」澤田一邊加速脚步下山，一邊說道：「死者是個黑道中人。換句話說，這次的事件是由一帮黑社會做的；殺死死者的何志龍巳逃返家中。」

阿生有些啼笑皆非，他說：「何志龍如果逃返家中，他的家人又何必如此緊張，跑到這兒來？」

「你怎知道他們不是在演戲？」澤田警官說，「就算何志龍不在何家，亦有可能在他的親友家中；甚至國民公司亦有可能將他收藏起來。」

澤田的助手巳將車門拉開，讓澤田坐了上去；鈴木和阿生也老實不客氣，也坐到汽車後面。

助手開了車。

阿生忍不住問：「警官先生，我想知道你現在所辦的是什麼案件？」

「嗯！」澤田回頭一笑，他似乎巳想到阿生在諷刺他。

他不以爲忤地笑道：「反正你也跟我一道兒來了，等着瞧吧。」

「如果閣下是爲了去找何志龍，那麼，請到了市區之後，將我們放下。」阿生一派正經地說。

澤田又回頭瞪了阿生一眼：「你對中國人似乎太過偏袒。」

「不！只是省得浪費時間而巳。」阿生又說：「如果何志龍要躲起來，我怕你想找他也不易。正常步驟，我以爲你應該先去找死者的同黨。」

「嗯！」澤田在望後鏡中做了一個鬼臉，道：「好吧！就聽從閣下的高見。」

鈴木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他一時之間也分不出澤田的眞正用意何在。

也許澤田早巳打算這樣做，他只不過故意探測一下國際特警方面的意見而巳；又或者他是眞的聽從了阿生的意見，臨時才改變主意的。

車子開入市區了。

澤田並沒有吩咐過他助手半句，證明他們事先早巳有了默契。

車子停在一間新潮舞院的門外，澤田回頭向阿生道：「你們就在這兒等我們片刻。」

說完，澤田帶了他的助手落車，迅速進入小舞院去。

突然間，阿生瞥見了一些十分奇怪的現象，那就是街口似乎有個瘦削的影子一閃。

起初阿生還以爲自己眼花，因爲那人的閃縮情形是出現在望後鏡裏面的。但是，當阿生立刻回過頭來張望之際，證明他並無看錯。

街口那邊，的確有個人鬼鬼祟祟的，閃進了一家店舖的門旁，正探首朝住這邊張望。

阿生感到奇怪的是：那人何故躊躇不前？他分明是想沿住行人道，走到這邊來的。

阿生於是立刻叫住澤田。

澤田警官又回頭再問阿生：「有什麼事？」

阿生示意着說道：「請你回過頭來看看街口那邊吧！也許閣下要找的人，就是他。」

澤田和他的助手都機警異常地，往街口那邊望過去。

那人巳經發覺了，立刻回頭就走。

助手一邊衝回汽車裏來，一邊對他的上司道：「對了，他正是高島，快！」

澤田也匆匆忙忙登車。

助手立刻將車子開往街口。

阿生眞想不到自己的「習慣性的敏感」竟然又一次奏效。

那人拔足飛奔，企圖穿入一條橫街。

他一邊走，一邊回過頭來張望，更加可以進一步證明，他是逃避澤田和他助手的。

阿生巳沒有時間追問其他，只知道如何去協助澤田捉拿那人。

他眼看汽車的速度雖快，無奈那人巳開始轉入了一條汽車無法通過的橫巷。

阿生担心又會功虧一簣。

他焦急地說：「先在小巷巷口放下我，你開車到另一邊兜截吧。」

助手果然就在小巷巷口停了車。

這時候，那人巳逃進了那條橫巷。

巷口太窄，根本無法可以容納汽車開入去。

但是，巷子裏並無任何門口，都是一些後院的圍牆而巳。憑此忖測，那人必然亦會由此巷子逃到另一條街道之上。

阿生並非生神仙，他只不過憑住無數追捕疑犯的經驗，情急智生地，臨時向澤田和他的助手作出這建議。

汽車還未完全停住，阿生巳急不及待地推開了車門。

他要爭取第一時間去追捕那個人，因此話也沒有多講半句，人巳離開了車廂。

緊隨着阿生落車的，還有鈴木。

鈴木是國際特警派駐東京辦事處的新任行動隊長，與當地警方有過合作，關係也搞得十分的好。

鈴木落車後，澤田反身伸手爲他關上車門，而他的助手也非常有默契地，立刻開車。

這完全是無聲勝有聲的合作，要做得天衣無縫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講經驗之外，更加要講默契。

阿生匆匆落車，沒有關上車門，是明知與他同座的鈴木一定會跟來；鈴木落車也沒有關上車門，他是爲了爭取時間協助阿生。

澤田雖然可能爲此而阻了一些時間，但是，他們無須用雙足走路，汽車可以開足馬力，開得更快一些也可以。

現在阿生巳進入橫巷去了。

那人仍在拚命地逃。

車子繞着大圈，開到另一條橫街去兜截。

阿生年青力壯，雙腿彷彿裝了一副馬達一樣，越走越快，越追越近。

那傢伙不知道是氣力不繼，還是知道有人追來時便雙足發軟，竟然結結巴巴地摔了一交。

就憑阿生那一股勁力，他巳經無法够阿生快，追及他只是刹那間的事；現在，這一交跌得那麼重，自然是被阿生手到拿來。

就當他由地上爬起來，企圖再奔前程之際，阿生巳一手抓住了他的衣領。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刀光一閃，阿生差點兒還來不及放手，衣袖巳是「嘶」的一聲，被鋒刀割開了一塊。

阿生這一回眞的是勝利冲昏了頭腦，他以爲一切驚險追逐巳告結束，疑人亦可以手到擒來，想不到那傢伙竟從懷中拔出了一柄鋒利無匹的日本刀來。

若非阿生武功相當，手急眼快，及時將手撤離對方的衣襟，相信阿生的一條手臂，即使不斷，也必然被切上了一刀而重傷。

但現在，他只是弄破了衣袖而巳。不過對方的攻擊却正告開始。

一連串的進攻，迫得阿生接二連三地退讓。

尾隨而來的鈴木，看得心驚胆戰，立刻吆喝了一聲。

與此同時，鈴木也伸手到了他的腰間，準備拔出手槍來。

但是，阿生是何等樣人？他對這種事絕不會放在眼內；他剛才步步後退，只不過是誘敵之計而巳。

日本刀的確鋒利無比，但阿生是早巳看出對方是個平凡之輩，只憑一股傻勁左揮右劃，對受過高深武學訓練的阿生來說，絕難造成任何威脅。

因此，阿生稍爲使出兩下子虛招，也算不了什麼空手入白双，巳騙開了對方的注意力；手刀力劈之下，對方腕口被握，整條右臂痳木了一陣，刀子巳告易手。

對方不但毫無招架之力，連看也沒有時間可以看得清楚，原來是屬於他的一柄利刀，巳被阿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寒氣迫人地，架在他的頸項之間。

那傢伙渾身發抖，聲聲求饒。

這時候，前前後後都有人來了，澤田警官與他的助手由前面繞過來，而尾隨其後的鈴木，亦巳到了阿生身畔。

澤田十分生氣，盯實那疑人問：「你幹嗎要走？」

那人又跪又拜，道：「我……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担心他們要找我啊，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請放過我吧！」

澤田可能是「手勢慣」了，一記耳光力摑過去，「巴」的一聲脆响，結結實實地，將那人的臉，打得不由自主地側向了另一邊。

只見他吐了一口涎沫，又是三字經滿口。

當然，他們說什麼，也只有鈴木才聽得最爲清楚。

至於阿生，他只能忖測而巳。

助手在旁插咀道：「高島，別裝蒜了，草介是怎樣死的？快說。」

「嗯……草……草介？對不起，我……我根本就不大明白你們說什麼啊……」

高島是黑社會中人，他不止一次地被捕，因此澤田和助手都認得他。

澤田這時候不等他說完，一脚踢向了高島的臉上去。

高島本來就一直跪在地上，巳經被澤田力摑了一巴掌再加上這一脚，鮮血立即由咀角滲了出來，皮膚也明顯地腫了。

「高島，不要繞圈子了。」助手提醒他，「澤田警官只急於查明這件事，我們也知道你常常與草介在一起，你一定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如果你再不講眞話。我也無法帮你。」

「他媽的——」澤田果然是殺得性起似的，又想再動拳脚。

阿生有些看不慣，及時上前，制止了他。

阿生並不反對警方人員對某些頑固的歹徒使用手段迫供，雖然在若干地方的法律上有明文規定，但事實上對付一些壞人是不能單跟他們講道論理的。

但是，像剛才這種過份殘暴的鏡頭，阿生是絕對看不過眼。

鈴木本來也不想干預，但阿生既然有所行動，他也做好做歹地，從旁勸開了澤田警官。

鈴木建議道：「讓我們先帶走他，回去再慢慢查問好了。」

澤田嘿嘿地盯實高島。

高島一把抹去咀角的血，一把又拍拍身上的塵埃。

他吃驚地望望澤田，却又不能不跟鈴木他們一齊走。

高島被押上汽車裏去。

附近街頭有好些市民在爭看熱鬧，於是澤田吩咐助手開車。

鈴木和阿生分左右挾持着高島，澤田和助手仍舊坐在前面。

阿生道：「你不想再吃苦頭，我勸你趁早講出眞相。」

阿生只是順口用英語講了幾句，却想不到對方竟也聽得懂，而且有了反應。

高島輕輕嘆氣道：「其實我們幾個人

也莫名其妙。」

澤田回過頭來問：「你所講的幾個人是誰？」

「就是我，草介和赤坂等人。正如你們所知道的一樣，我們常常湊在一起。」高島又說：「前些時日赤坂忽然召集我們，要我們帮他一個朋友做一件事。」

「是什麼事？」澤田問。

「看來可能是一宗綁架勒索案吧！」高島抓抓後腦道：「這件事我實在不大清楚，只知道他們把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中國人困在郊區一間小木屋之內，赤坂要我負責看管，還有草介……」

澤田未等他講完，又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赤坂？」

「你們剛才不是去找到了他麼？」高島怔怔道：「我們本來約好在那間『的士够格』見面的，我還以爲你們已經找到了赤坂，所以我才作賊心虛要走。」

澤田向助手打個眼色。

助手立卽把車子開回那間「的士够格」去。

× × ×

這兒的燈光是很昏暗，加上五顏六色的，叫人有些頭昏眼花。

許多年青男女正在跳舞，音樂吵耳得很。

有個粗壯的男子正捧住一杯酒，躲在一角，獨自淺酌。

他不斷看着他的腕錶。

每次當他看腕錶的時候，都順帶望望那對正大街的入口處。

他每次發覺有人由外面入來時，也必然心情緊張地，瞧他一眼。

但是，每次他總是失望的，因爲他一直等不到他要等的人。

於是他不歇地吸烟，喝酒——喝酒、吸烟……

直到最後一次他發覺高島進來，他才向他揮手。

他顯然担心高島在這種光綫底下很難找到他。

他們終於見面了。

由於高島分散了注意力，再有其他人入來，他似乎並未發覺。

「你去了那裏？該死的。我等了你很久呢！」那人把烟蒂撳熄。

「赤坂！對不起。」

「別嚕嗦了，這件事到底怎麼搞的？草介他……他怎麼會……」

話猶未完，一支冷冰冰的槍咀已迅速伸到了赤坂的臉上。

他完全沒有反抗的機會，因爲與此同時，有人已從他的腰間取去了他的一支點二二口徑的手槍。對方行動之快，完全出乎赤坂意料之外。

用槍咀指住赤坂的是澤田警官，他的手指一直扳住手槍的機掣，只要赤坂有什麼輕擧妄動，子彈隨時會穿過他的面頰！

迅速地繳去赤坂手槍的人，正是澤田警官的助手。

而鈴木與阿生這時也進來了，只是嘈吵的音樂聲，配合着閃爍不定的七彩燈光，再加上舞池中的瘋狂男女，所以好像沒有人知道這兒一角已經發生了事似的。

直至到這兒的主持人獲得通知，澤田警官才把赤坂帶走。

當然，高島也無法倖免。這狡猾的傢伙，一直至到登上汽車，他仍在對赤坂不斷地道歉：「是他們迫我的，我一見你的面，就說『對不起』，那是示意你快走啊！可惜，你總是來不及逃走！唉！是我該死……」

這是黑道中最典型的「怕死鬼」，難怪赤坂只派他協助草介，在郊區木屋中負責守住何志龍，其他較爲重要的工作，一概不敢派他担當。

赤坂是黑社會中一個頭目，他很有江湖兒女的本色。

當澤田替他加上手鐐帶走時，他竟然面不改容，亦無懼色。

車中，澤田要他說出眞相，赤坂也表現得一派合作，說了出來。

原來他們六個人——赤坂與其他五個黑社會份子，這次是替一個人工作，目的正是要擄走何志龍，將他帶到郊區一間木屋中囚禁起來。

赤坂一再强調，本來他不想出賣朋友，因爲對方付了頗高的代價。但是，對方也答允過他，保證不會傷害人命。

但現在，草介竟然死了，所以赤坂正設法找他的朋友算賬。

在未找到他的朋友之前，赤坂爲了先弄清楚此事發生始末，所以約好不久之前才由郊區木屋逃回市區的高島，在那間「的士够格」見面，想不到就此失手被擒。

這時候，車子也開進了警局的停車場，赤坂與高島二人被押入內。

這是他們所熟悉的地方，他們不但被扣押過在這裏，也在這裏吃過了不少苦頭。因此，赤坂才爽爽快快的，和盤托出，免受皮肉之苦。

現在澤田警官一邊吩咐他的手下們去辦事，一邊繼續聆聽赤坂的陳述。

赤坂與澤田講的雖則是日語，但阿生有了鈴木的即時傳譯，自然也聽明白。

根據赤坂說：他們只是依計行事，至於眞正目的，他至今仍未清楚。

澤田警官問：「你那位朋友叫什麼名字？」

「津太郎。」赤坂毫不考慮地說：「他在三木公司任職。」

在澤田警官辦公室中的二名探員，已獲暗示，寫下三木公司和津太郎的名字，退了出去。

澤田又問：「然則，何志龍現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赤坂道。

根據赤坂的口供，由開始擄去何志龍，囚禁於郊區一間木屋，然後迫問口供，以及由一名化裝專家，爲岑桐施改容手術……等等，過程一如岑桐較早時所供的一樣。

這也等於證明岑桐說的全是眞話，他並未欺騙警方。

當岑桐（假的何志龍）被送入市區，執行冒充何志龍的任務之後，赤坂等人的責任，就是繼續輪班，在郊區木屋中看守住眞正的何志龍。

但是不知怎的，今天較早時突然有人持械向木屋偷襲。

當時正在負責值班看守住何志龍的人，就是草介和高島二人。

高島當時正在附近矮林中小解，當他發覺有人偷襲時，已來不及通知木屋中的草介。

不久，他聽到屋內傳出了槍聲。

高島心感不妙，也沒有追究下去，因爲當時木屋外邊有人放哨。

他不明白這班人的來歷，悄悄由後山小徑逃走，繞到公路那邊，乘公共汽車返回市區。

回到市區之後，立刻致電赤坂，赤坂約好他在那間「的士够格」見面，想不到當他剛轉到街口，就見到他所熟悉的澤田警官帶住助手正想進入那兒去。

他作賊心虛，回頭想走，却給阿生眼快瞥見了，於是展開了連串追捕行動……

赤坂表示：他只是爲人利用，只要不是害了人命，他以爲有機會替朋友做事，賺些錢是無傷大雅的。所以就召集了高島等五個人，一齊來協助他做這件事。

當然，他口中的津太郎，據說出手也十分闊綽，否則他也不會心動云云。

根據赤坂的口供，除了他，高島和死去的草介等三人之外，還有杉山，小川和千葉等，總共是六個人。

澤田警官也就根據他的口供，派人去緝捕其餘三人歸案。

事情至此固然還未了結，而且正進入了另一階段！

千方百計　奪方程式

阿生和鈴木正在澤田的辦公室裏，正待離去之際，電話響了。

澤田聽完那個電話之後，一邊示意二人留下來。

阿生感到奇怪，他還以爲是呂林夫婦二人打來這裏找他的。

呂偉艮與林愛莉夫婦二人目前與何柏榮一家人在一起。

但是，澤田警官却得意洋洋地說：「中國朋友，不久之後，你會曉得東京警察的厲害，我們不但破了失踪疑案，還破了另一宗案中案！」

阿生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他正待查問時，澤田却繼續盤問高島和赤坂二人。

直至到外面有人敲門，澤田才示意助手們將二名犯人由旁門帶到了隣室去。

然後，澤田還未開口叫門外人入來，便首先對阿生道：「閣下是一位名探，國際知名，但從現在起衆人的觀感可能有所改變了！」

阿生眞不明白他怎會這樣說。

澤田朗聲叫門外人入來。

門開處，二名探員押着一個人入來，他是個中國人。

這個中國人阿生曉得他是誰，但對方却從未見過阿生。

因此，當他們會面之後，雙方並未打招呼！

他就是何志龍！

何志龍面色蒼白，顯得有些憔悴。

澤田還未招呼何志龍，就對阿生道：「我老早指出閣下有偏見，但一直沒有事實根據，現在却可以證明了我的見解絕對正確！」

阿生逐漸明白了。

原來澤田一直認爲何志龍有問題，難怪他剛才只稱「失踪疑案」，而不稱「綁架勒索案」。

阿生問那二名警探：「你們在什麼地方找到他的？」

押何志龍入來的一名探員道：「就在他的家門附近。」

另一探員補充說：「當時他正想返家，由於我們事前奉了澤田警官之命，在那一帶等候，所以立即採取行動。」

阿生還來不及問第二句，何志龍已生氣地說：「你們這樣算是什麼？我到底是犯人呢？還是事主？」

澤田笑笑道：「何先生，你本來是事主的——失踪案的事主，但現在呢，你變成犯人了！」

「什麼？我是犯人？」何志龍氣得跳將起來，反問道：「我到底犯了何罪？」

「最嚴重的一項自然是謀殺啊！」澤田又說：「我們正在考慮對你加控其他罪名，現在請你先冷靜下來，從實招出一切，免受皮肉之苦！」

何志龍仍在生氣，他道：「我眞不明白你們在搞什麼把戲？」

阿生道：「何先生，請問你怎樣獲釋的？」

「你是誰？」何志龍打量着阿生。

阿生道：「我是令尊大人何柏榮先生由美國帶回來的三個中國朋友其中之一個，我叫阿生，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

何志龍稍露歡容，說道：「好極了，現在就請閣下說句公道話，到底我犯了何罪？」

「你不要急躁，」阿生說道：「最好由開始時講起，我們都知道你是被人綁架的！」

「是的，我是被幾個不明來歷的陌生人綁架的。」何志龍又說：「我被他們挾持登上汽車之後，便駛向了郊外。」

澤田警官輕輕鬆鬆地插咀問道：「後來呢？」

「後來有人要我講出『R——十六』的方程式，我說那是國民公司的秘密，我所知不多，但長谷川先生却交來一份副本給我研究其可能性。我將副本放在辦公室內，可惜未有時間細閱，所以也根本不知道上面寫了一些什麼。」何志龍說。

阿生從旁問道：「在木屋中，是否有人冒充你？」

「是的，他們用一個樣貌與我差不多的人冒充我！」何志龍又說：「我實在不大明白他們有什麼用心。」

澤田又問：「你是怎麼樣脫險的？」

何志龍道：「有幾個男子持械突襲，木屋中本來有兩個男子看守住我，但其中一個外出未返，這班來歷不明的人就到了，他們有槍，先將看守住我的人殺死，然後把我帶走。」

「於是你便安然返家，是不？」澤田警官含蓄地笑道。

「是的，起初我還以爲他們是警方派來救我的人，後來才知道我估計錯了。」何志龍又說：「他們用車子儎我入市區之後，在我家門附近將我放下。」

「你眞會說故事。」澤田警官道：「

其實這件事自始至終，就是由你一個人擺局的！」

「你說什麼？」何志龍氣得面色發青，「我剛由歹徒手中脫險歸來，想不到就遇上了你們這班飯桶警探！」

「你有權罵人，但我們也有權控告你。」澤田又說：「其實。這件事十分簡單，你爲了名、利以及女人，結果弄巧反拙了！」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何志龍怒道：「我所說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事實！」

「好吧！那你講你的所謂事實，我講我的故事讓你聽聽好不好？」澤田洋洋自得地，在他的辦公桌四周繞圈子。

原來澤田也有他自己的見解，他指何志龍爲了名利和女人，是由於國民公司最高領導人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將「R——十六」方程式的事洩露了。

於是澤田警官就認爲：何志龍希望「高價者得」，暗中與另一家公司接洽。

與此同時，何志龍又因爲在外面有了另外一個女人糾纏不清，不得不想辦法解決，所以就實行這「一箭雙鵰」之計，以便在獲得大筆專利權費之後，與情婦遠走高飛。

不過，以上也只是澤田警官的個人看法而已，阿生總覺得這件事的疑點甚多。

阿生於是提出了反問：「既然有個如此周詳的一箭雙鵰好計謀，爲什麼又弄了一個岑桐頂包的事來。」

「那是因爲我們警方追得太緊，他担心逃不出我們的五指關，所以先推出一個替死鬼來頂包，好讓他和情婦安然脫身。」澤田笑了笑，又說：「這是天衣無縫之計，可惜岑桐挨不住我們用暴力迫供，招出了一切，他明知大勢已去，就惟有將計就計，將協助他進行是項計劃的同黨殺死，然後裝成脫險歸來的樣子，嘿！可惜，我的頭腦決不至簡單到這個地步。」

何志龍爲了方便阿生爲他辯護，他一直以英語跟澤田爭論。

這時候，他已到了忍無可忍的田地，但又不知從何說起。

就在何志龍氣得渾身發抖之際，長谷川與何柏榮等人，在呂林夫婦與警探們的陪同下，亦已從郊區回到警局中來！

澤田警官似乎當正何志龍是犯人，不准他與家人交談。

何柏榮固然大惑不解，長谷川更加暴跳如雷，立刻找來澤田的上司——警視廳廳長交涉。

警視廳實際上也就是警察局，廳長亦即局長而已。

這位禿頭局長對長谷川十分尊重，登時把澤田罵得狗血淋頭！

終於，何氏父子相聚，何志龍說出了被擄經過，三俠和長谷川等人在旁都聽得淸楚。

阿生已將他所聞告知呂林二人。三俠都不是人云亦云的人，他們憑經驗，推理，作出了多種可能性的忖測。

每一宗案在眞相尙未大白之前，任何一種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因此澤田警官的想法自然有他的立場與見解。而何志龍的自述，自然也不能完全否定是眞確的複述。

根據何志龍說：他在赴妻子尤子午膳的約會途中被人擄去。

後來他被人用車送到郊區一間木屋中軟禁起來。最先是迫問「R——十六」方程式的內容……情形一如不久之前何志龍對澤田所說的一樣。

到底是否可靠？抑或何志龍另有苦衷，給澤田識破了「奸計」。

三俠只憑「假何志龍」岑桐的口供印證，就可以證明何志龍並未說謊。他的口供可靠性甚大。

因此，三俠相信何志龍是被人强行擄走，而非自行失踪。

另一方面，長谷川也相信何志龍的話。他顯然十分重視這位年青科學家，當面要求警方澈底查明此事眞相。

何柏榮冷眼旁觀，覺得他兒子成爲夾縫中人物，長谷川的「愛護備至」，大概是基於利益關係。因爲何志龍發明的「R——十六」不但可以令到他主持下的國民公司擠進國際工業大廠家之列，還肯定可以給他帶來龐大的財富。

然則，「R——十六」是什麼？

何志龍似乎受到了長谷川的影响，不久說出其中眞相。

但是，毫無疑問，「R——十六」是這事的最大關鍵。

另一個關鍵的人物——津太郞，終於也給警方找到了。

津太郞也就是赤坂所供出來的「幕後主持人」，他任職於四大公司之一的「三木電子實業公司」。

他被警方找到時，表示對此事一無所知，但仍然被帶回警局裏來。

警方要他當面與赤坂對質，還有冒充何志龍的岑桐。

岑桐也認出了津太郞就是「重金禮聘」他冒充何志龍的「陌生朋友」。

津太郞儘管態度如何强硬，總也硬不過澤田警官和他一班手下的拳頭。

在對質和軟硬兼施的情況下，津太郞終於俯首認了罪。

情形一如何志龍和岑桐的口供一樣，津太郞企圖獲得「R——十六」的秘密，不惜用盡了各種方法。

結果他雖然失敗了，奇怪的却是至今爲止，他仍未明白誰去把何志龍救出，以及將草介殺死。

津太郞承認他知道何志龍是個出色的科學家，又知道國民公司即將發展一種轟動世界的「R——十六」。

津太郞希望得到這條方程式，然後據爲己有，與他服務的三木公司合作，所以安排好各項步驟，先迫何志龍說出「R——十六」的秘密，失敗後便派岑桐出面頂包。

岑桐外形很似何志龍，所以津太郞一開始已計劃利用他滲入國民公司。

三俠聽了各人的口供之後，阿生與鈴木商量其中奧妙。

阿生以爲這不會是個人的陰謀。道理十分簡單，進行這套計劃，必須有充份的財力，否則，無法收買赤坂這班黑社會歹徒。

其次就是日本工業競爭劇烈，尤其是四大公司之間的你爭我奪，更是奇謀百出。往往爲了某一種新產品的性能更優越，而不惜出動千方百計去查悉對方的設計藍圖。

年來日本，尤其是東京，工業間諜非常獗，這是人盡皆知的事。所以阿生更有理由相信這不會是「個人行動」！

然則，三木公司便是這次事件的幕後人了。

但是，津太郞爲什麼一個人承担一切罪名？

道理十分簡單，大概這是早已擬好了的計劃，在迫不得已的時候，就讓津太郞一個人出面好了。

現在既然事敗，三木公司必然答允了津太郞許多好處，否則一個僱員不可能會對他的老闆表現得如此忠心。

三俠爲了澈底查淸楚這件事，透過國際特警的協助，分別會晤了已告落網的三名主犯——赤坂，津太郞和岑桐。

三俠的用意無非要查淸楚幕後眞相，因爲此事顯然還未了結！

另一方面，長谷川却急於要將何志龍送往醫院檢驗。

他的「關懷備至」已經越來越加明顯了！

他所担心的是什麼？

是何志龍的腦袋。

他要知道何志龍的腦袋有沒有壞，這對他的發明品影响重大。

然則，何志龍的發明品又是什麼？

何志龍雖然不肯坦白告知警方，但三俠從他的口中却知道了。

那是一種代替石油的新產品。

至於何志龍爲什麼把它定名爲「R——十六」？這當然與化學上的代號有關。

何志龍是個出色的年青科學家，坦白說，三俠也担心他的心智受到影响！

經過醫生的初步檢查，認爲他並未受到精神上的嚴重損害，只是稍爲受驚慌而已！

但是，他所列的「R——十六」方程式又在何處？

冒充他的岑桐，先後在他家中的書房，以及國民大厦的辦事處都搜過了，並未找到那珍貴的方程式。

長谷川當然最關心，他担心方程式已落入別人手中。

但是，何志龍很有把握地說：「他們永遠也找不到的，你大可以放心！」

「那好極了，請你把它交由我來保管吧，以免發生枝節。」長谷川道。

「不怕坦白對你說吧，老闆，我還沒有把它列出來。」何志龍聳肩一笑，「所以我說，他們永遠也找不到。」

「那麼，你立刻寫給我，以免夜長夢多！」長谷川道。

何志龍笑了笑：「我驚魂還未定，你何必爲那件事而焦急？」

「此事已引起擧世關注，我們豈可再拖？」長谷川焦灼地瞧住何志龍，「除非你不想與我們合作！」

何志龍道：「國民公司對我不錯，尤其是閣下對我更好。我是個講道義的人，你放心好了！」

「你明白就當然最好，其實，我們合作是最理想的，希望你切不可三心兩意！」長谷川又問道：「你是否還須要更改什麼？」

「不！」何志龍說道：「如果你是科學家你就會明白，一條方程式只有絕對性。在未有確實結果之前，我不會與你談合作。」

「你是說，你已試製過『R——十六』了？」長谷川又問。

「是的，但只是小量的，我正打算與你談妥之後，大量試製。」何志龍又說：「但現在，我必須先行休息好身體。」

「好吧！」長谷川在無可奈何的情形底下告退，「希望你不要我們等得太久了。否則又會出亂子！」

「我明白你意思。老闆。」何志龍親自把長谷川送走。

這時候，長谷川的車子正候在何家的大門之外。

附近有另外一輛車子，裏面有些人，一直在監視着何家的情形。

這一車子裏的人，既非歹徒，亦非警探，而是長谷川派來暗中保護何志龍的。

自從何志龍由醫院檢驗完畢返家之後，長谷川就一直派人暗中保護他。

何志龍以爲現在可以與愛妻話舊了，想不到三俠在何栢榮的陪同下，又來到了他的家中。

這是無法拒絕的。一個是父親，三個不速之客則是慈父的朋友。

三俠自從與各人細談過之後，已是心中有數。

呂偉莨首先問何志龍：「你的發明品到底是什麼？」

何志龍吞吞吐吐，不想說，但經不過他父親的催促。

何柏榮道：「呂先生是一位俠士，他們只存心要帮你，而不是志在盜竊你的方程式，你說了又何妨？」

何志龍這才說道：「R十六是一種石油代用品，主要成份有三，一是水，二是酒精，三是一種化學品。」

呂偉莨笑道：「我不是科學家，你即使再說淸楚一些，我本人也絕難明白。不過爲了你的安全起見，請你接受我的忠告，第一，暫時不可上班。第二，不要把詳細方程式列出。第三，與我們保持最密切的連絡。」

何志龍唯唯諾諾。

何柏榮在旁道：「呂先生是爲你好，他們在這方面有獨特的意見。」

阿生道：「請勿以爲這件事已告了結，其實更可怕的事，可能就在眼前！」

何志龍吃驚地瞪住阿生。

阿生又說：「目前雖然有不少歹徒落網，但根據我們調查所得，最少有三件事至今未有答案。第一，誰救你出來？」

「我也不知道，當初以爲是警探，現在證明不是了。」何志龍道。

「第二，誰在府上安置了竊聽的儀器？」阿生道：「此事至今警方的無綫電專家還是查不出結果。」

「然則，第三件又是什麼？」何志龍怔怔地問阿生。

阿生道：「第三就是津太郞的幕後老闆到底是誰？」

林愛莉發覺何家一家人愁容滿面，心有不忍，安慰他們說：「事情很快便會成爲過去，各位安心吧！」

呂偉艮也說：「是的，目前我們幸得國際特警方面協助，相信眞相就快要明白了。」

林愛莉又說：「如果你們不嫌棄，我會留在你們身邊，有事發生時，最少也多一個人加以照顧。因爲，根據我們的忖測，遲早會有人來找你，所以你必須加倍小心！」

何志龍呆了一陣！

他以爲一切危機已成過去，想不到三俠竟對他說出了這一番話。

何柏榮一再強調三俠是專替僑胞解困扶危的，要他兒子澈底與三俠合作。

於是林愛莉暫時留在何家，呂偉艮和阿生則到外面去了。

何氏父子並不知道三俠有什麼計劃，更不知道師徒二人的行動，只是憑三俠過去的爲人，他絕對相信，他們會把眞相弄明白！

何柏榮最後也走了。

只留下林愛莉在何志龍的家中。

林愛莉很坦白，她說：「你剛返回家中，夫妻間一定難免要一訴相思之苦，那你們就隨便好了，不必理會我。」

林愛莉說完，走出花園去了。

她在屋前屋後巡視，同時也早已知道長谷川派人在外監視。

不過，林愛莉仍然担心門外的數名大漢究竟是否眞的可以保護何志龍的安全？

她以爲未必！

最好的解釋就是，何志龍本人並未知道長谷川派了人來。因此，兩者之間，缺乏了默契！這對身爲當事人的何志龍是沒有好處，反而會有若干害處的。

林愛莉知道警方已將偷裝在何家的竊聽儀器拆除。

因此，現在她不必担心有人偷聽室內的談話，要担心的，反而是另外一些事。

例如：爲什麼有人「仗義」地將何志龍救出了魔掌？

這帮人不但有槍，還敢殺人，可知必然是來頭不小。

然則，這帮大有來頭的人，會不會做「沒有任何報酬」的事？

看來這世界上很少會有這種人，所以三俠敢判定他們必然有所行動。

但奇怪的就是：這班人既然輕而易舉地將何志龍救出。那麼，如果他們希望得到何志龍的話，就沒有理由把他放走。

現在他們既然「護送」何志龍返家，下一步又是什麼？

三俠多番思索，仍然無法想出其中奧妙來！

林愛莉既然奉命留下保護何志龍夫婦二人的安全，她當然要有個艮好的計劃。因此她屋前屋後的看了一遍之後，便開門走到了街上去。

她繞到屋子後面，發覺那兒也停了一輛車子，裏面同樣也有幾個人。

她心裏想：如果這也是長谷川派來的，他可謂設想得周到。

但是，萬一不是長谷川派來的，那就麻煩了！

林愛莉爲了證明這件事，又回到了何家去。

突然之間，何家之內傳出了連聲呼救之聲，驚動了屋前屋後的神秘人物，紛紛企圖衝入屋內查看究竟。

但是，林愛莉早已候在閘門後面，向來人道：「你們是什麼人？」

「快些開門，我們是來救何先生的。」門外大漢道。

「那個何先生？」

「何志龍先生啊！」

「他沒有事。」

「但是，剛才我們聽到了呼救聲！」

「你弄錯了。」

「讓我們入去看看。」

「對不起，你還沒有說明你們的身份，這是私人地方。」

「唏！你眞是豈有此理，我們是長谷川先生派來保護何先生的。」

林愛莉道：「有何證明？」

「你可以打電話問問長谷川先生。」

「那麼，你們只可以派一個人入來。」林愛莉開了閘門。

於是一名大漢進了屋內。

何志龍若無其事地問：「你是誰？」

「私家保鏢。」那大漢出示了證件，「何先生，你安好吧？」

何志龍和林愛莉檢閱着那些證件，是警局發給一間私家護衞社的。

何志龍故意道：「我未請過你們。」

「是長谷川先生付賬的。」大漢又說：「長谷川先生吩咐過我們，若非迫不得已，切勿進來騷擾閣下！」

「請你現在就撥個電話給他。」何志龍示意着說。

「爲什麼？」

「我只想證明一下。」

「好吧！」大漢於是撥了一個電話號碼。

長谷川直認找到了十多個保鏢，分別在屋前屋後負責保護何志龍的安全。

但何志龍却責怪地說：「爲什麼你事前沒有對我言明？」

「嗯——」長谷川在電話中呆住了。

何志龍又說：「你這樣本來是一番好意，但是，我如果不知道他們的身份，很容易發生誤會，這有什麼好處？」

「是的，我該告訴你。對不起，對不起！」長谷川道。

至此，林愛莉總算安心下來了，因爲她已知道屋前屋後都是長谷川出錢僱來的保鏢；當然長谷川事前沒有通知何志龍，證明這些人的另一項任務便是負起「監視的任務」——監視何志龍，不讓別的公司派人來爭奪「R——十六」的方程式。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便及時通知長谷川。

但無論如何，林愛莉至此最少也可以暫時鬆了一口氣！

她既然無須顧慮到何氏夫婦的安全，便利用這時間與夫婦二人細談。

林愛莉已從何志龍的妻子尤子的口中，聽過了她對丈夫的意見，現在她又趁住尤子進了廚房的時候，聽聽丈夫對妻子的意見。

林愛莉經過一番交談之後，覺得何志龍十分信任他妻子。

雖然何柏榮一度懷疑尤子，但林愛莉覺得那是缺乏根據的。

就當林愛莉在胡思亂想之際，她忽然感到有些不妙！

何志龍雙目呆定，彷彿正在思索着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林愛莉輕輕地呼喚了他一聲，但何志龍却充耳不聞。

這是怎麼一回事？

林愛莉加重了她的聲浪，叫了一聲：「何先生！」

何志龍如夢初覺地，整個兒紮醒了。

他好像剛剛睡醒過來一樣，搖搖頭，定一定神，反問道：「什麼事？」

「你剛才在想什麼？」林愛莉道：「我正在跟你說話呢！」

「是的，對不起！」何志龍抱歉地說：「剛才你說什麼？」

林愛莉道：「我們正在討論着尊夫人的事。可不是嗎？」

「是的。」何志龍道：「尤子是個好妻子，我們一直相愛！」

他頓了頓，又反問林愛莉：「怎麼？你懷疑問題可能出在她身上麼？」

「不！只是隨便閒聊，照計她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林愛莉是故意在語氣上加重了疑問。

她非常注意何志龍的反應，那是由於剛才他的神態突然之間失常。

林愛莉心裏在想：如果不是尤子有問題，他何故會神態突然失常？

但是，何志龍還是語氣決定地，表示他對妻子十分的信任！

林愛莉想再問下去，但尤子這時候却由裏面出來了。

他們之間的話題也只好暫時扯歪了。

× × ×

一位非常有名氣的律師，到警局裏將津太郎保釋出來。

津太郎本來被警方扣留問話，審問了大半天。澤田警官甚至聲言如果他不供出全部實情，連打電話請律師的自由，也不給予他？

因此，律師當然不是津太郎自己請來的。

津太郎獲釋之後，律師只告訴他：明天請到他的律師樓去談談。

津太郎於是問：「誰請你來的？」

「我不會告訴你，這是職業道德問題。」律師說。

「但我是當事人。」

「我會盡心盡力爲你洗罪就是。」

津太郎無可奈何，只有先返回自己家中去。

他是個獨身漢，更換了衣服之後，很快又離家外出。

他非常小心，以防被人跟踪。

這是黃昏時份了。

東京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候，街上人多車更加多。

津太郎在認爲沒有人跟踪他的刹那間，突然閃進了一間電話亭去。

他撥了一個電話，剛說出了自己的名字，立刻遭到了對方的謾罵！

「該死的！你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打電話給我呢？」

津太郎道：「放心吧！沒有人在我身邊，也沒有人跟踪我。」

「他們終於放了你？」

「是的。」津太郎又問：「我要立刻見見你，在什麼地方？」

「你肯定沒有人跟踪？」

「是的，我巳經很小心！」

「那麼，你到夢中人酒吧去，我半小時之內在那兒見你。」

「好極了。」

電話掛了綫。

津太郎走出了電話亭之後，召來一輛街車，趕到「夢中人酒吧」去。

半小時左右，果然有個中年人到約定的地點會晤他。

這人將大衣領反起，架上了深色的眼鏡，態度神秘！

他們分別坐在櫃枱之前，各自喝酒，外人以爲他們互不相識。

其實他們正在低聲交談，連櫃圍內的酒保也未加注意。

中年人問道：「你怎麼出來的？津太郎。」

津太郎道：「不是你請律師去保釋我出來的麼？」

「當然不是！」中年人道：「我以爲他們查明你沒有嫌疑，所以放走你。怎麼，原來有律師去保釋你。」

「奇怪！除了你，還有誰肯花這筆錢？」津太郎呆住了！

「糟糕！」中年人差點兒把酒杯也掉了下來，「我們這一回上當了。」

「上當？」津太郎這時也恍然大悟！

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回過身來。

但是，他們什麼也見不到，因爲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有人用手電筒直射住他們雙眼。

他們一邊用手掩住受不起強光的眼睛，一邊逃走。

酒吧之內，頓然一片混亂！

用電筒照射他們的二個人，事前也未想到他們掙扎逃去，急忙由酒吧中逃出了街外。

津太郎與那個中年人只逃了幾間舖位，立刻有人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對方是有備而來，而且不止二個人，最少亦有十個以上。

津太郎和中年人只好束手就擒！

他們沒有反抗，因爲那不但危險，而且也浪費了氣力。

二人被迅速推上一輛車子上，車子立刻開走；其他人則登上了另一輛汽車。

「你們是什麼人？」中年人到底比較老練而冷靜。

「爲什麼你不猜猜？」坐在他身旁的人笑了笑道。

「警探？」中年人在黑暗中瞥了他身邊的人一眼。

「不！你的行家。滿意了麼？」那人說道：「我們應該心知肚明，你亦不必再轉彎抹角了，西邨先生。」

「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中年人道。

大漢說：「津太郎的後台老闆原來是你，我想知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我們的事何必你來理？」中年人反

問道：「你是什麼人?」

「我就是請律師故意將津太郎保釋出來的人。」那人說。

津太郎恍然地說：「怪不得律師沒有說出西邨的名字。」

「你這笨蛋!這麼容易就上了人家的當!嘿!你——」

那個中年人就是西邨。

事到如今，他覺得一切，已無須掩飾了。

西邨當然十分生氣，想動手打津太郎，但給身旁的大漢制止。

西邨開始担心到自己的安全問題。他問：「你們打算怎麼樣?」

「兩條路任你揀，一條通往警局，另外一條去地獄!」那大漢道。

「你們這樣，算得什麼?」西邨呱呱叫道。

「說出全部眞相吧，也許你還有一綫生機!」大漢道。

「還有什麼好說?我承認是我主使津太郎去做這件事的。」西邨道：「我不過想獲得『R——十六』的發明權。」

「結果呢?」

「結果當然一無所獲，你是知道的。」西邨想想，忽然又覺得有些不大對勁，反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你以爲我們的身份是什麼?」

「三木公司派來的?」

「不!西邨先生，你又上當了。」那大漢突然格格大笑起來：「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們只不過是國際特警。」

「嗯!」西邨想了想，隨即又冷靜下來，「嘿!我不知道什麼國際特警，我又不是犯人，你們太過份了!」

原來那大漢並非別人，正是鈴木。

阿生就坐在他身旁。

鈴木道：「我們以爲這是一項國際陰謀，所以才加以插手，但現在證明與國際陰謀無關，這件事，自然要交地方警察處理。」

「我反對你這樣做。」西邨說，「你們有何權力?」

「至於我們的權力，你最好去問問警方好了。」鈴木說。

「然則我犯了何罪?」

「你犯的罪名很多，例如你主使津太郎等人去擄何志龍到郊區木屋中迫供，軟禁，這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名!」

「這只是津太郎個人的事，與我何關?」西邨說道。

「可惜剛才你的每一句話，我們都已經錄了音。」

鈴木把錄音機出示，證明他並非「靠嚇」，而是眞的。

西邨獃住了!

忽然他又說：「津太郎，你應該負全責，不該拖我落水。」

「是的。西邨，我——」津太郎表現出十分「够道義」似的。

但鈴木不等他說完，就搶住對津太郎道：「律師不會是假的，津太郎，你大可以放心。也就是說，我們已爲你請到東京市最好的律師爲你辯護，只要你將來對法庭說出實話，你可能不必付分文律師費，即可置身事外。」

西邨道：「津太郎，你不必聽他這一套，我們有協議在先，可不是麼?」

津太郎在利害關頭，說道：「這不能眞的算得上是我出賣了你，只怨我們二人同時都上了人家的當。」

鈴木對司機說：「開到警局去吧。」

西邨與津太郎二人都無話可說。

× × ×

西邨是「四大公司」之一的熊野公司的老闆。

津太郎則是另一家「四大」之一的三木公司的職員。

三俠爲了查清楚誰是這次綁架事件的幕後人，迫住與國際特警方面設計了這一次的圈套。津太郎終於上當了!

若非如此，當局一直只以爲有二個可能性：一是津太郎的個人行動，目的是要獨享專利權。二是三木公司在幕後策動!

但是現在，以上兩個可能性皆被推翻;眞正希望得到「R——十六」方程式的人，是熊野公司的西邨。

西邨在這項事件中，一直出錢在幕後支持津太郎。

他答應過津太郎，只要「R——十六」方程式到手，津太郎立刻可以應聘「跳槽」到熊野公司去任經理高職，薪金保證多過現在他任職的三木公司數倍之多。

就是由於這麼多吸引的條件，才令到津太郎着迷。

但是，想不到事情會發展成爲命案;任何地方的警方，對於命案的處理都是特別認眞，除非那是沒有法律的地方。

因此，津太郎的一切諾言，也自動地失了效!再加上鈴木的慫恿，他決心要一口咬死西邨。

但是，國際特警花了一番氣力和金錢，收穫依舊不大。

因爲至今爲止，他們只能替警方找出了「綁架案」的幕後主使人;至於案中案的殺人兇手是誰?依舊未有答案。

西邨既是幕後人，他當然不可能跟自己所支持的津太郎搗蛋。

那麼，誰去救出了何志龍，殺死了草介?

警方固然在積極地調查，國際特警方面，更加希望查個水落石出。因爲「兇手」一天未查出，何志龍就可能永無安全可言!

道理也非常之簡單，就是「兇手」沒有可能在毫無代價的情形底下，「義務殺人」，更不會「仗義」救出何志龍。

換句話說，殺死草介的人除非是何志龍他本人，否則一定有對他們十分有利的條件，然後才肯做出這殺人行爲。

三俠所以這麼着急，也是爲了何氏父子設想。因爲兇手一天未落網，何志龍的殺人嫌疑都是依舊存在的。

從正常的情況下分析，何志龍殺死草介，逃出囚禁他的木屋，這是十分正常的，也是極有可能的事!

因此，警方的想法亦一如上述。

但是，對何志龍最有利的一點，就是落網歹徒之中的高島的口供。

高島證明他目擊有人突襲木屋，當時他剛在郊區的木屋外小解，倖免於難。

但是，他當時却只聽到屋內傳出槍聲

而巳。儘管他又力稱屋外有人放哨，但仍難保那帮人不是何志龍的同黨。

要澈底證明何志龍無罪，只有找出眞正的兇手。

現場上的證據根本不足，例如警方在木屋中找到的指紋，全是赤坂，高島等人的。至於何志龍口中所提及的「救命恩人」，據說有十個八個之多，而且個個戴手套和面罩，何志龍很難看出他們是誰。

何志龍說得越神秘，警方就越加懷疑他的意圖。只有三俠仍然對何志龍有些信心，若非如此，呂偉艮早巳不會插手去理這件事了。但是，三俠現在又有了歧見。

他們三個人向來三位一體，做事向來意見統一，步伐一致!爲什麼會有歧見?

那是由於呂偉艮和阿生離開何家，與鈴木等人設下圈套引誘西邨出現之後，留下林愛莉與何志龍夫婦細談。

林愛莉覺得最可疑就是何志龍一度「心不在焉」!通常一個正常的人，在與朋友交談中，只有說話中提及份外令他感觸的事，然後才令他失去常態!

而當時林愛莉曾問及尤子對他的忠貞問題。爲什麼這話會令他失常?

雖然那只是刹那間的事，何志龍很快又回復正常，但是，在林愛莉這種有敏感頭腦的人的想像中，總覺事情不大尋常!

因此，現在林愛莉覺得何志龍可能有些事情隱瞞着他們。但是，呂偉艮覺得這件事巳十分明顯，何志龍是因爲「R——十六」方程式而惹來了煩惱。

至於他們夫婦間的事，憑何家親友的意見，都一致認爲美滿，似乎不可能有什麼問題發生。唯一最令人感到遺憾的，就是東京的警探太不够心思。

當他們從三俠這方面知道了何志龍家中被人偷裝了竊聽器之後，並未動腦筋設反問之計;如果換上阿生，他會將計就計，利用竊聽器誘出對方的人上鈎。

可惜當時三俠正忙於拯救何志龍，未能與警方携手合作。

現在呂林夫婦二人雖然意見不一，但是，爭辯之下，却令阿生又想起了一件舊案來。因此阿生問：「愛莉姐，你剛才不是說何志龍突然之間神態失常麼?」

「是的，所以，若非他有難言之隱，便是尤子有問題。」林愛莉道：「我並非與你們爭辯什麼，只怕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被人利用而不自知，那才十分不值!」

阿生道：「是的，我們也並非盲目地去帮助別人。這一家人必然有值得我們去帮助的價值，師父然後才肯不遠千里而來，我說得對嗎?師父。」

呂偉艮微微地點了點頭。

呂偉艮也知道他這個鬼靈精的徒弟，頭腦有時比他更加靈活，因此他現在什麼都沒有說，只等阿生說下去!阿生道：「你們可還記得『傳心奇術』一案麼?」

呂林夫婦二人同時一怔：「就是比京盜竊北大西洋公約國指揮總部一份秘密文件那一宗麼?」

（按：詳情請閱「傳心奇術」一文）

「對了!」阿生說：「這件事發生後，腦波儀巳再不是什麼秘密了，對麼?」

「阿生，你的意思可是——」呂偉艮也眞的是給他提醒了：「可是有人正動用腦波儀，從何志龍的思想中知道『R——十六』的秘密?」

「正是如此!」阿生說，「我記得，當有人較準了腦波儀，要接受我腦波的時候，我也會突然神態失常!」

林愛莉拍腿道：「阿生，你說對了，我看情形必是如此!一定是有人躲在附近，利用腦波測探儀，從何志龍的腦海中搜索出『R——十六』的秘密。」

呂偉艮正在分析此事的可能性，但是，阿生忽又嘆氣道：「不!不可能的。」

「爲什麼?」這回輪到林愛莉反問他了。

阿生道：「他們如何可以事先測出何志龍的腦波頻率?」

「那就容易了。」林愛莉道：「何志龍不是被人綁架過麼?」

「但是，這不可能是同一帮人做的。」阿生說，「道理很簡單，因爲如果津太郎等人爲了測探何志龍的腦波頻率，根本亦無須如此大陣仗，也就是說，這只可能是另一帮人做的。」

「對了，就是救何志龍出來的一帮人做的。」林愛莉道：「但是，他們又何必救何志龍出來?豈非多此一舉?」

「不!這點反而容易解答，因爲他們須要何志龍繼續構思——假定這班人巳知道了何志龍的腦波頻率的話，他們當然會繼續利用手上的腦波測探儀偵查下去。」阿生道：「但最令人難明的是：測出一個人的腦波頻率，絕非一件容易的事。」

呂偉艮這時才開口說道：「何不去跟何志龍仔細談談。」

於是三俠單獨會晤了何志龍。

何志龍越來越相信三俠，所以他一直接受三俠的勸告，暫不見客，亦不上班。因此，許多親友均被擋駕。

呂偉艮等人是唯一例外的「非家族中人」，他們幾乎可以在任何時間獲得何志龍的接見。當然，何志龍也知道三俠正在爲自己的淸白而努力。

呂偉艮問：「閣下可曾聽過腦波儀這個名詞?」

「聽過了。」何志龍道：「那是美國的科學儀器，可以像收聽廣播電台一樣，只要較準了某個人的腦波頻率，便可以利用這種儀器測出某一個人的思想情況。」

何志龍突然面色一沉，面部的肌肉也扯得緊緊地。

他問：「奇怪!你們爲什麼會這樣問我這些事?」

阿生道：「我只想知道你的每次環境轉度中的遭遇。老實說，我正懷疑有人正在利用腦波儀對付你。」

「嗯……」何志龍呆住了。

他陷於回憶之中!

三俠在交換着眼色。外面突然吵吵鬧鬧的，似乎發生了什麼意外。

轉眼間，有個人滿面怒容地闖進來。

何志龍家中的前前後後，一直由一班私家保鏢保護着。雖然談不上什麼「金城湯池」，也可以說得上十分安全。

那麼，誰可以通過這班守衞?當然是付錢僱用這班私家保鏢的長谷川了!

長谷川十分生氣，手上握住一大叠報紙，怒氣沖天地對何志龍說：「好傢伙，

想不到你是這麼樣一個人。」

「什麼事?」何志龍問。

「你自己看看吧!」長谷川把手上的報紙扔在何志龍面前的几子上。

何志龍攤開一份午報,頭條標題是:「日本科學界驚人發明!」

較小的標題是:「大和公司宣佈石油代用品試製成功,此項成就足以令產油國在一夜之間宣佈破產。」

其他報紙也是差不多同一樣的報導,而且列爲頭條新聞。

何志龍沒有細看內文,他已想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了。他對三俠道:「我想,這次我無法向長谷川先生解釋了!」

阿生問:「你可是接受過是項測驗?何志龍先生?」

何志龍道:「我從未甘心情願接受過是項測驗。但是,從你們剛才提醒我之後,我倒想起了一件事。」

「什麼事?」阿生問。

「就是當我被送入醫院接受檢查的時候,有位醫生要我接受過同一類型的試驗。當時我以爲他們只是要看看我腦袋是否因這次被擄而有所損傷,想不到——」

「你不必說下去了!」呂偉良道:「阿生,快些通知警方,醫院中任何人也不准離開那兒半步。」

阿生於是去打電話。

長谷川正在生氣,忽然看見他們忙作一團,頓感莫名其妙?但是,何志龍却在向他作了一次簡單的解釋。

何志龍說出腦波測探儀的奧妙,它可以窺探某一個人的思想狀況。只要事先清楚知道此人的「腦波頻率」。

何志龍也等於間接向長谷川解釋,他並非不够道義,亦未與「四大公司」之一的大和公司合作。

看情形,十之八九是有人用腦波測探儀,窺知了「R——十六」的秘密,而爭先宣佈試製成功。

何志龍是科學家,他也知道對方未必眞的立刻可以「試製成功」,但是,這項宣佈最少表示,他們已知道了這條方程式;同時也等於搶先表示這是「大和公司」的發明,他日註册專利權之爭,對方顯然佔了上風。想不到四大公司你爭我奪,結果眞正勝利者是「大和」。

長谷川與何志龍是「國民」的,落網的津太郎是「三木」的,西郵是「熊野」的。三俠也一直以爲「四大」之中,「大和」是唯一置身事外者。

想不到結果出乎了各人意料之外!

現在警方與國際特警的人接到阿生的要求之後,都先後趕到了醫院去。

但是,經過警方連番搜查,在醫院中並未發現什麼腦波測量儀器。

至於何志龍所講的醫生,根本在醫院駐院醫生的名册上也找不到其人的照片。

也等於說:何志龍的話未免值得懷疑,尤其是長谷川,更以爲他砌詞欺騙他。

三俠覺得這件事太過離奇,要求翻查病房中的記錄。

何志龍入院檢查之日,他頭腦非常之清醒,至今還記得當時的情形。

他是被人請到隣室去接受類似「測探腦波試驗」的。但當時他以爲那只不過是全身檢查中的一個小節。

經三俠提醒他之後,何志龍覺得那確是一次測出腦波頻率的手術。

他現在所見的「隣室」,並非什麼手術室——那只是一間「私家房」而已。

答案很快就給三俠找到了,因爲私家病房的出租記錄之上,表示當日租用該房的人是誰,於是警探按址去找人。

但是地址是假的,當然找不到當日租用該房的人。

但根據值日護士的口供,當時該房的病者是在大和公司任職的。

其實不必他們說下去,警探也想到必須向大和公司的人下手偵查。因爲如果何志龍眞的遇上了「心靈間諜」的話,必與「大和」有關。

警方最後在大和公司內找到了主任級的上井。上井當日確是胃病入院留醫,但一切由公司代作安排。

在接受了連串問話之後,他終於經不起澤田警官等人的迫供,說出了當日的實際情況。何志龍沒有猜錯,他確實在不知不覺中上了人家的當!

大和公司的高級領導人,與其他「三大」一樣,他們都廣派工業間諜,希望及時獲得他們對手的一切動態。

但是,最近大和公司却獲得了另一種間諜!那就是一位日本科學家由美國帶回了一套腦波測探儀。

這就是被稱作「心靈間諜」的東西。

當日何志龍入院接受檢查身體,消息傳到「大和」領導人耳中,他們知道「四大」之中,其他「兩大」也在動何志龍的腦筋,希望得到他的合作。

於是「大和」總裁中川大和靈機一觸,便選出一個剛想告病假的上井,教他租下一間私家房貼近何志龍的病房,然後安排在不爲人注意的時候,由控制腦波儀的日本科學家佐木喬裝醫生,把儀器搬到上井的病房,將那兒佈成手術室一樣。

結果,他們終於成功地測出了何志龍的正確腦波頻率,就像知道了某電台的波段一樣。以後,他們就一直在附近用測探儀監視住何志龍的「思想活動」情況。

何志龍在家中休養期內,閑來總難免會想起他發明的方程式,於是大和公司便由此獲得「R——十六」的秘密。

事情眞相總算弄明白了,大和公司接受政府勸告,不准生產「R——十六」,而方程式也必須保密,交給政府科學家研究。至於殺死草介的,却是「大和」請去救出何志龍的人。警方最後把一干人等捕獲,他們都是黑道中人。

在何家安裝竊聽器的,始終查不出是誰。但三俠相信一定是何志龍的上司——長谷川。

長谷川爲了監視爲他生財的科學家,不惜用盡一切手段。但到頭來,「四大公司」却變了「四大皆空」,沒有誰可得獲得「R——十六」的專利權!(完)

武林軼事

林世榮空手戰羣雄

希華・文 盧令・圖



遜清乾隆三十二年八月,三千精兵夜間圍攻少林寺,縱火焚寺,死傷無數,僅六人逃出鬼門關,最有威望的人就是至善禪師,其餘各人,以方世玉和洪熙官兩人的武功特別出色,隱居花縣時,洪熙官把少林拳中的伏虎羅漢拳抽出,略爲改變,另創新的拳套,至善禪師知道這件事,特來觀看,洪熙官對他說:「少林拳極爲深奧,苦練多年,始有成就,我試把少林拳的伏虎功夫化爲工字伏虎拳,紮馬開拳,俱有法度,現在弟子在師尊的臉前表演,請師尊指正。」

說完,他就脫下外衣,束緊綢紗帶,就在花園開始發拳,一個四平大馬,先行伸出左手,打出右手掌之後,再把雙手推出,大喝一聲:「妻!」隨即轉子午馬,脚踏地上,因爲那是園中之地,有草有泥,步實如鐵,陷地五寸,又因他的外衣盡卸,全身肌肉突起,有如數千個繩結,氣力沉雄,橋馬穩健,耍完一路工字伏虎拳後,收拳行禮,再向至善禪師請教。

至善禪師說:「洪熙官,你這一套拳硬橋硬馬,初學拳脚的人練習,最爲適合,我認爲在單龍出海之後,應該加入擒拿手,避免敵人突然偸襲,至於出掌,不妨加以變化,不管左掌或右掌,將食指豎高,一來單指容易練勁,二來對方想捉住你的手掌,拗折你的手腕,困難得多,原因是一指朝天,難以捉緊。我作如此安排,乃係預防你或你的門徒表演拳脚之際,有人躍出暗算,拳門百變,雖屬攻勢佔優,仍要攻中帶守。」

洪熙官依言更改,那一路拳脚果然更加出色,至善禪師說:「洪熙官,你這一路拳脚如何定名呢?」

洪熙官說道:「弟子並未有替這一套拳脚定名。」

至善禪師聞言,略爲想想,說:「賢徒姓洪,大明皇帝亦有一個洪字,名爲洪拳,表示賢徒不忘本,含有反清復明之意,賢徒以爲如何?」

洪熙官聽了這句話,觸動心事,凄然說:「師尊確有高見,弟子永不忘清廷派遣爪牙火燒少林寺的血債,這一套拳脚將在嶺南開枝散葉,定名洪拳,最合理想。」

由此洪拳在廣東發揚光大,後來由黃飛鴻開枝散葉,設館授徒,傳了許多門人,最爲有威望的一個門徒就是林世榮,由林世榮再傳的子侄以及洪拳高手,在港九兩地設立武館授拳之人甚多,至今仍是高手林立,至於林世榮師傅,晚年在港行醫,隨後隱居長洲一個村莊,久病不起,享壽八十有三。林世榮師傅一生經過無數次的大戰小戰,能够度過八十大關,在武林中人說來,已屬上壽,由此可見他的橋手馬步確是苦練出來的,交手之際,氣勁分佈全身,故此他在一攻一守之間,不易受傷,縱然受傷,亦非沉重,故此得享高壽。

林世榮不止精於工字伏虎拳,且亦擅長黃飛鴻最得意的虎鶴雙形拳,另有一套鐵綫拳練功,高手過招之際,對方的功夫愈深,愈加反映出他的武功深奧,他曾經在河南海幢寺與鐵頭陀交手,那一場惡鬥可以看出他的洪拳如何威武,那時清廷整個動搖,大勢已去,光緒末年,有一個身型高大的僧人,法號叫做萬光頭陀,恃着渾身是勁,住在海幢寺內,居然反客爲主,蓄意奪產,衆僧不敵,向林世榮投訴,盼他出面調停,林世榮慨然答應,翌日天色剛剛吐亮,隻身赴海幢寺求見鐵頭陀萬光,苦勸對方息爭。萬光頭陀傲然說:「我做海幢寺的主持,再好也沒有了,因爲河南有些惡人,經常入寺,無理取鬧,如果沒有武林高手坐鎭,不勝其煩。」

林世榮說:「鐵頭陀,久聞大名,知道你的光頭就是隨身携帶的武器,無堅不摧,是否你就憑着光頭戰勝河南的惡人浪子呢?」

萬光頭陀微有怒意,說:「林師傅,你在武館教授拳脚,忽然登門,問及此事,可見你亦心存挑戰之念了,我試表演一路金剛拳給你看看,如果你自問不敵,便請退開。」

說完這番話,萬光頭陀便在海幢寺的空地開拳踢脚,拳風虎虎,看來相當威武,他打得興奮,打到貼近一堵短牆,突然大喝一聲,俯頭向短牆直衝過去,隆然一聲巨响,竟有半截短牆塌下,磚石橫飛。

萬光頭陀確是頭顱如鐵,名不虛傳,他用鐵頭撞倒牆壁之後,轉身站定,向林世榮微笑,說:「不管是誰,能够像我這樣子撞倒短牆,我就離開,永不再來。」

他豪氣逼人,林世榮仍然勸他不要恃技凌人,揚威耀武,說:「鐵頭陀,你的光頭居然撞倒短牆,任何人給你一撞,定必骨折身亡,

確是名不虛傳，不過，武功並無止境，一山還有一山高，如果有人跟你交手，處處避開你的鐵頭，乘虛而入，打你身上最脆弱的部位，你的頭部已經俯下來，看不清楚，也許因此挫敗，將如之何呢？我勸你還是安份守己爲妙。」

鐵頭陀聞言，大爲震怒，說：「林師傅，我沒有看錯，你果然是蓄意挑戰了，請林師傅賜教！」

鐵頭陀擺出一個伏虎勢，前弓後箭的步法，但却側身向前怒目而視，右手握拳，左手伸出，掌心向地，有人向他進攻，先要闖過左掌一關，他感到左掌跟對方任何一處接觸，右拳便即飛出，隨即飛脚，實在是寓攻於守的，此外，他還可以用鐵頭俯衝。

林世榮看見他口出大言，擺開伏虎勢，隨時作戰，不覺有些躊躇。他並非怯戰，他所考慮的是這一點，萬光頭陀苦練鐵頭功超過二十年，然後有這種成就，想破他的鐵頭功，一定要施毒手，到時他敗陣，羞慚交迸，且又廢了武功，一生痛苦，反過來說，他自己給對方的鐵頭撞倒，不死也受重傷，雖然他在拳脚方面佔了上風，可是，無緣無故跟惡僧展開一場生死鬥，實在太過份，因此他不由自主的躊躇起來，並因躊躇不決，脚下稍移動，由於他紥馬多年，脚底也有勁，忽聞勒勒之聲，鐵頭陀定神一望，竟然看見他所站之處，泥土自動飛開，地面低陷，顯然是運用暗勁踏低地面了，亦即變相顯點顏色給對方看看。

鐵頭陀一向目中無人，看在眼裏，怒火攻心，不再等對方發招，突然改變原意，怒吼一聲，雙掌齊出，連走五步向林世榮直衝過來。

他這一招叫做鐵門閂，雙掌推出，有如排山倒海，不容易招架，如果對方勉強招架，用合掌禮佛之勢，雙手合掌由中路挑上去，分開他的雙掌，剛巧受到他暗算，因爲他雙掌推出之後隨即用鐵頭向前一撞，逼使對方的頭互撞，他有鐵頭陀之稱，牆也衝坍，對方如何不輸？故此他對這一招很有信心，殊不料林世榮只是考慮接戰或講和，並非怯戰，更不是用勁踏低草地，對方剛剛展開攻勢，他立刻迎戰，不會心慌意亂，根本上洪拳有一招叫做十字分金，用來對付雙推掌的，只見林世榮略爲偏身上馬，就避過雙掌中的右掌，一手擋住對方的左掌，另外一手，發拳打向對方的左邊額角太陽穴，鐵頭陀突覺雙掌推出，撲了個空，只有半邊手給人卸開，立刻變招，因爲他的頭已經俯下少許，就算他停止用頭捶進攻，仍要抬頭看看對方的動靜，不覺慢了半幾，兩名武林高手對壘，勝負相差極微，如何容許他慢半幾呢？他的一雙手正在收回，還未變招出擊，只是看見對方站在左邊，預知對方必向左邊發招，略爲把上半身偏右，避過林世榮向太陽角發招的一拳，林世榮已經再度變招，十字分金這一招變成雙飛蝴蝶，向對方的中路搶攻，雙手用掌分別打向對方的左肩膊，封住對方的一雙手，這一招得手，他就佔盡上風，果然不出所料，鐵頭陀恃着頭顱如鐵，認爲沒有人向中路搶攻，猝不及防，陡覺左右兩邊肩井穴震了一震，雙手竟有少許痲痺，不够靈活，逼於用鐵頭迎戰，就在這時，林世榮突然用扭馬冲搥出擊，坐低半步馬，一個左拳，由下邊冲到上邊去，對方正在俯頭直衝，兩眼低垂，看不見他的動作，那就沒法躲避，下頷與咽喉之間覺得有一下很沉重的打擊，發生劇痛，儼如火燒，片刻難忍，不由自主的倒下來。

林世榮這幾招俱是虎鶴雙形的功夫，一連串打出，專破雙推手，即使對方在雙推手之外加上一個鐵頭，絕無所懼，鐵頭陀就此敗戰，幸而他的鐵頭完全沒有受傷，知道他自己確是技不如人，且又懂得林世榮手下留情，否則，趁他倒下之際，一招撩陰腿，他就無法活下去，他那裏敢留戀呢？當時林世榮把他扶起，他就一聲不響，回到禪房，取出他隨身帶備各物，狼狽而逃，此後沒有再到穗城半步，至於林世榮戰勝鐵頭陀，聲譽更隆，那是意料中事。

一個拳師能够迭創强敵，名氣漸响，本來是足以自豪的，但從另一方面看，却有些問題，因爲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所有拳師都是很自負的，沒有交手之前，固然不易分出高下來，誰都可以自負，即使是眞的交手，打輸之後，仍是心裏不服氣的，有機會就想報仇，要是一個人不敵，往往三幾個人合力圍攻，當時宣統末年，清廷仍有武力，穗城的樂善戲院係由一個旗下佬叫做李世桂經營的，此人因屬武官，全院的守衞，亦是旗下佬當中最傑出的人才，個個如狼似虎，武藝超羣，李世桂聞說城內有一個拳師叫做林世榮，開設十多間武館，教授洪拳，十分厲害，林世榮師傅黃飛鴻，教授洪拳，曾任兩廣劉軍門總教練的要職，打盡廣州旗下佬，由此推想得到林世榮並非徒擁虛名了，很想打敗林世榮，替旗下佬爭點面子，却又無人斗膽單獨出擊，愈想愈悶。他手下有一個馬面高大漢子，叫做馬震元，擅長旗下佬的馬拳，來勢極兇，橫衝直撞，亂捶打出，轉身踢出後脚，有如馬的後蹄，這種拳法另創一格，他知道李世桂的意思，某天，趨前請命，意欲單身闖入林世榮武館，趁着林世榮在館中授徒，露臉挑戰。

李世桂聞言，心上一震，說：「馬震元，我亦知你的馬拳厲害，不過，我們只知旗下武官當中，你最爲出色，但却不知道林世榮的洪拳有無絕招尅制你的後蹄脚法，不宜輕舉妄動，如果你單獨闖入武館挑戰，我實在不放心，反之，數名高手闖入圍攻，即使打贏，也被人恥笑，況且我們是武官，他們只是拳師，斷無搶飯吃之理，怎可以無緣無故挑戰呢？這個辦法並不高明，你還是暗中準備，多找幾個高手以備不時之需吧，至於踢盤的事，另外有人替我籌劃，你不必費神研究。」

馬震元退下，當晚李世桂跟一名綽號狗頭軍師的幕僚賈老九的人商量，九爺聽到馬震元請纓殺敵的消息，心上一喜，說：「我有一條妙計了，照我所知，林世榮師徒都是喜歡看粵劇的，開戲的一天，必然入座，到時我們派人圍攻，由馬震元率領羣雄，展開劇鬥，我們有兵器，他們赤手空拳，必然打輸，到時我們不必傷害林館的門人，也不必殺死林世榮，斬了他一條右臂，便是功德圓滿。」

李世桂聞言，不斷點頭稱善，於是發生一場大戰。

那晚樂善戲院開新戲，林世榮循例帶了鄧家兄弟以及關坤譚就等人入座，還沒有開場，突見隣座各人紛紛走開，林世榮傳命自己的兄弟戒備，突然聽到大門關閉之聲，數人持刀在側門出現，料想有一場械鬥發生，林世榮叫各人從腰上抽出綯紗帶應戰，他飛步走近台前。

沒有人知道他隨身携帶的一袋石卵，竟有妙用，馬震元率衆殺上，林世榮大喝一聲，一枚石卵打破一個大光燈，連發六枚石卵，把六個高懸的大光燈全部打熄，整個大堂變成了黑暗世界，握刀的人只知往前衝，砍斬落空，便即沒有主意。

在黑暗中混戰了一會，林世榮已經用綯紗帶奪了一柄單刀，有刀在手，如虎添翼，各人紛紛反攻，馬震元右臂吃了一刀，幾乎斬斷，只好敗退。

林館僅有兩人微傷，安然撤退，此後旗下佬不敢向他尋仇了，李世桂餘怒未息，誣告林世榮反叛朝廷，他被逼離穗，過了十多年然後返廣州重振聲威。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再生人（一）



迷濛細雨夜　犯罪殺人天

那破曉預兆着一個極晴朗的日子將會來臨。天上一點雲都沒有，深藍，反映下來一種帶着金色的微光。雖然那光綫很微弱，但是視野却很清晳，就像連空氣也不存在似的，這其實因爲天上沒有雲，而太陽未出來，地上是清涼的，熱浪還沒有開始上升，視綫不會被擾及，所以視象特別清晳了。

遲睡的也巳經睡了，早起的還沒有起來，這可以說是最安靜的一段時間，活動減到最低限度。現在發生的這種活動，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那蛙人正在奔跑。

一個全副潛水裝備的蛙人，出現在這個地方，實在是使人難以置信的，因爲這座城市是一座山城，距離最接近的海邊也有一百哩。但那却是一個設備齊全的蛙人，背上揹着雙筒的氧氣筒，脚上像鴨掌一般的膠蹼，使他跑起來笨鈍而緩慢，但是他總是跑在黑影裏，所以那個追他的人不容易找到他。

他又竄進了一處很濃的陰影中。身上那黑色的橡皮衣和陰影很配合，追他的人轉了街角出現了，這人停了脚步，向黑暗中窺看着，手上那把裝上了滅音器的手槍戒備地兩邊擺動着。蛙人一動不動地蹲在那裏，仍然呼吸着氧氣筒中出來，而由氣喉通到他的嘴巴的氧氣。

那個追兵的眼睛一定特別好，他終於看出了黑暗中有人，於是手中的槍便跳動了三次，三顆子彈射過來。其中一顆射中了蛙人背上的氧氣筒，發出了刺耳的鏗一聲，其餘二顆則是射進了肉裏的，不過射中氧氣筒的那一聲較响得多，把其餘二聲也掩蓋了。

蛙人痛苦地吼叫了一聲，打了一個滾，手中的槍擺過來，也還擊了二槍。

那個首先發槍的人好像被人重重地擊了一拳般地跌回街角後面。他痛苦地按着脅下中槍的地方，緊咬着牙齒，就像極力要提起精神似的。他試試把手中的槍再提起，發覺仍可以控制自如，便爬前兩步，再度探頭出牆角，向那邊張望。

黑影仍然是那麼濃，不過黑影中巳沒有了那個蛙人了。這人站起來，想追過去，但膝蓋忽然一軟，他便又倒下來了。這一次，他再也無法爬起來，才知道自己是巳經傷得很重。

那個蛙人也傷得不輕，他極盡氣力，也不能站直身子奔跑，而且祇能向前爬。這樣向前爬，他實在逃不到哪裏去的，但他還是很努力地爬着。爬過的地方留下一條血路。

摩托脚踏車的聲音吵鬧起來了。有二部摩托脚踏車來到了那個街角，在那個打手的身邊停下來。

其中一個駕車的下了車，扶着那個打手。「你還好吧？」

「我沒事，」那人自己安慰自己地說：「但我巳經打中了，他逃得不遠的。」

他伸手指出蛙人中槍的方向。

扶他的人對另一部摩托車上的人擺擺頭。「你去找吧，我送他回去。」

那人點點頭，又讓車子開動，轉過了街角。餘下的一個把受傷的同拌扶上尾座，準備載他回去。

摩托脚踏車的聲音是極其吵耳的，那個蛙人老遠就聽到了，而他也猜到騎車來的會是什麼人。這時他巳爬到了一座噴水池的旁邊。十字路口中間的一座噴水池。噴水池仍在噴着水，日以繼夜，完全不停。摩托車聲很快地逼近，蛙人就知道他祇有一條路可走了。於是他翻過噴水池那矮矮的池邊，讓自己沉進那不過祇有三呎深的池水中。他仍然呼吸着那來自氧氣筒中的氧氣，他可以好久都不浮出來的。

那部摩托脚踏車出現了，一直駛到了噴水池邊，停下來。車上那個人巳經找到了那條血路，他就是循血路找到池邊來的。然而，血路却就在池邊斷掉了。這使他大惑不解。難道對方忽然有辦法止血了嗎？顯然，他並沒有猜到他在追的人是蛙人裝備的，所以他不相信對方會躲在水裏。他在池邊猶疑了兩分鐘，便把摩托車再開動了，在附近的橫街兜來兜去。

他無法再找到他要找的人了。

他的車聲反而把那個警察驚醒。那是一個相當肥胖的警察。一如所有肥胖的人，這個警察也是貪睡的。他正躲一個黑暗的樓梯口，坐在那裏睡覺。剛才，附近那槍戰並沒有驚醒他，由於雙方的槍都是裝有滅音器的，槍聲很柔和。但這摩托車兩次經過樓梯口，就使他醒來了。摩托車第三次經過時，他就踏出路中心，揮手喝道：「唏，你！」

那人馬上停車了。他不想在這個時候開罪一個警察。

「你以爲你是在幹什麼？」警察問。

「呃！」那人暗笑着：「我一早起床，運動一下吧了！」

「運動？」那警察豈有此理地說：「你一個人運動，你知道你會弄到多少人睡不着嗎？」

「這也應該是起床的時候了！」那人有點難爲情。

「放屁！」那警察斥道。

接着執着他的衣領一搖。「小子，現在滾吧，再聽見你的聲音，我就不再客氣了。」

那個騎摩托車的打手賠着笑不斷點頭。「好吧！我到郊外去好了。」

警察放了手，那人便再度發動馬達，飛馳而去，摩托車發出來的那馬達聲仍然响得使那個警察皺起眉頭。當車聲消逝了之後，那警察嘆一口氣，又回到他在樓梯口那個安樂窩坐下來，馬上又睡着了。肥胖的人是特別容易睡着的。

大約半個鐘頭之後，這個警察又自動醒過來了。似乎，一睡一醒他都能有定時的，就像他的腦中藏有一隻天然的鬧鐘，也許，這是習慣成自然之故吧！他必須在這個時間醒來，因爲這是換班的時間，他醒了之後便離開樓梯口，走到街口轉角之處等着。不久，一部警車便開到了，放下了另一個警員，同時也把這個肥胖的警員接走。

這時天巳經很亮，第一綫太陽光巳經照射在街上，而經過的車輛及行人也不少了。這個警察首先當然是在他負責的區域巡視一遍。自然，他巡視的範圍也包括了那座噴水池。當他巡到噴水池的附近時，他發現了地上那條血路。狐疑地皺着眉頭，他跟着血路走去，到了池邊，就看見了池中的蛙人——現在陽光也巳經投進那池中了。一時，這個警察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這裏？一個蛙人？

那個蛙人沉在水底，隨着水流微微盪動着，由於噴水池的水是川流不息，水面發縐，所以一時不易看到他究竟死了沒有。警察遲疑了好一會，終於把腰間的警棍摘下來，探進池中，推推那蛙人。蛙人給推動了，是硬直的動，而現在可以看見氣喉巳經和他的嘴巴分離，氧氣泡正浪費地汩汩升上水面。這個人是巳經死了！

那警察連忙離開池邊，走到最接近的警崗撥電話去報告總部。

× × ×

外面的雨下得很大，而且下個不停，使到警察總部的內部也有着一種濕漉漉的氣味。濕得使人怪不舒服的。

探長李超却似乎怪舒服的。他正坐在辦公桌的後面，雙脚擱在桌上，吸着他的烟斗，研究着面前桌上的一疊文件。這些就是有關那個蛙人的資料了。他的神色是安詳的，好像這件案子並沒有給予他多大的煩惱。其實，他却正是深深地煩惱着。他是那種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一個蛙人，死在鬧市中心的噴水池裏！附近沒有河也沒有海，這究竟怎麼回事？難道這個蛙人是飛天而來的嗎？

接着探長那靈敏的耳朵聽見一些爭吵的聲音從外面傳來。一種奇妙的感應使他覺得他應該出去看看他們在吵什麼，於是他離開了他的辦公室，走到走廊中。

值日的警官正在說：「我巳經說過了，探長有要緊事辦，沒有空見你！」

那個高大而英俊的男人顯得很不耐煩。「你至少應該替我通傳一下！」

「探長說過不要騷擾他的，」警官又低下頭，謄寫着他的文件，「你坐着等一等好了！」

那人一咬牙，但在他能發作之前，李超探長巳經走上前去了。「我就是李超探長，請問有什麼貴幹？」他的禮貌使那人頓時感到舒服了。

「我叫司馬洛，」那人說，「我可以跟你談談嗎？」

「談些什麼？」探長問。

「關於這個噴水池裏的蛙人——」司馬洛說了一半就頓住。但顯然這半句話巳經够了，因爲他提起的是一個使人極感興趣的題目。那警官抬起頭，詫異地看着司馬洛，開始後悔剛才對他輕視了。

「好吧，」探長點頭，「請進來談談吧！」

司馬洛跟他進去了。在辦公室裏，探長指指一張椅子請司馬洛坐下，然後小心地打量他一遍。「司馬洛先生，我知道你是什麼人！」

「那就好辦了，」司馬洛說，「用不着我多費唇舌解釋！」

「但，」李超探長狡猾地微笑，「你

却不是一個警探所歡迎的人物！庸碌的警探怕你把功勞搶掉，精明的警探却頭痛於你完全不把法律放在眼內的辦事方式！」

「形容得眞好，」司馬洛不禁笑起來，「那正是標準的我；但，探長，你是屬於那一類的警探呢？」

「我是屬於第三類，」李超說，「能屈能伸的那一類！我不怕你搶我的功勞，而程度不嚴重的藐視法律，我也可以容忍！所以，我歡迎你提供有關這件奇案的綫索！」

「我不是來提供綫索，」司馬洛說，「我是來找尋綫索的。」

「爲什麼？」李超探長問。

「因爲，我想知道兇手是誰！」司馬洛說。

「爲什麼？」探長又問。

「因爲，死者是我的好朋友！」司馬洛說。

「那麼，」探長微笑，「你到底是可以提供一點綫索的了！既然是好朋友，你對他的所知一定比我們多的。」

司馬洛沉默下來，好一會才開口。

「金大堅是一個賊，」司馬洛說，「不是一個小賊，是一個大賊！」

「這一點我們倒不知道，」李超探長詫異地說，「他並沒有案底！一個賊？」

「一個一流的賊！」司馬洛沉重地說，「一個一流的好手通常是不會有案底的。一個一流好手，但是他死了！他一定是老了，已經退步。」

「你可以告訴我他怎會全副蛙人裝備出現在市區嗎？」李超探長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我可以告訴你，他是正在做一件案子，而且一定是一件大案！二個月前我接到他一封信，他約我到這裏來和他合作做一件案子，我拒絕了。」

「而現在呢？」李超探長懷疑地看着他，「你想替他完成大業嗎？」

「不，」司馬洛搖頭，「我祇是想找到殺死他的兇手！你看，我們是好朋友，我們有過約定的，如果他被殺，我會替他找兇手，如果我被殺，他也會替我找到兇手。像金大堅這樣的朋友我有不少，所以，假如有一天我給殺掉了，會有很多人替我復仇的。」

「奇怪，司馬洛先生，」李超探長奇異地看着他，「你告訴了我這許多內幕；傳說你是不高興和警探合作的，祇是利用他們，而不和他們合作。爲什麼你却告訴我這許多呢？」

「也許因爲你是第三種警探吧，」司馬洛微笑，「我覺得我可以信任你。」

「過奬！過奬！」李超的臉有點紅，「現在，你打算怎樣做呢，司馬洛先生？我當然不能告訴你兇手是誰的，因爲我也不知道。」

「我祇是想查出金大堅死前是正在做着一件什麼案子，」司馬洛說，「目前我要知道金大堅的地址，他家裏也許會有點重要的綫索的。此外，我要領回他的屍體，把他安葬，並且領回他的遺物。」

李超探長搔着頭。「但我不能讓你這樣做，這是金大堅的寡婦的權利。」

「金大堅沒有寡婦，」司馬洛說。

「他有的，」李超探長說：「她已經認了屍！手續辦妥了之後，屍體就會由她領回去安葬，而自然金大堅的遺物也由她領回！」

司馬洛的嘴巴張得大大的，好一會，才說：「你一定是開玩笑！」

司馬洛小心地看着李超探長。

「金大堅有妻子？」司馬洛搖着頭，「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爲什麼嗎？因爲金大堅對女人從來不感興趣，他祇對男人感興趣，」頓一頓，「這也是爲什麼我不和他合作做這件案子，因爲我對男人不感興趣，而金大堅是素來喜歡把娛樂和工作混爲一談的。」

「究竟他叫你合作的這一件是什麼工作呢？」李超探長有點不耐煩。

「我已經說過了，」司馬洛說，「我不知道，他在信上沒有說清楚，不然的話，我就不會來找你了。」

「你肯定金大堅沒有太太的？」李超探長問。

「我肯定，」司馬洛說，「他不喜歡女人，事實上，他恨女人！」

「但，」李超探長嘆口氣，拿起桌上那疊文件的一張，揚一揚，又看了看，「他的確有一個太太，她申請領回他的屍體和他的遺物。」

「你不疑她是假的嗎？」司馬洛說。

李超探長搔着頭。「我們沒有去調查這一點，因爲，通常這種事情是不會有人來冒領的，也許會誤領，那是當屍體的面目分辨不清楚的時候，但不會冒領。」

「這一次却顯然是的，」司馬洛說，「別給她。我要那些遺物和屍體。我是他的好朋友！」

李超探長繼續搔着頭。「但我不能給你，手續上不能這樣的，因爲我們不能證明這個女人不是他的妻子，她的確是住在他家裏的，她的行李也在他家裏，也許沒有結婚證書，但——但——總之這是不合手續的。」

「我還以爲你是第三種警探！」

李超探長尷尬地微笑。「好吧，也許，不太嚴重的破例，我是可以容忍的，但，爲什麼你要那些東西呢？」

「這還不簡單嗎？」司馬洛說，「這個寡婦是冒充的，爲什麼要冒充呢，一定因爲金大堅的身上或者遺物裏有他們要的東西！我要先找一找這些東西，然後，我要去看看這位寡婦是何方神聖。」

「也許，我可以把她抓起來。」探長說。

「你可以，但沒有用的，」司馬洛說，「你多數不能證明什麼，當你一把她抓起來時，可能一切有關的綫索都斷掉，有關的人都不出現了。」

探長考慮着。「但，如果讓你出面，情形就不同了。」

「這是可想而知的。」司馬洛說。

「很好，」探長說，「我讓你先看看屍體和遺物，但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司馬洛問。

李超探長小心地看着他，半晌才說：「我的條件就是，無論你在屍體或者遺物上發現什麼，你都得和我分享，不能獨佔，你不能保持着你的一貫作風，對我們守

秘密的。合作就是合作，你不能祇是利用我們！」

司馬洛道：「你眞是我從來未遇過的最難對付的探長！好，我答應你。」

× × ×

金大堅的屍體就在殮房中一隻鋼的抽屜之內，那是一隻冷藏抽屜，是一排許多抽屜之中的其中一隻。屍體的表面凝着霜，即使最漂亮的人，在如此的環境之下也會變成顏容可怖的，更何況，金大堅本身又不是一個英俊的人，而且他的腦部還有那二個醜惡的子彈洞，腹部有那剖驗的傷口。

司馬洛呆呆地看着屍體，李超探長發現，他的臉色竟像那屍體一般難看。「很醜惡，是嗎？」李超探長搭訕着說，「死亡總是醜惡的。」

司馬洛嘆口氣。「我祇是在想着自己！我老是在玩着危險的玩意，也許有一天，我的朋友也會到這樣的一個地方，拉開抽屜來看我。」

探長聳聳肩。「我却希望你別這樣想，因爲通常，一個老了和退化了的人才會担心自己死亡！」

司馬洛把抽屜拉盡，從頭到腳，小心地把那屍體細看一遍。「你不會在這屍體上找到什麼的，」探長說，「這屍體已經過了法醫剖驗。他的肚子裏沒有什麼，手上沒有拿着什麼，嘴巴也沒有一隻可以收藏秘密的假牙。」

司馬洛沒有回答，最後把屍體推了一個轉身，使它俯伏在那裏，然後轉向李超探長：「請借我一把小刀一用。」

探長懷疑看着他：「你想幹什麼？」

「也許有一個地方會是你們的法醫所忽略了的。」他用手指指金大堅的腰部。

探長瞇着眼睛，小心地細看，終於也看出了一點痕跡了。「這像是一塊傷口的疤痕。」

「請你借我一把刀子。」司馬洛說。

探長從身上抽出匙鍊，那上面就有一把削鉛筆用的小刀，他把小刀解下來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打開小刀，小心地在那塊疤痕的周圍輕刮，刮去了那上面的凝霜，然後忽然一剜，使整塊皮剜了下來。

「我的天！」探長低叫。

「這塊皮是假的。」司馬洛說，「看吧！」

探長看看，眼睛也凸出來了。

果然，那是一塊假皮，雖然看上去和眞皮幾乎完全沒有分別，但一剝下來了之後就知道是假的了，因爲在這層皮的下面還另有一層皮，而在這兩層皮之間有一隻小小的金屬圓筒，大約是香烟蒂一般大小，是黑色的。司馬洛把這金屬圓筒托在掌心。「這是什麼？」李超探長伸手過來就想拿，但司馬洛縮手不讓他拿到。

「等一等，」司馬洛微笑，「別急好嗎，探長？這是我的發現！」

探長氣結地看着他：「我們不是已經商量過了的嗎？你不能守秘密，有什麼秘密，我們一起分担的。」

司馬洛用兩隻手指捏着那隻小小的圓筒，舉起來。「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探長呆呆地瞪大着眼睛。「這是什麼呢？」

「我看這是一卷菲林，」司馬洛道，「既然是我的發現，應該由我來冲這一卷菲林了。」

探長面有難色。「你的意思是你要把它拿走？」

「不一定，」司馬洛說，「我只是說我不願意經由別人之手，到底，我和金大堅是好朋友，如果有什麼詭計的話，我也是第一個會察覺的人。你總不想這卷菲林冲不出來的吧？」

探長搔着頭想了一想。「你在此地有黑房嗎？」

「沒有，」司馬洛說，「我可以用你們的黑房，這樣公平了吧？」

「很好，」李超探長這一次滿意了，「用我們的黑房吧！唔，現在，關於金大堅那些遺物——」

「很可能，那裏面也有些重要的東西的，」司馬洛說，「我們一併看過後再走吧。」

「好的，」探長點頭，「我們出去等等吧，我已經吩咐了他們拿出來了。你知道，這些東西是還不能拿走的，因爲在開庭研究死因時還要呈堂作證。」

他們離開了殮房，在外面的待客室中坐下來，等着，探長吸着烟斗。終於，他說：「我有一個更好的主意，我家裏也有一間黑房，我們何不到我家去一趟呢？」

「也好。」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重要的一點是你必須相信我，你不能老以爲我是騙你的。」

「你以爲這菲林裏會是拍攝了一些什麼呢？」李超探長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我猜，情形一定是，金大堅偷進了一個地方，拍下了這些照片，然後，在逃走時被追上了。」

「穿着這麼笨的服裝去偷東西？」李超探長難以置信地搖着頭，「這裏又沒有海。」

「金大堅不是一個傻瓜，」司馬洛說，「你可以肯定一點，那就是，他做什麼特別事情，一定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李超探長問。

司馬洛瞪他一眼。「你自稱是第三種警探，但你似乎還欠了一個條件，就是頭腦！你以爲蛙人的用具，一定要用在海底的嗎？」

「但——」

「如果你沒有猜到，讓我告訴你吧，探長，」司馬洛說，「金大堅這套裝備的作用就是爲了保持呼吸。假設他需要進入一處絕對沒有可能從正路進入的地方吧，那麼，他祇好向一些歪路上打算了。我相信他一定選中了地底的暗渠！一個地方無論關防得多麼嚴密，總不能連排水的溝渠也沒有的，是不是？原則上，一個人祇要從溝渠的出口爬進去，就可以從地底到達這個地方了。當然，在途中這個人可能窒息而死，也可能被水淹死的，要避免這些危機，他祇要穿上蛙人的裝備——」

「對了！」探長簡直跳起來，「你是個天才，司馬洛！不錯，金大堅的手腕上還戴了一副指南針，這就是爲了不會迷失方向。而當他拍到了他要拍的照片，正要離開時，就被發覺了，他總算逃了出來，

但逃得不遠，但，他要潛入的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這一點要以後才能查出了。」司馬洛說。

二個穿着制服的管理員把一隻籐籃抬進來了，在地上放下，籐籃中就放着金大堅的遺物——全副的蛙人裝備，槍，手錶，指南針，內衣褲。

「沒有照相機。」探長說。

「很可能在逃走的時候嫌費事而丟掉了。」司馬洛說。他開始小心地檢驗着那些遺物。他檢驗得精細而快速，可以拆開的他都拆開來了。他對於潛水也是個大行家，所以對這些東西他是很熟悉的。

「我們的專家已經徹底檢驗過了，」李超探長說，「他們並沒有發現什麼。」

「你們的專家已經徹底檢驗過金大堅的屍體，」司馬洛說，「也並沒有發現什麼。」

李超探長聳聳肩，尷尬地吃吃笑。「他們有時是疏忽一點的。一千宗案子之中不會有一宗這麼離奇的，如果每一宗都當奇案辦，他們很快就要進神經病院了！」

司馬洛沒有做聲，把最後一件東西丟回籃中，嘆一口氣。「這一次，他們並沒有疏忽什麼了。」

李超探長攤攤手指指籐籃。「這些東西你還要嗎？」

司馬洛搖頭。「用不着了，看來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這卷菲林！你可以把這些東西還給他的呃——寡婦了！」

李超探長揮揮手，工作人員便過來，把籐籃連同那些用具抬走了。司馬洛站起來：「我們走吧！」

他們出了門口，轉入車房，上了車，然後車子開進了雨中。雨仍然是下得那麼大的，車子的水撥雖然已盡了全力在動着，還是收不到什麼效果，通過車子前頭的擋風玻璃望出去，視力祇能有百份之四十左右而已。探長把車子開得很慢。

司馬洛嘆口氣：「我討厭這雨！在這樣的雨中，什麼事情都做得不好的，唯一最適合做的事情就是躲在家裏睡覺，而我是討厭睡覺的。」

李超探長聳聳肩。「沒有辦法的，現在是雨季，大雨隨時都會降下來，難得會有前天那麼好的天氣！」

「也許，」司馬洛說，「這就是爲什麼金大堅需要穿着這套蛙人的服裝了。很可能當他在地底的時候，大雨會傾盆而下的。」

「也許正是這樣。」李超探長的業餘嗜好原來是攝影，因此他的家裏有一間設備相當齊全的黑房，司馬洛就在這黑房裏小心地把菲林冲了，每格晒了幾張樣辦。

他在三個鐘頭之後才出來，探長已在廳中等得不耐煩了。廳中充滿了他的烟斗噴出來的烟。「怎樣了？」他焦急地問。

司馬洛把那疊照片丟在桌上。探長拿起來，小心地逐一看過了。最後他放下照片：「沒有了嗎？」

「還有？這是一卷三十六張的菲林，現在已經晒出來了，三十六欵不同的照片，第一流的攝影家也不能做得更好的，難道你還有第三十七欵嗎？」

探長又把那批照片檢視一遍，深吸了口氣：「我的天，這是什麼？屠房嗎？」

「看樣子像的。」司馬洛說。

那三十六張菲林之中，有二十二張是用以拍攝一間實驗室的，用的是十二個不同的角度，因此看着這些照片，對這間實驗室的形勢可以說是瞭如指掌了。這實驗室裏雜亂地堆着奇怪的科學儀器，但除了科學儀器之外還有一些可怕的東西，就是一些肢解了的人體。

另外十四張菲林都是錄影着一些文件的。但那上面的是一些很奇怪的文字，司馬洛不相信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文字。這大概可能是某一種密碼而已！這些文件之中，唯一看得懂的部份祇是其上的數字。似乎其中有好些科學方程式。

「這些文件，」李超探長狂吸着烟斗，「你以爲是幹什麼的呢？」

司馬洛聳聳肩：「也許找一位密碼專家來研究一個月，他都不能回答你。」

李超探長說：「這些是密碼，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很可能這些就是金大堅進去找的東西了。」

「很可能，」司馬洛拿起另外一些照片，「但這些亦不見得是不重要的。肢解了的豬牛也許很普遍，但肢解了的人體，那是不易一睹的！這裏却有這許多。」

李超探長把那些照片奪過來，緊咬着牙齒：「豈有此理，肢解了的人體！似乎有些人視法律如無物了，殺人已經是不能容忍的行爲，還要把人像豬一樣——」

「但這些也可能不是活人而是死屍，」司馬洛說，「也許他們祇是把屍體剖開來作研究用。大學裏醫科學生上解剖課時也是如此的。」

「希望是如此吧！」探長說。

司馬洛看着那些照片，不斷地搔着頭。這是他正在動腦筋的表示。李超探長則祇是踱來踱去；這件事超出了他的想像力的範圍，他完全想不出一點頭緒來。

「這些人體和密碼一起給拍攝下來，」司馬洛終於說，「很顯然兩者之間是有關連的。」

李超探長祇是點頭而沒有做聲，因爲他並沒有什麼意見可以發表，他祇能吸取意見而已。他希望司馬洛能多發表一些意見。

「但這究竟是什麼呢？」司馬洛皺着眉頭，「這裏有這許多儀器——」接着他忽有所悟地抬頭，「唏，探長，你認識那一個富有經驗的醫生嗎？一個是你的老朋友的醫生，能替你守秘密的醫生？」

「爲什麼？」李超探長問。

「我不是醫生，」司馬洛說，「這實驗室裏的許多儀器我都不認得，但醫生就不同了，醫生是認得的，也許讓醫生看看，就可看出這實驗室裏是正在進行着一種怎樣的研究。」

「這也是一個主意，」探長說，「我可以叫莫醫官——噢，不行，他是警方的人，不大方便。對了，我可以去找張醫生，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常常一起去釣魚的——」

探長說着就馬上過去拿起電話，打給他的好朋友張醫生，談了一會，又放下電話。「他答應下班之後來。」他報告司馬洛，「我們得等他一等。」

「不要緊，」司馬洛聳聳肩，「我們有的是時間。反正，雨這麼大，也沒有別的地方好去的。」

李超探長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却沒法坐得安寧。雖然看不出頭緒，他也老是在看着那些照片。後來，司馬洛不耐煩地把照片收起來了。

「我們還是談談金大堅這位寡婦吧，」司馬洛說，「告訴我多一點關於她的事情！」

李超探長聳聳肩。「很可惜我們對她却知道得很少，你知道，我們要調查的是死者而不是他的妻子。這個女人，她表示，丈夫的行動是一無所知的，她不知道她的丈夫怎樣穿着全套蛙人裝備死在——」

「如果她不知道，」司馬洛不屑地說，「那麼相信也不會有別人知道了。」

「總之她是這樣說的，」探長道，「我對她實在知道得不多，我祇知道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很美麗的女人！」

「唔，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司馬洛微笑，「好極了，我一向都對美麗的女人感興趣的。」

但，李超探長大不以爲然地睨着他，「這一個是你的好朋友的寡婦！」

「如果她眞是我的好朋友的寡婦，」司馬洛說，「我的興趣當然是不同的。但我知道她不是。」

李超探長聳聳肩。「總之我希望你別把女人放在第一位，工作是工作，娛樂是娛樂！」

「你放心吧，」司馬洛微笑，「這一點我是心裏有數的。總之，我現在有一個計劃，一個實行在這位美麗寡婦身上的計劃。你看，第一步，我們要讓她把屍體和遺物領回去。無疑地，她是會把這些搬到一個方便的地方，進行徹底的搜索的，當然不會是搬回家裏。如果他們是一個總部，就會搬到這個總部，最好更是金大堅企圖潛進去的那個地方——」

「而我們祇要跟踪着，看她把這些東西搬到那裏——」

「不，不，」司馬洛搖頭，「跟踪已經是一種很落後的方法了，尤其是對屍體來說，屍體自然是跑不動的。你們有沒有無綫電跟踪器之類的東西呢？」

「你的意思是在屍體裏面放着一隻無綫電發波器？」李超探長這一次猜得很準確了，「這樣我們就可以隨時憑無綫電波找到屍體的下落了？」

「對了，」司馬洛點着頭，「眞是聰明的探長！」

探長搓着下頷想了一想，點點頭。「我猜這一點我是可以安排的。」

「最好了，你安排吧。」司馬洛道。

「我們已經有現成的設備，」李超探長說，「我記得以前破過一件販毒案，用的就是這種用具的。我叫他們去辦好了。」他又過去打電話，對他在總部的人員吩咐了一些事情。然後，他和司馬洛又仔細地研究着那些照片，仍然研究不出什麼新的頭緒來。

大約二個鐘頭之後，李超探長所約的那位醫生到來了。這醫生倒是一個相當洒脫的人，李超探長告訴他這是一件高度機密的案子，他便不提什麼問題了，祇是拿了那些照片來，細細地看。他的眉頭漸漸皺起來了。

「怎麼樣了？」李超探長終於忍不住問他。

醫生搖着頭。「很難說，我從來沒見過這種場面。」

「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嗎？」司馬洛有點失望。

「我不能肯定。」醫生說，「我祇能猜而已！」頓一頓，「我的猜測是，他們正在進行換心手術，這手術我沒有機會做過，但一切的設備都指出他們是在做着這手術。」

「換心？」司馬洛和李超探長都感到莫名其妙，而睜大了眼睛。

「是的，換心！」醫生說，「如果你問我，我就祇能這樣告訴你了。」接着終於忍不住好奇心了。「唏，你們這些照片究竟是在哪裏拍攝的？」

「醫生，」李超探長微笑，「我們不是已經決定了的嗎？你最好還是不知道這件事。」

醫生祇好苦笑，聳聳肩。

× × ×

第二天中午，雨已經停了，司馬洛出現在一幢四層舊樓宇的頂樓的門前，伸手按了門鈴。

門很快地開了。是一個不施脂粉的年輕女人，雖然不施脂粉，仍然是很美麗的，不過她身上是穿着樸素的黑色衣服，使到她的美似乎美得單調點了。當司馬洛在打量着她時，她也在打量着司馬洛。

「你——找誰？」她有點懷疑地問。

「我是金大堅的好朋友！」司馬洛說：「我收到他的信，所以我來了。」

「我是金大堅的太太，」那女人說：「但你不知道金大堅已經——？」

「我知道，」司馬洛點頭，「我是從報紙上知道這消息的。」他頓一頓，「所以我立刻趕來。」他舉舉手中提着的那隻小皮箱。「我並沒有帶很多行李。」

那個女人疑惑地看着他，顯得她是在奇怪，既然早知道金大堅死了，還來幹什麼？「呃——是他在信上叫你來的嗎，先生？」

「我叫司馬洛，」他自我介紹了，「我可以進來嗎，金太太？」

那女人又遲疑了一下，終於讓開，讓司馬洛進去。屋內是一間小小的廳子，廳中的擺設是起碼而簡陋的。司馬洛把箱子在一張小几上放下，自己也在沙發上坐下來，嘆一口氣。「不，」他搖着頭說，「他在信上沒有叫我來。但這隻包裹——我的意思是這一封信，上面郵戳是在他死亡的那天下午的。」他注意到當他說「包裹」時她的眼睛便吃驚地一睜。當然，這是司馬洛故意借口試探她的而已。

「司馬洛先生，」她說：「可以讓我看看那封信嗎？」

「噢，沒有帶來，」司馬洛輕描淡寫地說，「爲什麼呢？你不會是懷疑我是冒充的吧？」

「不，不，」那女人連忙否認，「祇是，既然郵戳是蓋着那天下午，很可能這是他在死前寄給你的最後一封信了，也許，信上會提到他是爲什麼會死。」大大的

眼睛打量着司馬洛，「究竟信上說什麼呢，司馬洛先生？」

司馬洛遲疑着，眼珠在狡猾地轉動着。終於，他微笑：「那封信上說的話，有好些是有關私人的，不便公開，所以，你也最好別問了。」

「但，」那女人固執地說，「也許可以查出他是爲什麼死的。」

「金太太，」司馬洛輕蔑地說，「你對金大堅的死因眞是那麼感興趣嗎？」

「當然，」她正色地說道，「我是他太太。」

司馬洛站起來，走到她的面前，兩手輕輕搭在她的肩上。「金太太，即使你知道了金大堅的死因，你也不能使他活過來的，所以，不如還是往實際的方面去想想吧！」

「這是什麼意思？」她問。

「錢，」司馬洛說，「錢是最重要的，錢可以給你安全感，可以使你以後生活有着，所以，你還是實際一點的好。」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她說，「但，請你把手拿開好嗎？」她輕輕一推他的胸部，使他不能不退後而放了她的肩。

「你眞的不明白我在說什麼嗎，金太太？」司馬洛好笑。

「我已經說過我不明白了，」那自稱金大堅的太太的女人不耐煩地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是你丈夫的好朋友，」司馬洛說，「我和他合作做過呃——生意的。你以爲我是什麼人呢？」

「我——」她顯得慌張起來了，「我對我丈夫的生意是不大清楚的，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司馬洛瞇着眼睛看着她。「你不知道你丈夫是做什麼生意的？」他表示難以置信，「你們結婚多久？」

「剛剛結婚的，不太久，剛剛結婚，他就——」她忽然掩面哭泣起來了。這狡猾的婊子，她一定不是眞哭，她祇是藉着哭泣來拖延時間，以便決定她該怎樣做了吧！司馬洛也讓她去考慮一下，因爲他的出現是太突然了一點，她完全沒有準備。

當她兩肩的聳動停止，臉抬起來的時候，他溫和地說：「金太太，讓我告訴你丈夫是做什麼生意的吧！你丈夫是賊，偷東西是他的職業。」

「一個賊？」她難以置信地張大嘴巴。戲做得眞好！

「是的，一個賊，」司馬洛說，「而且不是小賊，是一個大賊，他祇偷最大的東西，許多女人會認爲他是一個英雄人物的！」

那女人祇是呆呆地看着司馬洛。

「我和他是老搭檔，」司馬洛又說，「因此，你應該知道我是什麼人了。」

「那——你想怎樣呢？」她畏縮地說，「他已經死了，如果你是要錢的話，我恐怕不能給你什麼——」

「不錯我是要錢的。」司馬洛說，「但我不是問你要。不，不！老朋友的妻子，我怎能向她搾財？我要的是金大堅的錢，金大堅應該得到，但是還沒有機會去拿的錢，這是你和我的錢。」

「我——不明白？」她仍然搖着頭。

「我的意思就是，金大堅正在做一件很大的案子，他就是爲了這件案而死的。工作他已差不多做完，他却死了！我們要替他做完他餘下的工作，他沒有留下給你什麼錢，因爲他還沒有機會去拿那錢。現在我就是替你去拿。」

「究竟——他是在做着一件什麼？」她問。

「我也不完全清楚，」司馬洛說，「有些細節是還需要調查一下的。總之，你還是不知道的好！」

「他——在那封信上告訴了你他是正在幹什麼？」她問司馬洛。傍敲側擊，終於提出了她最感興趣的問題了。

「並沒有完全告訴我，」司馬洛說，「已如所說，有些細節是還待調查的。」

她懷疑地打量着他。

「你可以信任我，」司馬洛自誇地說，「我是一個頭等的君子。特別是對女人。我從不會佔女人便宜的，也不會騙女人——特別是這麼漂亮的女人！」

虛榮心使她的臉上禁不住浮現喜悅，但隨即她又把臉一沉了。

到底，她是他的好朋友的寡婦，他不應該對她表示輕薄的！

「我們——應該怎辦呢？」她問。

「第一件事就是我在這裏住下來。」司馬洛說，「有些需要和金大堅接頭的人，我會和他們接頭，這些人決不是你所應付得來的。怎麼樣？」

她面有難色，但是終於點點頭。「這裏有一間空房間。但，警探方面怎樣呢？他們差不多天天都來問問題，我——是不慣對他們說謊的。」

「警探來時你告訴他們我是你的哥哥，我是來帮助你辦理喪事的。」司馬洛說，「他們不會知道我們是說謊的，因爲我並沒有案底。我是你的哥哥，這使我更加有權帮助你把屍體領回來了。」

「這也很重要嗎？」

「誰知道呢？」司馬洛聳聳肩，「也許屍體內是含藏着什麼秘密的。我們得細細割開來——」

「割開？」她瞪大眼睛，恐怖地叫起來：「你瘋了！我不能讓你把我丈夫的屍體這樣——」

「算了吧，」司馬洛聳聳肩，「警方已經也許割開來驗過了，不會有什麼剩下來給我們的。但他身上那些衣服用具，這些却要拿回來。」

「這一點還可以辦到。」

司馬洛上下打量了她一遍，嘆一口氣。「結婚了，誰想得到呢！兩年沒有見他，他就成爲一個有家室的人了！你們究竟結婚多久？」

「六個月。」她遲疑了一下說。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我剛剛說錯了一句話，金太太，我並不是兩年沒見金大堅！我三個月之前才見過他，那時他應該是剛剛結婚三個月的，奇怪他怎會不對我提起他的妻子，而且還和我去——」

她霍的站起來，臉白得像一張紙。司馬洛當然是在說謊，但她並不知道，她不能肯定。

司馬洛獰笑着，忽然撲上前去，把她擁進懷中，就吻住她的嘴唇。馬上，她就從一隻柔順的小貓變爲一頭瘋虎了！她拚命踢他，打他，不肯屈服，最後把他推開了。

「你——不能這樣對我的。」她喘息着說。

司馬洛吃吃笑。「爲什麼呢？你是淑女嗎？我們還是坦白點吧，小姐，你根本不是金大堅的太太，你是冒充的。我已經試出來了。」

「你——是警探嗎？」她吶吶地說。

「不，」司馬洛搖頭，「我不是警探，我不是已告訴過你我是什麼人了嗎？」

「你——以爲我是誰？」她知道她是不能冒充下去的了。

「讓我猜，」司馬洛撫着下頷，「你祇是金大堅的助手，他這件案子需要一個女人帮忙的。但金大堅死了，你就索性以他的妻子的身份出現，希望能取得他的努力的成果！」

「但現在，」她冷靜地說，「你却要來分一份了。」

「是的，」司馬洛說，「而且，有兩個理由你是必須和我分的：第一，我和金大堅的交情遠比你好；第二，我們可能遇到的對手不會是善男信女，看金大堅的死法就知道，你未必對付得來的！你需要一個男人帮助你。」

她懷疑地看着他。

「放心吧，」司馬洛道，「正如我剛才說過，我是不會騙女人和佔女人的便宜的！」

她聳聳肩：「似乎我是沒有選擇餘地的。」

「和我合作，就是最好的選擇了。」司馬洛說，「現在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別再在我面前擺寡婦架子了！告訴我你叫什麼名？我不想老是稱呼你做金太太！」

「我——叫方芳！」

「唔，方芳，」司馬洛陰陰地微笑，「你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很可惜金大堅不能活着享受！不過，我是沒有理由浪費的，對嗎？」他一手執住她的手臂，又把她扯進懷中。

雖然她的寡婦身份巳經揭破，她的抵抗還是一樣強烈的，當司馬洛終於放了她時，臉上巳添了幾條血痕。

「你不能這樣對我，」她哭着說，「——我死也不肯的。」

「好吧，」司馬洛嘆一口氣，「你替我收拾好房間吧。」

她匆匆地走了。她以爲她一定使司馬洛非常反感了，其實，司馬洛却反而是對她有了一種好感。一個寧死不屈的女人，總不會是一個壞透的女人的。

第二天，在司馬洛的催促之下，方芳就去辦手續取金大堅的遺物和遺體。她仍堅持着不肯把金大堅的遺體割開，而事實上，他們也沒有地方做這件事。他們總不能把屍體運回家中來的。至於金大堅那批潛水裝備則運回來了。

司馬洛把這一批他其實老早巳經檢驗過了的東西再檢驗一遍，宣佈無所發現，方芳便把它們送到殯儀館去。她說，這些東西要和金大堅一同埋葬。

她說，她和金大堅合作了雖然不很久，但金大堅對她是很好的，所以她對他總算有了相當的感情。司馬洛也曾問她，她對金大堅的計劃究竟知道些什麼，她的回答當然是很含糊的。她說，金大堅不詳細告訴她什麼，祇是指揮她做事，而她做的事主要就是去買東西和替金大堅開車。事實上，金大堅穿在身上的那一批潛水用具，也就是她經手去買來的。後來，在出事的前一天黃昏，她開車把金大堅載到一處荒僻的郊外路邊，金大堅穿上了那全副蛙人裝備之後便下了車，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說他在天亮之前會回來的，但她一直等到中午還不見他的踪影，後來從收音機的新聞報告上聽到一個蛙人的屍體在噴水池中發現，她就知道她是不必再等了。

當然，她這一番全是謊話，但謊話說得很好，很動聽，而司馬洛也沒有打算揭穿她。他祇是等着她作進一步的行動，希望她能把多些有關的人引出來。

司馬洛的希望果然很快就實現了。那天，到殯儀館交涉過之後，方芳就進了殯儀館附近的一間咖啡館中，叫了一杯咖啡，一面喝着，一面等着。

五分鐘之後，一個彪形大漢就在她的前面坐下來了。

「唏！」這個大漢低聲說道：「金大堅家裏搬來了一個男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方芳舒了一口氣。「哥哥，你嚇死我了，我一直都想和你聯絡，怎樣你現在才出現？」

「我們起了疑心，」那大漢說，「我們起先還以爲他是警探。」

「他不是警探，」方芳說，「那人叫司馬洛……」她把司馬洛出現的經過告訴了她的哥哥。

「什麼？」那大漢的臉脹紅着，握緊拳頭，「他抱着你，然後——他當你是什麼了？哼，我要把他的皮剝掉！沒有人能這樣對我的妹妹的。我要——」

「哥哥！」方芳按着他的手臂，「別魯莽好嗎？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做。」

那大漢仍然紅着臉，想了一會，不得不點點頭。「好吧！他說他收到金大堅的信，也許金大堅臨死之前寄了些什麼重要東西給他的，我們得試試找到。」

「他睡着時我巳搜過他的行李了，」方芳說，「如果他是收到這樣一封信的話，他也並沒有帶來。」

那個大漢撫着下頷：「也許，我可以捉住他，把他打一頓，逼他拿出來。」

方芳大不以爲然的看着他。「你可以不提打架嗎？你犯不着自己動手的。你祇要去報告你的上級，讓他們決定做什麼好了。」

「唔，」那大漢點着頭，「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許，我是應該先向上頭請示一下的。」

「我已經把那些遺物送到殯儀館了，」方芳說，「照足你們的吩咐。」

「那很好，」大漢滿意地點頭，「出殯的時候，下葬的會祇是一副空棺，屍體和那些財物會給運回我們的總部去的。」

「眞可怕！」方芳抖一抖，「答應我，哥哥，這件事完結了之後你就要脫離他們了。這些人眞可怕！這一次我完全是爲了你而做的，我不會再做的了。」

「你放心好了！」那大漢安慰地拍拍她的肩。

「我——得回去了，」方芳說，「我不想他起疑心。」

「好吧，」那大漢點頭，「你先走吧！但，假如司馬洛這個小子再侮辱你，你告訴我吧！我會教訓他的。」

「哥哥！」方芳又捉住了他的手，「你又來了！你忘記了我的話了嗎？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你要盡可能地不牽涉得太深呀！」

那大漢點點頭，方芳便走了。方芳走了之後，他仍然坐在那裏，似乎有所痛恨的。最後，他用力把杯子放下來，便離開了。

兩小時之後，這個方芳的哥哥又出現了。他出現在金大堅的家的對面的天台上。他躲在水箱的後面，把臉伸出一半，向對面窺望。從那個角度，他差不多可以看見客廳的全部，至於睡房，則因爲百葉簾已經下了，所以看得不大清楚了。

他就伏在那裏，等着，奇怪司馬洛和方芳究竟在房裏做什麼。他希望他們不是在同一間房裏。不，他不敢的。他不敢這樣做。

後來，司馬洛終於出來了。他是穿着睡衣的。他就在餐桌坐下來，而方芳則把飯開出來。這個大漢呼出一口氣，心情好一點了。原來方芳祇是在弄飯給司馬洛吃罷了。

接着他的眼球也差點跳出眼眶了！因爲當方芳經過身邊時，司馬洛一手摟住她的腰，使她坐到他的膝上。

方芳强烈地反抗和掙扎，司馬洛則一直都是嬉皮笑臉的。終於，他不得不放了她。

在天台上，方芳那個魯莽的哥哥，已經跳起身子，生氣得扶着欄河跑來跑去，似乎想一下子就飛過去，把司馬洛打成肉漿。但他是不會飛的。所以結果他還是忍下了一口氣，恢復了安靜。他繼續看着，看見司馬洛開始寫意地吃那頓飯。

終於，他咬着牙齒，有所決定了，便離開了那天台，下樓而去。

司馬洛說：「方芳，希望你不介意我的批評，我覺得，你做一個妻子勝過做一個助手。起碼，你很會烹飪，地方也收拾得整齊有條的。」

方芳坐在最遠離他的位子，正在低頭吃着，這時不禁微笑。「這算是恭維了，司馬洛，但你用不着討好我的，祇要你不動你那怪手，我已經很高興了！」

司馬洛吃吃笑起來。「這不是我的錯，誰叫你長得這麼漂亮呢？追求漂亮的女人，這是男人的本性！你總不會希望世界上沒有一個男人追求你吧？」

「如果沒有，我也不會傷心的，」方芳淡淡地說，「天下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也許，」司馬洛狡猾地看着她，「你祇是不會領會到男人的好處罷了！」

「我們還是不談這個吧。」方芳說，「明天金大堅出殯了，你打算參加嗎？」

「當然了，」司馬洛說，「我是他的好朋友！我會送他的棺柩到墳場，看着入土的。而且，我這一出現也有好處，金大堅如果有些朋友不知道該和誰聯絡的話，看見我就會知道了。」

方芳沒有做聲，祇是低下頭吃。

「奇怪，」司馬洛說，「你似乎對這件事又不大感興趣了！你不再提出問題，也沒有催我採取行動。」

方芳聳聳肩。「我完全信任你，我相信你會做應該做的事情，這樣不好嗎？」

「也好的，」司馬洛不得不承認，「當我做事的時候，我最討厭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女人在嚕囌我。」

× × ×

那天晚上，司馬洛在入黑之後離開屋子。方芳也沒有問他要到哪裏去，祇是說，希望他不會像金大堅一樣，一去不回。其實，司馬洛是打算找個電話和李超探長聯絡一下，商量明天出殯時的監視問題。

他走到第一條小巷的巷口，方芳那個哥哥就舉着鐵尺直撲出來了。本能的反應動作使司馬洛向旁跳開，並且把頭一低，鐵尺「呼」一聲在頭頂飛過了。

司馬洛靠在牆上，大叫道：「你瘋了嗎？」

那人沒有回答，祇是再次揮動鐵尺，又向司馬洛的頭上擊下去。司馬洛看着那鐵尺下來，在最後一秒鐘滾身避開，那鐵尺轟然一聲擊在牆壁上，把一塊牆磚也擊碎了，碎磚四濺。這時司馬洛就不能不動手。他兩手執住那人握住鐵尺的手腕，執得很緊，緊得就像鐵鉗一樣，那人不能動了。

「等一等！」司馬洛說，「我不喜歡隨便和陌生人打架的，至少得告訴我你是誰，以及你是爲什麼打我。」

那人並沒有告訴司馬洛他是誰，也沒有說出他爲什麼要打他，他祇是罵了一句粗話。然後他的膝蓋便向司馬洛撞過去，由於他的鐵尺一時不能動了。

司馬洛放了手，同時沿着牆壁滾開，那人的膝蓋便撞中了牆壁。這一下比被鐵尺擊中更慘了，他嚎叫一聲，一時站不直了。

司馬洛冷笑：「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了，打了之後再自我介紹吧！」說着他便一拳擊在那人的牙床上。那人尖叫一聲，打着轉飛開了，一直撞到一根電燈柱上，這一次，連背部也負痛了。

司馬洛獰笑着走到他的面前。「好了，小鬼，趁我打第二拳之前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爲再打時你就沒有機會說了，你會暈過去的。」

「你這色鬼！你這——」那人罵着，臉也漲紅了，頸筋暴現。

「色狼？」司馬洛莫明其妙，「我非禮過你呢？不過你是一個男人，你沒有理由怕的。」

「你這——我要教訓你，我要殺死你！」那人說。他一顛一跛地撲上前去，一點也不知道他根本不是司馬洛的對手。

鐵尺再下去，司馬洛的拳頭又先到了，擊在他的下頷上，他向後跌去，又撞在牆上。這一撞却似乎使他清醒過來了，他開始覺得情形不妙，還是走爲上着。於是，他沒有再繼續撲過去了，他祇是轉身便逃。

「唏！等一等！」司馬洛叫着，一跳上前兩步，一手抓下去，執住那人的衣服，他本來想執住那人的手臂的，但是差了一點，祇是執住了衣服。他拉，而那人逃走，這樣一扯，力勒一聲，便整件襯衣都撕下來了。

那人身上祇剩一件背心，但是逃走了，而且逃得很快，一閃就進入了黑暗中。

「唏！」司馬洛叫着，便向他追過去，但是遲一點了。當衣服撕破的時候，那人的身子向前一仆，司馬洛則向後一頓，這便已使他們兩個人之間有了一段距離，到司馬洛恢復而追過去時，已經落後很多了。

轉了街口就是一塊空地，那裏是一座廢鐵存放場，一塊空泥地上堆着一堆堆的廢鐵，有許多還是汽車的殘骸。這些廢鐵堆就像森林一般，其間滿是黑暗的陰影。那人就是逃進了這裏面的。司馬洛在空地的入口站住，皺着眉向裏面窺着，但是看不到什麼。

「喂！」他叫道，「出來吧！我們可以談談。」

沒有人回答，不過在遠遠有一塊廢鐵給人碰落在地上了，發出轟的一聲。司馬洛立即再度發足追過去，但知道是無望了，這塊空地有許多個出口，那大漢是可能從任何一個出口逃出去的。終於，他毫無所獲地從空地的另一邊出來，回到了街燈的光下。

不過，也不算是毫無所獲的，因爲他手上就拿着那人的襯衣。這襯衣雖然已經破了，不過是成件都在的。他從襯衣的襟袋裏找到了一隻銀包。銀包裏鈔票不多，不過鈔票並不是司馬洛所要的，他所要的是任何可以證明那人的身份的文件，而這銀包裏果然可以找到。那銀包裏有一張駕駛執照，還有一張身份證。身份證上祇有名字，但駕駛執照上則有地址的。這個人叫郭愼之，住得並不很遠，很有趣的名字，和他的性格是完全不符合的，因爲他做事太不謹愼了！司馬洛奇怪郭愼之爲什麼要打他，更重要的是，郭愼之爲什麼要稱他爲色狼？

不過，到郭愼之的家去一趟，大概就可以問出這一點來了。

郭愼之所住的是一間四層樓宇的五樓，即是說，他那住處本來是天台，把天台改建而成爲一間很小的住宅。祇有一個房間，沒有廚房，浴室廁所都是包括在這房間裏的了。房中的東西亂七八糟，不過並不是給人搜索過，而是因爲這是王老五的住所，沒有人收拾，郭愼之並不在那裏，司馬洛祇好在那裏等着，而由於那屋中是有電話的，他就利用那電話打給李超探長。他把他的遭遇告訴了李超探長，並且說：「你派個人來這裏守着吧，我不能永遠守在這裏的，我沒有那許多時間。」

「很好，」李超探長頓一頓：「你以爲這傢伙到底又是何方神聖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聽他的口氣，他似乎是方芳的男朋友之類，不過，他的樣子和方芳却又不很配的。」

「還有殯儀館方面，」李超探長說：「你以爲他們又是在弄什麼虛玄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不過也不難猜的。他們決不甘心就這樣下葬，我猜殯儀館那裏一定會來一幕偷龍轉鳳，下葬的是空棺，眞正的屍體就運到他們要運去的地方。」

「這很好，」李超探長興奮地說，「我們很快就可以得到結果了。」

「不過，」司馬洛又提出警告，「明天出殯時最好不要監視得太緊，因爲反正屍體是逃不掉的，我們總會查出它的去向。打草驚蛇，就反爲不妙了！」

「唔，」李超探長點頭，「你說得很有道理。」

司馬洛在那裏等了半個鐘頭，一面利用這段時間把那屋子搜索一番，但是沒找到什麼有用的資料。這個郭愼之可能根本就是個文盲所以家裏連一封信都沒有的。

後來，李超探長派的人來了，他便離開，回到家裏，方芳已準備上床了。她溫婉地問他：「你要吃點什麼嗎？」

「不，」司馬洛搖着頭，把那張駕駛執照丟在桌上：「不過，你可認識這個人嗎？」

方芳翻開駕駛執照，看着那相片及名字手就難以控制地發抖了。她强自忍耐着搖頭：「不，我不認識他，爲什麼呢？」

「這傢伙想打我一頓，」司馬洛說，「我差點捉住他了。可惜祇捉住了他的一件衣服，但！」他凌厲地注視着她，「你在發抖，爲什麼呢？」

「我——害怕，」方芳小聲說：「這件事愈來愈可怕了！」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安慰地拍拍她的肩：「有我在，沒有人會傷害你的。去睡吧，明天一早還得到殯儀館去。」

× × ×

郭愼之那方面的綫索是沒有用的了，因爲他不會再回家。此刻，他已經到了他的老板面前。上身祇有一件背心，他的模樣是很怪的。他老實地把經過的情形報告了。然後說：「我不能回家了，我得留在這裏。」

他的老板是一個肥胖的人，不過並未至於肥胖到走動不靈，是那種肥胖而結實的人。頭是禿的，禿得像鏡一樣。樣子又是油滑而奸險的，看見他就使人想起一隻巨大的八爪魚，一隻巨大的八爪魚能把你緊緊地纏着，使你無法脫身，然後吸盡你身上的每一滴血！老板的身邊站着一個同樣可怕的人。一個極其粗壯健碩的大漢，滿身都是結實的肌肉，不過臉上是完全沒有表情的。

這個更可怕的人，並沒有看着什麼，既不看他們的老板，也不看郭愼之。郭愼之在流汗。

「你得安置我在這裏。」郭愼之幾乎是嗚咽地說，「他差點捉到我了。他抓走了我的衣服，我的衣服袋裏有我的駕駛執照，到此刻，他可能已經到我家去了。」

「郭愼之，」那個禿頭的老板終於開口說：「你眞是一個大傻瓜，我沒有命令你做的事，你爲什麼要亂去做呢？」

「但，但……」郭愼之吶吶地說：「那是我妹妹，我不能不保護我妹妹！」

「你的妹妹不需要你保護，」那禿頭老板吼道：「事實上你反而需要她保護，她做事做得比你好得多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春秋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梅、白鳳、董川、成中岳、楚小楓及丐幇二長老陳長青、海若望直搗歐陽嵩、魯平、喬飛娘和池天化等藏身之所，雙方一陣拚搏，歐陽嵩、魯平均負傷於陳長青、海若望手下後，歐陽嵩等立卽相繼逃去。一行人衆返回丐幇爲白梅等設備的住宅，陳長青分析敵我形勢，認爲今夜一戰雖畧佔優，但對方還有什麼高手隱身未出，實難猜忖，爲增强己方實力，陳長青與海若望立往排敎請援。楚小楓說出他的見解，認爲對方用心不止單對無極門，顯是要對付整個武林，白梅點頭讚許地，問楚小楓的意思是——

英雄行險道　玉女毒江湖

楚小楓接道：「所以，咱們不是求丐帮和排教相助，他們帮助咱們，也就是帮助自己，這一點，丐帮心中明白，排教中人，心中也應該明白。」

白梅道：「這一點，我想陳長青和海若望也已經心中有數，似乎是用不着把事情說的太明白。」

楚小楓面上神情肅然，一雙虎目中，神光湛湛的說道：「白前輩，師母，成師叔，掌門師兄……」

他一連叫出在場之人，個個都被他嚴肅的神情引動了心神，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楚小楓的身上。

楚小楓道：「這是一場大搏殺，無極門的毀滅，也換得了丐帮和排教的警覺，丐帮的迅赴事功，一下子派出了兩位長老趕到了襄陽，這使他們看到了情勢的嚴重，歐陽嵩弄巧成拙，暴露出了整個的陰謀所在，本來是無極門和對方的恩怨，但却一下子牽入整個江湖中的正邪大對抗。」

白梅道：「孩子，有道理。」

楚小楓道：「在此情勢之下，如若咱們要求他們全力救出一志師弟，只怕，很難如願，這是一盤棋，一志師弟，只不過是棋盤中一個棋子。」

白鳳黯然一歎，流下淚來。

董川道：「九師弟，但咱們不能有這種想法，師父只有此一子……」

楚小楓接道：「掌門師兄說的是，全局着眼，一志師弟只不過是對抗中的一個棋子，但對我們而言，師恩，親情，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既不能寄望於別人，那只有自己下手一途了。」

白梅道：「孩子，這一點，我也想到了，可是如何一個下手之法呢？咱們根本不知一志被囚在什麼地方？」

楚小楓道：「就算知道了，咱們也未必能救得出來……」

白鳳接道：「小楓，就算救不出來，咱們也得盡心啊！」

楚小楓道：「是！救一志師弟，咱們要全力以赴，剛才，師娘和強敵搏殺，弟子一直沒有出手，心中就在盤算着，要如何救出師弟，現在，總算有了一點頭緒，弟子也想出了一個

辦法……」

白鳳急急接口說道：「什麼辦法，快說出來。」

楚小楓淡淡一笑，說出了一個拯救的辦法來。

他說的聲音很低，但全場都聽的聚精會神，聽得全心貫注，形成了一種莫名的緊張。

聽完了經過，白鳳忽然歎息一聲，道：「不行，小楓，我不能讓你涉險。」

楚小楓笑一笑，道：「師娘，這是唯一的辦法……」

白鳳道：「不！寧可一志死了，也不能再把你陷進去。」

楚小楓道：「在對抗搏殺中，一樣會有生死的危險，其危險之大，絕不在弟子的行動之下。」

白梅道：「小楓，我很佩服你的膽氣，不過，這件事，風險太大，你已經和他們照過了面……」

楚小楓道：「所以，這就要另外有一個楚小楓。」

白梅苦笑道：「小楓，這件事很難，誰能扮裝成你，而且又能使他們相信。」

楚小楓道：「不但要別人相信，而且，你們也要裝出相信的樣子，而且，還要他在適當的時間，露露臉。」

白梅道：「這個就有些難了。」

楚小楓道：「弟子倒有一個主意，只是有些大不放心，不敢說出來。」

白梅道：「什麼人？」

楚小楓道：「師母……」

白鳳接道：「我成麼？我身裁比你矮了一些。」

楚小楓道：「這個可以想辦法，問題是誰扮師母？」

白梅沉吟了一陣，道：「這倒可以找一個人，而且和你師母相像，她急痛愛子，憂慮成疾，這該是個很好的理由。」

楚小楓道：「師母如肯成全，弟子就會感覺到把握大一些，我不敢說一定能救出師弟，至少，這是唯一的機會。」

白梅說道：「這樣也可以摸清楚對方的實力。」

楚小楓道：「他們想不到師娘會改扮成我，師娘如果經常出現，可以消減去他們心中的疑慮。」

白鳳道：「小楓，我總感覺着這法子太危險！」

楚小楓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師母，何妨想想弟子這做法，只要配合得宜，危險的只是表面，實在，很安全。」

白鳳沉默不語。

成中岳插口道：「小楓，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楚小楓道：「多謝師叔，咱們必須在這裏留下力量，剛才那一戰，咱們表現出了無極門精湛的劍法，已使陳長老刮目相看，無極門的人數少，但每一個人，都有着很深的造詣，很高明的武功。」

成中岳點點頭，道：「我看到了他們的武功，如果那就是第一流的武功高手，那咱們無極門中弟子，都可以算上一份。」

白鳳突然說道：「小楓，你是一於決定去了？」

楚小楓點頭道：「弟子已經決定，希望師母成全。」

白鳳道：「爹，你的意見呢？」

白梅道：「我覺着小楓的才慧，已經超過了咱們，他決定的事，由他去吧。」

白鳳道：「好吧！」

楚小楓道：「師母答應了？」

白鳳點點頭。

楚小楓一轉身，突然對董川跪了下去，道：「掌門師兄恩准。」

董川急急扶起楚小楓道：「起來，起來，有事好商量，怎可以跪下呢？」

楚小楓道：「小弟此去，不知要多少時日，才能回來，師母這方面，要勞請師兄多多照顧了。」

白鳳道：「小楓，你……」

楚小楓接口說道：「師母，小楓這一次，能夠混入對方，無論如何，也要查清楚，救出師弟。」

白鳳道：「小楓，爲了一志，要你這樣冒險……」

楚小楓接道：「師母，再說下去，弟子就無地自容了……」

目光轉到白梅身上，接道：「老前輩，小楓的事，你老人家多費心了，最好連陳，海兩位老前輩也給瞞過去。」

白梅說道：「瞞過他們兩位，只怕不容易，我看，倒不如和他們說明了，由他們從中協助……」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小楓，你放心去吧！這裏的事，我們會安排。」

楚小楓一抱拳，道：「小楓就此別過了，別忘了我叫林玉。」

轉身一躍，穿空而去。

董川望着楚小楓的去向，低聲說道：「好快的身法，小楓師弟多保重啊！」

他爲人嚴肅，平日裏不苟言笑，但他內心之中，並非無情，只是，他內心之中藏着的感情，很不容易流露出來罷了。

白梅本想喝止他不可如此大意，但目光一轉間，却發覺了董川雙目中含蓄着的淚水。

他忍下了待要出口之旨。

白鳳輕輕吁一口氣，道：「爹，我好擔心啊！小楓還是個孩子，從來沒有在江湖上走動過。」

白梅道：「鳳兒，就因爲他沒有在江湖上走動過，所以，才能瞞過歐陽嵩，不要再爲小楓擔心了，這孩子的才慧比我們都高明。」

白鳳道：「爹，我覺着自己好自私，爲了一志，我竟會答應了小楓涉險。」

董川道：「師母，不用自責，我看得出小楓師弟的堅毅神色，就算師母不答應他，他也會獨行其是。」

且說楚小楓離開了大宅院之後，投入了一座客棧之中。

算一算和歐陽嵩會面時間，還有三天，就算能早去一天，也得過兩天才成。

襄陽府中近日中很多怪事，表面上看上去，這些事，似乎是都沒有什麼關連！

楚小楓第一件事，想起了望江樓上那位綠衣姑娘，這好像完全是一樁獨立事件，只不過發生的時間太巧。

而且，在那個時代，一個女孩子，在一座熱鬧酒樓上等一個人，也該是很大的奇聞。

越想越覺着奇怪，反正還有兩天時間，楚小楓暗自決定，明天，先把這件事弄個清楚。

一夜好睡，使得楚小楓容光煥發。

把自己扮成了林玉，但却脫去了丐帮的衣服，換上了一件藍綢子長衫。

楚小楓和林玉的區別，形貌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他不擅易容術，但他的聰明，簡簡單單的掩飾去了楚小楓臉上的特徵，那就變成了林玉。

很簡單的易容，也不失瀟洒，英俊，但却已經完全不是楚小楓，是個活生生的林玉。

掩去了一些傲氣的楚小楓，變成了帶幾分

俏皮的林玉。

這要歸功於拐仙黃桐，指點了楚小楓的易容手法，那眞是有着畫龍點精之妙的指點，簡簡單單的一些手法，不但改變了一個人的外形，而且，也創造出一個人的性格。

楚小楓的聰慧，就在他有着過人的應變之能，改變成林玉之後，能够忘去了自己是楚小楓。

他在揣摸林玉是怎麼一個人，能够爲了一己利害，叛離了丐幇的人，那個人決不是一個英雄，但也不會很窩囊。

他用銅鏡照了又照，對確定林玉這個人物的性格，下了很大工夫。

這是瀟洒，聰慧，帶點輕浮，自私的人。

中午時分，楚小楓走上了望江樓。

這個襄陽城中有名的大酒樓，仍然坐滿了酒客。

但却巳經不見了那位綠衣姑娘。

找一個空位坐下，伸手由懷中摸出了一錠銀子，召過店小二道：「配四個下酒菜，一壺好酒，多的錢賞給你了。」

店小二估計一下，是一塊三兩左右的銀塊，多下來的賞賜，至少有二兩銀子，立刻堆上了一臉笑意，道：「客爺，多謝你厚賜。」

看來，楚小楓深諳錢可通神的道理。

輕輕吁一口氣，楚小楓低聲說道：「伙計，我想打聽一件事。」

提起了桌子上的茶壺，店小二替楚小楓斟滿茶杯，道：「客爺要問什麼？」

楚小楓問道：「昨天，貴店中來了一位女客……」

店小二放下茶壺，道：「你說的那位綠衣姑娘？」

楚小楓道：「正是她。」

店小二道：「她直坐到晚飯光景，才被一個老頭子帶了回去。」

楚小楓道：「她等的人來了沒會？」

店小二搖搖頭道：「好像沒有來。」

楚小楓一推銀子，道：「拿去吧！」

店小二接過銀子，低聲道：「客爺，那位綠衣姑娘是個殘廢！」

楚小楓微微一怔，道：「殘廢？」

店小二道：「是，她跛了一條腿。」

楚小楓道：「酒樓上的客人，都知道？」

店小二搖搖頭，道：「不！看樣子，知道的人不多。」

語聲一頓，接道：「而老者像是她的爺爺，扶着她下了樓，小的就站在樓梯口處，看的清楚一些。」

楚小楓道：「哦！」

店小二低聲道：「公子，不過，那位姑娘的臉蛋兒，實在很漂亮。」

小二說罷轉身快步而去。

片刻工夫，酒菜齊上。

楚小楓自斟自飲了一會，正想起身離去，樓梯口處，出現了兩個人。

兩個人的面目都很陌生，但楚小楓立刻可以肯定他們是武林中人。

雖然，兩個人都穿着長袍馬褂，一派生意人的打扮。

但那兩道冷厲的眼神，流現出了他精湛的內功成就。

楚小楓暗暗忖道：不設法掩去目中神芒，改扮任何身份，都無法隱蔽起他的身份。

兩個人四下打量了一陣，直走過來。

巧！就在楚小楓旁邊的一張桌子上坐了下來。

楚小楓端起了面前的酒杯，暗裏却凝神傾聽。

兩個人說話的聲音很低，但楚小楓全神貫注，仍然可以聽到。

只聽左邊一人說道：「胡兄，我看那丫頭不會再來了。」

右面一人低聲說道：「反正，咱們在這裏邊吃邊等吧！來不來，都不要緊。」

左面一人笑道：「我巳經打聽到一點消息，那丫頭好像跛了一條腿。」

楚小楓緩緩喝下了一杯酒，心中暗暗忖道：原來，這兩個人，也是在找那位綠衣姑娘。

這時，左首那人巳招過來店小二。

楚小楓偷眼看去，只見那人把一塊銀子塞入了店小二的手中。

然後，楚小楓又聽了一遍店小二對自己說的原詞。

楚小楓心中忖道：車、船、店、脚、衙，這五種人，最爲狡猾，看來，果然不錯，單是這位綠衣姑娘一檔事，這店小二不知道賺了多少錢。

心念轉動之間，忽覺眼前一亮，一個綠衣少女，正緩步行了過來。

她右手扶着一個梳着雙辮的藍衣女婢肩，步履很慢的向前行去。

水綠長裙，掩住了她的雙足，看不出她是否殘廢。

昨天陪她同來的那位中年婦人沒有同來，却換了那個年輕的女婢。

店小二匆匆迎了上去，道：「姑娘，這邊請。」

他從這位綠衣姑娘的身上，賺了不少的銀子，一見那姑娘行來，立時像遇上了財神爺一樣。

那綠衣姑娘淡淡一笑，道：「我還是要昨天坐過那個座位。」

店小二回頭一看，只見那個座位上巳經坐了兩個人，一老一少。

但想到了這位綠衣姑娘替自己賺了不少的銀子，立時一欠身，道：「姑娘請稍站片刻，我去和那兩位商量一下。」

昨天，那綠衣姑娘，一直把大半個臉兒，側轉到窗子外面，楚小楓也沒有看清楚這姑娘的整個輪廓。

現在，她面對酒樓，酒樓上大部份的人，都可以看清楚她的面貌。

那是一張十分美麗的臉，宜嗔宜喜，十分動人。

店小二神通很大，三言兩語，竟然把那一老一少說服了，讓出了桌子。一面招呼那綠衣姑娘移駕，一面由肩上取下來桌布抹桌子。

他動作相當快，綠衣姑娘人到桌位前面，店小二巳經整好桌子。

綠衣少女緩緩收回按在女婢肩上的右手，低聲道：「銀菊，賞他一片金葉子。」

銀菊哦了一聲，伸手取出一片金葉子，拍的一聲，丟在了桌子上，道：「拏去吧！小姐賞你的。」

店小二檢起金葉子，右手有點發抖。

望江樓雖然是襄陽府的大酒樓，但出手賞賜如此重的客人，大概也不多見。

店小二收起金葉子，笑的一張嘴幾乎要裂在耳朵後面，塌下的腰，再也直不起來，道：「姑娘，是不是昨天那幾個菜，照來一份？」

綠衣少女道：「是！不過再替我多添兩樣，三副杯筷。」

店小二道：「姑娘還有客人？」

綠衣少女幽幽一歎，道：「不知道他會不會來？」

這句話說的幽悽動人，而且，聲音很高，整個酒樓上的人，都聽到了，而且，心中都很感動。

自從她上樓之後，所有猜拳行令之聲，都停了下來，樓上一片肅靜，這時，任何人說一句，都可以使得全樓上的客人聽到。

楚小楓皺了一下眉頭暗道：她昨日枯坐不語，今日却似是有意讓人看到她的形貌，聽到她的聲音，一日之間，怎會有如此大的轉變。

心中動疑，立刻全神貫注，但表面上却是不露聲色。

他想到那兩個專程來找這綠衣姑娘的人，定然會有舉動，好戲連枱，自己可以很安心的看一場好戲了。

果然，那綠衣少女落坐不久，兩個生意人立刻低語一陣，左首一人，忽然站起了身子，緩緩行了過去，一抱拳，道：「姑娘可是來自九華山麼？」

綠衣少女回顧了那大漢一眼，道：「你是什麼人？」

那大漢低聲說道：「在下馬魁……」

綠衣少女冷冷接道：「我不認識你，也不是來自九華山。」

馬魁四顧了一眼，竟然在對面空位上坐了下來。

和這等絕世美女對面而坐，頓然引起了酒樓上所有客人的注目。

上百道的目光，一齊投射過來。

任何人都會想到綠衣少女定會有所反應，但事實大出人意料之外，那綠衣少女竟端坐未動。

女婢銀菊，冷冷的望了馬魁一眼，道：「馬先生，你坐好啊！別摔倒了。」

馬魁笑一笑，道：「兩位姑娘放心，別說這是一張椅子，就算它是一把刀，在下也坐的很穩。」

語聲甫落，突然一跳而起，雙手捧腹，臉色大變。

綠衣少女輕輕歎息一聲，道：「銀菊，把解藥丟下去。」

銀菊淡淡一笑，道：「咱們姑娘救人，只救一次，你要是檢不到解藥，那就快回去給你媽說，給你買一口好棺材，準備後事。」

馬魁道：「我中的什麼毒？」

銀菊道：「子午斷魂散，子不見午，午不見子，必死無疑，除了我們姑娘的獨門解藥之外，天下再沒有第二種解藥。」

說完話，右手一抖，一個玉瓶，直向窗外飛去。

馬魁一提氣，似是想由窗口飛竄出去，但身子還未飛起，人却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

一條人影，疾飛而出。

是馬魁的同伴。

楚小楓冷眼旁觀，把經過之情看的十分清楚，但他却沒有發覺，那綠衣姑娘用的什麼手法，把毒藥傳到馬魁的身上，心中暗暗震駭不巳。

如此美麗的姑娘，竟然是一個殺人於無形的用毒高手。

馬魁似乎極力忍受着痛苦，鮮血，沾滿了前胸衣衫。

這人也够慓悍，一直咬着牙，不肯呻吟一聲。

但聞一陣快速的步履之聲，馬魁的同伴，巳然由樓梯上奔了上來，手中握着一個玉瓶。

楚小楓暗道：這人總算幸未辱命，終於拾到了解藥。

只見他迅速的打開瓶口蓋，倒出了一粒丹丸，送入馬魁口中，道：「吞下去。」

馬魁吞下解藥，一手搭在了同伴的肩上，道：「咱們走！」

那綠衣少女，一直端坐未動，銀菊却轉臉望着兩人下樓而去的背影，冷笑一聲，道：「自不量力。」

楚小楓緩緩乾了面前酒杯，忖道：這丫頭下毒之能，似乎巳經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如若被她瞧出什麼疑慮，那可是大爲麻煩的事，倒不如早些離開的好。

心中念轉，緩緩站起身子，向樓下行去。

只聽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站住。」

楚小楓心頭跳動了一下，但却未有停下脚步。

只聽那清脆聲音道：「我叫你站住。」

楚小楓緩緩停下脚步，回過身子，道：「姑娘可是叫在下麼？」

銀菊冷冷說道：「是你！」

楚小楓道：「姑娘招呼在下，不知有什麼事？」

銀菊道：「你過來！」

楚小楓怔了一怔，緩步行了過去，一抱拳，道：「姑娘召喚在下，有何吩咐？」

他眼看到馬魁中毒的情形，心中暗生警惕，早巳運氣戒備。

銀菊笑一笑，道：「剛才那兩位是不是你的朋友？」

楚小楓搖搖頭，道：「不認識。」

銀菊哦了一聲，道：「你不認識他們？」

楚小楓點點頭道：「眞的不認識，在下告退了。」

銀菊道：「慢着，你叫什麼名字？」

楚小楓暗暗忖道：看來，她們是有意來找麻煩了。

心中念轉，又提高了幾分警覺。

但他口中仍然十分和氣的說道：「在下林玉。」

銀菊笑一笑，道：「你這人很和氣，坐下來喝一杯吧！」

楚小楓道：「不敢打擾，在下告退了。」

馬魁的突然中毒，不但使得楚小楓震動不巳，而且也使整個酒樓上的人，驚懼不巳，大部份的人，都急急溜走。

原來滿滿一樓的酒客，此刻却跑的只餘下了楚小楓一個人，和綠衣少女主婢兩個人及兩個店小二。

整座的酒樓，只餘下了五個人。

那一直沒有講話的綠衣少女，突然開了口，冷冷說道：「不許走，過來，給我坐下。」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緩步行過去，在馬魁坐過的位置上坐了下來。道：「姑娘，有什麼吩咐？」

綠衣少女冷冷說道：「林玉，馬魁的情形你都看到了？」

楚小楓道：「看到了。」

綠衣少女道：「那就說實話，我的脾氣不太好，別讓我對你也下了毒。」

楚小楓道：「姑娘，咱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爲什麼要在我身上下毒？」

綠衣少女笑一笑，道：「所以，我給你一個說實話的機會。」

楚小楓道：「好！姑娘要問什麼？」

綠衣少女道：「你來自何處？」

楚小楓呆了一呆，忖道：這實在很難答覆，但又不能不理會。

心中念轉，心中說道：「在下自少在襄陽長大。」

綠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你不是專程來看我們主婢的？」

楚小楓道：「不是。」

綠衣少女道：「你練過武功？」

楚小楓點點頭，道：「是！練過幾年。」

心中暗道：我巳經極盡小心了，仍然被人瞧出了破綻。

綠衣少女說道：「你能不能帮我作一件事

情？」

楚小楓道：「什麼事？」

綠衣少女道：「帮我找一個人。」

楚小楓道：「找什麼人？」

綠衣少女道：「你自少在襄陽長大，而且，又練過武功，對這襄陽的人人事事，定然很熟了？」

楚少楓道：「知道一些，但不算太熟。」

綠衣少女道：「哦！這個人，是個拐子，我聽說他在襄陽，可是一直找不到他。」

楚小楓心中一動，道：「有沒有姓名？」

綠衣少女道：「有，他姓黃，單名一個桐字。」

楚小楓心中暗道：這件事，不能據實而言，只好從權了。搖搖頭，道：「沒有聽過，這個人，可能不在襄陽城中。」

綠衣少女緩緩說道：「是！這個人，有些古怪……」

語聲一頓，接道：「替我傳一句話，誰能找到黃桐這個人，我送他三粒化毒丹，一瓶七步迷魂散。」

楚小楓說道：「好！在下會把這件事傳出去。」

他心中有很多的疑問，但却忍了下去，他覺着能够早些離開這位姑娘，最好早些離開。

站起身子，轉身向外行去。

銀菊壓低聲音說道：「姑娘，就這樣放了他麼？」

綠衣少女道：「咱們似乎找不到對他下毒的藉口。」

銀菊微微一笑，道：「姑娘，這個人年紀不大，但却很識時務。」

綠衣少女回顧了一眼空洞的客棧，緩緩說道：「銀菊，你不會看走眼吧！」

銀菊道：「婢子相信不會。」

綠衣少女輕輕吁一口氣，道：「銀菊，可惜你昨天沒有來，整座的酒樓上擠滿了人，大家都想看看我，但我却一直把目光盯注在那窗外，我一臉憂苦，我雖然沒有回頭望過一眼，但我聽了很多人在頌美，很多人在嘆息，他們都讚一個痴情的姑娘，苦苦的等待着她的情郎，銀菊妳可知道，那些讚頌之言，聽起來是好動人，好美麗。」

銀菊道：「但今天却完全的改了一個樣子，昨天，他們讚美的痴情姑娘，今天却叫他們心頭驚動，駭怕。」

綠衣少女道：「唉！我心中好難過！」

銀菊微微一怔道：「難過，爲什麼？」

綠衣少女道：「我留給人家美好的印像太短促了，只有那麼一天，我想，剛才離開的酒客中，一定有昨天的客人，他們心中會好失望，好難過。」

銀菊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你這麼一說，連我心中也有些不安起來……」

話題一變，道：「姑娘，你剛才在他身上下毒了沒有？」

綠衣少女道：「沒有……」

銀菊急急說道：「沒有，爲什麼？」

綠衣少女道：「因爲，因爲，……」

銀菊道：「是否因爲他人太好，姑娘不忍心在他的身上下毒？」

綠衣少女道：「那倒不是，我只是，想不出一個在他身上下毒的理由……」

語聲一頓，接道：「你看，他會不會是咱們要找的人？」

銀菊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這似乎都不關要緊，要緊的是，咱們要在他身上下毒，這樣，他才會把話傳出去。」

綠衣少女道：「咱們忽冷忽熱的一鬧，我相信，這件事很快會哄動整個的襄陽府，黃桐如在此地，一定會知道咱們來了。」

銀菊笑笑，道：「姑娘，滿樓人客，都被咱們這一鬧，給鬧跑了，咱們也該走了。」

只聽一陣急步上樓的聲音，兩個叫化子，快步行了上來。

當先一人正是余立。

銀菊低聲道：「好啊！丐帮的人，找上來了。」

綠衣少女還未來及答話，余立已到了兩人的桌位前面，一抱拳，道：「姑娘可是來自湘西五毒門？」

綠衣少女冷冷的看了余立一眼，道：「你是什麼人？」

余立道：「在下余立。」

綠衣少女淡淡一笑，道：「看你穿着一身叫化子的衣服，想來，定然是丐帮中人了。」

余立道：「不錯，在下是丐帮襄陽分舵的舵主。」

綠衣少女道：「我還認爲，來了什麼大人物呢，只不過是一個分舵的舵主罷了。」

余立說道：「姑娘很瞧不起我這個分舵主了！」

綠衣少女道：「不錯，一個小小的分舵主，確實不放在我的眼中。」

余立道：「哦！姑娘還沒有回答在下的話呢。」

綠衣少女道：「回答你什麼？」

余立道：「姑娘是不是五毒門中人？」

綠衣少女道：「是又怎樣？」

余立道：「姑娘是不是五毒玉女？」

綠衣少女格格一笑，道：「想不到啊！我已經這麼快名滿江湖了。」

銀菊低聲道：「姑娘，丐帮耳目一向最靈，他既是襄陽分舵舵主，想來定然會知曉那黃桐的下落了。」

綠衣少女點點頭，道：「余舵主，你在襄陽多久了？」

余立道：「十二年了。」

綠衣少女道：「那麼襄陽府的武林人物，你都認識了？」

余立道：「不敢說全都認識，但不認識的實在不多。」

綠衣少女笑笑，道：「我就是五毒玉女，想向你打聽個人。」

余立道：「好！姑娘請說，只要他在襄陽府中，十之八九我應該認識。」

綠衣少女道：「可知拐仙黃桐，住在什麼地方？」

余立呆了一呆，道：「拐仙黃桐……」

綠衣少女接道：「是啊！此人在江湖上大大有名，難道你沒有聽人說過？」

余立道：「聽是聽過，不過，他已經息隱很久了。」

綠衣少女道：「他是已退出了江湖，聽說，就住在襄陽附近。」

余立搖搖頭，道：「這個，沒有聽過。」

五毒玉女冷笑一聲，道：「江湖上都說你們丐帮耳目靈敏，看來，是虛張聲勢了。」

余立道：「姑娘，黃前輩已經退出了江湖，敝帮就算耳目靈敏，也很難知曉一個息隱江湖的人。」

五毒玉女道：「哼！我就不信，找不到他，我要在襄陽府中大量用毒，多毒幾個人，他就會露面了。」

余立一皺眉頭，道：「姑娘，這件事，千萬不可。」

五毒玉女道：「爲什麼？難道你要阻攔於我？」

余立道：「適才，在下就是聽到了傳言，特地趕來奉勸姑娘……」

五毒玉女接道：「怎麼？那個姓馬的，也是你們丐帮中人麼？」

余立道：「不是，可是目下襄陽發生了一件大事，敝帮和排教中人，不少趕來襄陽，如若姑娘放手下毒，却怕，只怕……」

五毒玉女在江湖上的聲名，大約十分響亮，余立只怕了半天，却怕不出個所以然來。

五毒玉女却冷然一笑，道：「余舵主，只怕我毒了你們丐帮中人是麼？」

余立嘆一口氣，道：「五毒門極受江湖同道敬重，在下不希望姑娘在這裏鬧出事情。」

五毒玉女道：「五毒門雖然以用毒見稱，但我們一直格守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規戒，這一次，爲了找到拐仙黃桐，說不得只好放肆一下了，希望你能通告丐帮中人，不要多管閒事，那對貴帮，和敝門，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余立道：「這個，姑娘……」

五毒玉女揮揮手，接道：「够了，話不投機半句多，我一定要找到黃桐，不論用什麼手段，除非，你能够帮我找到，否則，貴帮中人，最好別管這件事情，我言盡於此，余舵主，請便吧！」

余立怔了一怔，欲言又止，轉身向外行了出去。

對這位五毒玉女，他似乎是有十分深的畏懼。

樓下站着兩個人。丐帮的陳長青和白梅。

陳長青低聲問道：「是不是她？」

余立道：「是！五毒玉女。」

陳青長道：「這小丫頭，跑到這裏來作什麼？」

余立道：「聽說她在找一個人，叫什麼拐仙黃桐。」

陳長青一愣，說道：「怎麼？黃老拐就在這裏？」

白梅欲言又止。

余立道：「沒有聽人說過。」

白梅輕輕咳了一聲，道：「陳兄，這五毒玉女，是怎麼一個人物……」

陳長青嘆息一聲，道：「這些年，你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不知道，江湖上發生了很多的事，五毒玉女出身湘西五毒門，聽說是目下五毒門掌門人的女兒，不但一身武功，造詣很高，用毒之能，亦盡得五毒門主的眞傳，……」

白梅突然接口說道：「余立，那位五毒玉女幾歲了？」

余立道：「看起來，不過十八九歲吧？」

陳長青道：「問余立不如問我，這是我們總壇中收集的內情，目下，還列入機密二字，各地分舵，只怕還不知道……」

語聲一頓，接道：「不錯，她今年只有十八歲，而且，出現江湖只有一次，這一次，算是第二次了。」

白梅笑一笑，道：「這麼說來，陳兄是因爲她剛才在酒樓上，毒了一個人……」

陳長青道：「不是，我們對五毒玉女的認識，在一年前，說起來，你也許會知道。」

白梅道：「什麼事？」

陳長青道：「一年前號稱四大天王的綠林悍匪被毒的事……」

白梅連接道：「這件事，我倒聽過。」

陳長青說道：「那就是五毒玉女對他們下的毒手。」

白梅道：「四大天王呢？死了沒有？」

陳長青道：「生死不明，不過，據本帮得到的消息是，四大天王曾經向她求饒。」

白梅道：「她饒了沒有？」

陳長青道：「當時，她沒有理會，拂袖而去，片刻之後，四大天王也跟着離去，以後，就沒有了四大天王的消息。」

白梅道：「這麼說來，這丫頭，實在很可怕了。」

陳長青道：「是！很可怕。」

白梅道：「她找拐仙黃桐，找黃桐一個就是，怎麼可以隨便向人下毒。」

余立道：「剛才我勸過她，但碰了一個釘子。」

白梅道：「陳兄，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陳長青道：「只是別理她，靜觀其變，看她眞的用心何在？」

白梅道：「五毒門的用毒之能，老夫也聽人說過，如果她眞的要在此地，大施毒手，那就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傷在她的手中了。」

余立道：「不錯，就在下聽到的經過，她的下毒手法，實已到了極端厲害的境界，那位馬魁，只不過在她的對面坐了一下，已經身中奇毒。」

白梅道：「如果她們早在桌椅上動了手脚，中毒就算不得什麼稀奇，何況，一張木桌掩護之下，可以動很多的手脚……」

語聲一頓，接道：「聽說五毒門中，有一種十丈傳毒之法，不知是眞是假？」

陳長青道：「是眞的，傳毒手法，極盡巧妙之能事，倒目前爲止，江湖上，還不知道他們用的什麼方法。」

白梅輕輕哦了一聲，說道：「貴帮也不知道？」

陳長青道：「是！敝帮目下，還不知道他們用的什麼方法，但我們知道，那很可怕，而且，是種無法防止的方法。」

白梅聽得愁眉緊皺，壓低聲音說道：「陳兄，依你看，這五毒玉女，會不會是歐陽嵩他們一路的？」

陳長青道：「這個，不太可能吧！五毒門數十年，受到武林同道聯手一次嚴懲，近來一直很安份，在江湖上走動，也不過是近一兩年中事，而且，五毒門中人一向不和別人合作，老叫化的看法，他們還不致於和歐陽嵩他們連結一起……」

語聲一頓，接着道：「走吧！咱們回去再說。」

只聽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諸位，就這樣走了？」

回頭看去，只見一個青衣少女站在身後丈餘左右處，臉色是一片冷漠之色。

白梅道：「姑娘是叫我們麼？」

青衣少女道：「你們東拉西扯的說了半天，一句也不交代，就這樣想走了麼？」

白梅道：「姑娘是五毒門中人？」

這青衣少女正是銀菊，只聽她冷冷說道：「五毒門中的人，聲譽不太好，是麼？」

白梅道：「姑娘言重了。」

銀菊冷冷一哼，道：「不錯，我是五毒門中人，五毒玉女身邊的丫頭，老頭子，你怎麼稱呼啊？」

白梅道：「老夫姓白……」

銀菊接口道：「白什麼？你總應該有個名字吧？」

白梅一皺眉道：「姑娘如此年紀，出言如此尖銳，不覺着太過份麼？」

銀菊冷笑一聲，道：「我們沒有惹你們，而是你們道長論短的在批評五毒門。」

白梅道：「老夫白梅。」說罷，轉身大步而去。

他久聞五毒門中人下毒之能，也不敢掉以輕心，轉過身子的同時，立時深深吸一口氣，運功全神戒備。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偵騎（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章福霖坦向鐵慶國說出，小桃兒到來換造殷維九買兇殺人之事，是由他指使，目的是觀察殷維九的反應，鐵慶國不由生出對章福霖警惕之心，暗中着人釘梢章福霖，不料這又中正章福霖的狡計，他的計劃正是要使鐵慶國派人跟踪他，那晚，他畧施小計，與殷維九搭上門路後，直趨殷府，開門見山揭開殷維九聘請戴逢春、常泰和商大鈞的不當，並誇言他們絕不能成事，如殷維九改請他合作，則有利無害，殷維九反問他可知如合作得要作些什麼，章福霖詭笑說全都知道，不過有些事情他必須弄清楚——



巧設釣鰲計

殷維九道：「好！你發問。」

「你爲什麼要殺死保安隊的金鈎章？」

「老弟，你弄錯了，他的死，與我完全無關。」

「好，陳屍香妃園的夏小君呢？她爲什麼被殺？」

殷維九站了起來，冷冷地說：「在我同答你的問題之前，我要提一個問題，你已經答應成交了嗎？」

「成交。我剛才就說過，五萬大洋不是小數目。」

「如果你們有企圖，或者說人話不辦人事，你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嗎？」

「我知道。你會不顧一切地，施展報復手段。」

「好！我先付錢，讓你好安心辦事。」殷維九站起來，走了出去。

章福霖暗生警覺，他想：這也許是一個拖延之計，也許去安排一個陷阱。不過，他又暗暗好笑，如果殷維九眞有這種打算，那他就是自找疵煩了。

過一會兒，殷維九去而復同，手裏捧着一個盒子。他當着章福霖的面，拿鑰匙打開那個盒子，取出一大疊錢票，票面大大小小，他湊了五萬元整數，推送到章福霖的面前。章福霖輕吁一口氣，他方才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哩，其實，對方並沒有玩弄什麼花樣。

「請點收。」殷維九很客氣地說。

章福霖對錢票很在行，眼睛一瞟，就知道都是些硬得像鐵板一樣的錢莊開出來的票子，至於數目，那是不用點了。不過，若是五萬元就能滿足章福霖，那簡直是笑話。

僞作守株謀

「好吧！」章福霖並沒有去動那些錢票。「我們繼續往下談談，我收了這些錢，到底要爲你作什麼事？」

「只作一件事。」

「殺人？」

「你很聰明。」

「並非我聰明，而是因爲我太了解你的需要；你目前只需要殺手。」章福霖嘆了一口氣，才繼續問：「要我爲你殺多少人？」

「一個。」

「那倒很便宜，說吧，要我去殺誰？」

殷維九並沒有立刻同答他的問題，又提出反問：「你在殺人時，喜歡用刀？還是喜歡用槍？」

「不一定。也許我只用我的手脚。」

「不管你是用拳脚，還是用刀槍，都不能殺死他，只讓他受傷；而且那種傷勢別人看起來很嚴重，其實，很輕，稍稍休養幾天就會復原，你明白嗎？」

「爲什麼要這樣作？」章福霖本能地提出疑問。

「你是受酬工作，無權過問原因。」

「那麼，我要先打聲招呼，這件事我沒有把握。」

「沒有把握？這話是什麼意思？」

「也許我會殺死他，也許我會使他成爲殘廢。」

「老弟，你拿了錢就變成了殺手，輕重都揑拿不準，你憑什麼當殺手？你憑什麼拿這五萬塊大洋？」

「殷大爺！你是在故意爲難我？」

「老弟！你這樣說就沒有道理了，我爲什

麼要爲難你？你是來幫我辦事，幫我解決危難的呀！」

「好吧，我先在原則上答應，等我知道你要我去殺誰之後，我再給你一個肯定答覆。」

「不行。」殷維九搖頭拒絕。「你必須收起這些錢票，肯定同答之後，我才能說出那個人是誰。」

章福霖現在才發現對手是非常的强勁有力，並非想像中那樣容易對付，他知道殷維九巳經佈好了套子。

可是，章福霖一時又想不透其中的玄奧。因此，他故意提出問題來拖延時間：「殷大爺！爲什麼你就不能在我收下這些錢票之前說出那人是誰呢？」

「如果我說出來那人是誰，而你又不答應，我豈不是平白無故地走漏了一個秘密嗎？」殷維九狡猾地說。

「我卽使收起了錢票，事後我也可能後悔的。」

「你不是那種輕易就反悔的人。」

「卽使我不反悔，我的能力也可能無法達到你的要求。殷大爺！彼此合作，開誠相見才是最重要的。」

殷維九冷峻地說：「你說的很對，可是以目前的情況來說，並不合用。目前，你要多少我就給多少，我要你作什麼，你就作什麼，那才是最重要的。」

「好吧，」章福霖拿起桌上的錢票放進衣袋。「現在你應該可以放心地揭開謎底了。」

「首先，我要告訴你行動時間和地點。」

「我在洗耳恭聽。」

「時間是現在，地點就在我的家裏。」

章福霖驚訝問道：「那個人在府上嗎？」

「在。」

「在那裏？」

「就在你的面前。」

殷維九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此言一出，使得章福霖大驚失色，竟然沉不住氣地站了起來。

「殷大爺！那個人難道是你？」

殷維九臉上浮現着揶揄的笑，慢吞吞地說：「除了我在你面前之外，難道還有別人？」

對於殷維九這個人，章福霖自然作過一番了解，但他絕沒有想到對方是如此高深莫測。

他深吸一口氣，盡力使自己保持平靜，然後緩緩地說：「殷大爺！你如此作當然有你的緣故，我不問，因爲這是道上的規矩。不過，有一個小問題還是想請你答覆：你對我的出手是如此有信心嗎？萬一我……」

殷維九聲冷如冰地說：「沒有萬一，你必須作得恰到好處，不輕不重，不偏不倚……」

章福霖道：「殷大爺，人有失手，馬有失蹄，萬一……」

「如果你眞會失手，你就要担負謀財害命的罪名。」

「謀財害命？這未免太嚴重了吧！」

「我死在你手裏，你身上又有一大疊錢票，那不難查出錢票的來源，你如何向鐵慶國解釋？」

「他不會知道。」

「他現在是不知道，可是案發後他就會知道。」

「我明白了，你在府上巳經佈下了千層羅網。」

殷維九冷笑着說：「你明白就好。」

「爲了防止失手，我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悔約，因爲悔約的後果不會比失手的後果更嚴重。」

殷維九一字一字用力地說：「兩者完全相同。」

章福霖很冷靜，事實上他也不敢衝動。現在他才發現殷維九仍和當年一樣刁鑽，狡猾，甚至尤有過之。道上的人一旦金盆洗手之後都比較軟弱妥協，但是，這種論調對殷維九並不適用。

章福霖有些後悔自己的行動輕率；也後悔自己太過份輕信對方。追悔無益，如何脫離龍潭虎穴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老弟，」殷維九的口氣又緩和下來：「你在猶豫什麼？一刀，一槍，或者一拳，一脚，五萬大洋就到手了。事後無人追問，也不結樑子，你有什麼好怕的？」

殷維九眞是那麼好說話嗎？他爲什麼要來這一招苦肉計？哼，章福霖不禁暗暗冷笑，他突然想到了對方的陰謀；當他以刀槍，以拳脚攻擊時，對方暗中伏埋的人立刻就置他於死地；對方是防衞殺人，根本無罪。

一定是。章福霖這樣想。殷維九也未免太小看人啦！

此時殷維九臉上的笑容更加濃厚了；雖然爲時尙早，但他巳經開始品嗜勝利的滋味了。

章福霖雖然作了「一定是」的判斷，依舊不太肯定。因此，他凝注對方，希望看得更眞，判斷得更準。

「你在看什麼？」殷維九笑着問。

「殷大爺！你聽過一個故事嗎？如果你交上一個當劊子手的朋友，他就時時留意你的脖子。」

「怎麼？難道你也在留意我的脖子？」

「豈止脖子！我在留意你的全身。」

「哦！」殷維九臉上的笑容有些不自然。「我在觀察，究竟在什麼地方下手比較妥當。」

「哦，」殷維九吁吐了一口氣，「我以爲你在害怕。」

「我怕什麼？」章福霖就好比死去的鴨子，嘴還是硬的。「你倒說說看，我有什麼好怕的？」

「你怕失手，也怕中了我的詭計。」

「我怕中了你詭計？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我的言行太反常，而使你心疑。」

章福霖打蛇隨棍上：「殷大爺，眞是詭計嗎？」

「當然不是。誰也不會拿自己身子骨兒開玩笑。」

「那麼，你這樣作，可能是一條苦肉計，是嗎？」

「可能？嗯，可能是一條苦肉計。」

章福霖一聽對方口氣放鬆，又連忙追問下去：「殷大爺，究竟是什麼緣故，使得你施展苦肉計呢？」

「章老弟！你不必挖空心思來追根究底。也許，我只是用這種方法來攷驗你的決心和勇氣。」

「殷大爺！你這樣作眞正的動機是什麼，到目前爲止，我還摸不清楚；不過，我至少巳發現了一件事：你在誘導我出手，逼迫我出手，只要我一展開攻擊，你的目的似乎就達到了。殷大爺！我沒有說錯吧！」

殷維九那種嘲笑！奚落的神色在一瞬間突然消失凈盡，他沉聲說：「如果你當眞動手，那就糟了！」

「哦！」章福霖幾乎以爲自己聽錯了。

「老弟！不是我在你面前說大話，我料定了，你絕不會輕易出手。因爲你怕中了我的圈套。」

「哦！在你的眼裏，我是一個儒種？」

「老弟！別衝動。至少我看出了你的長處——冷靜，沉着，不作沒有把握的事；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薑是老的辣，章福霖不禁暗暗道了一聲佩服。

「化五萬大洋請一個殺手來殺自己，天下絕沒有這種傻子，你的顧慮和猶豫非常正常，我很讚賞。」

章福霖頭上在冒汗，臉上有羞愧的神色。

殷維九一本正經地說：「現在，我們可以談正經事了——我的確需要你帮我殺一個人；當然那個人絕不是我。」

「誰？」

「我有兩個必須除去的人由你選一個。」

「剩下的一個又由誰去除掉他呢？」

「我自己會去解決。」殷維九的語氣中充滿傲意。

「好！我等着你宣佈那兩個人的名字。」

「一個是秦康元，一個是鐵慶國。」

章福霖這一瞬間如遭雷殛，前者名字宣佈時他只是微微一楞，而後者却使他大吃一驚。

「你選那一個？」

章福霖反問：「你認爲那一個比較難以對付？」

「那當然是鐵慶國；而且，一旦東窗事發之後，殺人者必定是死罪，他畢竟肩負地方治安之責。」

這是一個激將法，逼着章福霖去選釋鐵慶國。

章福霖以牙還牙地說：「殺死鐵慶國的人當然是死罪，不過，教唆殺人者也同罪。殷大爺！別拿這些話來嚇我。如果你不怕，我也同樣不會怕。」

「哈哈……」殷維九突然放縱地笑起來。

章福霖沉聲喝問：「你笑什麼？」

殷維九收斂了笑容，緩緩地說：「我聽說，你已經成了鐵慶國狗腿子，這是眞的嗎？」

章福霖反問道：「你認爲可能嗎？」

「不可能。」

「爲什麼？」

「因爲你跟鐵慶國當狗腿子無利可圖。」

「殷大爺！你還沒有同答我的問題——你笑什麼？」

「我是笑你這個人非常聰明，也很令我滿意。」

章福霖霍地站了起來，將手揷進了懷中。

殷維九臉上浮現詭譎的笑，緩緩問道：「怎麼？章老弟！你打算將那些錢票再次還給我嗎？」

「有此打算。」

殷維九連連搖着頭說：「不行，不行。」

「爲什麼？」

「君子重在一諾，你既已收下，就不能退還。」

「殷大爺！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

「章傳宗。」章福霖一字一字，說得非常清楚。

因爲章福霖的神色，語氣都非常凝重，所以，殷維九也認眞地想了一想，才同答：「我腦子裏沒有印象。」

「哦！那麼，瑞祥銀號你是否還記得？」

殷維九又很認眞地想了一想，又是搖搖頭：「老弟！我一生中經過的銀號太多，實在記不得了。」

「你曾經是一個騙子，大概不會忘記。」

殷維九渾身一震，厲聲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章福霖却是心平氣和地說：「殷大爺！你別發脾氣，英雄不論出身低，你過去是騙子，現在並不是呀……殷大爺！人生在世，總有幾件值得自己同味的事。比方說你吧！那幾件案子是你的得意傑作，你總會記得的。」

殷維九仍是厲聲道：「我問你，你提這些到底用意何在？」

「殷大爺！我想使你重溫舊夢。」

「難道這就是你來找我的眞正用意？」

「不錯。」

「好！既然要算舊賬，那就不妨敞開來說吧！」

章福霖那隻手仍舊揷在懷裏，他很沉靜地說：「我剛才提到的那個章傳宗，乃是先父的諱號。」

「嗯！」殷維九突然變得很沉靜。

「先父當年是瑞祥銀號的掌櫃……」

「不要停下來等我發問，繼續往下說。」

「先父只是受僱的掌櫃，說穿了就是拿人家的錢，給人家幹活兒的伙計。」章福霖仍然保持着平靜的態度。

「嗯！再往下說。」

「你光顧過瑞祥銀號一次，騙術很高明，使瑞祥銀號損失了三千多塊大洋，你應該還記得？」

「只是那一點點錢？」殷維九不屑地問。

「在你殷大爺的眼中，那三千多塊大洋也許不算什麼，在先父的眼裏却是一個大數目。而且，先父一生在銀號中作營生，竟然還會受騙，感到顏面受損。因此在變賣家產賠償之後，一時想不開而投環自盡了。」

殷維九霍地站起，顯得非常吃驚。

章福霖的口氣仍然十分平穩：「殷大爺！你是認爲先父太愚昧嗎？只不過區區三千塊大洋……」

「老弟！這件事我是一點印象也沒有。我絕非狡賴，我只是想提醒你，幹騙子這一行的不止我一個人。」

「你說的不錯。幹騙子這一行的很多。不過，這些年來，我問過許多人，大夥兒都說，能够使先父受騙的除了殷大爺這樣的高手之外，再也不會有別人。」

殷維九沉默不語，他似乎巳經嗅到了危險的氣味。

「殷大爺！十個騙子九個腦筋好，你眞會把這件事情忘得乾乾凈凈嗎？」章福霖索性挑明了。

「老弟！你不希望眞正害死令尊的人逍遙法外吧？」

「當然，這就是我來到貴地的目的。」

「老弟！我要提醒你，你找錯人了。」

「殷大爺！你爲什麼要怕？爲什麼不敢承認？」

「老弟！誰不怕報復？所以，我也不敢誇口說大話。不過，這件事情既然不是我作的，我當然也不必承認。」

章福霖一時啞然，這非常明顯，他並沒有掌握確切的證據，所憑藉的也是一鱗半爪的傳說和臆測。

殷維九眼見危險的氣氛逐漸淡薄，當然就把握機會說：「老弟！請相信我，這件事絕不是我幹的。」

「殷大爺！是不是你幹的，我早晚會查個明白。不過，你侵吞了別人所托的一筆黃白之物，你方才巳經承認了，那不會錯吧？」

「不錯。」殷維九倒不是藏頭縮尾之輩。

「據我所知，將那些黃白之物折價絕不止大洋十萬。」

「老弟！實不相瞞，我的家產總在百萬以上，你又如何分辨多少是侵吞黃白之物的所得？多少是我以後經年累月的儲存呢？老弟！五萬大洋你也應該知足啦！」

「可是，我還需要爲你殺人，五萬大洋並非白拿。」

殷維九搖搖頭說：「老弟！我不需要你爲

我作任何事，而且我也沒有任何事需要別人帮忙。」

「殷大爺！你剛才還說，要我去殺鐵慶國的。」

殷維九詭譎地說：「在此之前，我還曾經敎你殺我，你想想看，天下會有這種事嗎？」

「那麼，你眞正的用意又何在呢？」

「試試你的膽識，探探你的動向。」

「殷大爺！很坦白地告訴你，我到貴地來，只是爲了尋找那個害死先父的騙子，別的事我一概不管。」說到這裏，章福霖將錢票悉數掏出來放在桌子上。「這筆錢我不能收，我也不需要這筆錢，告辭了。」

說吧，站起來就走，連頭都沒有同。

殷維九高聲叫道：「來人！送客！」

章福霖走了，殷維九的眉頭却皺了起來。大廳的屛風後面，聰下，突然出現了好幾個壯漢，他們手裏都拿着槍，而且機頭都拉了起來。

殷維九揮揮手說：「用不着了，你們去歇着吧！」

衆人紛紛退去，原來殷維九還用了埋伏。

一個家人模樣的漢子過來低聲報告：「殷大爺！來客巳經走了，外面並沒有接應人。」

「哦！戴爺跟常爺那邊有消息來了嗎？」

「他們說，有人釘梢，他們暫時還不便行動。」

殷維九沉吟着，良久，才將嘴唇附在那漢子的耳根上，低聲囑咐一陣，那漢子聽得連連點頭。

殷維九又將緊握的右拳重重敲擊在左掌心上，這顯示他下了某種決心；他臉上浮現詭譎的微笑，這表示對他所下的決心很有把握——他的確够格稱爲一個狡猾之徒。

× × ×

鐵慶國派去省城的人同來了，據他說，是去調查小桃兒身份去的，究竟是去查什麼，那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當然，帶同來的消息十分使他滿意，這從他的神情間可以看出來。而且，他還立刻展開了另一個行動。

如意賭坊正在熱鬧的時候，也許鐵慶國不願引人注意，或者他怕驚擾那些興緻勃勃的賭客。因此，他走後門。

守門的人當然認識他，就連忙將他引進內廳。

秦康元也在得到報告之後火速趕到。

「坐！」鐵慶國很和善，同時指指門。

秦康元關上內廳的門，有些緊張地在鐵慶國對面坐下。

鐵慶國單刀直入地說：「秦康元！我要跟你談一件事，對你重要，對我也重要，所以你一定要說實話。」

「鐵隊長，在您的面前我那敢說假話？」

「那就好……你以前認識殷維九嗎？」

秦康元翻着眼皮在想，說他在想，倒不如說他在攷慮應該如何同答。

「認識嗎？」鐵慶國又追了一句。

「認識。」考慮的結果，秦康元還是說了實話。

「有過節嗎？有交情？……或者是泛泛之交？」

「有過節。」秦康元說了一個令人想不到的答案。

「你來本地有多久啦？」鐵慶國話題突又一轉。

「一年多了。」

「你與殷維九有過節的事告訴過人嗎？」

「唉！」秦康元嘆了一口氣，苦笑道：「還有什麼好說的呢？這麼多年了，而且，他現在又是洗心革面，棄惡從善，我能把他怎麼樣？算啦！就當不認識。」

如果秦康元說的是實話，他這種息事寧人的想法倒也不錯。老實說，他如果想舊事重提，立刻就會惹痲煩。

鐵慶國似在思索下面的問題，所以一時沒有開口。

秦康元有些不安地問道：「鐵隊長怎麼突然問起這件事呢？莫非有人在你面前說了我的壞話？」

對於秦康元的問題，鐵慶國沒有答覆，却又繼續他的問題：「秦康元！你和殷維九結仇的原因能說嗎？」

「鐵隊長！既然我將這件事壓根兒忘掉，又何必再提呢？一旦提起來，我就會恨，那樣可能會爲隊長添痲煩。」

「你是說，你可能會找他算賬？」

「是的。因爲殷維九作事太絕，我被他整得很慘。」

「難道殷維九就不怕別人報復嗎？」

「他不會怕，因爲他認爲比別人厲害。」

「事實上呢？他眞比別人厲害嗎？」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他過得比別人都好，現在是地方上有身份的人，連鐵隊長都要喊他一聲殷大爺。」

這話有些揶揄，鐵慶國不禁感到臉紅。

「秦康元！」鐵慶國很和氣地說：「說句良心話，你還算守本份，我有責任保護你。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不管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不要單獨行動。」

秦康元的眼睛瞪得大，顯然，鐵慶國的話帶來了巨大的震驚。良久，他才輕輕地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秦康元！你是老跑，還要我點明嗎？」

「隊長是說，殷維九可能會害我？」

「沒有確切的證據，我不便亂說。」

秦康元的辭色間都顯露了怒色：「他算老幾？我忍氣吞聲不去找他，他倒反過來找我？哼！眞是氣死人！」

「秦康元！我固然有保護你的責任，却也有約束你的責任，你不可以衝動，更不可以任性……」

「鐵隊長，我實在想作一個安份守己的良民，如果有人逼我，我也不能伸長了頸子讓人拿刀切。」

「如果眞有人逼你，就立刻告訴我。」

「這種人絕不會事先打招呼，只怕到時候來不及。」

「不管怎麼樣，你都不能作出不可挽同的錯事。秦康元！等你積蓄了一點錢之後，我希望你能作一點正經的行業。開賭館畢竟不是一個對得起自己良心的門路。」

「鐵隊長！我會記住你的敎訓。」

「好了，我要走了。」鐵慶國又叮囑一次：「記住，不管何時，何地，你千萬不要單獨行動。」

「我明白隊長的意思；即使我被殺遇害，最少也有人目擊事情是如何發生的，隊長也好緝兇。」

鐵慶國除了投過去一個撫慰的目光之外，也沒有說什麼；其實，他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離開如意賭館，走在街上，鐵慶國的脚步無比的沉重。

「鐵隊長！」有人叫他。是小桃兒。

鐵慶國心情沉重，有人站在他面前都沒有發覺。

「隊長一邊走路，一邊想心事，太危險了啊！」

「太危險？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小桃兒道：「萬一有人想暗算你，你根本

就不會留意到。」

「有人想暗算我？哼！還不至於吧？」

小桃兒一本正經地說：「章爺要我來傳一句話。」

「說吧！」

「他跟殷維九碰過面了。」

「哦？」

「一見面，殷維九就送他五萬大洋。」

「有錢人出手大，這沒有什麼稀奇。」

「不過，殷維九送這筆錢是有條件的。」

「嗯！有錢的人是絕不會白化錢的。」

「他要章爺爲他殺一個人。」

「誰？」

「你。」

鐵慶國簡直以爲小桃兒在說笑話，看看她，却又是綳着臉，一本正經的，那絕不是在開玩笑。

「小桃兒！是誰讓妳來告訴我這消息？」

「當然是章爺，如果他不說，我怎麼會知道呢？」

「他收了殷維九的錢嗎？」

「沒有。」

鐵慶國道：「這件事有些令人難以置信，殷維九是頭老狐狸，他怎麼會作這種輕率的事呢？萬一……。」

「鐵隊長！你是不相信我？還是不相信章爺？」

「不！我不是不相信你們，而是覺得太突然。殷維九爲什麼要這樣作？他難道不考慮後果嗎？」

「原因很簡單，殷維九在作困獸之鬥。」

「困獸之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因爲你對他有莫大的威脅，你活着對他不利。」

「這是妳的推測嗎？」

「是的。但也是事實。如果你稍微有點證據，你就抓人了。其實，這也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鐵慶國想笑，但他沒有笑，因爲時、地均不宜。

他眞想不透，爲什麼好多人都將他的頭腦看得很簡單。

他沉默許久，才問了一句話：「章福霖在什麼地方？」

「也許在客棧裏，也許……」小桃兒模稜兩可地說。

「請妳轉告他一句話，我眞不明白他去見殷維九有什麼用意，如果把我當朋友，就不要爲我惹麻煩。」

小桃兒驚異地望着他，似是想不到他會說這種話。

「也代我謝謝他的關注。」鐵慶國說完後掉頭就走了。

回到隊上，鐵慶國就等於回到一團理不清的綫頭中，到目前爲止，聽到的，看到的，雖已有許多綫索，可是，理來理去，都和那幾宗命案扯不上關係。目前所摸索到的除了江湖恩怨之外，就是利的爭奪，而這些都不是鐵慶國所想得到的；他想獲得的只有一樣——殺人的元兇。

偏偏這一樣是那樣地糢糊而又遙遠。

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理理那些綫索，却是愈理愈亂。正在煩躁不安之際，守衞的來報有客來訪。

傳進，是鐵慶國意想不到的戴逢春。

戴逢春開門見山地說：「鐵隊長！大概你也知道我的來意……我倒不是多事，只想洗清自己……」

「坐！坐！」鐵慶國很客氣地招呼。

「我是江湖人，聽到的都是江湖事，說出來隊長若信，也許有點用，若是不信，就當它耳邊風。」

「請說。」

「章福霖這個人絕不是什麼好人。」

鐵慶國冷冷地反問：「何以見得呢？」

「如果鐵隊長要追問理由，我也說不上來，有許多事，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姓章的來到此地，顯然是爲了一個利字，咱們猜想，他的目標是殷大爺。」

「可是，殷大爺送他五萬大洋，他竟然沒有要。」

「哦？殷大爺爲什麼要送他五萬大洋？」

「你爲什麼不去問問殷大爺呢？」

「鐵隊長！」戴逢春聳聳肩，以不屑的語氣說：「如果眞有這回事，那也沒有什麼稀奇的。」

「怎麼呢？」

「因爲五萬大洋並不能塡滿姓章胃口。」

「在我這裏說話要有憑據，空言猜測是沒有用的。」

「鐵隊長！他是江湖人，我是江湖人，所以，他有什麼心機我感覺得出來。眞的，隊長一定要相信我的話。」

鐵慶國緩慢地說：「如果我信了你的話，那只有兩種結果：一是將他關起來；一是請他走路。不管是那一種結果，都正好合了你們的心意，對不對？」

「鐵隊長！你指的你們，是說那些人？」

「你，常泰，還有殷維九。」

「錯了。」

「錯了？」

「是的。鐵隊長這種猜測絕對錯了。我跟常泰都是萬風堂朋友，與殷維九毫無關係。」

鐵慶國現在也變得市儈氣了，他突然有興趣和對方打交道：「如果你們希望章福霖被逐，被禁，我都辦得到。不過，那必須要有交換條件才行。」

「隊長！別說條件兩個字，有什麼事吩咐不就得啦！」

「告訴我，萬風堂是怎麼死的？」

「隊長！你是親自勘驗的，他是上吊自縊的呀！」

「戴逢春！我眞想把你給轟出去。」鐵慶國將臉色沉了下去。「你把我當作三歲小孩兒嗎？」

「隊長！萬風堂眞是上吊死的呀！」

「我辦過不少案，見過不少死人，一搭眼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戴逢春！你們怎麼還不走？」

「我們待在這兒等着瞧隊長您破案呀！」

鐵慶國叱呼起來：「你以爲我破不了案，要待在這裏看我的笑話是不是？你在作夢，不要多久，你就會後悔爲什麼要留在這裏。我有把握，你們一個也跑不了。」

鐵慶國不是一個毛躁的人，他怎麼會大吼小叫呢？莫非他這樣作是別具用心嗎？

戴逢春笑了，笑得非常陰險：「嘿嘿！鐵隊長！我這個人從來就不作後悔的事。比方說，我到這兒來就是爲了向隊長提供綫索，雖然隊長對我極不友好，我還是一本初衷，想把我所知道的全說出來，隊長您有耐心聽嗎？」

「你說吧！」鐵慶國顯得平靜了一些。

「首先，我要說的是夏小君，夏小蘭兩姊妹。」

鐵慶國不禁渾身一震，對方怎麼知道這兩個人呢？

「不過，在我沒有提到正題之前，我要先聲明一句，不管我說了些什麼，隊長都不能追問這些消息的來源。」

鐵慶國沉聲問道：「爲什麼不能追問？」

「也許我答不出；也許我不便回答。」

「好！我只聽，不問，這總行了吧？」

「這一對姊妹是跟小桃兒結拜手帕交。」

「確實？」鐵慶國也不知這算不算追問。

「鐵隊長！這個問題我不答，我方才就交代過了。」

「好吧！算我沒問，再往下說。」

戴逢春輕咳了兩聲，算是清了清嗓門，這才慢條斯理地開了口：「她們是奉了小桃兒之命來到此地的。」

「那麼，她們倆又是爲了什麼緣故而被殺呢？」

「鐵隊長！瞧吧！您又追問啦！」

鐵慶國眞有無名三丈火，可是他忍住了。

「鐵隊長！跟我戴逢春打交道，非常簡單。不必問，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會自動說出來。」

鐵慶國嚥一口唾沫，他感覺有些蹩得慌。

「剛才您提到萬風堂，說實話，連我都懷疑他不是自縊的。」戴逢春說到這裏，輕輕皺了一下眉頭。「不過，若說那個時候會有人暗中下手，却又不太可能。」

「爲什麼不可能？」鐵慶國又禁不住發問了。

「瞧！隊長又在追問了。不過，這個問題我倒樂意答覆……」戴逢春回憶地說：「當時萬風堂一進門就連連頓脚地說：『糟了！糟了』！問他他又不說，後來一個人關上了房門，隔不多久，您就到了。我跟常泰站在他的房門口就沒離開過，殺人者是如何進出的呢？」

「你剛才說，連你都不相信他是自縊。」

「不錯，我剛才是說過這句話。」

「你爲什麼會有這種說法呢？」

「因爲我認爲萬風堂是貪生怕死的人。」

「貪生怕死的人絕不可能自縊？」

「是呀！」戴逢春的頭，先點後搖。「可是……」

「戴逢春！願意帮我作點事嗎？」

「願意，一千個願意，一萬個願意。」

「那麼，你去帮我調查萬風堂的死因。」

「鐵隊長如此看得起我，我是非常高興，不過，這比無頭案還要困難。咱們跟萬風堂已有多年沒有來往，關於他的恩怨糾葛一概不知，這又從何着手呢？」

鐵慶國沒有接話，現在，他必須對戴逢春估價。

估價的結果是——戴逢春有可用之處。

那麼，戴逢春的來意是什麼？籠絡？賣好？或者是別有所圖？這是絕對應該分析清楚的。問題是——在缺少有利的資料的情況下，根本就無從判斷。

鐵慶國私心中有一股子慚愧，一個負責地方治安的人，竟然要委屈求全地去和一個江湖人物打交道。這是爲了什麼呢？答案只有一個：爲了破案；換句話說也就是爲求地方上的安寧，目的是正確的，只是手法稍欠光明。

鐵慶國拿定了主意，和戴逢春週旋到底。

「戴老！」鐵慶國的稱呼變了。「一切你看着辦，如果需要我支援的地方，你儘管招呼一聲。」

「鐵隊長，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情。」

「說吧！」

「請約束章福霖的行動。」

「你是說，章福霖可能會在中間攪局？」

「鐵隊長！爲了避免嫌疑，我不便說他的壞話，只要鐵隊長稍稍留意他一點，釘住他一點，我就能把萬風堂的死因查出來，也許，幾宗命案也同時破了。」

「戴老！你跟我出個主意，要怎麼樣釘住他？」

「這……？嘿嘿！鐵隊長，主意多的是，我可不能明說啦！你是老經驗，還怕沒有法子嗎？」

「好！好！我會照着你的意思去辦。」

戴逢春走了，鐵慶國臉上泛起了一絲陰冷的笑意。他把秦康元的那帮人召集起來，將跟踪章福霖的情況加以研判，得到了兩個結論，章福霖的確不懷好意，不過，戴逢春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一窩壞蛋中去選出一個最臭的蛋來的確很難，鐵慶國却一點也不氣餒，他決心將每一個蛋都打破，去聞臭氣，看顏色，還怕找不出那個臭蛋嗎？

主意拿定，心情也輕鬆了許多，往床上一躺，立刻就睡着了。

× × ×

小唐幌進了如意賭館，在門口迎客的「旗桿兒」立刻就向裏面報了信，生面孔進賭館，都得格外留意。

秦康元向吳旺囑咐了一聲，敎他出來看看。吳旺跟小唐一對盤，發現完全不相識。吳旺跑遍了大小賭場，只要是在賭場中混過的，他沒有不認識的。

秦康元在得到吳旺的暗示之後，迎了上去，客氣地問：「這位朋友是找人？還是來玩玩呀？」

「秦老大！咱們聊聊。」小唐開門見山地說。

這倒使得秦康元一楞，再打量，陪着笑臉問：「這位朋友貴姓？」

「唐，」小唐的語氣不亢不卑。「草字標清，其實，說說也是白說，無藉藉之名，秦老大根本沒聽說過。」

「請裏面坐。」秦康元滿臉笑容，沒有顯出半點驚詫。

進了內廳，分賓主坐下，僕人送上茶，主客開始了話題。秦康元單刀直入地問：「唐兄有何見敎，請直言。」

「秦老大，你派人釘住一個姓章的朋友，是何用意？」

秦康元一楞，扳着臉反問：「唐兄有何根據，硬說那些人是我派去的呢？」

「秦老大！你是場面上的人，又何必賴帳呢？」

「姓章的跟你是什麼關係呢？」

「朋友。」

「聽說過一個姓鐵的保安隊長嗎？」

「嗯，聽說過，是一個鐵漢。」

「唐兄可曾聽說過一句俗話，不怕官，只怕管。」

「秦老大有話直說，不必繞彎兒。」

「是鐵隊長敎我這麼作的。」

「哦？難道鐵隊長認爲我那姓章的朋友不是好人？」

「這……？唐兄是在外面跑過的人，何必跟我過不去呢？有許多話我是不便說的，你多諒解。」

唐標清霍地站了起來，臉色變了，語氣也改了：「秦老大，如果你還是跟以前一樣五湖雲遊，四海爲家，我姓唐的拿你沒法子。如今既然在這裏拉場子，靠人緣吃飯，若是不重江湖規矩，我可就不客氣了。」

秦康元很火，若是依他的脾氣，就算對方有飛天的本事，他也要跟對方幹上。唐標清說對了，他如今拉場子，靠人緣吃飯，只得將這口窩囊氣忍下來。

他低聲下氣地說：「唐兄請指點，我該怎麼辦？」

「俗話一句——刀切荳腐兩面光。」

「此話怎講？」

「鐵隊長要你派人釘梢，你儘管照辦。腿

勤快，眼靈光，看見什麼，聽見什麼，都別跟他說。」

「照辦，照辦！」秦康元連聲答應。

「打擾！」唐標清站起來告辭。「秦老大！如果言語得罪，舉動冒犯，改日再請罪。」

「唐兄有空還請過來坐，不送了。」

天已很晚，唐標清一走出如意賭館，就有一個人貼了上來，他是章福霖，顯然，唐標清的行動是他授意的。

「小唐！」章福霖輕聲問：「怎麼樣？」

「一切都照你的吩咐辦了。」

「姓秦的反應如何？」

「陽奉陰違，他還是要看鐵隊長臉色。」

「小唐，這第一步，第二步都很順利，明天一大早就開始跨出第三步。放心，大功告成，近在眼前。」

「章老大！我關心的不是第三步。」

「那你關心的是什麼呢？」

「咱們什麼時候轉身邁出第一步呢？」

「小唐，照我的算計，應該是後天。」

「章老大，你該知道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不過，這一次我却有點怕！」

「怕什麼？」

「怕鐵慶國，他可不是一個簡單人物。」

「不錯，鐵慶國的確太不簡單了，不過，他也有缺點。」

「你倒說說看，他有什麼缺點？」

「他太有人性，遇事則猶豫，這種人我們有什麼好怕呢？我們害怕的是強橫無理，不顧一切後果的人。」

「章老大！你既然如此有信心，我也就不便說什麼了。明天早上在什麼地方見？」

「薈芳樓。」

「明見？還是暗見？」

章福霖沉吟了一陣，緩緩地說：「這樣吧！到時候注意我的手勢……別忘了帶傢伙，如有需要，就動。」

「章老大，我又要表示意見了。」

「有話儘管說。」

「聽人說，你是個聰明絕頂的人，而且算無遺策，明早在薈芳樓如果需要動槍的話，那你就注定失敗了。」

章福霖冷冷地說：「小唐！你沒有跟我共過事，也不了解我當前的環境，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最快捷的路，你放心，這一次沒有半點風險，而且還要滿載而歸。」

「章老大，我不是不信任你，而是提醒你，所謂滿遭損，謙受益，凡事小心些，總不會錯。」

「是的，小唐，我會記住你的話。」

唐標清拱拱手，轉身走了。

章福霖凝望着他的背影，若有所思。

街頭上响起了更鼓聲。夜，已經很深了。

× × ×

夜已很深，可是殷維九却沒有入睡。

他的面前有幾樣小菜，一壺老酒，酒杯在他的手掌心裏一個勁兒地旋着，顯示他的心情非常沉重。

他的精神也顯得很萎靡，但他一再睜大眼睛，一再伸着懶腰，强行振作，這顯示他還在等待什麼。

不錯，他在等人，一次詭奇的深夜約會。

終於，一個僕人打扮的漢子推門走進來。

「老爺！」那漢子低聲說道：「人已經來了。」

「幾個？」

「就一個。」

「男的女的？」

「一個年輕小伙子。」

這似乎有些使得殷維九感到意外，他楞了一楞，才揮揮手說：「好！請他進來吧……過來。」

僕人走近，殷維九耳語，漢子點點頭。

須臾，來人進來了，是唐標清。

「請坐！」殷維九很客氣，却有些緊張。

唐標清冷冷地說：「殷大爺，我一個人來，兩手空空，你在院裏院外埋伏那麼多人，幹什麼呀？」

「誤會，誤會！」殷維九連忙加以解釋。「這兩天有各種人在找我，而且，本地又接二連三地出了好幾件命案，我怎能不防範一下呀！絕對不是針對你老兄的呀！」

「就算是，我也不在乎，因爲我來，沒有惡意。」

「是是是，坐下談！坐下談！」

唐標清並沒有坐下，背着手，欣賞壁間的字畫，似乎還是一個雅人，然後目光望桌上的殘酒剩菜一掃，「怎麼？殷大爺好像借酒消愁呀？」

「老弟！」殷維九的臉色放了下來。「你又何必消遣我？再說，你老弟也未必有這麼多時間來說無謂的話吧！」

「好吧！咱們談正事。」唐標清坐了下來。「我只是一個代理人，代另一個人來向你討一單債。」

「人不死，債不賴，只要有憑據，殷某人立刻還錢。」

「殷大爺，這種答覆，我們早已想到了。憑據沒有，因爲這單債不是你借的，而是你霸佔的。」

「這話就不對了，我殷某人一不佔山爲王，二不坐地分贓，是一個安份百姓，我霸佔誰來着？」

「你霸佔了一個孤苦伶仃，走投無路的弱女子托付的財物，你就靠那批黃白之物而起家的。」

又是那一套，只不過換了一個人而已。殷維九心中暗暗冷笑。也許，你就是章福霖的同路人吧？

「貴姓？」

「唐。」

「唐老弟！我能這樣稱呼你嗎？」

「當然可以。」

「在你之前，已經有好幾個人來提過這件事。」

「哦？」唐標清不能不故作驚奇狀。

「就算眞有這回事，我也不知道誰是眞正的代理人。唐老弟，有許多話不是當事人就永遠無法說清楚。最好你能把那位所謂孤苦伶仃的弱女子一起帶來。」

「她害怕。」

「哦？她怕什麼呢？」

「因爲已經有兩個女人被殺，她怕成爲第三個死者。」

「難道她以爲那兩個死者是我所害？」

「每一個人都這樣想，連保安隊長鐵慶國也不例外。殷大爺！現在已經有許多人打抱不平了。」

「我知道，許多人看我殷維九過得還算不錯，就想打我的抽豐，告訴你，老弟，要錢要上路，用這一套，我不吃。夜已很深，我想，咱們該結束這次談話了。」

唐標清坐在那兒沒有動，而他心裏却在暗暗嘀咕：早就知道殷維九是一頭難纏的老狐狸，章福霖偏不信。

現在，唐標清只有打出章福霖秘授的一條錦囊妙計，不過，據他猜測，這條妙計也不見得有用。

「請！」殷維九再下逐客令。

唐標清站了起來，冷冷地說：「容我再說

最後一句話，說完就走了。」

「請說。」

「明天日落之前，將你霸佔的那一批黃白之物，列具清單，連同原品，如無原品，就以現價折價，如數歸還原主，要不然，不但要毀家，只怕你性命也難保。」

一番狠話，說得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那番氣勢，那種態度，簡直就沒有將殷維九看在眼裏。說完之後，掉頭就走，大有來去自如之槪。

殷維九不禁怒火上升，沉叱一聲，道：「站住！」

唐標清那裏會甩他，仍是自顧自地向外走去。

庭園內突然湧出好幾個壯漢，擋住了唐標清的去路。每一個壯漢都宛如兇神惡煞，而且手裏都有傢伙。

唐標清一來就點明了這兒有埋伏，那麼，他應該早已明白了這種情勢，那又爲什麼自討苦吃呢？

眞不明白唐標清在玩弄什麼花樣？

「唐老弟！」殷維九冷冷地問：「誰在你背後撐腰？」

「當事人。」

「誰是當事人？」

「遲早會讓你見到。當你決定退還那批霸佔財物的時候。殷大爺！夜已很深，我不想久留。」

「你還想走？」

「當然想走，這裏並不是我的家。」

「唐老弟！你把我這裏當什麼地方？愛來就來，愛走就走？沒那麼簡單，說吧！那個女人自己爲什麼不出面？」

「她不敢來。」

「不敢來？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你已經殺了兩個女人，她怕成爲第三個死者。」

「哼！」殷維九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原來這就是你們的毒計，先無端製造幾件命案，使我陷於恐怖情勢中，然後逼我就範，不過，你們看錯人了。」

「殷大爺！你倒會反咬一口，那兩個女人是你殺的，却往人家身上推。哼！這還推得掉嗎？」

「唐老弟！你我用不着說這些廢話，人是不是我殺的，我心頭有數。現在，談談你我之間的實際問題。」

「談吧！」唐標清一副蠻不在乎的樣兒。

「你所說的那個女人現在何處，你應該知道。」

「當然知道。」

「那麼，請告訴我。」

「不行。」唐標清斷然拒絕，毫無轉圜餘地。

「唐老弟！你知道如此任性會有什麼嚴重後果嗎？」

唐標清不接腔兒，臉上也毫無表情。

殷維九一字字陰狠有力地說：「唐老弟！你大槪也知道我姓殷的以前是塊什麼料。唐老弟，在天亮之前你如果不交出那個女人來，你將受到莫大的苦痛，直到死亡。」

唐標清面上木無表情，心中却暗暗打了一個寒噤。他現在有些懷疑章福霖的錦囊妙計是不是在開他的玩笑了。

見他無言，殷維九的態度又緩和了一些：「老弟，聽我一句勸，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何必自尋死路？」

情勢演變到這種地步，唐標清也只有硬撐下去：「殷大爺！別盡說狠話，你能把我怎麼樣？」

「我能[illegible]你。」殷維九咬牙切齒地說。

「這我相信。最近兩天，你已殺了好幾個人。不過，我仍然有些懷疑。你敢殺死我嗎？嗯？」

「我爲什麼不敢？」

「因爲保安隊隊長鐵慶國正在嚴密監視你，你只要稍稍輕舉妄動，你就是自投羅網。你會不了解這種情況嗎？」

殷維九似乎早就拿定了主意，這幾句阻嚇之辭並不足以使他打消原意。他低叱道：「將這小子拏下，關進地窖。天亮之前他如果不交出那個女人，將他好好收拾一頓。」

唐標清沒有反抗，並非他畏懼擺在面前的强勁實力，而是章福霖有過交代；不過，他還是懷疑這條計策是否眞的管用？章福霖會拿他的性命當兒戲嗎？

當唐標清被關進地窖的時候，一條人影越牆而去。

他就是章福霖。

現在，他在暗暗好笑，因爲殷維九已經毫無防備地鑽進了他的圈套。

殷維九的心情永遠也得不到平靜，當唐標清被關進地窖之後更增加一層負擔，可是，他需要睡眠。不管他的心情是多麼沉重，他也感到疲累。

可是，當他睡下不久之後，就有人來擂門了。公然擂門，當然不是宵小，殷維九不禁大大吃了一驚。

吩咐下人去應門，回報立刻傳來：「是鐵隊長。」

身爲保安隊長，深夜造訪百姓，又是擂門如擂鼓，若是非有正大堂皇的理由，會如此輕率嗎？

殷維九的頭皮立刻發炸，可是，人已經到了他的面前，即使想躲，也都來不及了。只有硬着頭皮迎上去。

「鐵隊長，是有什麼急事嗎？」

鐵慶國沒有回答，只是一揮手。他手下的人立刻分成兩起：一起留在現場；另一起則蜂湧着跑向後院。

殷維九發毛了，忙問道：「鐵隊長，這是幹什麼呀？」

鐵慶國仍是悶不吭聲，他這個時候倒成了名副其實的鐵隊長；身子硬得像鐵，臉色青得像鐵。

一會兒工夫，另一起人回來了，還帶着唐標清。

鐵慶國這才開了口：「殷大爺，有人密告，說你私設刑堂，暗置囚牢，果然是實……你也太膽大妄爲了。」

殷維九發現事態嚴重了，不過，他仍然强辭狡辯：「這個人深夜翻牆越戶，心存不軌，所以……」

「你抓住之後，爲什麼不往保安隊送？」

「太晚了呀！怎好意思去打擾鐵隊長？」

鐵慶國轉過頭來問唐標清：「現在輪到你說了。」

現在，唐標清對章福霖開始有了信心，因爲章福霖所預料的情況已一一展現在他的面前。當然，他的應對也就依照章福霖的口授心傳，照本宣科了。

「鐵隊長！你能相信我的話嗎？」

「你只管照實說，我會判斷是眞是假。」

「我先要表明一點，我是從大門口走進來的。」

「嗯，你過去跟這裏的主人很熟嗎？」

「不熟。」

「不熟，你來找他幹什麼？」

「我受人之托，來向殷維九討一筆債。」

「有憑據嗎？」

唐標清沒有再回答，事實上他也無法回答。這種情況章福霖並沒有特別的指示，他當然只有緘默。

殷維九却嚷了起來：「鐵隊長，他在信口胡說，人不死，債不爛，只要有憑據，我姓殷的就還錢，鐵隊長！你敎他拿憑據出來。」

「你姓什麼？叫什麼？從那裏來？」鐵慶國又開始盤問？「憑據呢？要債要有憑據。」

唐標清很清晳地報了姓名，然後說：「鐵隊長，憑據在當事人的手裏……而且，姓殷的自己心裏有數。」

「當事人是誰？」

「是個女人。」

「她在那裏？」

「不在本地。」

「她自己爲什麼不來？」

「她不敢來。」

「不敢來！這話怎麼說？」

「她聽說殷維九在本地勢力很大，而且她先派了兩個女人來探探路，結果那兩個女人都死了。」

鐵慶國精神驀地一振，疾聲問道：「那兩個女人姓什麼？叫什麼？」

「是一對姊妹，姓夏，姊姊叫小君，妹妹叫小蘭。」

「你是說，這一對姊妹都是被殷維九殺害的？」

唐標清很奸巧地說：「這我可不敢說。」

鐵慶國沉吟了一陣，又問：「如果我負責保護那個女人的安全，她敢來嗎？」

「她當然敢來。」

「如果由你去找她，一來，一去，要多久時間？」

「兩天。」

「好！你去找她來，我負責她的安全。」

殷維九又插嘴了：「只怕你一去就再也不會回頭了！」

「殷大爺，」鐵慶國冷冷地說：「你最好閉上你的嘴。這個時候，說任何話對你都沒有好處。」

唐標清問道：「鐵隊長！我可以走嗎？」

「快去快回，」鐵慶國揮着手說：「不要被別人料中。」

「鐵隊長！殷維九說這句話大有文章，如果他派人暗伏途中，敲我悶棍，我當然是一去不回呀！」

殷維九氣憤塡膺地吼道：「你不要血口噴人！」

鐵慶國安撫地說：「你放心，他不敢。」

唐標清開始打出最後一道殺手鐧：「鐵隊長！他有什麼不敢呀？私設刑堂！暗設囚牢，這都是犯法的呀！」

「鐵隊長！」殷維九忙辯護：「我是被逼迫的呀！」

鐵慶國的門牙緊緊咬着下唇，沉吟良久，才緩緩地說：「我立刻將殷維九押到隊上去，這樣你該放心了吧！」

「鐵隊長……」

殷維九一開口，就讓鐵慶國打斷了：「殷大爺！你這樣作是犯法的，我要治你的罪……將殷大爺帶走。」

兩名保安隊員立刻走過去架住了殷維九，唐標清在嘴角處流露了勝利的微笑。他私心中對章福霖佩服得五體投地。到目前爲止，他們的大計已經接近完成階段了。

唐標清雖然暗暗得意，但是他的行動還是非常小心；他離開了殷家之後，立刻出城而去；直到確定沒有人在跟踪他，監視他，他才又悄悄地溜了回來。

潛進章福霖所居住的客棧，發現章福霖居住的客房仍然被秦康元的那批手下所監視，又連忙退了出來。

他剛剛翻出圍牆外，就聽有人叫他：「小唐。」

回頭一看，是小桃兒；她打着手勢，示意他快速離開。等距離客棧遠了，小桃兒才接近過來。

「小唐！章大哥不是告訴過你，不要再連絡了嗎？」

「小桃兒！我有很重要事要告訴他呀！」

「小唐！你眞是太冒失了，萬一讓人認出你來，那豈不是全功盡棄了嗎？」小桃兒埋怨地說。

「小桃兒！我實在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訴章大哥呀！」

「那麼，你跟我說，我想法子轉告他。」

「告訴章大哥！殷維九手下的實力不弱，不但人手多，而且都有槍，還都是嶄新的快慢機。」

「小唐！這也算是很重要的事情嗎？」

「當然啦！按照章大哥的計策，殷維九押進了保安隊，他家中就可以任意出進了，事實上並不那麼簡單。」

小桃兒一時沒有說話，半晌才開口說道：「小唐！你不用操心，章大哥老謀深算，說不定他早就想好對策了。」

「什麼呀？」唐標清仍是很着急地說：「章大哥原先的計劃我都清楚，他以爲只要萬風堂一死，殷維九被關，殷家就會門戶洞開，事實上殷家就像銅牆鐵壁一樣。」

「好！我想法子將這些情況告訴他。」

「你要立刻告訴他，而且我也想立刻得到他的回示。」

「那怎麼行呢？章大哥這時候不在呀！」

「哦！他不在客棧？去那兒了呀？」

「他到保安隊去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那……那怎麼辦呢？按照預訂計劃，我這邊的行動就該着手了，可是，又不知道該不該……？」

「小唐！你追隨章大哥也有好多年了，難道不了解他的穩健作風？如果他對殷維九沒有很深刻的了解，怎會對姓殷的手下？我看……你還是依照預訂計劃進行吧！」

「好！萬一有什麼差錯，妳可要說句公道話。」

「小唐！你放心，章大哥也不是只會責備別人的人，如果有什麼差錯，他也會檢討錯誤出在那裏。」

「好！我走了。」唐標清說完後，立刻轉身離去。

小桃兒凝望着唐標清的背影，頻頻搖頭，她似乎在惋惜什麼？難道她在爲唐標清而惋惜嗎？

× × ×

鐵慶國在踱方步，他似乎思索什麼。

章福霖沉靜地坐着，目光隨着鐵慶國移動的身子而移動，他顯然在等待鐵慶國考慮之後的答覆。

鐵慶國終於站住了，但却頻頻搖頭。

「鐵隊長，難道你認爲我的判斷不對？」

「不對。」鐵慶國的語氣很果決。

「怎麼呢？」

「殷維九是老江湖，作事不會如此顧頭不顧尾。」

章福霖從容地說：「鐵隊長的話不能說不對，不過，你沒有考慮到主動與被動有着很大的區別。」

鐵慶國瞠目以對，似乎一時還沒有悟出這句話的含意。

章福霖接着說：「如果殷維九主動地去作一件事，他當然會詳加籌劃，週密進行。今天他却是被動的，索債的人突然來到面前，使他措手不及……」

「章老弟！你再想想夏小君，夏小蘭姊妹倆被殺，你就會發現內中大有疑問，簡直就可以說不近情理。」

「這我倒要聽聽鐵隊長的說法。」

「她們姊妹倆的確是淪落風塵，以賣笑維生的；絕非以賣笑爲娼作她們的掩護，這一點，我經過調查證實。」

「嗯！」章福霖沒有發問，靜待下文。

「她們並沒有特殊本領，也沒有受過特殊訓練，對方怎會派她們兩個人登門索債呢？這不是兒戲嗎？」

「鐵隊長！對於這件事，我是另有看法。那位債主也知道殷維九有財有勢，在無憑無據情況下很難索取那筆舊債，於是先派出這兩個女人探探殷維九的動靜。」

「那麼，這兩個女人與債主又有什麼關係呢？」

「毫無關係，大概是化錢付酬的那一種性質。」

「如果你是殷維九，當這兩個女人登門索債的時候，你如何應付？」鐵慶國提出反問。

這個問題顯然不好回答，因此，章福霖想了很久才開口：「如果我是殷維九，我就一口答應歸還這筆舊債，並要求當事人親自出面，到那時再說。」

「那麼，殷維九爲什麼沒有想到這種應付的方法呢？」

「當初我也奇怪，不過，我從另一個角度得到結論。」

「哦！」

「如果先找人帶信給殷維九，然後約定日子見面，去的是夏小君，殷維九並不知道她只是……」

「不通，不通！」鐵慶國毫不客氣地將章福霖的推斷否定了。「殷維九絕不會在沒有弄淸楚對方眞實身份之前就驟然下手。」

「鐵隊長！情況發生時，殷維九不是在省城裏嗎？」

「你是說，是別人冒失下手的？」

「是的。」

「這一切都是推斷，可是憑據呢？」

章福霖很輕鬆地說：「要憑據並不難。」

「上那兒去找？」

「可以從戴逢春，常泰二人身上着手。」

「你肯定命案是他們二人下手的？」

「沒錯。」

「他們肯說嗎？」

「只要鐵隊長允許，這件事由我來辦。」

「你有辦法敎他們說出實話嗎？」

「當然。」

鐵慶國緩緩地說：「我知道你要用什麼方法。我方才還指責殷維九私設刑堂，暗置囚牢，現在，我們又用這種方法來對付別人，這……實在說不過去。」

「鐵隊長！不管作人也好，作事也好，原則也需要隨時改變。要不然，就會遇上許多阻碍。比方說，殷維九已經被你關了起來，將來你怎麼結束這件案子呢？」

「他私設刑堂是實，難道他還賴得掉？」

「可是，你又把那個姓唐的放走了呀！」

「姓唐的說，他會盡快趕回來的。」

章福霖道：「如果他一去不回呢？這是很難料定的呀！」

鐵慶國不禁楞住了，這是可能的。萬一姓唐的一去不回，他又憑什麼去指控殷維九所犯的罪名呢？

章福霖打鐵趁熱地說：「鐵隊長！現在這是騎虎難下之勢，如果不往前走，那是後退無路的啊！」

鐵慶國顯然被陷在一道狹谷中了，左右無路，只有前進與後退；而後退是任何一個有進取心的人所不願爲的。

他考慮再三，才問道：「你有把握制服他們二人？」

「有把握。」章福霖毫不猶豫地說。

「好吧！」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鉄慶國終於答應了。「你試試看，但是，千萬不可冒失。」

「這一點，你可放心，不過，我有一個請求。」

「說吧！我當然是全力支援你的。」

「我不需要你的任何支援，牽涉到你將來會使你爲難。我要求保安隊的任何活動都從此刻起全部靜止。」

鐵慶國瞠目以對，一方面固然出於驚異，另一方面則是等待着章福霖進一步的解釋，爲什麼要如此？

章福霖是何等聰明的人，他連忙說：「保安隊的活動一旦靜止，他們就會鬆懈，我正好乘隙而入。」

「章老弟！你這個要求可就令我爲難。」

「怎麼說呢？」

鐵國慶道：「如果，你是另有所圖，我豈不是變成了……？」

「鐵隊長！這就要靠你的判斷力了。」

「章老弟！有時候判斷是不盡可靠的。」

「經過你的觀察和判斷，這個人的可靠性已經十有八九了，再加上許多旁證，你對我還沒有信心嗎？」

鐵慶國苦笑着點點頭，他實在無話可說。

「答應了嗎？」章福霖非要得到肯定的答覆不可。

「好吧！從此刻起，到天亮前，我撤回所有的活動，但是我要派人封住離開本地的任何一條通路。」

「這是鐵隊長權責，我沒有理由反對。」

「好！還是那句話—千萬不要冒失。」

「我還有個附帶的要求。」章福霖似乎是個貪而無饜的人。「請隊長把秦康元那夥人也下令撤走。」

鐵慶國訕然地笑道：「好像任何事情都瞞不過你老弟。其實，那也沒什麼特殊用意，我敎他們回去好了。」

「謝謝隊長，同時也向隊長保證，絕不辱命。」

鐵慶國揚掌用力在章福霖肩頭一拍。這一掌像是鼓勵；像是信諾，其中含意用不着再用言語來表達了。

章福霖匆匆走出了朱家大院的側門，當他一轉過身來的時候，臉上立刻浮現了勝利的笑容。

他是應該笑的，自從他以階下之囚與鐵慶國初度接觸開始，他就逐漸反賓爲主，處處主動。不過，却有一個小小的疑問：此時就笑，是否太早了一點呢？

一離開保安隊部之後，章福霖並沒有立刻展開行動。他回到住處，小桃兒立刻從隔壁房裏跑了過來。

她將唐標清所說的情況又複述了一遍。

章福霖只聽不問，而且沒有任何反應。直到她說完了他才說：「到外面看看。」

小桃兒訝異地問道：「看什麼呀？」

「看看那帮狗腿子還在不在？」

小桃兒跑出去，很快又回來，有些興奮地說：「怪哩！剛才還有好幾處暗樁，現在是一個人影兒也不見了。」（未完）

江湖名捕傳奇故事

溫涼玉・文
盧令・圖

血手（大結局）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追命等人殺奔幽明山莊，途中有數人為辛十三娘所殺，幸追命機警，找出辛十三娘藏身之處，各人合力格斃辛十三娘，在進入幽明山莊後，始受困於七曲九迴陣，又有數人喪生，卒為彩雲飛想出破陣之法，將陣毀去，這時，艷無憂現身，唱出懾魂魔音，欲制各人於死，追命等人各運內功，盡力抵擋，正在危急之際，瘋子宇文秀突闖入向艷無憂攻去，艷無憂為應付宇文秀，被迫暫停魔音，追命與蔡玉丹，急飛身撲擊，艷無憂發出長嘯，長廊兩端驀地衝出披頭散髮的湘北六豪及四金衣人，向追命等攻去——

血染雪地赤　火冲天半紅

衆人知道這些人已被魔音所懾，聽命於艷無憂，屈奔雷見艷無憂如此歹毒，再也顧不得身份，只求速斃「血霜妃」，提斧攻了上去，「勾魂奪魄」兄弟，雖生性孤僻，但知一旦被艷無憂突圍，再施「懾魂魔音」，只怕自己就討不了好，故兩人向那十人迎了上去，力拚起來。

少林四僧因體力耗損過度，只能調養。殷乘風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也偕彩雲飛齊攻艷無憂，只是彩雲飛一直對這「血霜妃」有好感，不忍痛下殺手。

艷無憂在長廊上力戰這五大高手，不消一刻，便衣衫盡濕，臉露哀色，衆人畢竟出身於名門正派，只覺以衆敵寡，亦不忍下殺手。那邊的辛氏兄弟，本來生性狠毒，兩人以「斷臂奇功」不久已斃去兩名湘北豪客，一名金衣大漢。

屈奔雷生性暴烈，終於按捺不住，一斧劈向艷無憂後心，眼看艷無憂中斧之際，忽然金絲一閃，原來是蔡玉丹不忍見艷無憂命喪當堂，竟以金絲纏住屈奔雷的斧頭。

就在這一刻，艷無憂竟拚出了狠功，如白影一抹，已咬向追命，追命急退，竟已退至廊邊，腳踏一空，眼看就要往下墜去，好個追命，猛一提氣，在空中一連三個筋斗，已落到另一長廊上，不禁驚出了一身冷汗。

只是追命落身於另一道長廊上，一時奔不過來，艷無憂已一連十七八招，招招攻向殷乘風要穴，殷乘風被逼退七八步，彩雲飛本不想與艷無憂交戰，以放她一條生路，而今一見艷無憂如此拚命，也不禁赫然身退！

本來這一下正是「血霜妃」艷無憂突圍的時候，而這機會，正是蔡玉丹以金絲纏住屈奔雷的斧頭所造成的，可是這「血霜妃」因人經慘變後，十分狠毒，竟「咭咭」一笑，袖中射出三枚「搜羅神針」！

這三枚「搜羅神針」全都射向蔡玉丹，蔡玉丹金絲仍纏在斧上，抽手不及，只好左手一彈，彈落一枚針，頭一偏，又避

過了一枚針，第三枚針却「嗤」地一聲，射入蔡玉丹左臂上，蔡玉丹只覺臂上一麻，知是毒針，右手一緊，已抽回金絲，直捲向艷無憂。

艷無憂見已命中蔡玉丹，心中大喜，咭咭笑道：「搜羅神針，當世除我和大師兄外無人可救，你還是等死罷！」飛身欲逃，一躍過了「化骨池」，落在另一長廊上。

這時屈奔雷已抽回飛斧，見艷無憂傷了蔡玉丹，勃然大怒，喝道：「妖女，看斧！」飛斧「霍」地脫手飛出，迴旋着向艷無憂當頭砍去。

艷無憂現下的落身的長廊，正是「勾魂奪魄」兄弟與那十個迷失本性的人力戰的地方，辛氏兄弟又誅殺了兩名湘北豪客與一名金衣大漢。艷無憂眼見飛斧襲來，屈奔雷的飛斧不愧為「一斧鎮關東」，艷無憂不知如何躲避，竟隨手抓起一名金衣大漢，迎頭一擧，「噗」地一聲，跟着一聲慘呼，屈奔雷的飛斧便嵌在這大漢的胸上。

這時辛氏兄弟已節節勝利，加上現在被「血霜妃」拿着當盾牌的那名金衣大漢，辛氏兄弟的對手只剩下兩名湘北豪客與一名金衣大漢，辛氏兄弟攻勢一收，兩股掌力，拍向艷無憂。

艷無憂一聲冷笑，把那金衣大漢的屍首一拋，擋住這兩掌，沒料蔡玉丹的金絲却十分之長，竟越過「化骨池」，艷無憂因分神於屈奔雷的飛斧與辛氏兄弟的雙掌，一不留神，雙足已被金絲牢牢捲住。

艷無憂花容失色，勉力以腿釘在板上，蔡玉丹一抽未動，艷無憂也掙脫不出，追命已「標」的一聲越過了「化骨池」，到了艷無憂的身前，一連八腿。

這八腿，有些是攻向艷無憂的前胸，有些是攻向艷無憂的左右雙脅，有些甚至攻向艷無憂的後心，都是在極不可能的情況下，極不可能的角度下出擊的，追命腿法之詭異，可見一斑。

艷無憂既不能退，又力不從心，勉力接下這八脚，已搖搖欲墜，忽然之間，兩件兵器，一件是雷公轟，一件是長鐵椎，向艷無雙身上打到。

艷無憂的身子本已因追命八腿而搖幌不停，這兩件兵器，又怎接得住，當下「蓬蓬」兩聲，都打在艷無憂身上，艷無憂悽然吐了一口血，那使雷公轟及使長鐵椎的大漢，見一招得手，大喜不過，又欲再打，追命喝道：「生擒她為蔡兄取解藥要緊！」

沒料艷無憂已中兩下重擊，足被纏住，潛逃不得，自知絕無倖理，竟一跺足，返身投入池中，邊厲聲道：「你們都活不了，大師兄自會為我報仇的……」便沉入池中，沒了聲息，蔡玉丹大驚，忙運力於絲上，強把艷無憂提起，只見她已開始渾身腐爛，慘不忍睹，金絲浸在池中，也變了墨色，可見池水之毒！彩雲飛見此慘狀，大是不忍，失聲而叫，掩面不看。

艷無憂這一死，衆人都沉寂了下來，而「勾魂奪魄」兄弟，把那剩下的兩名湘北豪客與一名金衣大漢殺了，一時之間，都靜寂了下來。少林四僧運功調息，也覺得恢復了一些，相繼而起。

追命乾咳了一聲，道：「這『搜羅神針』歹毒無比，凡中此針的人，血液真氣，無不侵沾毒氣，一個對時後便毒發身死，蔡兄，現下感覺如何？」

蔡玉丹苦笑道：「現下感覺有若蟲嚙全身，難受得很，都是我一念之仁，才遭致這妖女的毒手，也是活該！」

追命道：「既是如此，我們應盡快尋到那『大師兄』，替蔡兄尋求解藥。」

殷乘風道：「事不宜遲，我們現在便去。」

追命沉聲道：「不過這『幽明莊』中的人，是一個比一個高，適才那頭大鵬是『四師弟』，已不易應付；辛十三娘是『三師妹』，更難討好；而今這『血霜妃』『二師姊』，已如此了得，只怕那『大師兄』，更是高强，諸位切切小心便是。」

屈奔雷道：「我也要問一問那『大師兄』，所謂『龍吟秘笈』，究竟在何處。」辛仇冷笑道：「知道了你也未必有命去拿。」辛殺道：「『龍吟秘笈』豈是你能取得的。」屈奔雷大怒道：「難道是你們這兩個殘廢有能耐！」屈奔雷曾罵過辛氏兄弟「陰陽怪氣」，而今再罵他們為「殘廢」，兩人勃然大怒，就要上前動手，追命沉聲道：「我們走吧！」

於是一行十三人，走盡了長廊，到了一個大廳堂前，只見那廳堂黯黑一遍，廳堂裏點着七盞七星燈，七星燈據說是替三生牘緣的，而今一幌一閃，猶如鬼影幢幢，前生後生的魂，都相聚於此一般。七星燈之後，有一人危然端坐，一動也沒動，就像是神龕上的神像。

衆人提高警戒，緩緩入廳，那人依然絲毫不動，諸人越走越近，只見廳內鬼氣森森，黃火映照在那人的臉上，仍是一片無血色的蒼白。那人宛若畫裏的文士員外，彎眉細目，神色和詳，整齊乾淨，頷下有長髯，蔡玉丹定睛一看，還以為毒發眼花，再仔細的看，才吃驚地道：「你……你是幽明……幽明兄？……」

那人平靜地微笑道：「不錯，我便是石幽明，我已等了你四年了。」

屈奔雷也大為驚訝，道：「這便是『幽明山莊』莊主石幽明麼？」

殷乘風也道：「石莊主，這些日子以來，這莊裏發生了許多事情，你究竟在哪裏？」

石幽明笑道：「我麼？我一直就在這裏。」

辛仇冷冷地道：「『龍吟秘笈』究竟在那裏？」

辛殺冷冷地道：「你最好還是快快說出來！」

石幽明淡淡地道：「『龍吟秘笈』麼？想你們必是聽宇文秀之說，是我叫霜妃在逼瘋宇文秀的時候，讓他見到武林人士爭奪『龍吟秘笈』的血腥幻象，宇文秀自會去瘋言瘋語一番，其實根本沒『龍吟秘笈』那一回事。」

「勾魂奪魄」兄弟臉色大變，追命沉聲問道：「石莊主，你謠傳貴莊有『龍吟秘笈』，那又是為了什麼？」

石幽明倒是向追命打量了一會兒，才笑道：「騙那些想得到『龍吟秘笈』的人來呀。」

辛氏兄弟扳着臉孔道：「既是謠傳，我們已化費了太多的時候，就此別過。」返身就走，忽然白影一長，石幽明不知何時已落在他們的身前，笑吟吟的看着他倆，辛氏兄弟只覺背脊一寒，辛仇怒道：「石莊主，你要怎地？」辛殺道：「咱們『勾魂奪魄』，未必怕了你這個石莊主！」

石幽明笑道：「好說，好說，你們來了就走，那有這麼簡單的事兒，我是好不容易才哄你們來到的呀。」

追命只見眼前一花，石幽明便已不見，竟在門前攔住「勾魂奪魄」，心知石幽明的武功，只怕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當下不動聲色，道：「石莊主行事，好叫我等大惑不解！」

石幽明笑道：「大惑不解麼？說來簡單，我們四個人，大鵬愛吃人肉，辛十三娘十三天不喝人血便功力退滅，霜妃每日需要吸血才能青春永駐，而我呢？我練成了一種功力，能專吸取別人的內功，收爲己用，現在我已吸了好幾百位武林同道的功力，差不多可算是武林內力第一高的人了。我們需要這麼多武林人，當然需要出點新花樣哄騙他們來不可了。」

衆人不禁爲之齒冷，追命沉聲道：「原來這些案件，都是你主使的，我要抓你歸案。」

石幽明仰天大笑道：「歸案麼？你們根本就不是我的敵手，適才多謝你們替我殺了大鵬、十三娘和霜妃，免得我多費手腳。」

追命動容道：「什麼，你難道也想殺他們？」

石幽明淡淡笑道：「當然呀，等到我功力已臻天下第一之時，總不能帶着這幾個惡名昭彰的女魔行走江湖的呀，所以我想殺了她們，再以大俠之名重出江湖，石幽明練成絕技爲全莊復仇，殺盡武林魔頭，你們想想，這些盛擧，『大俠』二字，還不落在我石幽明頭上來麼？一方面我殺了她們，誰又知道是石莊主幹過什麼事來？哈哈哈哈……」

殷乘風本來甚是仰慕「幽明山莊」莊主石幽明之名，而今見他談笑中竟道出了如此卑鄙的心思，不禁爲之齒冷，怒道：「石莊主，你做的如此卑劣的行爲，還配走什麼江湖，稱什麼大俠？」

石幽明打量了殷乘風一會，並不震怒，只是有點驚訝地道：「哦？江湖上行走的人，不心狠手辣，怎能做出大事情來呢？其實武林中的大俠，多數是這樣，你不曉得嗎？那你如何行走江湖？」殷乘風一時爲之啞然，無詞以對。

蔡玉丹憤恨得聲音也變了，指着石幽明道：「你……你，枉我四年來記着你，特關了絲綢店，來爲你追察眞兇，沒想到你竟作出如此獸行來！」

石幽明微笑道：「可不是嗎？我也等了你四年，你的功力渾厚，吸取你的功力，化爲我的，我必受益匪淺。」

蔡玉丹聽石幽明原來等了自己四年，爲的竟是騙自己來吸取功力，當下大怒，怒叱道：「石幽明，你不是人！別人趕來『幽明莊』，爲的是替你報仇，你竟下此毒手……那莊上廿五人，是否你自己下手殺的？……」

石幽明手撫長髯，道：「不錯。我找了個在莊上作客的，毀了他的容，作爲我的替死鬼，需知道日後我再出武林，功力已然天下第一，將是再世爲人，而且是天下第一人，莊上的人，留下反而累事，不如殺之，多吸引點人來……至於你說我恩將仇報，來的人我也沒殺他啊，我不過吸盡他們的功力，殺他們的人是要吸血和吃人肉的艷無憂、辛十三和大鵬兒呀……剛才你們殺她們時，我也無出手救助，以後我重出江湖，便可說我石幽明練得奇技，爲朋友報了仇了。」

屈奔雷「啐」地吐了一口唾液，怒道：「既然如此，你要大家來給你吸取功力，還裝什麼神弄什麼鬼？」

石幽明輕笑道：「你眞笨！武林中人，越是有神有鬼的地方，越令人好奇，而且來的人多是武林高明的人，方合我們的胃口。功力高的人，是越嚇越想來的，好像說你們！」

衆人都知道此番被騙，彩雲飛仍不敢置信的問：「你就是她們所謂的……『大師兄』……」

石幽明笑道：「當然，這莊上現在除了我，還會有誰？」

蔡玉丹聽得此人便是石幽明，自己身中奇毒，劇痛如絞，而解藥又落在這樣一個佛口蛇心的人之手裏，知道是求藥也無用的了，當下怒道：「石幽明，你以爲你自己武功有多高？當日之時，你只不過與我不分上下……」

石幽明打斷了他的話道：「玉丹師弟，你怎麼這麼吃古不化，我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武林高手來，一一吸去他們的功力，到了現在，只怕你連我三招都接不住呢……這位想必是名震天下的『江湖四大名捕』之追命……這位腰間插着斧頭，想必是關東的屈奔雷老兒……還有少林神僧，功力也高深……再加上玉丹弟你……哈哈……都很好……嘖嘖，都很好……吸取你們的功力後，只怕天下就沒幾人强得過我了……我石幽明再出江湖，成爲天下第一人時，屆時江湖上人人都會說我內力雖異，沒料到是拜你們諸位之福……哈哈哈……絕，絕，絕！」

殷乘風見這人殺親滅朋，已無人性，怒道：「你以爲你現在的功力有多高？你自信高得過『九大關刀』龍放嘯龍老英雄麼？」

石幽明從容地笑道：「現在不能，不過等我今日吸取了你們的功力後，未必就會輸給龍放嘯，司徒十二或曾白水。何況還會有許許多多，繼你們而送上門來的人呢！」

殷乘風大怒道：「此人貽害江湖，絕不可留！」「錚」地拔出寶劍，劍鋒輕顫不已。

那使雷公轟的大漢忽然道：「石幽明，我問你，我師父是不是你殺的？」

石幽明笑道：「你師父是誰？」

使雷公轟的大漢道：「『十絕追魂手』過之梗。」

石幽明想了一會兒，笑道：「哦，是過之梗麼，不錯，三年前我吸盡他的功力，他的功力還不錯嘛，你的怎樣？」

那使長鐵椎的大漢悲聲道：「我師父乃隨翁四先生等入莊，翁四先生乃爲你生死不明而來，你怎能殺死家師？」

石幽明搖首笑道：「凡入莊者，都得死，怎會有例外？連翁四先生的功力我也吸了，獨獨不吸你們師父，那也未免太看不起他了。」

那使雷公轟的大漢喃喃道：「他殺了師父……他殺了師父……」那使長鐵椎的大漢猛地一聲斷喝，道：「我們給師父報仇啊！」揮動兵器，衝上前去，追命突地一攔，冷冷地看着石幽明道：「你爲什麼要告訴我們這些？」

石幽明笑道：「因爲你們活不長久了呀。」

追命冷冷道：「你要殺人滅口？」

石幽明淡淡道：「這個自然。」

殷乘風冷笑道：「你以爲你一個人能殺得盡我們？」

石幽明反而訝然起來了：「當然呀，難道我會留一個活口，到處替我宣揚麼？」然後又補充道：「或許你們都不知道，我在殺人前，都喜歡說個明白的，這點玉丹弟想必記得。」

蔡玉丹全身痛若針刺，怒道：「記得個屁，我蔡玉丹有眼無珠，識錯了你！」石幽明向蔡玉丹端詳了幾眼，笑道：「你受了傷麼？要先給我功力，才好去死呀。」蔡玉丹怒道：「我寧願死，也不讓你吸去功力！」石幽明微笑道：「那也由不得你。」

那使雷公轟的大漢怒叱道：「石幽明，你不要滿口由不得誰，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石幽明抬目看了他一眼，笑道：「那只好你先死了。」忽然長身而起，全身輕飄飄的，一下子便到了那使雷公轟大漢的身前。

追命、屈奔雷本來對石幽明的動作，早有防備，一見有所異動，追命和屈奔雷已同時出手。

屈奔雷一斧當頭劈下。

追命身形不動，腳已踢出。

只是石幽明實在是太快了，石幽明未動的時候，屈奔雷和追命已然出手，但是石幽明一動，已然越過衆人，到了那使雷公轟的大漢身前，屈奔雷一斧劈空，收勢不住。追命一腳不中，情知不妙，借腳力一翻身，撲向石幽明。

石幽明一撲近那使雷公轟的大漢，那大漢一呆，雷公轟當頭劈下，石幽明一伸手便握住了他的手，仍微微地向他笑着。

另一名使長鐵椎的大漢，見勢不妙，鐵椎「虎」地劃了一個花，直取石幽明的後心，石幽明也沒有回頭，便握住了鐵椎，向後一送，邊漫聲道：「還沒有輪到你呀。」

那使鐵椎的大漢便翻跌出丈遠，一頭撞在牆上，半晌爬不起來。

追命已撲至石幽明身後，猛見面對自己的那使雷公轟的大漢，臉色已由紅轉白，用力掙扎而漸全身發軟，追命知道不妙，石幽明已吸着這大漢的內力，當下大吼一聲，一腳踢向石幽明。

追命這一腳，踢出時是向石幽明的背脊，但他情知石幽明必能招架，所以半途腳勢一轉，踢的是足上的「跳環穴」，但將要命中時，突然又轉向，竟踢向石幽明的頸部！這三下改變，眞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石幽明武功再高，也非得鬆手，回身應戰不可。

沒料到石幽明依然沒有回頭，左手仍握着那使雷公轟的大漢的手，右手一反，便拍開追命的腿，剛好是拍向頸部的那一下，還順手把掌心一反，一股大力激湧而出，把追命撞跌四五尺遠。

這時，「勾魂奪魄」知道這石幽明絕不好惹，又知道莊內並無「龍吟秘笈」，於是不管衆人拚命，乘機跑出廳外，豈料未抵門口，石幽明似背後長了眼睛一般，道：「怎能讓你們逃呢？」左手姆食二指一彈，竟把雷公轟彈飛，「颼」地一聲，飛激而出，其餘三個手指，仍扣住那漢子的脈門，只見他五個手指，越來越紅，紅得像血一般！

那十七八斤重的雷公轟，被石幽明一彈之下，直襲辛氏兄弟，來勢之快，無以形容，辛氏兄弟閃躲不及，只好硬着頭皮，各自推出一掌硬接。

「蓬」地一聲，雷公轟被震飛，釘入石墻上，而辛氏兄弟居然被震回廳之中心，踉蹌不已。追命沉聲喝道：「今日誰要生還，只有同心協力，一齊拚命！」石幽明忽然放下左手，右手扶住那已軟綿綿了的漢子，回身笑道：「對了，拚命就對了。」說着把那漢子掄起，一面道：「可惜他的功力只這麼多。」「呼」地把那漢子向辛氏兄弟擲出，辛氏兄弟向左右急閃，「砰」地一聲，那使雷公轟的大漢，身子撞在墻上，碎石滾滾而下，濺得一墻都是血，自然是沒命了。石幽明竟也歎道：「可惜霜妃不在，這些血，多可惜呀。」

彩雲飛凝注着石幽明一雙似血一般通紅的手，忽然驚叫道：「你練的是『血手化功』魔法？」

殷乘風也訝然道：「相傳練這『血手化功』的人，都會死得極慘的，你……」石幽明冷笑一聲，有點落寞，「那時我已是天下名俠，雖然死得慘一些，但更教人敬仰，那又有什麼關係？」

屈奔雷怒極反笑，道：「敬仰？去你媽的敬仰！」「虎」地一聲，飛斧脫手向石幽明飛去，殷乘風與彩雲飛也分一左一右，劍光幌動，急取石幽明。

石幽明仰天長笑，忽然一錯步，已搭住了那使鐵椎的大漢之手腕，空出來的血一般的右手，一抓竟已把那旋轉中的飛斧硬生生抓住，吐氣揚聲，一連兩斧，封開殷乘風，彩雲飛的兩劍！

殷乘風，彩雲飛二人急退，只見劍上已被擊出了缺口，追命眼見那使長鐵椎的大漢又要遭毒手，大喝一聲，連人帶腿，以一個飛側踢，憑空飛起，直奔石幽明。

屈奔雷也大喝一聲，宛若雷鳴，虎撲向石幽明！石幽明眼見二人來勢洶洶，倒也不敢輕敵，一揚手，飛斧「噗」地飛出，劈向屈奔雷，右手一空，便憑空一推，一股極大的掌風，撞向追命。

屈奔雷前衝之勢，等於是向飛斧撲來，好個屈奔雷，百忙中已抓住斧柄，但仍被飛斧餘力撞出四五尺遠，差點把椿不住，追命人在半空，狂飇突起，追命不敢硬碰，只好一提氣，全身有若一片樹葉般，隨勁風飄出丈遠，方才落地。

那使鐵椎的大漢漸漸臉色已由紅轉白，而石幽明的手更加透紅了，辛氏兄弟相顧一眼，忽然長身而起，以圖破瓦而逃！

石幽明冷哼一聲，右手奪過長鐵椎，「嗆」地一聲，飛扔出去！只見這支鐵椎憑空竟裂爲二，分襲辛氏兄弟，辛仇，辛殺眼見來勢奇快，閃躲不及，唯有以獨臂硬接，這一接之下，兩人分飛丈遠，虎口俱被震裂！

石幽明居然能把鐵椎震裂，飛襲兩大高手，不但把他們逼了下來，還幾乎要了他們的命，這份內力，已到了聳人聽聞的境界了，追命心知不妙，只怕這一次，大家都難以逃得過石幽明的一雙血手了。

「勾魂奪魄」兄弟，兩次逃遁不成，又受了微傷，這回眞個動了眞火，兩人怪叫一聲，各自發出一掌，追命在野店內見過這辛氏兄弟的「斷臂奇功」，能借人之力反擊對方，而石幽明內力高强，辛氏兄弟的「斷臂奇功」可能就是他的尅星，當下大喜，凝目以觀其變。

辛氏兄弟雙掌拍出，石幽明微微一笑，一掌推了出去，沒料到自己的掌力居然如泥牛入海，而突然之間，自己的掌力與對方二人的掌力，自那兩條斷臂上反襲了過來，石幽明恍然笑道：「辛氏兄弟，斷臂奇功，名不虛傳！」

跟着又拍出一掌。

這一掌與石幽明本身的掌力，以及辛氏兄弟的掌力相碰，這次輪到辛氏兄弟大驚失色，原來掌力相接時，不但沒有發出蓬然巨响，而且了無聲息，反而緊緊黏在一起，甩也甩不去，這時那石幽明原先的掌力已然消失，反而是辛氏兄弟的內力被源源導出，兩人心裏一慌，知道這石幽明的功力，竟已到了能遙空施展「血手化功」魔法的境界了。

這時少林四僧紛紛大吼一聲，以「龍」、「虎」、「彪」、「豹」四種不同的掌力，直襲石幽明，石幽明笑道：「這個人已沒用了。」把那使鐵椎的大漢隨手一拋，竟撞向這四掌，可惜這大漢早已功力全失，怎堪少林四僧一擊，肝腦塗地，斃命當場。

同時間，「嗤」地一聲，蔡玉丹忍痛出手，金絲直襲石幽明的「曲池穴」，石幽明把拋出那使鐵椎的大漢之左手一縮，姆食二指一彈，把金絲彈開。追命大喝一聲，雙脚凌空踢至，石幽明長歎一聲，道：「可惜我沒有第三隻手。」把吸辛氏兄弟的功力之手一收，還掌一擊，掌力一吐，又把追命撞出丈餘遠。

如果石幽明是已扣住辛仇或辛殺的身上任何一處，那辛氏兄弟這回是神仙難救了，幸虧的是石幽明只是遙吸二人功力，不得不撤手逼走追命，辛仇，辛殺趁機連忙抽手，只覺血氣浮動，身上的功力，竟去了一小半，更是驚駭莫名！

石幽明看着追命苦笑道：「看來你的武功最好，你是唯一能使我頭痛些許的。」追命人已落地，給掌風撞得心頭發悶，亦不答話，取出腰間葫蘆，一連灌了半葫蘆的酒。石幽明笑道：「喝喝酒壯壯胆也是好的。」忽然對少林四僧道：「到你們了。」忽然飛撲而起。

追命大喝一聲道：「小心！」少林四僧已擺開攻勢，「龍」、「虎」、「彪」、「豹」四路拳法已襲向石幽明，石幽明衣袖捲飛「龍僧人」，一脚踢飛「虎僧人」，掌力一吐，迫走「豹僧人」，一反手，巳拿住了「彪僧人」，「彪僧人」只覺體內眞氣源源而出，竟全身酥痳，掙扎不得。

石幽明飛身奪人，不過是刹那間的工夫，同時間，屈奔雷，追命，殷乘風，彩雲飛，辛仇，辛殺六人，俱一掌劈出，石幽明另一隻手掌力一催，以一敵六，「崩」地一聲，六人被逼退七八步，石幽明只幌了一幌，仍拿住「彪僧人」不放。

衆人入「幽明山莊」以來，所遇的敵人縱或高强，但絕不似這個石幽明，完全是眞憑實技，以純厚的內力，擊退衆人，而且每次應敵時，另一隻手還擒住一人，其武功之高，可想而知，追命知道自己幾人，難以與石幽明爲敵，心忖道：總得要人衝出這裏，把石幽明的劣行公諸於世啊，於是喊道：「能衝出去就衝，大家犯不着一齊送死，我來斷後！」

石幽明大笑，「彪僧人」臉色巳然煞白，有氣無力，石幽明掌力一吐，又把第三次欲逃跑的辛氏兄弟，迫了下來。

蔡玉丹身中劇毒，巳經半個對時，全身猶如蟲行蟻走，十分痛苦，又想助羣雄一臂之力，但又力不從心，看見「彪僧人」巳雙眼翻白，凶多吉少，心裏對石幽明深痛惡絕，猛喝一聲，强提一口眞氣，金絲又「嗤」地刺出。

石幽明眞似背後長了眼睛似的，隨手一抓，巳抓住金絲，另一手巳放開了「彪僧人」，笑道：「你巳沒用了。」竟抓住蔡玉丹的金絲，直插入「彪僧人」的胸裏，蔡玉丹自然想抽回金絲，但怎及石幽明力道，「彪僧人」慘叫一聲，立時慘死！

「龍僧人」、「虎僧人」、「豹僧人」一劇怒非常，紛紛襲向石幽明，石幽明大袍一捲，三僧幾乎閉過氣去，石幽明伸手一探，眼看又要擄住「虎僧人」之際，兩道劍光一閃，齊擊向石幽明，來勢奇快，石幽明只得一縮手，袖口仍被劃破了一個口字，正是殷乘風與彩雲飛，石幽明冷笑道：「好快的劍！」殷乘風，彩雲飛一招得手後，又要再攻，石幽明一掌拍出，又把兩人擊飛！以石幽明的一身高深無比的內力，只要他掌力一吐，任誰也近不了身，除非是先把他的雙手毀了，可是又有誰能毀得了石幽明的一雙血手呢！

追命又咕嚕咕嚕地把所剩下葫蘆酒，全都喝完了，石幽明不知道，這「江湖四大名捕」之一的追命，愈是喝酒，胆子愈大，拚命愈狠，武功愈高！

石幽明擒「虎僧人」不着，忽覺手心一痛，原來他手中仍握着蔡玉丹的金絲，握着的掌肉竟都像被灼焦了，一陣焦辣之味，石幽明怒道：「你在絲上塗了什麼？」因石幽明知道蔡玉丹爲人光明磊落，絕不會在兵器上淬毒，因此才抓住金絲，沒料到這金絲適才因綁住「血霜妃」的雙足，曾浸入「化骨池」池水之中，毒力猶存，把石幽明的左手灼焦了。

石幽明大怒，猛力一抽，竟把蔡玉丹扯了過來，因左手奇痛，只好用右手，抵住蔡玉丹的胸膛，一面怒道：「我本來想

等最後才吸你的功力，你自己要來送死，怨不得我也！」

蔡玉丹本想避開，但全身又癢又痛，那裏還避得開，石幽明一掌印上了他的胸膛，只覺渾身混混沌沌的，所有的功力，都四散了開去。

屈奔雷虎吼一聲，又奔了過來，石幽明以受傷的左手一推，屈奔雷擊出一拳，想要硬接，追命，殷乘風，彩雲飛等怕屈奔雷吃虧，也推出一掌，辛氏兄弟見大家都巳出手，也一掌推出，六大高手與石幽明第二度對掌。

「蓬！」六大高手依然退出七八步，石幽明這次竟搖了搖，也退出了三步。原來他左手被「化骨池」池水灼傷，一時恢復不過來，功力大減，可是他右手依然抵在蔡玉丹的胸膛，源源吸取內力，毫不放鬆。

就在這時，遽變忽然而來，石幽明忽然鬆開了吸取蔡玉丹功力的手，臉色大變，顫聲道：「你……你……你體內中的是什麼毒？」衆人立時明白過來，原來蔡玉丹中了「搜羅神針」，劇毒無比，在血液裏，眞力內潛伏，全身遊走，痛苦無比，而今石幽明吸取蔡玉丹的功力，竟把他體內的毒，也吸入了一半，石幽明發覺時，巳然遲了，全身如蛇嚙獸喫，知道中的是「搜羅神針」的毒，忙放開蔡玉丹，伸手去掏解藥。

衆人聽艷無憂瀕死前說過，解藥「大師兄」也有，這石幽明，便是「大師兄」，衆人怎能讓他能掏得到解藥！另一方面，石幽明功力高深，中的雖是蔡玉丹體內巳發作了開來的毒，但份量不多，仍能捱上一個時辰，可是若無解藥，全身上下，難受到了頂點。

蔡玉丹被石幽明吸去了大部份功力，反而舒服了一些，見石幽明放開了自己，心中明白了七八分，他離石幽明最近，猛地一翻身，雙掌向石幽明胸膛擊出。

石幽明正急忙把右手伸到懷裏掏解藥，左手又受了傷，冷不防蔡玉丹反攻，左手一圈，封住蔡玉丹兩掌，但蔡玉丹使的是有名的「纏絲手」，一封一兜之下，雙掌「砰砰」二聲，擊在石幽明胸膛上！

石幽明的內力，是何等充沛，因一時不察，才被擊中，但蔡玉丹的武功，十巳去其七，這兩掌，只令石幽明退了三步，石幽明勃然大怒，左掌一吐，巳擊在蔡玉丹胸上，蔡玉丹慘叫一聲，立時便吐血身亡！

石幽明這一退，却無疑是向少林三僧撞來，「龍僧人」、「虎僧人」、「豹僧人」恨石幽明巳極，三掌同時向其背後擊來。石幽明因分心於蔡玉丹，左手應敵，右手尚在懷裏，身子被逼得往後退出以卸蔡玉丹之掌力，少林三僧這三掌，他是再也躲不開去了，「蓬蓬蓬」中了三掌。

少林三僧一擊得手，但覺如中朽木，原來石幽明雖躲不開去，但力貫背後，硬捱三掌，只覺血氣翻騰，很不舒服，「搜羅神針」之毒力又蔓延了開來，再也顧不得掏藥，怒吼一聲，身形一轉，左右雙掌拍出。

「龍僧人」與「虎僧人」硬接了石幽明一記左掌，被震得向後退出丈二遠，而「豹僧人」根本接不下石幽明的那一記右掌，被擊得噴血而歿！

這時的石幽明，再也顧不得吸取功力了，只求取得解藥，並把對方一一除去，追命等焉有不知此時乃最佳攻擊的機會，但六人才退出七八步，都是電光火石的事，石幽明巳中蔡玉丹兩掌，殺了蔡玉丹，又中了少林三僧三掌，更殺了「豹僧人」，這時六人方才衝近。

六人一齊衝近，突然四散，追命在石幽明正面，屈奔雷在石幽明後方，殷乘風與彩雲飛二人在石幽明右側，辛氏兄弟在石幽明的左側，這六大高手雖事前並無配合過，但不是身經百戰，便是天資聰敏之人，所以立時配合得天衣無縫。

石幽明這時殺了「豹僧人」，心胸又一陣難受，三年來他殺人無數，沒一次這麼狼狽的，那中的五掌並不算輕，雖有內力護着，但他血氣翻湧，突見眼前衣袂一閃，追命巳在身前，石幽明知道這個人乃最大的敵人，當下雙手一揚，欲求力取追命之命！

石幽明雙手甫揚，突覺左邊襲來兩道掌力，右邊掠起兩道劍風！

右邊的兩道劍風，直刺自己掌心穴與脈門，這乃是練穴之人的要穴，一被刺中，掌勁立破，石幽明是何許人也，血手如鐵，勁達五指，竟反手一抓，把兩枝劍都盡皆抓住，但這一來，他的右手便無法攻擊追命！

左邊的兩道掌風，若石幽明手臂一起，左脅必被打中，石幽明只得把手臂一沉，硬接一掌，心料定可把敵人逼了出去。這一來，左臂也不及攻擊追命！

就在這時，追命忽然一抬脚，石幽明以爲追命又要出腿，急一閃，但追命竟不出腿，忽然張口一噴，千萬點酒雨，如暗器一般地射向石幽明的臉門。

這一招，當日追命對付無敵公子時也用過，而今是臨急生智，重施故技，石幽明左右雙手，正應付着殷乘風，彩雲飛及辛氏兄弟，閃躲不及，正欲往後退去，猛地覺得背後响起一道急風，竟是屈奔雷的斧頭，石幽明情知再退，必等於自動撞向飛斧，只好運起全力，硬捱追命的千萬點酒雨！

一陣「噗噗噗噗」之聲，酒雨全射在石幽明臉上，追命曾在野店內露過一手，以噴酒射穿屈奔雷的衣袖，而今石幽明運力於臉上，那酒雨全都被反彈了下來，石幽明是閉着眼睛的，酒雨打在他的臉上，泛起了千百個紅點，雖沒有出血，但也十分疼痛！

就在石幽明一閉目之際，仍防着追命出手，但追命兩脚突然踢出，並不是攻向石幽明那裏，而是踢在石幽明脚脛骨之上。石幽明因雙目一閉，巳看不見追命出腿，「格格」二聲，小腿骨乃人最脆弱的骨頭之一，立時折斷，痛入心脾。

就在石幽明一痛之際，幾件事同時發生了！

石幽明知道此事非用雙手不可，於是右手狠命一揑，可是這時屈奔雷的斧頭，巳「噗」地劈入了石幽明的背上！

這時石幽明的雙腿巳折，「格格」一聲，向下仆倒，但他的右手，巳鬆開殷乘

風，彩雲飛的劍，向後一拍，「砰」地擊在屈奔雷的小腹之上。

而在這時，石幽明因在慌亂之中，不知左邊的敵人是誰，故早已出掌對付，但這兩人卻是辛氏兄弟，他倆用的正是「斷臂奇功」，石幽明的掌力，以及辛仇、辛殺的掌力，這時已由辛氏兄弟的斷臂上反撞了回來。

石幽明因毒性發作，血氣翻撞，目不能睜，雙足折斷，背中一斧，所以不明就裏，只覺又有勁風撞來，左掌一翻，便待硬接，以爲一定能把對方震得開去。

「轟」地一聲，這一來，石幽明便吃了大虧，他的左手因是灼傷，威力已然大減，而今等於是與自己的掌力相碰，互相消卸，但對辛仇、辛殺二人的掌力，却已無力抵抗，「砰砰」一齊擊在左臂，石幽明的左臂，便立時震斷！

石幽明一連斷了雙足一臂，痛得奇慘，而在這時，殷乘風，彩雲飛因石幽明右手一鬆，雙劍已抽了出來，可是石幽明在未鬆手前的用力一捏，已把彩雲飛的長劍捏得寸寸碎裂，殷乘風的功力雖比不上屈奔雷，但却又在彩雲飛之上，石幽明用力一捏時，他也力貫劍身，這長劍雖已被捏得扭曲不堪，但畢竟仍沒有折斷，殷乘風順勢一劍，全插入了石幽明的右臂上。

石幽明發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叫，一剎那間，他已不知受了多少處傷，加上雙手雙足全傷，他猛睜開雙眼，沒料到追命又是一張口，又是一股酒泉噴出。

任何人口裏含着一口酒，一口噴完了，便沒有了，誰知道追命因嗜酒如命，却因喝酒而練成絕技，把所有的酒，都貯藏在喉裏，可以一噴再噴，這一下，石幽明因急痛攻心，驟不及防，雙目甫睜，來不及閉上，只來得及力貫臉部，雙目登時被射盲！而臉上也變得像痲子一般，腥紅點點。

石幽明苦心設計「幽明山莊」，爲的只是稱霸武林，吸盡別人內力，成爲武林第一高人，而今雙目俱盲，滿臉傷痕，怎麼見人？石幽明又急又怒，一聲虎吼，震落屋瓦，竟豁出了性命，向後疾撞而去。

石幽明因手足俱重傷，竟聚集所有的勁力，以身子撞人，而在他背後的，正是「一斧震關東」屈奔雷！

屈奔雷捱了石幽明那一掌，五臟俱裂，正欲吐血，若不是他內力高強，早已斃命，而今石幽明這下疾撞，他那裏能避得開，而在屈奔雷身旁，正是辛氏兄弟，這「勾魂奪魄」兄弟皆無受傷，理應可以出掌救屈奔雷，屈奔雷向辛氏兄弟看去，只見辛氏兄弟，臉色冷峻，竟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並不擬出手相救。

原來這辛氏兄弟，脾氣甚是孤僻，因廢了一臂，平生最恨別人譏笑他們，在幾場語言上的衝突裏，屈奔雷曾罵過辛氏兄弟「陰陽怪氣」、「殘廢」，辛氏兄弟心胸極窄，立志報仇，因忌於屈奔雷功力，及追命神威，才不敢出手，而今見屈奔雷就要被石幽明所殺，正是求之不得，又怎會出手相助？

屈奔雷眼見石幽明已近，來勢奇速，閃避不及，把心一橫，猛地張口一噴，把胸中所積的瘀血，都噴了在辛氏兄弟的臉上。

辛氏兄弟萬未料及屈奔雷竟以血噴向自己，閃避無及，被屈奔雷噴個正中！屈奔雷的內力雖遠不及追命，但也非同小可，辛仇和辛殺冷不防中了這一下，眼睛也痛得睜不開來，屈奔雷在這時忽然衝了過去，雙掌往二人的背心一推。

這一推，變成是辛仇和辛殺，迎向石幽明！

辛仇與辛殺，一聽風聲不對，已來不及摔開屈奔雷，只好用盡全力，兩掌推出，反撞石幽明。

辛氏兄弟的「斷臂奇功」雖然了得，但這次石幽明並非出掌，而是全身撞來，辛氏兄弟無從借用別人功力，只得硬接。

石幽明因雙目已盲，不知背後的屈奔雷已換了辛氏兄弟的雙掌，仍舊向後全力撞出！

「蓬蓬」兩聲，辛仇辛殺的兩隻手，全擊在石幽明的背上。

石幽明的來勢不止，「格格」二聲，辛氏兄弟的獨臂一齊被撞斷！石幽明的背後已「砰」地撞中辛殺，辛殺慘叫，往後倒飛，撞中辛仇，兩人倒退的餘勁，使屈奔雷推向二人背心的雙掌齊折，「砰」地辛氏兄弟又撞中屈奔雷，三人骨骼盡裂，一齊倒地而亡。

石幽明捱了兩掌，哇地吐了一大口鮮血，但硬生生撞斃三人，內力之高，可想而知，但他撞在辛殺的身上，也不好過，因他背後正嵌了一柄利斧，這一撞之下，這柄斧頭幾乎大半都沒入了他的背肌中。

石幽明痛極慘呼，忽然兩道掌風迎頭壓下，正是少林寺的「龍僧人」與「虎僧人」。

「龍僧人」與「虎僧人」因接了石幽明的一記右掌，翻飛而出，而且「豹僧人」才給石幽明左掌一掌擊斃，這少林二僧十分痛心，同門情誼，使他們目眦盡裂，只求斃了石幽明，並無絲毫恐懼，因吃過石幽明的虧，這次出手，再也不打石幽明全身，而劈向石幽明之天靈蓋要穴！

石幽明身受重傷，但仍耳聽八方，知道有兩股掌力壓下，偏偏手足全傷，無法應戰，也閃不開去，知道已無法倖免，把心一橫，全力一聚眞氣，竟似一枚彈丸似的，橫身而起，撞向少林二僧的頭部。

這種以身體作爲武器的打法，衆人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拍拍」二聲，少林二僧，「龍僧人」的掌已拍在石幽明的臉上，「虎僧人」的掌也拍在石幽明的腹上。

但石幽明彈起之勢極強，二僧無法阻竭來勢，「格格」二聲，兩僧手臂俱斷，石幽明的頭，撞中「龍僧人」的頭部，「龍僧人」登時頭骨碎裂，立時慘死！石幽明的雙膝，也同時頂中「虎僧人」的臉，「虎僧人」的臉部立時鮮血長流，也不支斃命！

「砰」！石幽明跌回地上，又一連猛噴了三口血。

這幾場驚心動魄的血拚，不過是片刻的事，石幽明竟已搏殺了復仇二雄、少林四僧、蔡玉丹、辛仇、辛殺、屈奔雷等十大高手，若不是石幽明手足俱傷，而還有一手或一足，就不用以身子去撞殺諸人，以致受傷奇重，只怕那時，連追命、殷乘風、彩雲飛都得賠上性命。

現在大廳上只剩下追命、殷乘風、彩雲飛三人，屏息地看着地上的石幽明。

這一場殘酷而可怖的血拚，彩雲飛那有見過，只嚇得緊閉雙目，再也不敢多看一眼。連殷乘風也覺得觸目驚心，就算是身經數百場大小戰役的追命，看着石幽明，也覺得有點毛骨爲之悚然。

這時大廳都靜了下來，血，染遍了大廳，那七盞七星燈仍不住地搖幌。

石幽明的全身，如他的一雙血手一般，已分不清那裏是五官，那裏是血漿。

半晌，只聽石幽明喉嚨格格作響，好一會才掙扎出這樣的話來：「追命……還有那對青年……男女……我知道你們仍在那裏……追命……若不是你的酒……和那兩……腿……你們才……才殺不……不了我……要不是那『搜羅……神針』的毒……你們……我……唉！」終於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

追命這才長吁了一口氣，喃喃地道：「石幽明啊石幽明，你也怪不得人，『血霜妃』與你如此之好，但她有難時你尚且不救，她的『搜羅神針』的毒害了你的命，也是天理循環而已。」

殷乘風也道：「石莊主啊石莊主，這都是你多作孽之故，蔡先生待你如此之好，你尚且要吸他的功力，所以給他體內毒力所傷，也是報應不爽。」

果然傳說得不錯，學「血手化功」魔法的人，死時都是奇慘的，石幽明以爲自己可爭得赫赫功名，屆時雖死得慘一些，也必更令人惋惜，不料天不從人願，自己尚未出莊，一身功力，尚未爲天下得知，便已身死，也可算是造化弄人。

殷乘風更加知道，適才一戰中，若非追命以噴酒使石幽明閉目分神，自己的劍必難以插中石幽明的右臂，辛氏兄弟只怕也震不斷石幽明的左臂，若非追命踢斷石幽明雙足，又射盲他雙眼，屈奔雷那一斧，也絕劈他不中，那現在陳屍於地的，是他們而不是石幽明了。

追命一聲長歎，只覺適才離店時一行二十人，而今連同那些先離去的武林中人，一共死了近四十人，只剩下自己三人，彩雲飛更覺得宛如一場噩夢，連想也不敢再想。

不過無論如何，這「幽明山莊」的案件，畢竟是破了，莊內相傳的「鬼」，也已經死了。

追命拿起七星燈，把油傾盡，把燈趨近，不消一刻，便放了一把熊熊大火，在雪夜裏，把這邪惡的山莊燒個乾淨。

雪越下越大，雪花越來越白，似是以它的純淨，來洗盡刷盡這世間上的一切罪惡。

雪地上有無數零亂的足印，通向現正火光熊熊的「幽明山莊」，但只有三行六隻足印，往來路行去。

追命、殷乘風、彩雲飛三人，不住的回望，雪花飄揚，火光冲天，一紅一白，成了這雪夜中的奇景。

寫到這裏，我們這個「江湖四大名捕」故事之二，也該在此雪夜中結束了。

（續完）

兩期完俠義中篇故事／高橋・文　盧令・圖

兩劍客（上）

鬥劍决生死　行俠分輸贏

十一月十一日。

雪。

大風雪連續幾天，鳳凰山嶺谷均成爲銀白，從衞輝來的大道，也已爲大雪封閉，無從分辨。

鳳凰山麓的潞王墓，已變成幾個大雪堆，墓前的翁仲，石馬，也都被大雪所遮蓋，僅僅在下方，露着幾點未被遮蔽嚴密的石跡。

一隻鳥，從風雪裏飛來，尋找食物，疲憊的落在翁仲的頭，踏落片片積雪。

大風雪捲過山谷。

那隻孤零的鳥，又展翅飛走了。

它不是發現希望而去的，是因爲受了驚嚇，一條紅色的人影，騎在洒花駿騎上，從雪地上飛馳而來，人和馬身上都洒滿雪花。

他停馬在鳳凰山下，觀望着山麓的潞王墓。

黃昏，沒有夕陽，潔白的雪光，却反映得整個山谷，毫無暮色。

潞王墓風雪寂寂。

他在馬上觀望許久，終於下馬，向潞王墓急掠而來，身勢之快，如同飛鳥，脚下輕捷，踏雪無痕，刹時間，已到潞王墓前。

他展望左右，踏着有力的步子，進入雪擁雪擁的翁仲之間。

他年輕得和臉上的絡腮鬍子頗不相稱，那雙炯炯有神的瞳仁，倒正合上他那不凡的氣宇。

他停脚雙眼向四週掃視一下，忽然放聲大笑起來，他的笑聲震盪在山谷裏，震落了翁仲、石馬身上的積雪，朶朶落下。

忽然翁仲行列中，有一個眼睛眨動。

從山下來的紅氅年輕人說道：「是你嗎？」

那人抖落身上的積雪，走到紅氅年輕人面前，溫文的道：「是在下，湖州來的浮江客的弟子——楚一鋒。」

紅氅青年道：「俺是鏡花道人的弟子，兗州燕笑月。」

楚一鋒抬眼打量四週茫茫天色，默然不語。

燕笑月道：「來遲啦！」

楚一鋒道：「是在下來早啦！」

燕笑月道：「那是你自家願意早來的，俺可管不着。」

「是。」

燕笑月說道：「今天可是十一月十一日？」

「是。」

「那就沒有錯。」

燕笑月說罷，扯下身上的紅氅，往石馬上一扔，掃下一堆積雪，解下腰中的劍，「唰」的拔出劍來，扔去劍鞘，着力的把劍往面前雪地上一插，指着楚一鋒，道：「你說，怎麼着？」

楚一鋒道：「你我既然都遵約而來，在下勢必要領教尊駕的『梅花劍法』。」

燕笑月不耐煩的道：「你別來假客套，二十年前俺師父在這裏見識過你們的『虛雲十七斬』，够厲害，可惜沒分出勝負，才留下二十年後，今天的這個約會，這二十年你們一定創出不少新花樣。」

楚一鋒抱拳道：「不敢！」

燕笑月道：「你要就不來，來了，不敢也不行，怎麼辦？俺聽你的。」

楚一鋒道：「燕兄，你我雖然受師命來此踐約，却是初次相會，無恩無怨，對吧？」

燕笑月道：「你說的是對，俺可弄不清楚，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楚一鋒道：「我們在劍法上決高下，不須要以生死相搏。」

燕笑月道：「咦！稀奇？」

楚一鋒道：「燕兄怎麼說稀奇！」

燕笑月道：「誰都知道，刀劍是不長眼的，你想贏俺，俺也想贏你，那裏能保得住不傷人呢！俺是壞話說在前頭，你可別見怪。」

「好吧！」

楚一鋒無奈的拔出劍。

風雪依舊，天色却漸漸暗淡下來。

楚一鋒拱手，道：「請！」

燕笑月道：「你是要俺先出手？」

「是。」

「那俺就不客氣，俺這第一招，是個虛招，算是領你的情。」

燕笑月說話之間，果然拿起劍，「流星趕月」，劍鋒遞進楚一鋒的心胸部份，招式快捷，却毫無勁力，果然是個虛招。

楚一鋒將身略偏，從容避過。

燕笑月道：「俺給你說，現在是眞的啦！」

他話音方落，陡然劍鋒廻轉，橫掃楚一鋒咽喉。

楚一鋒見燕笑月劍法甚快，愕然大驚，飄身後撤，避過燕笑月的劍，乘隙「吳牛喘月」，劍鋒在沉揚之間，飄落如雲，點向燕笑月靈台。

燕笑月感到身後冷森森的，已知楚一鋒乘他迴身之際吐劍，登時雙脚微點，擰腰掠起，轉身落地，却見楚一鋒的劍，飄忽不定點向自己中腹。

他橫劍一擊，楚一鋒的劍却如雲隨風而逝。

燕笑月驚愕的道：「咦！俺師父說的不錯，你們這虛雲十七斬，眞不好對付；俺也得露一手給你瞧瞧。」

他話落之時，人已擰身凌空。

他一聲傲嘯，抖動長劍，洒出朶朶劍花，向着楚一鋒蓋頂罩下。

楚一鋒見燕笑月劍勢急煞，略露殺氣，不敢大意，劍勢虛作迎擊，脚下着力一點，人早已如脫弦之矢，溜出十數步外。

燕笑月劍勢下擊，揚起一陣雪花。

他的人幾乎不曾落地，一擊不中，「蜻蜓點水」脚尖在地上一划，擰腰飄向楚一鋒，劍勢如虹，直貫楚一鋒七坎大穴。

楚一鋒見燕笑月的劍勢，越來殺氣越重，自知難免生死一決，飄身避過，道：「燕兄，慢着。」

燕笑月收劍道：「怎麼你認輸了？」

楚一鋒道：「如果在下認輸，便算解決，在下是願意認輸的，燕兄的梅花劍法，神化至極，武林中練劍者雖多，確不易見。」

燕笑月道：「不行。」

楚一鋒道：「在下也知道燕兄不會答應的。」

燕笑月道：「當然，俺怎麼能答應，俺還沒有眞的贏你，你怎麼能認輸？」

楚一鋒道：「可是，你我力拚，死傷在所難免。」

燕笑月道：「當然。」

楚一鋒畧作沉思，道：「我不想這麼早死。」

「你怕？」

「不怕！」

燕笑月道：「既然不怕，爲什麼不想死？」

楚一鋒道：「沒有人會想死，除非他活得不耐煩，我活得還正有意思，怎麼會想死；我還有要緊事情，等着我去做！」

燕笑月道：「如果你死了，豈不就省事啦？」

楚一鋒道：「省不了，事情還在，只是沒有人去辦罷了。」

燕笑月恍然道：「噢！你說的對，你可是想起什麼好主意，俺如能帮忙，一定給你帮忙，你這人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楚一鋒道：「有個主意。」

燕笑月道：「什麼主意？」

楚一鋒道：「在下如有幸死在燕兄劍下，這件事情就留給燕兄去辦。」

燕笑月道：「不行。」

楚一鋒道：「怎麼不行，燕兄不是願意帮忙嗎？」

燕笑月道：「姓楚的，你說的是好事，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你說的是壞事，俺不能糊里糊塗的答應，你可知道一言既出，四匹馬都追不回來的。」

「是。」

燕笑月道：「你要辦什麼事情？你先說出來聽聽。」

楚一鋒抖落身上的雪花，打量漸已暗淡的辰光，風雪毫無減弱之勢，道：「燕兄，我們就在這山谷裏說嗎？」

燕笑月道：「當然，你說完了，我們還要打呢！」

「好吧！」

楚一鋒無可奈何。

燕笑月也微嘆，道：「姓楚的，不是俺姓燕的欺負你沒有本事，你的劍法還眞不賴；不過這是師父交代的，自不能不打，現在師父他老人家過世了，俺就是想說，也沒處說去，你把事情交代完，咱就打吧！」

「多謝燕兄。」

楚一鋒說話時，把劍往雪地一插，道：「劍本是凶器，所以受到尊重，乃因爲用劍行俠，伸張正義；否則，劍還是被唾棄的。」

燕笑月道：「這話跟你要交代的事，有什麼關係？」

「有。」

「要緊的地方說。」

「是。」楚一鋒道：「練劍的人，都以劍俠期許，是吧？」

「不錯。」

楚一鋒道：「這『劍俠』二字，燕兄

是重在『劍』呢？還是重在『俠』呢？」

燕笑月道：「當然重在俠。」

楚一鋒抱拳，道：「謝謝，現在我就說一件事給你聽。」

燕笑月道：「俺性子急，你要長話短說，別繞彎。」

楚一鋒道：「在下所知不多，也只能簡要的告訴燕兄：那天在下來到衞輝府，夜裏經過府東十三大窪，在劉家店深夜聽得有唏噓嗟嘆之聲，正好在下也要覓處歇脚，就上前叩門。開門的，是一位書生，名叫魯不愚，相詢之下，他的處境，實在可憐。」

燕笑月道：「怎麼可憐法？」

楚一鋒道：「魯不愚是個書生，家裏窮寒，自幼和史家的姑娘訂親，史家接他到劉家店來，不幸史家敗落，剩下他和史家姑娘，尚未成親，前些時劉家店的富豪劉天慶，把史家姑娘擄去了。」

「擄去？」

「是。」

燕笑月大怒道：「這還有王法嗎？」

楚一鋒道：「王法是有，可惜不及於他；可憐這一對相愛的人，被人拆散，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任人欺凌，公理何在？」

燕笑月怒道：「可恨！」

楚一鋒道：「如果『俠』字尚在，我們該不該主持這個公道？」

「該！」

楚一鋒道：「燕兄，既然你認爲該主持公道，在下有一事相求。」

「說吧！」

楚一鋒道：「倘若在下死於燕兄劍下，就託燕兄到十三大窪劉家店走一趟，爲魯不愚主持公道，因爲在下已經答應過魯不愚。」

燕笑月拍着胸脯，道：「姓楚的，你放心死吧！俺一定替你辦這樁事。」

「多謝了。」

楚一鋒俯身拾起劍，又道：「燕兄，請賜招。」

燕笑月捧劍道：「好！你接着吧！」

他雙手捧劍，擰身而起，取猛虎出洞之勢，突然又收住力道，道：「不對！」

楚一鋒茫然的說道：「燕兄，怎麼不對？」

燕笑月道：「姓楚的，你臨死還留個麻煩給俺，俺也要找你個麻煩，這叫做一報還一報。」

楚一鋒道：「燕兄，有事儘管說，在下當盡全力，不負所託。」

「好！」

楚一鋒道：「燕兄，請說。」

燕笑月道：「俺到衞輝府來，路上也聽到一樁不平的事，本想去管一管，又怕躭誤了潞王墓的約會，所以，一直擱在心裏。」

楚一鋒道：「不知是何事？」

燕笑月道：「俺來衞輝，路經安陽，城南有個十里坡，十里坡有個大善人鄭同善，平日淨做好事，修橋，鋪路，施粥濟貧，可是偏有許多無賴，出去找鄭善人的麻煩，害得他寢食不安。」

楚一鋒道：「這是人善被人欺啊！」

燕笑月道：「距十里坡五里，許家堡有個爲富不仁的傢伙許長貴，他從不做好事，偏偏無人敢惹，家勢日大，連鄭善人的田地，也多賣給他了。」

楚一鋒道：「燕兄，不必抱怨，世間不平之事甚多，爲惡是必有報應的。」

燕笑月道：「你說的對，如果俺不死，他就會得到報應的；可惜，你的『虛雲十七斬』，不是虛有其名，咱們兩個，還不知誰死誰活呢！」

他有些黯然。

楚一鋒當然也感覺到，心裏也有些難過。

天色更爲暗淡，如不是銀雪遍地，早已看不見東西了。

風雪更狂。

楚一鋒道：「燕兄。」

燕笑月道：「姓楚的。」

他們必須一戰，決定勝負，他們却抱着劍黯然相對，風雪淒寒，似已不知。

楚一鋒道：「你是條鉄錚錚的漢子，我不願殺你，寧願死在你劍下。」

燕笑月道：「俺也不想殺你，但俺不殺你又怎麼向師父交代？天黑了，風雪又寒，咱們還是動手吧！早打早完事。」

「是。」

他們又拿起劍來，劍鋒遙指。

他們的眼神相觸，互有不忍，因此，在劍勢上毫無殺機。

燕笑月急的跺脚，道：「姓楚的，你這個弄法，什麼時候可了？」

楚一鋒道：「燕兄！我們一定要分出勝負？」

「當然！」

「一定要在劍上分勝負？」

燕笑月道：「你淨說廢話，這比劍不在劍上分勝負，在那裏分勝負？」

「俠！」

「俠？」

「是。」

燕笑月道：「俠還是要用劍，無劍稱的什麼俠。」

楚一鋒道：「不爲行俠要劍何用？」

燕笑月想一想，「噗哧！」笑道：「姓楚的，你說的是有道理，俺要問你，不用劍，在『俠』字上怎麼能分出勝負？」

「能。」

「俺倒要聽聽。」

楚一鋒道：「在下有一事託燕兄，燕兄是否也想以鄭同善之事託在下？」

「是。」

楚一鋒道：「這樣我們無須比劍。」

燕笑月道：「比什麼？」

楚一鋒道：「行俠。」

燕笑月道：「姓楚的，你說話別省氣力，說得清楚明白些。」

楚一鋒道：「我們也不要在劍上決生死，你去辦我的事，我去辦你的事，不許用劍，下月今天黃昏，再來這裏聚會。」

燕笑月道：「新鮮！怎麼分勝負？」

楚一鋒道：「辦得妥善的爲勝，辦得不妥善的爲負，如何？」

燕笑月默然不語。

許久。

楚一鋒道：「不同意嗎？」

燕笑月收起劍，仰天長笑，道：「姓楚的，你他媽的眞有主意，俺還是第一次

聽說呢！」

× × ×

黎明。

霜凝大地。

燕笑月紅鬃迎風，馳馬進入十三大窪，天還沒有大亮，路上行人極少，這一帶上下雖然滿是大大小小的村落，却不知那個是劉家店。

他正在躊躇，遠處來了一個推着獨輪車，趕集賣棒錘的老頭，燕笑月迎上去，道：「老大爺，打個問訊。」

老頭兒停下車，說道：「小哥，問什麼？」

燕笑月道：「這裏可是十三大窪？」

老頭兒道：「上下三十里，都是十三大窪，你要去那一村？」

燕笑月道：「劉家店。」

「劉家店？」

「是。」

「遠啦。」

燕笑月道：「多遠？怎麼走法？」

老頭兒道：「劉家店把着十三大窪的北頭，你順着這條大路，一直下去不轉彎，還有三十里；村頭上有座琉璃塔，金幌幌的大頂子，那就是了。」

燕笑月道謝而去。

老頭兒忽然叫住他，道：「小哥，你一個人趕路？」

燕笑月道：「是吧！」

老頭兒沒有說什麼，推起車子走了。

燕笑月覺得老頭兒的話蹊蹺，拉馬趕上去，道：「老大爺，路上不乾淨嗎？」

老頭搖搖頭。

燕笑月道：「這路上是一定有事故的，你是不是不敢跟俺說呢？」

老頭兒道：「小哥，去吧！不要起五更趕路，東郊邊跑不容易的。」

他在想着老頭兒的話。

老頭兒却已經去遠了。

× × ×

寒冷的冬天，難得有這麼好的太陽，尤其在連日大風雪之後。

陽光照射在寶塔金頂上，映出萬道霞光。

燕笑月打老遠的就看到那寶塔上的金頂，約莫已是辰末時光，他總算找到劉家店。

雪後初晴，人們臉上也綻開笑容。

他騎着馬，走到街口，也不知書生魯不愚住那裏，就馬上向街邊的一個男子，拱手道：「老哥！借問一下。」

那男子道：「問什麼？」

燕笑月道：「打聽一個人的住處。」

那男子道：「不知問的是那位？」

燕笑月道：「書生魯不愚。」

「他！」

「是。」

那男子白了燕笑月一眼，冷「哼！」一聲，竟毫不理睬的走開了。

燕笑月火冒三千丈，本想是破口大罵，他一頓，忽然又忍住了，自言自語的道：「窮困落魄的人，常常是被人冷落的。」

他落馬沿着街行走，見靠牆水井邊，坐着個窮漢子，脫下來棉襖抓虱子，心想：八成窮困的人和窮困的人是合得來的。

他下馬，走近去，道：「請問，魯不愚公子住在什麼地方？」

窮漢子抬起頭，打量燕笑月許久，道：「這劉家店沒有姓魯的。」

燕笑月道：「他是這裏史家女婿。」

窮漢子連連搖頭道：「不知道。」

他竟然披上破棉襖，走啦！

「怪！眞是他娘的怪事。」

燕笑月正自納悶，忽然身後有人道：「喂！你要找魯不愚公子？」

他回頭一瞧，是一個歪戴帽子的無行少年，心裏雖有幾分厭惡，既然想問魯不愚的住處，也不得不和他答話，道：「俺是要找魯不愚。」

少年打量着他，說道：「你認識魯公子？」

燕笑月道：「不認識。」

少年道：「有事？」

燕笑月雙目一瞪，威光暴射，嚇得少年倒退三步，道：「你說的是廢話，俺沒有事跑到這裏來找他；你要知道，就告訴俺，不知道，滾過一邊去。」

少年道：「知道，知道。」

燕笑月道：「在那裏？」

少年伸手一指，道：「你往前走，過去半條街，有個菜園子，菜園子裏有間木屋，那就是魯不愚公子住的地方。」

「哼！」

燕笑月冷「哼！」一聲，拉馬自去。

那少年早被燕笑月嚇得鼠竄而去。

這是個連綿的農村，迤邐着里把長，燕笑月走過數百步外，才看到那菜園子。

菜園子有幾畝大，一棵棵的大白菜，高聳着埋在積雪裏。

兩棵老松樹，樹枝上積滿了雪。

木屋就在兩棵老松樹後邊，他打量着那木屋時，忽然看到木屋後邊閃動着一條人影，迅即消逝，那人影很快，却快不過燕笑月的眼。

他已分辨出，正是方才指引他來這裏的少年。

他心裏頓時起了個疙瘩。

燕笑月把馬拴在菜園邊的樹上，走過菜園去。

木屋的門緊閉着。

和暖的陽光，正晒着這間木屋。

他走近木屋，木屋的門突然開了，露出一張朦朧未醒的，黃得缺乏血色的面孔。一雙無神的眼，透着懷疑，打量着燕笑月。

燕笑月道：「有位魯公子，住在這裏嗎？」

「魯？」

「是，魯不愚。」

「你是……？」

「楚一鋒的朋友燕笑月。」

「楚一鋒？」

魯不愚似乎已記不起楚一鋒的名字，唸了幾遍，恍然道：「哦，楚一鋒，是湖州來的楚公子，了不起，他是位俠客。」

燕笑月眼神一直盯着他。

他這時才想到自己，連連抱歉的道：「對不起，昨夜讀書甚晚，今朝尚未梳洗，請稍候。」

他說着退回屋裏。

他却想不到，燕笑月不同於楚一鋒：「嘩！」的推開木屋門，跟着已闖進木屋

，粗聲粗氣的道：「你用不着梳洗，俺也不是來相女婿的。」

魯不愚看到燕笑月腰裏的劍，當然，他也已看得出，燕笑月是什麼樣的人。

他退身閃在一邊，連聲道：「是。」

木屋裏地方甚小，分不出內外，竹架上凌亂的堆着些書，塵垢盈寸的桌上，文房四寶任意放置着，床，在桌邊，棉被亂堆着。

木屋內只有一張椅子，椅子上放着一隻襪子。

燕笑月懶得去坐那張椅子，把床上的棉被一撩，坐下來，道：「姓楚的說，你在這裏受委屈了。」

魯不愚登時雙眉緊鎖，道：「嗐！歷來讀書的人，都是時運不濟的。」

燕笑月道：「你說那是廢話，每考中狀元的那個不是讀書人；不要扯那麼遠。你受的什麼委屈，說給俺聽，你這檔子事，姓楚的交給俺辦啦！」

魯不愚道：「燕公子，你要怎辦？」

燕笑月道：「姓魯的，你把事情告訴俺，怎麼辦那是俺的事，總要使你得到公道。」

魯不愚退身施禮，道：「原來也是一位俠客。」

燕笑月把紅氅襟一甩，道：「你不要閒扯談，說正經事兒。」

「是。」

魯不愚這時才知道，燕笑月和楚一鋒的作風，是有天壤之別的。

他愁苦的道：「魯某乃是汴梁人氏，先父魯勳合，和這裏的史文光世伯，生前有深交，因此在幼年，即與史世伯之掌珠月蘭姑娘有婚約。

「史世伯北來之後，先父母相繼病歿，家道中落，魯某乃一介儒生，難以自立，來投奔史世伯。

「史世伯待我甚厚，無奈我命運不好，一場無名之火，燒去史家莊宅，史世伯傷心過世，可憐只留下我和月蘭姑娘。」

燕笑月道：「火燒了莊子，難道連地也燒了？」

魯不愚道：「史伯父與這裏的富家劉天慶，生前原是有深交的，史世伯去世後，劉天慶存心吞沒史家的產業，很多地產變成了劉家的，就連月蘭姑娘，也擄返他家，害得我們想見一面，也是不成。」

他說着，竟然唏噓的哭起來。

燕笑月道：「沒出息，大男人家哭什麼？」

魯不愚道：「魯某乃一介儒生，受此欺凌，除哭又能如何呢？」

燕笑月道：「這樁事，俺替你出頭，你說的都是實話？」

魯不愚道：「魯某現在住的，是史家的菜園，這樁事劉家店無人不知，不過，你要去問，却不會有一個人和你說實話；你就是問魯某的住處，也不會有人告訴你的。」

這倒是眞的。

燕笑月不解的道：「這是爲什麼？」

魯不愚向門外張望，道：「劉天慶在劉家店，沒有人敢惹的；史世伯去世之後，我又是孤零零，流落在這裏的異鄉人，誰還敢理我呢？」

燕笑月大爲感動，道：「你有什麼打算？」

魯不愚道：「魯某只要劉天慶放出月蘭姑娘，我賣了這爿菜園子作盤纏，立刻帶月蘭姑娘，回開封故居；辛勤苦讀，明年還要下考塲呢！」

燕笑月豎起大姆指，道：「這有志氣，你在這裏等着，俺去去就來。」

魯不愚攔住道：「燕公子去那裏？」

燕笑月道：「去找劉天慶，我要他放了月蘭姑娘，還要他還給你霸佔史文光的產業。」

「你不要去。」

「爲什麼？」

「你就這樣一個人去，豈不是等於送死。」

「哦？」

燕笑月一點也不信。

他不相信，憑他武力，會是去送死。

魯不愚道：「他那裏莊家，護院，家人，不知多少，你一個人去，如果和和氣氣，好好的講，總然進不去，也還能出來，像燕公子你這樣……。」

燕笑月大怒，道：「俺怎麼樣？」

魯不愚道：「魯某情願自己受委屈，不必連累你；你即使能獨闖進去，也定然出不來的。」

「俺不相信。」

「你不能不信。」

「劉天慶住在那裏？」

魯不愚道：「沿着這村子的大街，一直往南走，在那有金頂的塔邊，有一爿深黃色的大宅子，門台高起二十餘階，就是了。」

燕笑月道：「俺來的時候打那裏過，却不知道就是那裏，你等在這裏，俺馬上回來。」

魯不愚道：「燕公子眞的要去，也要客氣些。」

燕笑月道：「俺偏不客氣，看他能怎麼樣？」

他轉身而去。

魯不愚道：「公子小心啊！」

他壓根沒有聽到。

他已經步過菜園子，去牽他的馬。

木屋的後窗上又出現那歪戴帽的無行少年，道：「老大，怎麼樣？」

魯不愚說道：「快告訴他們，立刻去辦。」

「是。」

那少年很快的又跑了。

× × ×

正是吃午飯的時候，劉天慶深廣堂皇的大宅子前，空蕩蕩的，地上掃過留下來的雪漬，在暖陽下都溶化了，變成淡水。

幾隻喜鵲在牆角裏尋找食物。

家人黃大喜在掃門台石階上化出的雪水。

靜。

寧靜而安詳。

忽然那幾隻喜鵲驚恐的振翅而起，黃大喜心下一怔，抬頭一瞧，幾個少年，已到大門口，氣勢洶洶的登上石階。

黃大喜道：「你們被董師父打的還不够？這會兒又來找死。」

少年道：「不知誰死呢！」

不由分說，抓着黃大喜便是一頓亂打，黃大喜那裏能抵得過這羣惡少，登時被打得鼻青眼腫，不由的向大宅內喊救。

大宅裏聽到吶喊聲，紛紛趕出來。

惡少道：「我們是來送訊的，有本事的在後邊，馬上就來，你告訴董威，要他把臉洗乾淨，恭恭敬敬的等着挨打。」

說完一鬨而去。

黃大喜已被打得躺在地上動彈不得。

董威是劉天慶近日請來護莊師傅，人雖然只有三十多歲，武功却有相當火候，非一般莊稼把式可比，曾跟名師習練過。

他從大宅趕出來，惡少都早已跑光。

董威看看黃大喜身上的傷，道：「快抬到裏邊去，我來給你治療。」

黃大喜連連搖手，道：「不，不，董師父你不能離開，他們還會來的。」

董威劍眉微揚，道：「還會來？」

黃大喜道：「是，他們說還有一個有本事的人，馬上就來，他們是來送訊。」

董威說道：「你不要担心，抬進去療傷。」

家人抬起黃大喜進入大宅。

董威跟着進去，回身交代門口的家人，道：「你們守在門口，當眞有人來了，立刻進來叫我。」

「是。」

家人應着，有的喊道：「這來的人一定不是好惹的，快操傢伙！」

「快！」

他們如臨大敵一般，有的操出兵刄，有的則手執釘鈀，鍋叉等農具，各據地勢，守在大門口。

他們剛佈置妥當，燕笑月已到了。

他的馬走得很慢，神情也顯得很遲鈍，劉天慶大門口，這麼多嚴陣以待的家人，他視如不見，從容的在大宅邊下馬。

他把馬拴在扣馬的銅環上，脫下身上的紅氅，搭在馬背，取下腰中的劍，掛在馬鞍上。

家人只知他是個陌生人，却未看出要來打架的就是他，因爲，他是那樣的從容不迫，他是那樣的狀若無事。

他臉上帶着笑容，這是稀有的。

他走近大門前。

他向攔在大門中央的家人，抱拳道：「這是劉天慶住的地方？」

家人道：「是。」

燕笑月道：「叫他出來。」

他的話聲很低，這也是稀有的。

大凡人有決心要做什麼事情時，都反而會平靜而不張惶。

家人道：「你要做什麼？」

燕笑月道：「俺要找他。」

他大踏步邁上石階，像一個巨人，雖然他身材沒有那麼高大，却有那股氣勢。

「站住！」

他只登上一半，便被一個憤怒的家人喝住，道：「你當我們這些人是死的。」

燕笑月道：「差不多。」

「攔住他！」

家人這一聲斷喝，兵刄，釘鈀，「唰！」的都阻在燕笑月面前，斷住他去路。

燕笑月冷冷的一笑，道：「你們只能欺負魯不愚，要跟俺動手，還早呢！」

話聲方落，他迅急的出手，抓住近身的兩件兵刄，輕輕一帶，登時把兩個家人掀起半天高，「叭噠！」一聲，摔在地上，忍不住的連聲呼叫。

「撒野！」

「打！」

這一陣吶喊，兵刄，釘鈀齊上，衆家人圍着燕笑月，亂打起來。

燕笑月從容不迫，退幾步站定在石階上，哈哈大笑，道：「你們自己送上來的，可別怪俺。」

只見他抬腿，舉手，幾個招式，趴的趴，躺的躺，地下已經倒着好幾條，衆家人這時才知道，燕笑月果然不同於那些惡少年。

有人還在奮力支持着。

有人在喊：「快進去，請董師父。」

燕笑月道：「請你們師父？請你們師祖爺也沒有用；不想挨打的，滾遠着些，想挨打的，你就自己凑上來吧！」

說話之間，又有幾個家人躺在地上。

「住手！」

大宅裏一聲喝，還能站着的家人，也來不及分辨是誰，紛紛的躲到一邊去；他們心裏明白，再磨下去，討不到好。

董威從大宅裏出來。

他的眼神盯在燕笑月身上，踏着穩重的步子，走下石階。

燕笑月怒視着董威。

董威在距燕笑月十餘步處停住脚步，冷冷的道：「你是來找麻煩的？」

燕笑月怒道：「是。」

董威擺下招式，道：「請出招吧！」

燕笑月道：「你接着吧！」

「唰！」

這一拳快的出奇。

他因爲董威既是師父，出招便要上路數，自然和那些家人動手，有所不同。

董威見燕笑月出拳，已知不是市井無賴，是有門第師承的；不敢怠慢，側身避過，吐掌印向燕笑月脅下，可惜他的掌慢了一步。

燕笑月見董威避過一拳，罵道：「俺要試試，你小子能躲幾招。」

「唰！」

回手一拳，掃向董威的門面。

董威見燕笑月這一拳來的路數怪異，力道威猛，立刻收住發出的掌，封面門，想要和燕笑月在功力上見個高低。

他立刻又把封出的雙掌縮回來了。

他感到燕笑月的拳，力道渾厚至極，如果硬拆一招，未必能佔上風。

他是錯步閃身，從燕笑月拳下脫身。

燕笑月逼得董威無從出手，不禁放聲大笑，道：「俺當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本事，原來也是稀鬆啊！」

話聲未落，拳已到董威身上。

董威閃身走避，他却未曾料到燕笑月打得性起，一路拳下來，連環發出二十餘招，逼得董威找不到一點還手的機會。

董威額角上已沁出汗珠。

圍觀的家人，都替他揑一把冷汗。

燕笑月忽然飄身掠出圈外，拍拍手，衝着董威儍儍的笑。

董威道：「你笑什麼？」

燕笑月道：「你心裏明白，憑你的本事，想打倒俺是辦不到的，你身上功夫也

還不錯，俺也不想摘你的招牌，你站到一邊去吧！」

董威抱拳，道：「在下董威，看尊駕也是光明磊落的漢子，武功超絕不羣，爲何竟和魯不愚那帮小人混在一起呢？」

燕笑月道：「俺和魯不愚素不相識，你別瞎說。」

董威道：「既然素不相識，因何受他指使，到這裏來打鬧？」

燕笑月道：「天下不平的事，總得要有人來管的，俺是專程來抱打你這個不平的。」

「抱打不平？」

「是。」

董威道：「誰不平啊？」

燕笑月道：「魯不愚。」

「他？」

「是。」

董威道：「尊駕一定不是這裏人。」

燕笑月道：「俺是兗州來的。」

董威道：「這就難怪了。」

燕笑月道：「難怪什麼？」

董威道：「魯不愚是個無賴，他訛詐劉大爺，整天找些市井上的混混，到這裏來胡鬧，弄得劉大爺不得安心。劉家店無人不知。」

燕笑月道：「俺不信。」

董威道：「你打聽過就會信的。」

燕笑月道：「俺用不着打聽，他老丈人家的產業被劉天慶霸佔了，他沒過門的媳婦，被劉天慶擄到家裏來，有沒有這椿事？」

董威道：「有，但不是這樣的。」

燕笑月道：「是怎麼樣的？」

這時，劉天慶忽然排開衆人，走到燕笑月面前，先自我介紹過，抱拳道：「這椿事說起來話長，燕兄，可否請入舍下，容劉某詳細奉告。」

燕笑月打量着劉天慶，道：「姓劉的，你是不是打不過俺，想玩手段？」

劉天慶道：「劉某決不敢。」

「你要俺進去聽你說，是吧？」

「是。」

「好！」

燕笑月應着，轉身走到坐騎前，取起那紅氅披在身上，鞍橋上摘下劍，道：「俺就進去聽聽，你到底是怎麼個說法。」

「請。」

劉天慶謙讓着。

燕笑月早巳昂然直入，沒理劉天慶的謙讓。

× × ×

他們坐在大廳裏。

家人奉上茶。

燕笑月把茶碗往桌邊一推，道：「俺還沒有鬧清楚，你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你這茶先擺到一邊去。」

劉天發尷尬的笑着。

燕笑月道：「俺可不是怕你在茶裏下毒，你要是好人，下毒俺也喝下去，你要是壞人，山珍海味擺一桌俺聞也不聞。」

劉天慶讚道：「鐵錚錚的漢子。」

燕笑月道：「你用不着捧，俺不吃這一套，有話你就快些說。沒有什麼說的，你就把史家的產業還給他，把史姑娘交出來給俺帶回去。」

劉天慶道：「請聽我慢慢的告訴你，魯不愚的老爹和史文光，相交甚厚，當年史文光在汴梁居官，告老還鄉時，把膝下的獨女史月蘭姑娘，許給魯不愚。

「史文光離開汴梁，魯不愚的父母相繼過世，留下的產業，被魯不愚浪蕩得精光，史文光巳有耳聞，不願再理魯不愚，魯不愚却以投親爲名，投到史家來，史文光雖然不高興，却也不能不接納他。

「魯不愚安頓下來，故態復萌，身爲儒生，不好生讀書，結交村中無賴，浪蕩鬼混，還吵着要和史月蘭姑娘成親，史文光不允，他便邀了無賴，到史家胡鬧，直氣得史文光病倒在床。」

燕笑月怒道：「他當眞有這麼壞？」

劉天慶道：「還不止呢！」

「啊？」

燕笑月巳氣得坐立不安。

劉天慶道：「他向史文光要銀錢花用，史文光不能如數給他，他便擾嚷叫罵，不成行狀，史文光和劉某交情甚厚，他爲防意外，把房地產字據，都寄在我這裏，是不假的。

「魯不愚知道了，懷恨在心，暗中放一把火，燒了史家的莊宅，史文光氣急而死。」

燕笑月罵道：「可恨！」

劉天慶道：「魯不愚來找我要房地產字據，我不給他；他要和月蘭姑娘成親，帶月蘭姑娘回開封，他這樣的人，月蘭姑娘如何能嫁他？」

燕笑月道：「當然不能嫁他。」

劉天慶道：「她一個弱女子，孤苦零仃的投靠到我這裏來，我又如何能不收留她？」

燕笑月道：「當然要收留她。」

劉天慶道：「我就是這麼做了，他就整天和我鬧個沒有完，無法可施，我才請來董師父，替我維護着點，你說，這人間還有公道？」

「這……」

燕笑月吶吶的無言可答。

忽然，他在桌上猛一拍，道：「照你這麼說，魯不愚這小子，眞是個混蛋！」

董威道：「這村裏無人正眼看他。」

燕笑月道：「確實可恨！」

他突的又雙眉微皺，道：「魯不愚是可恨的，不過，俺覺得這裏邊還有兩個小問題兒。」

劉天慶道：「請教。」

燕笑月道：「這頭一條，你說的這些話，俺怎麼知道是眞的還是假的呢？」

劉天慶道：「這也不難，我請史姑娘出來，你可當面問她，如果我有半句假話，任你說怎麼辦，就怎麼辦。」

他立即吩咐家人，道：「請史姑娘到來。」

「是。」

家人應聲向內宅而去。

燕笑月道：「還有一條。」

「請教。」

燕笑月搓着手，道：「這一條就難了，俺是受朋友之託，來替魯不愚出頭的，眞像你說的這樣，俺還出個鳥！將來怎向朋友交代？」

董威道：「貴友定受魯不愚之騙。」

燕笑月道：「那可不知。」

「你有向貴友問個眞象？」

燕笑月站起身，猛的在屁股上一拍，道：「唉！眞是叫俺爲難！俺還和他打着賭呢！」

× × ×

史月蘭出來了。

她不過十六歲，生得目秀眉清，只是蛾眉婉轉，呈現着楚楚可憐之情。

她走進大廳，粉面低垂，隔着劉海悄悄的打量着燕笑月。

婢女扶持着她，走到燕笑月面前。

燕笑月看在眼裏，我見猶憐，把一腔俠情，化作憐香惜玉，悄聲道：「妳是史月蘭？」

史月蘭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的，道：「是。」

當然，在陌生人面前，她也免不了小女兒羞澀之態，一直不敢正眼瞧燕笑月。

燕笑月道：「俺問妳，妳可要老實的說，到底是誰欺負妳？別怕，有俺替你做主。」

史月蘭淚光盈盈，默然不語。

劉天慶道：「妳別怕，是怎麼樣，妳就怎麼樣說。」

他指着燕笑月，道：「這位是燕大俠，武功高的不得了，他是專程趕到十三大窪劉家店來，受友人之託——辦你們家的事。」

史月蘭掉下眼淚。

燕笑月道：「月蘭姑娘，妳快給俺說呀！」

史月蘭「噗！」的跪倒在地。

燕笑月驚訝的道：「月蘭姑娘，妳是幹什麼？快起來說話。」

他起身去扶她。

他又把伸到史月蘭身邊的手縮回來，因爲，他忽然想到男女的分界。

史月蘭並沒有起來，她哀痛的飲泣着，道：「燕大俠，我求求您，我巳經給劉大爺家帶來的痲煩太多了。」

燕笑月怒道：「這麼說，魯不愚那小子眞不是東西嘍？」

史月蘭道：「燕大俠，魯不愚的作爲，在十三大窪劉家店是無人不知的，您一定是剛來吧？」

燕笑月道：「俺是剛來。」

史月蘭道：「何不住下來，明白眞象之後，您再決定怎麼做呢？」

燕笑月道：「俺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俺在一個月內要辦完這椿事，回到鳳凰山，現在剩下的時間，不過還有二十天。」

董威道：「你打算怎麼辦呢？」

燕笑月道：「俺是有個主意，總要史姑娘起來，才好慢慢的說。」

劉天慶從旁道：「妳就起來吧！也好聽燕大俠說話呀！」

她飲泣着起身。

燕笑月道：「月蘭姑娘，如果你們說的是眞的，妳當然不能跟那個混蛋，可是，妳打算怎麼辦呢？」

史月蘭道：「我不能永遠住在劉大爺這裏。」

燕笑月道：「當然，姑娘家怎麼能長住在別人家呢。」

「倒不是爲這個。」

「那又爲什麼？」

史月蘭道：「我巳經說過，我給劉大爺帶來的痲煩太多了；只要我住在這裏，劉大爺永遠不會得到安寧的；所以我必須走。」

「走？」

「是。」

「妳往那裏走？」

史月蘭潸然淚下，道：「我那裏也不能走，我只要一出劉家的大門，便會被那浪子擄去。」

燕笑月道：「妳有地方去嗎？」

史月蘭道：「有。」

「那裏？」

史月蘭說道：「到新鄉去，投靠我的姑媽。」

燕笑月思忖着——道：「妳姑媽會收留妳嗎？」

「會。」

史月蘭心酸得止不住飲泣。

燕笑月道：「妳就去吧！」

史月蘭道：「那浪子有些狐朋狗友，我離開這裏，一步路也走不了。」

「眞的？」

「是。」

燕笑月忽然臉上露出笑容，道：「俺倒有一個主意。」

劉天慶道：「燕大俠，有何高見？」

燕笑月忽的站起身，不耐煩的道：「呸！你們這樣是是非非，俺這根直腸子轉不過彎，乾脆！俺不管了，俺去叫俺那朋友自己來辦吧！」

他昂然而去。

誰也留不住他，就如同他來時誰也擋不住一樣。

× × ×

燕笑月騎着洒花駿騎，走過淒寒的街道，到菜園邊停下來，把馬拴在樹上，獨自走向魯不愚的木屋。

凜冽的北風，掀起燕笑月的紅氅，也捲起地上的積雪，吹過冰凍的大地。

木屋的門緊閉着。

燕笑月站在屋門口，揚聲喊道：「姓魯的，在不在屋裏？」

屋裏問道：「那位？」

燕笑月簡短的道：「我！」

木屋的門開了。

魯不愚出現在木屋門口，手不釋卷的拿着一本書，臉上堆着笑，道：「哦！原來是燕公子，快！請進屋裏來坐吧。」

燕笑月道：「不用，俺來跟你說句話就走。」

魯不愚見燕笑月決意不進屋裏，只有迎出來，道：「燕公子，請指教。」

燕笑月道：「俺來是來助你的，可沒有想到，你和劉家的事，還有許多曲折，是是非非，俺也鬧不清楚，俺現在決定不管啦！」

魯不愚微訝道：「燕公子不管了？」

「是。」

「燕公子見到史月蘭姑娘沒有？」

他搖搖頭。

魯不愚唏噓之下，輕聲嘆道：「唁！燕公子！你這一走，魯某將無獲得公平之日了。」

「還有。」

「還有？」

「是。」

魯不愚道：「他財大勢大，魯某勢單力孤，說什麼都是沒有用的。」

燕笑月道：「俺回去告訴楚一鋒，要他自己來辦；他說話文縐縐的，想必是喝過墨水，唸過書，頭腦一定比俺靈光。」

魯不愚道：「燕公子武功甚高，其實你祇要乘夜進入劉府，把史月蘭姑娘救出來……。」

燕笑月兩眼一瞪，道：「俺又不是古押衙。」

說完，轉身自去。

「古押衙？」

魯不愚自語着，忽然想到燕笑月看來是個粗俗的漢子，他怎麼知道古押衙？

他想着，沒有再挽留燕笑月。

他就是眞的要挽留燕笑月——也已經來不及了，燕笑月大步走出菜園，上馬而去。

他是個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人。

木屋裏有人在魯不愚身後壓低嗓音——道：「魯老大，他當眞走了？」

魯不愚冷笑，道：「他走了我們還是一樣辦事情。」

木屋裏道：「當然，當他沒有來。」

× × ×

黎明。

冷得出奇，看來是個好天氣。

劉家大門口，家人忙着在套車，一輛閃簾車，兩匹快馬，已套在車轅上。

兩名年輕的家人，護在車邊。

劉天慶夫婦出來，送史月蘭姑娘到大門外，悄悄的在叮囑些話。

家人套好車輛，踏脚櫈擺在車轅下，道：「天大亮了，稍等街上人多不便，姑娘請上車吧！」

劉天慶家的說道：「月蘭，妳就上車吧！」

史月蘭面有難色，道：「大娘，這樣不好吧！」

劉天慶家的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你大爺也都想過，只有這樣妳才能平平安安的到新鄉去。」

史月蘭俯首不語。

家人催促道：「姑娘，快上車吧！」

跑外套的一匹黑溜溜洒白花的駿馬，不住的跳動着，十分不安。

史月蘭被劉天慶家的推着上了車，劉家一個小丫頭陪着史月蘭。

劉天慶家的道：「到妳姑媽家，要嗎？妳就留她在身邊，不要，妳就叫她坐車回來，路上有個伴兒，總是好的。」

她又吩咐那丫頭，道：「在路上要好好的侍候姑娘。」

「奴婢知道。」

丫頭扶着史月蘭進入車裏，挪着身子上了車，她剛把身子挪進車裏，只聽清澈的一聲鞭響，輪聲轆轆，馬車已經上路。

冰封的道路，鏗鏘有聲。

馬車駛出劉家店，劉家店的人却還在夢中。

只有一個晨起的少年，看到這輛馬車，他奔馳的趕到菜園子，急敲着木屋的門，道：「魯老大，快開門哪！不好了。」

魯不愚開了門，披着衣裳，冷的瑟縮着，矇矓着眼，道：「什麼事？」

少年道：「剛才從劉家走了一輛大車，是轎車，裏邊不知坐的什麼人。」

魯不愚驚散了睡意，道：「往那裏走的？」

少年道：「往新鄉的方向。」

魯不愚冷笑，道：「是她，她走不了；你快去叫他們，騎馬來。」

「是。」

少年如一陣風而去。

× × ×

劉家的馬車馳出劉家店，踏出官道，直奔新鄉；晨風如刀，道路上，見不着一個人影，只有馬蹄，車輪聲！擴散在曠野裏。

他們約莫奔過一個時辰，太陽才昇起來，增加了不少暖意。

忽然，車後遠處傳來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五匹馬，迅急的從遠處追上來，車轅上的家人看了，道：「是追咱們的？」

「看這來勢，可眞不善啊！」

「是魯不愚的人？」

「除他還有誰？」

家人說着，後邊的馬已追近，家人掄着鞭，在空中「拍！拍！」的打着空鞭，嘴裏不停的吆呼着，兩馬潑蹄飛馳，揚起團團的雪花。

「站住！」

「把車停下來。」

五騎馬追近了，放聲喊着；劉家的家人全然不理後邊的喝阻，加鞭疾馳。

馬蹄聲，車輪聲，混做一片。

他們前後追逐，下來里許路程，忽然，那五騎馬中有兩匹脫韁而出，如離弦之箭，剎那間趕過馬車前頭，大喊道：「停下來！」

劉家的人，仍然加鞭急走。

馬上的少年拔出身上的刀，「唰！」斬斷了外套馬的套，那馬拖着斷套，散走在前，馬車立刻慢下來。

五匹馬都已圍在馬車四週，車不得不停下來。

劉家的家人當然見過這些人，憤然的道：「你們要做什麼？」

少年道：「不做什麼。」

家人道：「那爲什麼把我們的車攔下來？」

少年輕薄的笑着，道：「因爲有人要和車裏的人說話呀！」

「誰？」

「喏！」

少年人朝路上指着。

家人回身向後望去，魯不愚騎馬追下來，已到離馬車不遠處。

魯不愚勒馬停在車前，面帶得意的笑容，道：「劉天慶還是有失策的時候，他是不該送史月蘭出來的，如果他能把史月蘭送到新鄉，我魯不愚不用混了。」

史月蘭在轎車裏，揚聲喝道：「魯不愚，你想要怎麼樣？」

魯不愚道：「接妳回去呀！」

史月蘭道：「我不回去。」

魯不愚道：「妳是我的人，妳回去不回去要由我說，妳說不算。」(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

古龍·文
盧令·圖

白玉老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無忌請來神偷郭雀兒，助他完成將計就計，反將自負絕頂聰明的唐玉算倒，但在最後一着，無忌沒有拒絕唐玉要求將荷包毀去，郭雀兒把荷包擲還給唐玉時，險些弄成無可挽回的錯誤，不知是老天爺的安排還是唐玉一時的喜極忘形，竟然空着手去拔荷包上的毒針，當唐玉發覺中毒再把毒針發出，已失去了準繩，而無法制無忌等於死地，這時唐玉已成了個半死人，無忌說要親自把他送回唐家去，郭雀兒說他是瘋子，不願跟瘋子一道，大笑離去。趙無忌任他離去，一點攔阻的意思都沒有……

殺機四伏險　死亡氣氛濃

第十部：虎穴

★——入蜀——★

（一）

四月十九，陰雨。

此生合是詩人未？

細雨騎驢入劍門。

無忌不是詩人，也沒有陸放翁那種閑逸超脫的詩情，但是他也在斜風細雨中，撐着把油紙傘，騎着匹青驢，入了劍門，到了蜀境。

劍門關天下奇險，雙翼插天，羣峯環立，眞的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出劍門，沿途古柏夾道，綿延達數十里。替他抬着棺材的脚夫告訴他：「這就是張飛柏，是張三爺親手種的。」

蜀人最崇拜諸葛武侯，武侯仙去，蜀人都以白巾纏頭，直到現在這種習慣還沒有改。因爲大家都崇拜諸葛，所以張飛也沾了光。

可是無忌怎麼會帶着口棺材來？

× × ×

嶄新的棺材，上好的楠木，無忌特地用重價請了四個最好的脚夫挑着。

因爲這棺材裏躺着的是最好的朋友——這個朋友絕不會發瘋。

棺材裏不但安全舒服，而且不會淋到雨，如果有事要靜靜思索，也絕不會有人打擾。

無忌也很想躺進棺材去。

雖然他不像司空曉風，既不怕挑糞着棋，也不怕淋雨。但是他有很多事都需要靜靜的去想一想。

——到了唐家之後，應該編造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這個故事不但要能打動唐家的人，而且還要讓他們深信不疑。

這已經不是件容易事，動人的故事絕不是每個人都能想得出來的。

還有白玉老虎，那隻司空曉風一定要他親手交給上官刃的白玉老虎！

——司空曉風爲什麼要把這隻白玉老

虎看得這麼重要？

司空曉風絕不是個不知輕重的人，絕不會做莫名其妙的事。

——這隻白玉老虎中究竟有些什麼秘密？

細雨斜風，撲面而來，不知不覺中，劍門關已經被遠遠拋在身後。

無忌忽然想起了兩句淒涼的歌謠。

「一出玉門關，兩眼淚不乾。」

這裏雖然不是玉門，是劍門，可是一出此關，再想活着回來，也難如登天。

× × ×

無忌忽然想起了千千。

他不敢想鳳姑，他眞的不敢。

「相思」已經令人纏綿入骨，黯然銷魂，「不敢相思」又是種什麼滋味？

多情自古空餘恨。

如果你已不能多情，也不敢多情，縱然情深入骨，也只有將那一份情埋在骨裏，讓這一份情爛在骨裏，死在骨裏。

那又是種什麼樣的滋味！

無忌忽然拋掉了他的油紙傘，讓冰冷的雨絲打在他身上。

風雨無情，可是又有幾人知道無情的滋味？

他忽然想喝酒。

（二）

辣酒，好辣的酒。

用辣椒下酒，吃一口鮮辣椒，喝一口辣酒，那才眞辣得過癮。

辣椒紅得發亮，額上的汗珠子也紅得發亮。

無忌看看也覺得很過癮，可是等到他自己這麼吃的時候，他就發覺這種吃法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過癮了。

他已經被辣得連頭髮都好像要一根根「站」了起來。

這地方每個人都這麼樣喝酒。

這地方除了辣椒之外，好像根本就沒有別的東西下酒。

所以他雖然已經快要被辣得「怒髮衝冠」，也只好硬着頭皮挺下去。

他不願意讓別人把他看成一個「不好種」。

× × ×

蜀道難。

蜀境中處處都有山坡，無忌停下來喝酒的地方，也在個山坡上，用碗口粗的毛竹，搭起個涼棚，四面一片青翠，涼風陣陣送爽，在酷熱的天氣裏，趕路趕得累了，能夠找到這麼樣一個地方歇脚，實在很不錯。

現在天氣雖然還不算熱，可見經過這裏的人，大多也會停下來，喝碗涼茶辣酒再上路。

道路太崎嶇，行路太艱苦，能有機會享受片刻安逸，誰都不願錯過。

人生亦如旅途。

在崎嶇艱苦的人生旅途上，又有幾人能找到這樣的歇脚處？

有時你就算能找到，也沒法子歇下來，因爲你後面有根鞭子在趕着你。

生活的本身就是根鞭子，責任，榮譽，事業，家庭的負担，子女的衣食，未來的保障……都像鞭子般在後面抽着你。

你怎麼能歇下來！

無忌一口氣喝下了碗裏的辣酒，正準備再叫一碗時，就看見兩頂「滑竿」上了山坡。

× × ×

滑竿不是轎子。

滑竿是四川境中一種特有的交通工具，用兩根粗毛竹，抬着張竹椅。

人就坐在椅上。

不管你這個人有多重，不管路有多難走，抬滑竿的人都一定可以把你抬過去。

因爲幹這一行的人，不但都有特別的技巧，而且，每一個人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手。

無忌很久以前就已聽見有關滑竿的種種傳說，却一直不太相信。

現在他相信了。

因爲他看見了坐在前面一頂滑竿上的人。

如果他不是親眼看見，他絕不會相信這麼樣一個人也能坐滑竿，更不會相信兩個骨瘦如柴的竿夫，居然能把這個人抬起來。

他很少看見這麼胖的人。

× × ×

這個人不但胖，而且胖得奇蠢無比，不但蠢，而且蠢得俗不可耐。

這個人看起來簡直就像是塊活動的肥豬肉，穿着打扮却像是個暴發戶，好像恨不得把全副家當都帶出來，好像生怕別人不知道他有錢。

他的同伴却是個美男子。

並不是像唐玉那種文弱秀氣，還帶着點娘娘腔的美男子。

他高大英俊，健壯，寬肩，細腰，濃眉，大眼，充滿了男性的魅力。

現在兩頂滑竿都已經停下，兩個人都已經走進了這涼棚。

胖子喘息着坐下來，伸出一隻白白胖胖，戴滿了各式各樣寶石翠玉戒指的手。

那高大英俊的美少年立刻掏出塊雪白的絲巾遞過去。

胖子接過絲巾，像小姑娘撲粉一樣的去擦汗，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我知道最近我一定又瘦了，而且瘦了不少。」

他的同伴立刻點了點頭，帶着種誠懇而同情的態度說：「你最近又忙又累，吃得又少，怎麼會不瘦？」

胖子愁眉苦臉的嘆着氣，道：「再這麼樣瘦下去，怎麼得了呢？」

他的同伴道：「你一定要想法子多吃一點。」

這個建議胖子立刻就接受了，立刻就要店裏的伙計想法子去燒兩三個蹄膀，四五隻肥鷄來。

他只能吃這「一點」，因爲，最近他的胃口一直不好。

但是他一定要勉强自己吃一點，因爲最近他實在瘦得不像話了。

至於他身上的那一身肥肉，好像根本就不是他的，不但他自己早就忘了，他的同伴更好像根本沒有看見。

可惜別人都看見了。

這個人究竟是胖是瘦，這身肥肉究竟是誰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大家都忍不住在偷偷的笑。

無忌沒有笑。

他並不覺得這種事好笑，他覺得這是個悲劇。

這個美少年自己當然也知道自己說的話很可笑，他還是這麼樣說，只因爲他要生活，要這個胖子供給他的生活。

一個人爲了生活而不得不說一些讓別人聽了可笑，自己覺得難受的話，就已經是種悲劇。

這個胖子更可悲。

他要騙的並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一個人到了連自己都要騙自己的時候，當然更是種悲劇。

無忌忽然覺得連酒都已喝不下去。

× × ×

除了無忌外，居然還有個人沒有笑。

他沒有笑，並不是因爲他也有無忌這麼深的感觸，只不過因爲他已醉了。

無忌來的時候，他就已伏倒在桌上，桌上就已經有了好幾個空酒壺。

他沒有戴帽子，露出了一頭斑斑白髮，和一身已經洗得發白的藍布衣服。

人在江湖，人已垂老，喝醉了又如何？不喝醉又如何？

無忌忽然又想喝酒。

就在這時候，他又看見了六個人走上山坡。

六個青衣人，黃草鞋，灰布襪，六頂寬邊馬連坡大草帽，帽簷都壓得很低。

六個人走得都很快，脚步都很輕健，低着頭大步走進了這茶棚。

六個人手裏都提着個青布包袱，有的包袱很長，有的很短。

短的只不過一尺六七，長的却有六七尺，提在他們的手裏時，份量看來都很輕，一擺到桌上，却把桌子壓得「吱吱」的響。

沒有人笑了。

無論誰都看得出，這六個人絕對都是功夫很不錯的江湖好漢。

他們提來的這六個包袱裏，縱然不是殺人的利器，也絕不是好玩的東西。

× × ×

六個人同路而來，裝束打扮都一樣，却偏偏不坐在同一張桌上。

六個人竟佔據了六張桌子，正好將茶棚裏每個人的去路都堵死。

只有身經百戰，經驗豐富的老手，才能在一瞬間就選好這樣的位置。

六個人都低着頭坐下，一雙手還是緊緊抓住已經擺在桌上的包袱。

第一個走進來的人高大，强壯，比大多數人都要高出一個頭，帶來的包袱也最長。

他抓着包袱的那雙手，右手的姆指，食指，中指的指節上，都長着很厚的一層老繭。

第二個走進來的人又高又瘦，彎腰駝背，彷彿已是個老人。

他帶來的包袱最短，抓住包袱的一雙手又乾又瘦，就如鳥爪。

這兩個人無忌好像都見過，却想不起在那裏見過的。

他根本看不見他們的臉。

他也不想看。

這些人到這裏來，好像是存心來找人麻煩的，不管他們是來找誰的麻煩，無忌都不想管別人的閒事。

想不到那又高又瘦，彎腰駝背的却忽然問道：「外面這口棺材，是那一位帶來的？」

越不想找麻煩的人，麻煩反而越要找到他身上來。

無忌嘆了口氣，道：「是我。」

× × ×

無忌已經想起這個人是誰了。

他雖然還沒有見到這個人的臉，却已經認出了他的聲音。

——白糖方糕黃鬆糕，赤豆綠豆小甜糕。

——一個又高又瘦的老人，背上揹着個綠紗櫃子，一面用蘇白唱着，一面走入了這片樹林中剛闢出的空地。

——然後賣滷菜的，賣酒的，賣湖北豆皮的，賣油炸麵窩的，賣山東大饅頭的，賣福州春餅的，賣嶺南魚蛋粉的，賣燒鵝叉燒飯的，賣羊頭肉夾火燒的，賣尤魚庚的，賣豆腐腦的，賣北京豆汁的，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小販，抓着各式各樣的担子，從四面八方走了進來。

那天晚上所發生的事，無忌永遠都忘不了，這個賣糕人的聲音，他也記得很清楚。

他也記得萬東樓的話。

——以前他們都是我的舊部，現在却都是生意人了。

這賣糕人現在做的是什麼生意？爲什麼會對一口棺材發生興趣？

× × ×

那高大健壯，右手三根手指上都長着老繭的人，忽然抬起頭，盯着無忌。

無忌認出了他。

他的眼睛極亮，眼神極足，因爲他從八九歲的時候就開始練眼力。

他手指上的老繭又硬又厚，因爲他從八九歲時就開始用這三根手指扳弓。

無忌當然認得他，他們見面已不止一次。

金弓銀箭，子母雙飛，這身長八尺的壯漢，就是黑婆婆的獨生子黑鐵漢。

——黑婆婆是什麼人？

——是個可以用一枝箭射穿十丈外蒼蠅眼睛的人。

他手上抓住的那個包袱裏面，當然就是他們母子名震江湖的金背鐵胎弓和銀羽箭。

他居然沒有認出無忌來，只不過覺得這個臉上有刀痕的年青人似曾相識而已，所以試探着問：「我們以前見過？」

無忌道：「沒有。」

黑鐵漢道：「你不認得我？」

無忌道：「不認得。」

黑鐵漢道：「很好。」

賣糕人道：「怎麼樣？」

黑鐵漢道：「他不認得我，我也不認得他。」

賣糕人道：「很好。」

聽到他們說的這兩句「很好」，無忌就知道麻煩已經來了。

這六個人帶來的無論是那種麻煩，麻煩都一定不會太小。

無忌看出了這一點，別人也看得出，

茶棚裏的客人大多數都已在悄悄的結賬，悄悄的溜了，只有那位胃口不好的胖公子還在埋頭大吃。

看來就算天塌下來，他也要等吃完了這隻鷄才會走。

這種人當然不會多管別人的閒事。

賣糕人忽然站起來，提着包袱，慢慢的走到無忌面前，道：「你好！」

無忌嘆了口氣道：「直到現在爲止，一直都還不錯，只可惜現在就好像已經有麻煩來了！」

賣糕人笑了笑，道：「你是個聰明人，只要不做糊塗事，就不會有麻煩的。」

無忌道：「我一向很少做糊塗事。」

賣糕人道：「很好。」

他放下包袱，又道：「你當然也不認得我！」

無忌道：「不認得。」

賣糕人道：「你認不認得，這是什麼東西？」

他用兩根手指提着包袱上的結一抖，就露出對精光閃閃，用純鋼打成的奇形外門兵刃，看來有點像鷄爪鐮，又不是鷄爪鐮。

無忌道：「這是不是淮南鷹爪門的獨門兵刃鐵鷹爪？」

賣糕人道：「好眼力。」

無忌道：「我的耳朵也很靈。」

賣糕人道：「哦！」

無忌道：「我聽得出你說話的口音，絕不是淮南一帶的人。」

賣糕人道：「我在淮南門下，學的本就不是說話。」

無忌道：「你學的是什麼？」

賣糕人道：「是殺人！」

他淡淡的接着說道：「只要我能用本門的功夫殺人，不管我說話是什麼口音都無妨。」

無忌道：「有理。」

賣糕人忽然用他那雙鳥爪般的手，拿起了這對鷹爪般的兵刃。

寒光閃動，鷹爪雙雙飛出，「叮」的一响，無忌面前的酒碗已被釘穿了四個小洞，攔杆上一根毛竿，也被鷹爪硬生生撕裂。酒碗是瓷器，要打碎它並不難，要把他釘穿四個小洞却不是件容易事。

毛竹堅韌，要撕裂它也不容易。

何況這兩種力量完全不同，他左右雙手同時施展，竟能使出兩種完全不同的力量來。

無忌嘆了口氣道：「好功夫。」

賣糕人冷冷道：「這是不是殺人的功夫？」

無忌道：「是。」

賣糕人道：「你想不想看我殺人！」

無忌道：「不想。」

賣糕人道：「那麼你快走吧！」

無忌道：「你肯讓我走？」

賣糕人道：「我要的本就不是你這個人。」

無忌道：「你要的是什麼？」

賣糕人道：「我要的是你帶來的那口棺材。」

（本章終）

★——疑雲——★

（二）

棺材是無忌自己去買的，上好的柳州楠木，加工加料，精選特製。

無忌道：「閣下的眼光眞不錯，這口棺材的確是口好棺材。」

賣糕人道：「我看得出。」

無忌道：「但是無論多好的棺材，也不値得勞動閣下這樣的人出手。」

賣糕人道：「你說不値得，我却說値得。」

無忌道：「閣下若是眞的想要這麼樣一口棺材，也可以再去叫那棺材店加工趕造一口。」

賣糕人道：「我要的就是這一口。」

無忌道：「難道這口棺材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賣糕人道：「那就得看這口棺材裏有些什麼？」

無忌道：「裏面只有一個人。」

賣糕人道：「一個什麼樣的人？」

無忌道：「一個朋友。」

賣糕人道：「是個活朋友，還是個死朋友！」

無忌笑了：「我這人雖然不能算很講義氣，可是，也不會把活朋友送到棺材裏去。」

他說的不是實話，也不能算謊話。

——唐玉還沒有死。

——是他親手把唐玉擺進棺材裏面去的。

——唐玉並不是他的朋友。

——但是這口棺材裏的確只有唐玉一個人。

——他親手蓋上棺材，僱好挑夫，親眼看着挑夫們把棺材抬到這裏，的確一點不假。

這賣糕人却好像完全不信，又問道：「你這朋友已死了？」

無忌道：「人生百年，總難免會一死的。」

賣糕人道：「死人還會不會呼吸？」

無忌搖頭。

他已經想到了一點漏洞，可是他從未想到別人會看出來。

賣糕人顯然已看了出來。

他冷笑道：「死人既然已經不會呼吸，你爲什麼要在這個棺材上，留兩個透氣的洞？」

無忌嘆了口氣，苦笑道：「因爲我實在想不到會有人這麼樣注意一口棺材。」

這是實話。

如果有口棺材擺在那裏，每個人都免不了要去看一眼的。但却很少有人還會再去看第二眼。

女人衣服上如果有個洞，人人都會看得很清楚，但看見棺材上有個洞的人就不多了。

無忌又道：「但是這口棺材的確只有一個人，這個人的確是我的朋友，不管他是死是活，都是我的朋友。」

賣糕人道：「你爲什麼要把他裝進棺材裏去？」

無忌道：「因爲他有病，而且病得很重。」

賣糕人道：「他患的是不是見不得人的病吧？」

無忌道：「你想看看他？」

賣糕人道：「我只想看看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無忌道：「如果棺材裏眞的只有一個人？」

賣糕人道：「那麼我就恭送你們的大駕上路，這裏的酒帳也由我付了！」

無忌道：「不管棺材裏這個人是誰都一樣？」

賣糕人道：「就算你把我老婆藏在棺材裏，只要棺材裏沒有別的，我也一樣讓你們走。」

無忌道：「你說話算數？」

賣糕人道：「淮南門下，從沒有食言背信的人。」

無忌道：「那就好極了。」

他一直在担心，生怕他們要找的是唐玉。

他不願爲了唐玉跟他們動手，也不能讓他們把唐玉刦走。

現在他雖然已經知道他們並不是爲了唐玉而來的，却還是猜不出他們爲什麼想要這口棺材？

× × ×

棺材就擺在涼棚外的欄杆下。

四個挑夫要了壺茶，蹲在棺材旁邊，用隨身帶來的硬餅就茶喝。

茶雖然又冷又苦，餅雖然又乾又硬，他們却還是吃得很樂，喝得很樂。

對他們這種人來說，人生中的樂趣本來已經不太多了，所以他們只要能找到一點點快樂，就絕不肯放過。

所以他們還活着。

——快樂本就不是「絕對」的，只要你自己覺得快樂，就是快樂。

× × ×

奇怪的是，這個賣糕人不但對棺材有興趣，對這四個挑夫好像也很有興趣。

他們衣不蔽體，骨瘦如柴，而且蓬頭散髮，又黑又髒，實在沒有什麼値得別人去看的地方。

這賣糕人却一直在看着他們，一雙眼睛就像是釘子般盯在他們身上，捨不得移開。

他雖然說要看看棺材是否只有一個人，可是他的一雙脚像是被釘子釘在地上了，並沒有移動一步。

無忌反而忍不住要提醒他：「棺材就在那裏。」

賣糕人道：「我看得見。」

無忌道：「你爲什麼還不過去？」

賣糕人枯瘦臘黃的臉上，忽然露出種詭秘的冷笑，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出了一句讓無忌大出意外的話。

「因爲我還不想死在雷家兄弟的霹靂彈下。」

無忌立刻問道：「雷家兄弟？霹靂堂的雷家兄弟？」

「不錯。」

「雷家兄弟來了？」

「至少有四個人來了。」

「在那裏？」

「就在那裏！」

賣糕人冷冷的接着說：「蹲在棺材旁邊喝茶吃餅的那四位仁兄，就是雷震天門下的四大金剛。」

（二）

無忌的臉色變了。

他當然知道霹靂堂有四大金剛，是雷震天的死黨，也是大風堂的死敵。

這四個又窮又髒又臭的苦力，就是霹靂堂的四大金剛？

他們爲什麼要如此作賤自己？爲什麼要來替他抬這口棺材？

縱然他們已經發現他就是趙無忌，也不必這麼樣做的。

他們至少還有一種更好的法子，可以將他置之於死地。

年紀最大的一個挑夫，忽然嘆了口氣，慢慢的站了起來。

他左手還是端着個破茶碗，右手還是拿着半塊餅，身上穿的是那套又髒又破，幾乎連屁股都蓋不住的破布衣服。

但是就在這一瞬間，他的樣子已完全變了。

他的眼睛裏已發出了光，身上已散發出動力，無論誰都已看得出這個人絕不是個卑微低賤的苦力。

賣糕人冷笑，道：「果然是你，你幾時改行做挑夫的？」

這挑夫道：「這半年來我們兄弟一直都在幹這一行。」

賣糕人道：「你們一直都在替人挑棺材？」

這挑夫說道：「不但挑棺材，連糞都挑」

賣糕人道：「你們爲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這挑夫道：「因爲我聽說這種事做久了，一個人的樣子就會改變的。」

賣糕人道：「你們的樣子實在變了不少。」

這挑夫嘆了口氣，道：「所以我才想不通，你怎麼會認得出我們來？」

賣糕人淡淡道：「這也許只因爲我的眼力特別好，也許因爲有人走漏了你們的消息。」

這挑夫臉色變了，厲聲道：「知道這件事的，只有幾個人，是誰把我們出賣給你的？」

賣糕人不望他了。

黑鐵漢一個箭步竄過來，沉聲道：「我們兄弟和雷家並沒有過節，只要你們留下這口棺材，不管你們要到那裏去，不管你們要去幹什麼，我們兄弟絕對置身事外，不聞不問。」

他想了想，又道：「若是有別人問起你們，我們兄弟也不會說出來，就只當今天我們根本沒有見過面。」

在黑婆婆面前，他一向很少開口，現在說起話來，却完全是老江湖的口氣，每一句都說在節骨眼上，而且，替別人留了餘地。

可惜這挑夫並不領情，冷冷道：「你手裏拿着的是金弓銀箭，百步穿楊，百發百中，你身旁站着的這個人，雖然連說話的口音都變了，我也能認得他就是這一代的淮南掌門鷹爪王。」

賣糕人並不否認。

這挑夫又道：「你們兩位居然肯放我一條生路，我兄弟本該感激不盡，何況陪你們來的那四位，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其中好像還有喪門劍的名家鍾氏兄弟和鐵拳孫雄。」

賣糕人道：「好眼力。」

這挑夫道：「憑你們六位，今天要把我們兄弟這四條命擱在這裏並不難，只可惜……」

賣糕人道：「只可惜怎麼樣？」

這挑夫冷笑道：「只可惜，人一死了，拳頭就會變軟了，也就沒有法子再使喪門劍了。」

賣糕人微笑道：「幸好，他們還沒有死。」

這挑夫道：「他們還沒有死？你爲什麼不回頭去看看？」

賣糕人已經回過頭，臉上的笑容已僵硬。

本來坐在他後面的四個人，現在已全都倒了下去，腦後的玉枕穴上，赫然插着根竹筷，一尺多長的竹筷，已沒入後腦五寸。

× × ×

腦殼本是人身上最堅硬的地方，能夠以一根竹筷洞穿腦殼，已經是駭人聽聞的事。

更可怕的是，這四個人本都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竟全都在這一瞬間被人無聲無息的奪去性命，竟沒有人發覺是誰下的毒手。

這人的出手好快，好準，好狠！

× × ×

茶棚裏的人早就溜光了，連掌櫃和伙計都已不知躲到那裏去。

除了這個賣糕人和無忌，黑鐵漢之外，茶棚裏只剩下三個活人。

那位胃口欠佳的胖公子，雖然還活着，却已被嚇得半死，整個人都幾乎癱到桌子底下去。

他的同伴情況也好不了多少。

何況，這兩人一直都是坐在鍾家兄弟和孫雄的前面，竹筷却無疑是從後面飛來的。

他們後面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還沒有走，只因爲他早已醉了，無忌來的時候，這個人就已伏倒在桌上，桌上已擺滿了喝空了的酒壺。

他沒有戴帽子，露出了一頭斑斑白髮，顯然已是個老人。

他身上穿的一件藍布衫不但是已洗得發白的，而且還打着好幾個補釘。

難道這落拓的老人，竟是個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竟能在無聲無息中取人的性命，竟能在揮手間殺人於十步之外！

（三）

賣糕人手裏緊握着他的那對鐵鷹爪，一步步向這老人走過去。

他知道他的手在流汗，冷汗。

他手裏的這雙鐵鷹爪，也是殺人的利器，也曾有不少英雄好漢，死在這對鐵鷹爪下。

但是現在他的手却在抖，別人也許看不見，他自己却可以感覺得到。

能夠以一根竹筷，隔空打穴，貫穿腦殼的人，絕不是他能對付得了的。

一個已經在江湖中混了三十年的人，至少總有這一點自知之明。

但是他不能退縮。

淮南派現在雖已不是個顯赫的門派，也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

不管怎麼樣，他總是淮南這一代的掌門人，爲了生活，爲了把門面支持下去，他可以改變容貌聲音來做强盜，却絕不能讓淮南派的聲名敗在他手裏。

這正是江湖人的悲劇。

江湖中的輝煌歷史，就正是無數個像這樣的悲劇累積成的。

× × ×

弓已在手，箭已在弦。

黑鐵漢彎弓拉箭，一雙眼睛也盯在那老人的滿頭白髮上。

老人忽然說話了，說得含糊不清，彷彿是醉話，又彷彿是夢囈。

「爲什麼大家都想要這口棺材，是不是全部都活得不耐煩了，都想躺進棺材裏去！」

賣糕人的瞳孔收縮，手握得更緊。

現在他已確定這個老人就是剛才以竹筷洞穿他伙伴頭顱的人。

他忽然大聲喚道：「前輩。」

老人還是伏在桌上，鼻息沉沉，彷彿又睡着了。

賣糕人冷笑道：「以你的年紀，我本該尊你一聲前輩，我還沒有忘記江湖中的規矩，你最好也莫要忘記自尊自重。」

老人忽然放聲大笑，道：「好，說得好。」

他乾癟的臉上長滿了一塊塊銅錢大的白癬，眉毛脫落，醉眼朦朧，笑起來就像是頭風乾了的山羊。

他已抬起頭，看着賣糕人道：「想不到小小的淮南派中，居然有你這種的人，居然還懂得江湖規矩，還有點掌門人的氣派。」

賣糕人道：「我不是淮南掌門。」

老人道：「你不是？」

賣糕人道：「我只不過是一個賣糕的人。」

老人笑道：「原來你是來賣糕的。」

賣糕人道：「賣糕的人，有時也會殺人。」

老人道：「你要殺誰？」

賣糕人道：「殺你！」

老人又大笑，道：「你自己也該知道，你絕不是我的對手，又何苦來送死？」

賣糕人忽然也大笑道：「我殺了你，殺的是名震江湖的武林前輩，你殺了我，殺的却只不過是一個賣糕的人，我死又何妨。」

大笑聲中，他的鐵鷹爪已飛出。

× × ×

昔年，鷹爪王自淮南出道，名動天下，只憑一雙鐵拳，和三十年苦練而成的大鷹爪力，創立了淮南鷹爪門，從來沒有用過兵刃。

可惜他的後人們既沒有那麼精純的功夫，也沒有他的神力，所以才造出這麼樣一對奇形外門兵刃，以補功力之不足。

他臨死時，看到這種兵刃，就知道，淮南這一派，遲早難免要被毀在這對鐵鷹爪下。

因爲他知道無論多精巧的兵刃，總不如雙手靈巧，他的三十六招大鷹爪手，用這種兵刃使出來，絕對沒法子發揮出應有的威力。

他也知道他的後人們有了這種兵刃後

，更不肯苦練掌力了。

但是這對兵刃却實在很靈巧霸道，兩隻鷹爪般的鋼抓，不但有生裂虎豹之利，而且可以伸縮自如。

如果運用得巧妙，甚至可以用它從頭髮裏挾出一個虱子來。

賣糕人在這對兵刃上也下過多年苦功，一着擊出，雙爪齊飛，左手的鐵爪輕靈變幻流動，右手的鐵爪剛烈霸道猛威。

這一着的力量間，有巧勁，也有猛力，這一着的招式間，有虛招，也有實招，虛招誘敵，實招打的是對方致命處。

老人一雙朦朧的醉眼中，忽然精光暴射，大喝一聲：「開！」

叱聲出口，他的身形暴長，袍袖飛捲，鐵鷹爪立刻被震得脫手飛出，遠遠的飛出了二十丈，落在竹棚外的山坡上。

賣糕人居然沒有被震倒，居然還是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

但是他的眼珠已漸漸凸出，鮮紅的血絲，已沿着他嘴角流下來。

老人盯着他，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你要殺我，我不能不殺你。」

賣糕人咬緊牙關，不開口。

老人道：「其實你應該知道我是誰的，我也知道你是誰。」

賣糕人忽然問：「我是誰？」

他一張嘴，就有口鮮血噴了出來。

老人搖頭嘆氣，道：「鷹爪王，王漢武，你這是何苦？」

賣糕人用衣袖擦乾了嘴角的鮮血，大聲道：「我不是鷹爪王，不是王漢武。」

剛擦乾的血又流出來，他喘息着道：「鷹爪王，王漢武早已死了，沒有人能殺他，他……他是病死的，我……我……」

老人眼睛裏已露出同情之色，柔聲道：「我知道，你只不過是一個賣糕的人而已。」

賣糕人慢慢的點點頭，閉上眼睛，慢慢的倒了下去。

他求仁得仁，死已無憾。

因爲他並不是王漢武，淮南一派不敵的威名，並沒有毀在他手裏。

——所以沒有人能擊敗鷹爪王，從前沒有，以後更沒有。

（四）

黑鐵漢滿眶熱淚終於忍不住奪眶而出，忽然也霹靂般大喝一聲：「開！」

弓弦一响，三尺六寸長的銀羽箭已離弦飛出，喝聲如霹靂驚雷，箭去如流星閃電。

黑鐵漢身長八尺，兩膀有千斤之力，他的金背鐵胎弓是五百石的强弓，他的鐵羽箭雖然不能開山射月，但也足以穿雲裂石。

江湖傳說，如果有三個人背貼着背站着，他一箭就能射個對穿。

可是銀光一閃，忽然已到了老人手裏，他只伸出兩根手指，就把這根穿雲裂石的銀箭捏住了。

在這一瞬間，黑鐵漢的面如死灰，雷家四兄弟喜動顏色。

想不到就在這一瞬間，情況忽然又改變。

老人臉上忽然露出種奇怪已極的表情，就好像一個胆小的少婦半夜醒來，忽然發現有個陌生的男人壓在她身上，驚訝，恐懼，都已到了極點。忽然凌空翻身，掠出了竹棚，霎眼間就已踪影不見。

× × ×

要學「射」，一定要先練眼力。

黑鐵漢從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練眼力，要練得可以把暗室中的一隻蚊子看得和別人看老鷹還清楚，才算略有成就。

無忌的眼力也絕不比他差。

但是他們都沒有看出這老人爲什麼要突然逃走，像他那樣的絕頂高手，絕不是很容易就會被駭走的人，除非他忽然看見了鬼，忽然被毒蛇咬了一口。

這裏沒有鬼，也沒有毒蛇。

他怕的是什麼？

那挑夫一隻手端着破茶碗，一隻手拿着塊硬餅，臉上的表情由歡喜變爲驚訝，由驚訝變爲恐懼，由恐懼變爲懷疑。

現在他臉上忽然又變得全無表情，忽然喚道：「老板。」

無忌不是老板。

他這一生中奇奇怪怪的事也做過不少，却從來沒有做過老板。

可是這四個挑夫一直都叫他老板。

無忌道：「你在叫我？」

這挑夫道：「不管我們姓什麼，我們總是你僱來的，你總是我們的老板。」

無忌不能不承認。

這挑夫又道：「你出五錢銀子一天，僱我們做挑夫，要我們替你把這口棺材送到蜀中去。」

無忌道：「不錯。」

這挑夫道：「我們這一路上，有沒有出過什麼差錯？」

無忌道：「沒有。」

這挑夫道：「我們有沒有偷過懶？躭誤過你的行程？」

無忌道：「沒有。」

這挑夫道：「你花五錢銀子一天僱我們，花得寃不寃枉？」

無忌道：「不寃枉。」

他不能不承認這一點，像他們這樣的挑夫，實在很難找得到。

這挑夫道：「你花錢僱我們來替你挑這口棺材，我們就全心全意的替你挑這口棺材，而且一定平平安安的替你把這口棺材送到地頭。」

無忌道：「很好。」

這挑夫道：「那麼別的事你就不必管了，這些事跟你也完全沒有關係。」

他的話已說得很明白。

他們並不知道這位老板的身份來歷，也不想知道，只不過希望這位老板也不要管他們的閑事。

無忌只有點不明白。

他忍不住要問：「你們知不知道這棺材裏的人是誰？」

這挑夫道：「是你的朋友。」

無忌道：「你們知不知道我這朋友是誰人？」

這挑夫道：「不管你這位朋友是誰，都跟我們無關。」

無忌道：「你們爲什麼要來替我挑這口棺材？」

這挑夫道：「因爲我們願意。」他淡淡的接着道：「只要我們自己願意，不管

我們幹什麼，也都跟你沒有關係。」

無忌嘆了口氣，道：「有理。」

× × ×

他不能不承認他們說的有理，但是他心裏却又偏偏覺得很無理。

所有的事都無理，每個人做的每一件事都不能以常理來解釋。

但是這些却確實發生了，而且已經有五個人爲了這些事而死。

生命是絕對眞實的，死也是。

無忌又嘆了口氣，道：「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們究竟還想幹什麼？」

這挑夫考慮着，終於回答：「我們只不過想殺一個人，一個跟我們完全無關係的人。」

黑鐵漢道：「你們想殺的就是我？」

這挑夫道：「是的。」

（五）

黑鐵漢並不能算無忌的朋友，但是無忌總覺得還欠他們母子一點情。

四個挑夫已經開始行動，很快的逼近了黑鐵漢，將他包圍住。

長弓大箭，只能攻遠，距離越近，越無法發揮威力。

這四個挑夫無疑都是身經百戰的老江湖，當然都很明白這點，以他們的經驗和武功，要殺黑鐵漢只不過是霎眼間的事。

無忌忽然大聲道：「等一等。」

這挑夫沉下臉，道：「難道你還是要來管我們的事？」

無忌反問道：「難道你們一定要殺死他？」

這挑夫道：「一定。」

他的回答斬釘截鐵：「如果有人想來相攔，我們也不妨再多殺一個。」

無忌道：「是不是因爲他已知道你們的來歷？所以一定要殺了他滅口。」

這挑夫不否認。

無忌道：「現在我也已知道你們的來歷，你們是不是也要殺了我？」

這挑夫道：「我說過，只要你不管這件事，我們就負責把你和這口棺材平安送到地頭去。」

無忌嘆道：「現在我更不懂了，明明有兩個人知道你們的秘密，你們爲什麼只殺一個？」

這挑夫冷冷一笑，道：「因爲我們喜歡你。」

無忌的臉色忽然變了，吃驚的看着他，道：「你……你……」

這挑夫道：「我怎麼樣？」

無忌看着他，再看看他的三個同伴，眼睛裏充滿了驚訝和恐懼。

黑鐵漢看着他們的眼色居然也跟無忌一樣，就好像這四個挑夫這一瞬間忽然變成了厲鬼。

這種表情絕不是裝出來的。

他們究竟看見了什麼？爲什麼忽然變得這麼吃驚？這麼害怕？ （本章終）

★——第十個死人——★

（一）

四個挑夫也有點慌了，無論誰被人用這種眼色看着，都會發慌的。

他們的眼神本來一直在盯着黑鐵漢和無忌，現在忍不住彼此看了一眼。

這一眼看過，他們四個人臉上立刻也露出和無忌同樣的表情，却顯得比無忌更驚惶，更恐懼。

其中一個人忽然轉身衝出去，一把抓起了擺在棺材邊的茶壺。

霹靂堂以火藥暗器威震江湖，玩火藥和玩暗器的人手一定要穩。

但是現在這個人却已連茶壺都拿不穩，忽然張開咀，想嘶喊，竟已連聲音都喊不出來。

只聽他喉嚨裏一陣陣「絲絲」的响，他的人已倒了下去。

他的同伴也轉身奔出，兩個人奔出竹棚才倒下，一個就倒在涼棚裏，一倒下去，整個人就開始萎縮，就像是一片葉子遇到了火焰，忽然間就已枯萎。

× × ×

下午。

春天的下午，陽光艷麗，遠山青葱，但是這山坡上却彷彿已被陰影籠罩。

死的陰影。

連無忌都覺得手脚發冷，黑鐵漢額角和鼻尖上已冒出豆大的冷汗。

這四個挑夫臨死前那一瞬間，臉上的樣子變得實在太可怕。

無忌不是第一次看見這種樣子。

唐玉中毒之時臉上也有同樣的變化——眼神驟然遲鈍，瞳孔驟然收縮，嘴角眼角的肌肉驟然僵硬乾裂，臉色驟然變成死黑。

最可怕的是，他們臉上發生這種變化時，他們自己竟連一點感覺都沒有，這種致命的毒性竟能讓人完全感覺不到。

非但你中毒時全無感覺，毒性發作時，你也完全沒有感覺。

就在你不知不覺中，這種毒已進入你的身體，毀壞了你的神經中樞，要了你的命！

× × ×

坐在竹棚裏的那位胖公子和他的同伴，蹲在竹棚後面，替他們抬滑竿來的那四個竿夫，現在也都已悄悄的溜了。

竹棚後無疑還有一條路，遇到這種事，只要有腿的人，都會溜的。

黑鐵漢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難道眞是那壺茶裏有毒？」

他是在問無忌。

這裏一共只剩下他和無忌兩個活人，這使得他們彼此間彷彿忽然接近了很多。

如果你也曾有過他們這樣的經驗，你也會有這種感覺的。

無忌道：「看起來一定是那壺茶裏有毒。」

黑鐵漢道：「不是我下的毒。」

無忌道：「我相信。」

黑鐵漢道：「是誰下的毒？」

無忌道：「不知道。」

黑鐵漢沉默着，臉上帶着痛苦掙扎的表情，汗流得更多。

無忌道：「你是不是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黑鐵漢又沉默了很久，忽然大聲道：「我並不想要他們的命，也不想要這口見鬼的棺材，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四個人會抬一口棺材來。」

他說話的聲音大得就像是在吶喊，並不是在對無忌吶喊，是對他自己吶喊。

無忌瞭解他的心情，所以什麼話都沒有問，等着他自己說下去。

黑鐵漢道：「有人告訴我們，這棺材裏藏着一批紅貨，至少値五十萬兩。」

「紅貨」這兩個字是江湖切口，意思就是「珠寶」。

黑鐵漢道：「前一陣子我們有急用，就向這個人借了一筆銀子，他一定要我們用這批紅貨來還他的債。」

無忌道：「你們有什麼急用？」

黑鐵漢道：「四月十一，是我們一位大恩人的壽誕，每一年我們都要送一份重禮給他老人家。」

無忌當然知道他說的這位大恩人，就是那神秘的蕭東樓。

黑鐵漢道：「我們以前就跟這個人有約，如果他知道有什麼來路不明的紅貨經過，他自己不便出手，就通知我們，做下了之後三七分賬。」

他又補充：「我們雖然是强盜，可是只做『紅貨』。而且一定要是來路不明的紅貨。」

這些話他本來絕不會告訴無忌的，但是在死亡，恐懼，和極度悲傷的壓力下，他忽然覺得一定要把這些話說出來。

如果你在他這種情況下，一定也會做出同樣的事。

無忌並沒有問「這個人」是誰？

那是別人的秘密，他無權過問，他一向不願探問別人的隱私。

黑鐵漢的聲音越說越低，顯得越來越悲傷，黯然道：「現在我雖然已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可惜已太遲了。」

無忌忍不住問：「這是怎麼回事？」

黑鐵漢道：「這是個圈套。」

無忌道：「圈套？什麼圈套？」

黑鐵漢道：「他想殺雷家兄弟，自己却不能出手，他也想殺了我們滅口。」

無忌道：「他爲什麼要殺你們？」

黑鐵漢道：「因爲只有我們知道他坐地分贓的秘密。」

他的悲哀又變爲憤怒：「所以他就設下這個借刀殺人，一石二鳥的圈套，讓我們自相殘殺，最好全都死得乾乾淨淨。」

無忌道：「但是你沒有證據，並不能證明這一定是個圈套。」

黑鐵漢道：「你就是證據。」

無忌道：「我？」

黑鐵漢道：「這口棺材不是你的？」

無忌道：「是。」

黑鐵漢道：「你有沒有把紅貨藏在棺材裏？」

無忌道：「沒有。」

黑鐵漢道：「既然這棺材裏根本沒有紅貨，這不是圈套是什麼？」

他握緊雙拳：「現在雷家兄弟已死了，我們的兄弟也死了，他的計劃已成功，只可惜……」

無忌道：「只可惜你還沒有死。」

黑鐵漢恨恨道：「只要我還要一口氣在，我就一定要揭穿他的陰謀毒計。」

無忌沉吟着，道：「我久聞金弓銀箭，子母雙飛的大名，也知道令堂不但箭法如神，而且足智多謀，這件事你爲什麼不找她去商量商量？」

黑鐵漢道：「家母病得很重，這種事我不能再讓她老人家操心。」

無忌道：「黑婆婆病了，你爲什麼不留在她身邊照顧她？」

黑鐵漢道：「家母的病情，直到我們那位大恩人的壽誕之日才忽然變得嚴重起來，那天我們恰巧遇見了一位好心的姑娘，一定要把家母留在她那裏，讓她來照顧，因爲……」

無忌道：「因爲什麼？」

黑鐵漢道：「因爲她的夫家和我們母子之間，曾經有過一點淵源。」

無忌的心在跳，跳得好快。

現在他當然已能猜得出這位好心的姑娘是誰了，却還是忍不住要問：「這位姑娘貴姓？」

黑鐵漢道：「姓衞。」

無忌說道：「她把黑婆婆帶到那裏去了？」

黑鐵漢道：「到一位隱跡已久的武林異人那裏去了，那位異人不但劍法高絕天下，而且極精醫道，所以我也很放心。」

無忌沒再說什麼，也不能再說什麼。

他的痛苦，他的悲傷，他的思念，都絕不能在任何人面前說出來。

他甚至連想都不能去想。

他還有很多事要去做，他一定要很堅强，思念却總是會使人軟弱。

不管怎麼樣，他總算已有了衞鳳娘的消息，總算已知道她仍然無恙。

等他抬起頭，才發現黑鐵漢已走出了竹棚，走下了山坡。

他立刻喚道：「等一等。」

黑鐵漢停下脚步，回過頭。

無忌道：「你不看棺材裏有什麼？」

黑鐵漢勉强笑了笑，道：「我信任你，我相信裏面不會有什麼的。」

無忌道：「雷家兄弟並不認得我，只不過我花五錢銀子一天僱來的。」

黑鐵漢道：「我相信。」

無忌道：「一個被人用五錢銀子一天僱來抬棺材的苦力，會不會甘心替人去拚命？」

黑鐵漢道：「絕不會，除……」

無忌道：「除非他知道棺材裏還有別的秘密。」

黑鐵漢眼睛裏發出了光。

無忌道：「我雖然沒有把紅貨藏在棺材裏，可是他們……」

黑鐵漢搶着道：「他們來替你抬這口棺材，也許只不過是想用你這口棺材做掩護，把一批紅票運到蜀中去……」

運送紅貨時，本來就是通常要走「暗鏢」，尤其是，當這批紅貨來路不明的時候。

江湖中走暗鏢的法子，本來就五花八門，光怪陸離，利用死人和棺材做掩護，這並不是第一次。

無忌道：「我也知道現在你不會再對這批紅貨有興趣了，可是你既然已經做了這件事，至少總該把眞象查出來，也算對你的弟兄們有了個交代。」

用不着他再往下說，黑鐵漢已經大步走了回來。

他的心也開始在跳，越跳越快。

九個人，九條命，只不過爲了一口棺材！這口棺材裏究竟有什麼秘密？

技擊叢談

泰國脚凌厲無比

雲山

李小龍以脚法享譽，因此影响到喜歡練武的人都注意各種脚法，甚至一向以西洋拳作爲練武基礎的美國拳擊界都覺得他們那種眼光需修正，甚至有些美國拳師認爲現時已經進入「脚的時代」，覺得李小龍那雙脚確有把握取勝。

他們會得這樣想，並非純然是從電影裏面看到李小龍各種脚法而發生這個觀念的，事實上李小龍在美國萬邦空手道自由搏擊比賽裏面奪取錦標之際，連打幾個世界馳名的拳術冠軍，都是以脚法取勝。李小龍特別擅長忽上忽下踢出各種脚法來，要是對方膝蓋骨給他踢了一脚，發生劇痛，稍爲窒一窒步，李小龍的高脚就如飛殺上，踢他的額角，中了一脚，就此倒地，無法再鬥，這一類的戰鬥方式，看呆了美國拳師的眼睛，故此他們幾乎一致認爲李小龍確是值得做空手搏擊冠軍的，並且進一步的覺得用脚比較用手更加適合。

美國拳師這種想法是很有道理的，任何人的脚比較手巨大得多，而且一脚踢出去，可以伸得很長，起碼比一隻手長了兩尺，再又因爲兩條腿上下翻飛，愈踢愈加沉重，戰鬥力愈强，那又比較用手發拳出擊優勝得多，事實上打完左拳再打右拳，跟着發連環幾拳，每一拳所發的勁，相差不遠。

脚則不然，由於整個身體滾動，有如車輪，故此愈滾愈快，所踢出的脚就更加沉重，從這幾點推測，對拳術有經驗的美國拳師，自然而然的想起脚打鬥比較用手發拳的殺傷力更大。

是否中國功夫的脚法壓倒一切呢？這個問題，頗覺耐人尋味，事實上泰國脚早有名氣，至今泰國拳師仍然是打得非常兇的，在擂台上表演，往往打到斷手斷脚，甚至倒地身亡，泰國拳師如果不懂得用脚應戰，簡直無法走上擂台跟那些用脚去踢對方的拳師交手，故此，泰國拳卽是泰國脚，同時，泰國拳師必然擅長用脚踢出各種靈活的脚法來。

究竟泰國拳或泰國脚，如何展開搏鬥呢？他們的步法是怎樣練習的呢？在這裏，我想把泰國拳或泰國脚的基本步法和脚法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泰國拳的基本步法，並不複雜，只有四種，卽是：跳前，退後，左側移動或右側移動。

至於這四種步法，實際上僅得三種，因爲向左或向右移動的方式，大致相同，這三種步法分別解釋如下：

第一種步法是跳前，卽是說，用左脚向前跨進一步，右脚立刻跟上，等於未發動的姿勢相同，這種步法跟中國拳師的箭步相差不遠，箭步也是如此走動的，第一條腿向前推進，第二條腿就跟着溜到前面去，有時連續向前推進幾步。

不過，泰國的步法，不止是向前推進，還向前跳躍，有時，一步就跳兩尺遠，那是他們踢脚比別種拳師所踢的脚，更快更有力的主要原因。

第二種泰國的步法叫做後退，跟第一種跳前的步法相同，只是方向相反，假如用左脚向後溜了一步，右脚便卽退後，退得快速，看來好像那雙脚有彈力，一彈就連退幾步，那樣做使敵人不容易捉摸他。

上述的前進和後退，跟向側移動相似，如果向左邊移動，則以左脚先行彈到左邊去，右脚拖住走，反之，向右移動，則以右脚彈先，每一種步法都是好像彈起來的，有時像脚下裝了滑車一樣，向前滑過去，故此，那雙脚移動得比較中國功夫的脚法更快，再又因爲他們並非準備跟對方纏住打鬥，而是跳躍出擊，故此馬步方面不必落地生根，務求穩打穩紮。

當左右脚頻頻移動之際，泰國拳師的體形沒有改變，身體是直立的，稍爲胸部縮入，腹部也收緊，手臂的位置沒有改變，練習那雙脚到了極端純熟的時候，才可以踢起另外一條腿。

泰國的脚法十分刁鑽，踢出去的形狀分做兩種，一種是用脚背或脚的邊緣去踢，另外一種是蹬，只用足跟向對方撑過去，泰國脚不會用脚趾踢到對方去的，因爲脚力太過猛烈，如果跟對方的肌肉接觸時，可能把自己的脚趾折斷，無力再戰。

另一方面，用脚背，脚的邊緣，卽是日本的脚刀，或足跟向對方身軀踢出，力量更加强大，故此，他們盡量避免用脚趾作爲攻擊的工具。

泰國最重要的脚法是由許多個角度拋出去的，好像弧形，快而準確，西洋拳的原理跟它相同，所差異的是這一點，西洋拳往往用左拳虛擊，引對方發拳自衞，隨卽用右拳很沉重的擊向對方的臉孔，左勾拳之後加上右勾拳。

這種情況，跟泰國脚法相似，泰國拳師也是喜歡先用左脚誘敵，然後用右脚出擊的，不過脚比手强，西洋拳只是右勾拳或左勾拳，很少反過來再打一次的，中國拳則有這種姿勢。

蔡李佛拳有一招叫做「左右雙鞭」，就是左手或右手同時出擊，兩隻手一齊由中部打出，打到平爲止，看來兩手跟自己的脚變成一個十字形式，這種姿勢就是反手發拳出擊。

泰國拳很少有這種打法，可是，他們的脚法却往往使用這種方式，不但由右邊踢到左邊去，變成一個弧形，同時可以在那條腿剛剛踢到左邊而沒有落地之際，卽時由左邊再踢，移到右邊來，這種打法就跟蔡李佛的左右雙鞭捶非常近似。

泰國拳師因爲經常施展脚法打擊敵人，那雙脚就是武器，故此他們必須每天踢沙包，盡量使脚刀，脚背和脚跟都變厚，同時使小腿結實，那條腿就像是鐵腿一樣，可以跟對方任何一處相碰，隨卽獲勝。

在貼身打鬥之際，泰國拳師很喜歡用膝頭撞擊，不止是膝頭必須結實，有時距離太遠，膝蓋骨無法打中對方的下頷，索性轉爲小腿出擊，用小腿的脛骨，向對方的肋骨撞擊。

因此之故，泰國拳師整條小腿前後左右都是非常結實的，就算是肌肉吧，它經過苦練，也跟骨頭的堅硬程度相差不遠。

泰國拳師當然不是專靠一雙脚取勝的，他們也有左勾拳和右勾拳之類的拳術，但却多了另外一種武器，那是「手踭」。

中國功夫有所謂「十八踭」，一個手踭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的打擊，可以打出十八種姿勢來。泰國的手踭也是如此，能够在貼身打鬥之際，向上仰攻，又可以忽然用手踭向對方的頭顱撞擊。

因爲他們的手踭和膝蓋骨都受過苦練，經常打沙包，勁力沉重，貼身打鬥之際，很難防範。

要是距離較遠，泰國拳師的一雙脚就變成車輪脚，上下翻飛，攻勢凌厲，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功夫如果想跟泰國脚搏鬥，認眞要注意距離，既然不要太過貼身，也不要距離太遠，只是在中距離的姿勢打鬥，然後有希望佔上風。

所謂中距離，卽是兩人的左手或右手伸出去，伸到盡之後，略爲側身，那一拳仍然可以打中對方的胸部，這種距離就叫做中距離。

由於中國功夫在中距離的變化最大，而且可以撥開對方的手，進馬入脚，使對方無法踢出脚來，跟着變招出擊，以短拳攻擊對方的中部或臉孔，能够保持中距離，便有希望取勝，不然的話，就會吃虧。

泰國拳師苦練各種脚法，有一個拳師叫做「阿彼勒」的，橫脚踢出，力度極猛，踢完左脚，再踢右脚，向一個皮沙包連續出擊，左右脚合計，一共打了八十脚，把皮沙包踢爆，這樣沉重的脚法，普通拳師實在不容易招架。另一泰國拳師想用左右兩手去壓低阿彼勒的一條腿，殊不料脚力太過沉重，他的雙手，無法抵擋，右臂立刻折斷。可見横脚踢出的力量，確是比較直脚踢出的力量更大。

泰國脚的攻擊脚法分做三種，第一種是最犀利的高踢法，一脚踢出，打向頭部的額角，臉孔或頸，都使受擊的人暈了一暈，暫時失去戰鬥力，甚至倒下來。

第二種脚是中部踢出的，變化最多，一脚放橫掃過去，可以震裂對方的內臟，唇角流血，當時倒地，如果那一脚向對方的胸部踢去，使用蹬脚，可以使對方的胃囊破裂。

第三種泰國脚叫做下盤踢法，能够牽制對方的活動，而且使對方無法站穩，又可以連續踢到對方的左右脚彎或較爲脆弱之處，使對方繼續作戰時出脚慢了許多，縱然踢出，也是缺少力量。

泰國拳師很喜歡開始就衝過去貼身打鬥，下邊用膝頭撞擊，上邊用手踭，這一招非常兇猛，一衝就貼到盡，跟對方僅有一尺那麼近的距離。

沒有練習過泰國拳的人，簡直不知道如何招架，往往碰頭就打輸。

他們這種衝勁不但含有非常猛烈的攻勢，而且化攻爲守，因爲那個拳師用膝蓋向上撞擊時，對方的拳頭無法打出去，等於封閉對方的戰鬥力。

另一方面，手踭也是武器，手踭由下邊打到上邊去，對方的拳頭就無法進攻，故此，那種攻勢含守勢的意思。

至於泰國脚，往往先用掃脚，先把對方的左右兩腿掃到又紅又腫又痛，然後踢高脚，假如對方用兩隻手去接招的時候，那個泰國拳師暫時不再踢脚了，索性改用手踭向對方的臉孔出擊，這一招，也是攻其不備的，防不勝防。

泰國脚必須經常苦練，缺少練習，踢出去的脚，如不够快，或者是快而乏勁，那時就弄巧反拙。

（二）

上好的楠木棺材，華麗、堅固、沉重。黑鐵漢將金弓插在地上，用兩隻手托起了棺材的蓋子。

在這一瞬間，他忽然想起了很多事，很多他久巳遺忘了的事。

他自己也不知道此時此刻，他怎麼會忽然想起這些事來。

× × ×

棺蓋雖然很沉重，但是以黑鐵漢的天生神力，當然輕輕一托就托了起來。

無忌也從竹棚裏走了過去。

他本來認爲黑鐵漢他們很可能是爲了唐玉而來的，他們知道這口棺材裏的人是唐玉，知道唐玉還沒有死，他們想來要唐玉的命。

他會有這種想法，並不奇怪，想要唐玉這條命的人絕不少。

但是現在他巳知道這種想法錯了。

那麼這口棺材裏除了唐玉之外，還有些什麼別的東西？

是不是眞的還有批價值鉅萬的珠寶？

他也很想知道這答案。

爲了這口棺材，犧牲的人巳太多，付出的代價巳太大。

他希望黑鐵漢能够有些收穫。

現在他雖然還看不見棺材裏有什麼，但是，他可以從黑鐵漢臉上的表情中看出來。

黑鐵漢臉上却忽然露出種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表情來。

那不僅是驚訝、恐懼，還帶着種說不出的激動和慾望。

如果他看見的是珠寶，他當然會激動，會顯出一種人類共有的慾望。

但是他看見的如果是珠寶，就絕不會有恐懼。

如果他看見的是種很可怕的東西，就不會顯出這種慾望來。

他看見的是什麼？

無忌正想問他，「砰」的一聲响，剛掀開的棺蓋忽然落下，闔起。

黑鐵漢全身上下，所有的動作，表情，全都在這一刹那間驟然停止。

他整個人就像是在這一刹那間完全凍結了。

然後他的喉結上慢慢的沁出了一滴血珠，轉瞬間又巳凝結。

無忌飛撲過去，大聲問道：「怎麼回事？」

黑鐵漢的呼吸也巳停頓，銳利的眼神巳變爲一片死灰。

他用盡全身氣力，只說出了兩個字。

「唐缺！」

說出了這兩個字，他喉結上凝結的血珠就驟然迸裂，一股鮮血噴泉般標了出來。他的身子往後退，鮮血一點點洒落在他臉上。

（本章終）

派武俠長篇

鐵骨冰心

蕭逸·文
盧令·圖

虎穴殲虎倀　龍潭發龍威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寇英傑擊殺二十四令的風雪二堂主後，司空遠痛改前非，此間事了，寇英傑急急趕返白馬山莊，途次白塔山嶺，獲晤至明禪師，更獲悉了鄔大野多種罪行，和二十四令主已派出許鐸爲白馬山莊副莊主，莊中一切大權，似均操諸許鐸手中。這日寇英傑抵達白馬山莊門外，受阻於怒江雙童江天左，江天右，寇英傑施展玄功，將江氏兄弟制服，脅令帶路，抵達莊中大廳，一老者偕二銀衣少年出晤，老者自稱是副莊主許鐸，問知寇英傑姓名後，迎入那座金碧輝煌，固若金湯的大廳上坐下——

兩個窈窕俏麗的紅衣少女，各托着托盤，由正樓螺旋長梯姍姍步下，獻上了香茗點心，請安退回。

許鐸「嘿嘿！」道：「少俠請先用些茶點，老夫差人爲少俠在迎賓閣準備住處——」

寇英傑道：「且慢！」

許鐸道：「少俠還有什麼囑咐？」

寇英傑冷笑道：「鄔莊主怎不見出來？」

許鐸笑道：「莊主適因有事，不在莊內，不過少俠大名，已屢次聽他談及——」

「他說些什麼？」

「莊主說——」許鐸輕呷了一口香茗，微笑道：「寇少俠乃係他同門師弟，此番返回，必已學成師門絕技，特囑老夫要好好接待！」

寇英傑冷笑道：「這麼說，在下此番轉回，却早已在鄔師兄意料之中了？」

「然！」許鐸放下手上蓋碗道：「我們算計着少俠你早該來了。」

說到這裏，他遂卽又發出了一陣子笑聲，那雙深邃的眸子微微閉起，露出一綫目光——

寇英傑陡然警覺到這個許鐸端的是一個莫測高深的人物，不禁對他下意識提高了警覺。

「智多星」許鐸笑聲一頓，又道：「莊主說到昔日因不明白寇少俠眞實身份來意，曾對少俠多有誤解，幾至同室操戈，及今思之，甚感後悔，他今日盼，明日想，只想着少俠你能早日返回，共同致力於本莊建樹，以使『白馬門』武功，光炫武林，今日少俠總算倦鳥知返，此一偉大構思，料必不日亦可實現了！」

一席話說的確是冠冕堂皇，寇英傑何曾會爲他所動。

聆聽之下，他冷冷笑道：「這件事我自有主張，本莊之事在下更是義不容辭，足下如果沒有別的什麼話說，在下想此刻就到迎賓閣去了。」

「智多星」許鐸怔了一下，站起笑道：「那麼由老夫親自送少俠去吧。」

寇英傑抱拳道：「有勞！」遂卽向廳外步出。

許鐸與寇英傑一路來到了迎賓閣前，兩名銀衣少年，左右緊隨在許鐸身後，寸步不離。

迎賓閣前桃花開得一片爛紅，幾枚老梅尚未凋謝，桃紅梅白，相映成趣！

這裏原本是寇英傑舊居之處，不禁觸景生情！

猶記得當年護靈來此，値梅花初放，他正是下榻這裏，歲月匆匆，來去三載，及今舊地重臨，人事顯然全非，以今日之重任抱負較之昔日之煢煢孤露，更令人輒生回溯，而興幾度滄海桑田之悲懷！

靜靜的院落裏，不見一個行人。

春風拂處，桃紅亂顫，落英繽紛裏，正見畫樓一角，別具一番氣勢，耳邊聞及猿啼一聲，見大小數猿呼嘯着踏枝穿林而前——

爲首一隻蒼猿，竟是不懼生人，正視寇英傑等一行人甚久，才又呼嘯一聲，率各猿踏行桃枝而去。轉瞬之間，已出入後嶺深澗。

寇英傑一刹間幾有出神之感！等到神回再看迎賓一閣，更如瓊瑤仙府——放眼「白馬山莊」之星樓對座，畫棟雕樑，幾同九天玄宮，如此遼闊輝煌建築，不啻人間仙境，情不由己的乃對當初發思手建此巍峨建築之先師郭白雲，憑生出無比崇高敬意！——如此美好之本門基業，更何甘轉落仇人之手？

一念及此，寇英傑眞有着身冰炭之感！

身邊响起了寶劍出鞘的兩聲「龍吟」！兩口長劍已分別指向寇英傑身形前後。

寇英傑驀地一驚，瞠目看時，才警覺到自己的一時失察，竟吃那兩個銀衣少年攻進了身側。

就二少年劍身出勢，分明是一流身手，最稱厲害的是二銀衣少年竟然看出了寇英傑的不容近身，乃在其發思俄頃之間，側身攻入，雙劍乍出，已攻破了寇英傑第一層感應氣圈。

以此刻而論，兩口長劍顯然已着了先機，一指前心「步廊」一穿後脊「志堂」，就出劍出法而論，這兩劍堪稱得上是極流身手！簡直無隙可剔。

寇英傑不禁大大的吃了一驚——須知像寇英傑這類神奇身手，更難受控於人，如何竟容得一雙少年上來制了先機，誠是不可思議之事，以他身負之卓然神技，自詡之高，不啻是奇恥大辱一件，雖慣以養性，亦不禁一時驚惶失措，怒容滿面。

對付猝然加身之危難，「沉心凝固」「以靜觀變」似是不二之法門。

寇英傑在一驚之下，却又突地穩住了陣脚，那雙蘊涵着奇光異采的眸子，却向着一旁「智多星」許鐸逼視過去。

許鐸似乎對於二銀衣少年上來出劍之勢，極表讚許滿意，不覺發出了「呵呵！」笑聲，頻頻撫掌稱快。

寇英傑一面運用着眞力，嚴密的防範着四週——在他眞力四溢的感應圈內，只要有少許異動，他卽可得悉於事發之先——

他顯然已失了先機，被敵人攻入內層氣圈，却不敢再存絲毫疏忽，只是那種超然强者的風範，却猶能使他臨危不亂，處變不驚——

寇英傑的目光，已顯示了他强烈的頡頏之意，這種氣勢逼迫着許鐸，不容他不作一番自圓其說——

許鐸冷冷笑道：「寇少俠，我們沒有別的意思，久仰你武功出衆，我這兩個手下，一時手癢，不知天高地厚，要與你過過招，請你賜敎！閣下用不着客氣，只管出手，嚴予懲制就是——」

這番話明像是印證招法，其實却暗含着顯著的殺機，大有得手不讓人，而欲將寇英傑置之死地心意！

寇英傑豈能不明白對方歹毒心意？當下冷笑了一聲，說道：「恭敬不如從命，寇英傑開罪了。」

話方出口，不容他手握劍把，那雙銀衣少年陡地挺劍疾刺過來。

兩口劍一前一後，鋒鏑相向，由於二少年內力長時貫注，劍光大盛，這一式聯手對擊，更似彼此眞力相收，劍氣互相連貫，隨着遞出的劍勢，二少年身子更如同燕子般的穿起來，大有「身劍合一」之勢。

寇英傑萬萬料不到兩名少年子弟，竟然有如此身手，心中極爲驚異——驚心之下決計要給對方一個厲害。

——就在兩口劍劍尖相對出擊的一刹之間，寇英傑竟然施展出一手罕見的「錯骨移軀」之術，在一陣「咣咣！」骨响之中，由骨盤而上，整個上半截軀體，陡地向右側錯開了半尺有餘。

眼前「嗆啷！」一聲大响，兩口長劍絞在了一塊——

二銀衣少年身手端的不惡，在快速的一個疾滾盤翻之下，一上一下雙雙穿了出去。

眼前出手之勢，快若電光石火，一發卽收，如野雲震飛，去留無痕，等到二人落定之後，顯然又是另一番形勢；二銀衣少年却已被拒於丈許以外，先前所佔盡的優勢，已經全部失去。

二少年神色頓時爲之一變！

寇英傑手握劍把，顯然還不曾出劍，他面色沉着，分明已經爲二人所激怒，却仍然抱定「以靜制動」之機，等候着他二人的再一次出手。

二銀衣少年先是面現驚惶，繼而站定不動，像是運思凝神，又像是在側耳傾聽着什麼。

——畫樓一角，軒窗半敞，在飄揚起伏的一襲紗幔之後，隱約現出一個疊螺髮式宮粧美婦人的半截身軀——那美婦人隔着輕輕羅紗，居高臨下的注視着，只見她櫻唇輕啓，吐聲如縷——

顯然，這婦人正自以「傳音入密」的極上內功，在向場子裏的一雙銀衣少年有所指示。

其實包括接引寇英傑的來此，以至於二少年的出手方式，甚至於眼前這宮粧美婦人的隱約現身，一切都經過事先的安置，目的卽在於狙殺寇英傑這個人於神機妙算之中。

只是這次神機妙算，顯然並不曾奏功，是以那宮粧美婦人不得不再次賜以機示。

在她「傳音入秘」的一番指示之下，兩個銀衣少年又開始了第二次的出手準備。

但見他二人身形團團圍繞着寇英傑居中的身子轉動不休，在一陣快速的疾奔快轉之後，驀地停住不動，兩口長劍一舉一平，二少年身子更是一踞一立，看起來這將擊出的一式，更具不凡之勢！

寇英傑打量着二銀衣少年，禁不住暗自讚賞，心忖道莫怪乎「宇內二十四令」竟能坐大如此，狂傲四海，原來門下竟有此等傑出弟子，誠是不可令人輕視！

其實他又那裏知道，這兩名銀衣少年，乃係鐵海棠座前最蒙垂愛的四名「銀心童子」之二，平素武功得自鐵氏夫婦親自調敎，出入相隨，視同己出，以其武功論，卽較諸帮內同流高手，亦不遜色，况乎再得暗中指示，自是更加不同凡响！

紗幔輕啓，美婦人嘴皮輕動了一下，一雙銀衣少年，卽在此時發出了猛烈的攻勢。

却見蹲着的那名銀衣少年霍地快穿而起，掌中劍轉幻出一天銀光，泰山壓頂般的直向寇英傑當頭直壓下來，另一名少年，却陡地旋身而進，一片劍光，由地面旋起，攻向寇英傑的下盤——

一上一下，兩片劍光滙集成凌厲的殺着，確實猛銳不可一世。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上下劍光加身的一刹間，陡然間現場閃出了一道明亮刺目的光華，這道光華的出現，有如穹空電閃，如長虹經天，——「寶」劍出鞘，畢竟不同於一般。

在兩聲極爲清脆的接觸裏，隨着寇英傑揮出的劍勢，一雙銀衣少年已無能再守護着陣脚，雙雙仰身跌了出去——這一手劍勢之妙，在於寇英傑那種魚龍變化的身法，至於他收縮轉動的軀體；如何能避開兩個銀衣少年所幻化上下交迫的劍勢；確是大堪玩味！

非但是當事者的一雙銀衣少年弄不清楚，就連一旁佇立旁觀的「智多星」許鐸也看得眼花繚亂，簡直莫測高深，驚嚇得瞠目結舌，一時爲之黯然！

倒是樓角紗幔後那個半隱的宮粧美婦人看出了訣竅，她的驚異，顯然並不在許鐸之下，此時此刻，再想傳聲招呼兩個銀衣少年，已是不及——

她霍地自窗前站起來，却又發出了一聲嘆息，緩緩的坐下來。

現場的一切，不過在她起立又坐下的這一刹，已有了出乎意料的變化。

兩個銀衣少年，雙雙伏屍在地，一個仆身臥倒，一個仰面朝天。

奇怪的是在他們兩個人身上，都難以看出顯著的傷勢，甚至於在他們的身上看不見一點血漬。

嘴角帶起一抹微笑，寇英傑緩緩將長劍收落鞘裏。

忽然間，他騰身躍起，直向着畫樓一角掠去。

却與他不差先後，那個隱藏在紗幔之後的宮粧美人；也已縱身而起，銀龍穿塔似的自另一面穿窗而出，一入一出，失之於頃刻毫厘之

間。

寇英傑佇立在樓角間內，四下看了一眼，只見紗幔翻飛，那裏有任何人跡，房間裏飄染着淡淡的一抹殘香，那味兒，像是來自婦人女子髮鬢鬢梢，倒不禁使得他微微一驚！

他緩緩走向窗前，發覺到臨窗而置的一張坐椅——椅墊上猶有餘溫。

這一切無寧巳說明了一切。

寇英傑冷冷一笑，遂卽飄身而出，仍然落在了現場原地，在那裏會見到不勝氣餒沮喪的許鐸。

站立在一雙銀衣少年面前的許鐸，看上去似乎精銳盡失，他緩緩蹲下身子來，把面下背上的那個銀衣少年身子翻過來，一抹鮮血由銀衣少年嘴裏淌出來，不過轉瞬之間，這少年屍身已是冰涼！

許鐸沉着臉再走到另一少年身前，情形亦復如此。

最後他落寞的站起來，用懷疑驚懼的目神盯向寇英傑，似乎在向他追尋答案。

「你是想明白他二人何以致死，是麼？」

許鐸失神的點了一下頭。

「卽使我告訴你，你也不會明白的。」寇英傑微微冷笑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個世界上，不爲你所知的玄奧武功畢竟是太多了！」

許鐸怔了一下，遂卽輕輕點了點頭，不再追問。

寇英傑冷冷的道：「我生平最恨爲人暗算，這兩個人的出手，顯然是你們事先的安排，只是遺憾的是，我未能立刻找到那個謀殺我的正兇——」

說到這裏，他眸子抬起，向着畫樓一角看了一眼。

許鐸顯然已震撼於寇英傑神出鬼沒的武功，再也不敢輕舉妄動——

半天，他才苦笑道：「這兩個少年，並非是老夫手下弟子，他們是鐵令主身前最蒙垂愛的兩名『銀心童子』，寇少俠如今殺了他二人，只怕與鐵氏已結下了不可化解的仇恨，依老夫所見，實在是不智的很！」

寇英傑一笑道：「原來如此，許兄你這話可就說錯了，想我寇英傑一介凡夫，果能蒙鐵氏夫婦貴人垂青，上門賜見，該是何等榮幸之事！此事固爲我夢寐所求而不可得耳，許兄如能代陳此情，實在感激不盡！」

「智多星」許鐸嘿嘿一笑，道：「好說——老夫定不會令少俠失望，請進去休息吧！」

二人步入了迎賓閣。

寇英傑的住處早巳準備好了，是一間漂亮清靜的樓房，一面是寬廣的樓台，另一面却遙對着巍巍青山，確是一個休憩的好居處。

「智多星」許鐸似乎懷有滿腹心事，不欲在此久留，虛言搪塞了幾句就托詞離開，

× × ×

許鐸來到了「北星樓」正樓一間「暖閣」門外，——一個身着桃紅的長身少女，佇候在那裏。

那少女年在十九二十之間，柳眉杏眼，櫻口瑤鼻，出落得十分標緻，只是此刻看上去，一雙眼圈兒略呈紅暈，像是哭過的樣子。

許鐸趨上一步，抱拳說道：「戰姑娘久等了！」

——她是鐵夫人沈傲霜跟前最得力的一個女弟子「玉燕子」戰丕芝，雖然跟隨沈傲霜不及一年，但是甚得鐵氏夫婦疼愛，那是因爲她是沈傲霜娘家的一門近親，武功本來就不錯，鐵夫人只稍加指點，巳成大器，如今是鐵夫人懷中的一塊美玉，疼愛得了不得，當她是女兒、弟子、心腹人……走到那裏也捨不得丟下。

她們有時候眞像是母女一般的親切！

「副莊主來了，」戰姑娘上前一步，小聲道：「夫人正在生氣呢！」

「哦——」許鐸點點頭苦笑道：「我知道，請爲我通禀一聲，說我求見。」

戰姑娘點點頭道：「我知道——」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小聲道：「聽說銀心兄弟兩個巳經遭了毒手，都……？」

眼睛一紅，差一點淌下了眼淚！

許鐸愕了一下，這才知道她所以傷心的原因，當時點點頭沒有吭聲。

「巳經死了？」

許鐸重重嘆了口氣，無可奈何的道：「可不是嗎——姑娘妳也聽說了？」

「是夫人說的——這會子，她獨自個在房子裏難受呢！」

一面說，她掏出一塊小手絹抹了一下眼淚，恨恨的道：「這個姓寇的，早晚我要會一會他，要不是夫人不許我輕舉妄動，我才饒不了他。」

許鐸陰沉沉的笑了一下道：「夫人說的對，何必急於一時呢！他既然巳經住下了，還怕他插翅飛了？」

房間裏，傳出了鐵夫人的聲音：「誰在說話？」

「是我——」許鐸躬身抱拳道：「卑職許鐸。」

「進來說話。」

「是！」許鐸恭敬答應一聲，扭臉看向戰丕芝！

戰丕芝這才撩開了軟簾，帶領着他走了進去。

穿過了一道舖有軟紅地毡的樓廊，來到了那間「西暖閣」裏。

鐵夫人沈傲霜正在房裏插着梅花——雪白的一雙玉手剪弄着斑爛的梅枝，朶朶紅梅顯現着欺雪，「傲霜」的清艷，拿在她手裏，美人香花相互映襯，却又似有一種說不出的寧靜感覺！

許鐸抱拳行禮道：「卑職許鐸，參見夫人！夫人萬安！」

「你坐下說話。」

聲音裏顯示着那種無比的「冷」。

許鐸答應着，在旁邊的一個冷座上，坐了下來！

沈傲霜依然在插弄着手裏的梅花，把清理後的梅枝，一枝枝的插進在「隻五彩斑爛的古瓶裏。

她越是外表不着絲毫痕跡，許鐸越是提心吊膽，他深知這位女主人的脾氣，素來是不把喜怒哀樂形諸於面，外表越平靜心裏越是怒潮起伏。

是以，到後來他確是連正眼也不敢瞧她一眼。

一枝枝的梅花，紅白相襯的插在古瓶裏，鐵夫人退身一步，細細的端詳着，偏過頭看向戰丕芝道：「妳看怎麼樣？」

戰丕芝點點頭道：「好看！」

「拿開去。」

「是！」戰丕芝答應着，把瓶子拿到一邊圓几上放好，却向着一旁座頭上的許鐸遞了個眼色。

許鐸明白，戰姑娘這個眼色分明是要他小心留意。

果然沈傲霜怪罪了下來——

「許鐸，你可知罪？」

一面說着話，沈傲霜緩緩的轉過身子來，却把一雙無比冷峻的眼睛，盯在了許鐸臉上。

「夫人……」

許鐸先是一驚，緊接着黑黝的臉上，作出

了一種狡黠與尷尬的表情！

「你怎麼不說話？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意思？」

許鐸欠身抱拳道：「卑職愚昧，請夫人明示！」

沈傲霜冷冷哼了一聲，一雙妙目睇着他：「怪不得人家都叫你智多星，今天看起來，你可眞是一個老狐狸，不過因爲你的不合作，却使得小三小四他們兩個雙雙斃命，人死不能復生，這個錯兒，許副莊主，我看你在我和總令主跟前又將怎麼擔待？」

這番話只說得許鐸打了個哆嗦！倏地由座位上站起來——

「卑職該死——」

「你的確該死！」

「這——」許鐸垂下頭道：「夫人傳音過遲，等到卑職正待依旨出手時，已是措手不及——夫人明鑑！」

沈傲霜冷笑了一聲，白皙的臉上顯現出一副冷漠，慢吞吞的道：「你說的倒也是實話，若非如此，此刻我豈能饒得過你——」

許鐸頓時心裏爲之一鬆，道：「是——夫人明察！」

「只是，」沈傲霜冷峻的道：「話雖如此，那時雖是晚了一步，你如出手，仍可保全他二人之一，如果運機得當，求勝固然是無望，保全他二人性命，却是有餘，你爲什麼臨機觀望？」

「夫人！」許鐸苦笑道：「當時情形並不如夫人所說的這麼單純——」

「怎麼？你說清楚。」

「是！」許鐸搖搖頭嘆息一聲道：「夫人居高臨下，只見現場形態而不見現場情勢，卑職身處現場，是以却能親身體驗，這個寇英傑武功絕非等閑，卑職知彼知己，却是不能冒然出手。」

沈傲霜「凝思」了一下，微微點點頭。

——她是一個明辨是非，十分冷靜的人，許鐸的話說不無道理，這一點倒是她沒有想到的。

「那麼，現場的情勢又是怎麼樣呢？」

「以卑職所見，」許鐸沉思着道：「這個寇英傑顯然練有一種奇怪的異功。」

「這話怎麼說？什麼異功？」

「卑職愚昧，」許鐸一面尋思着，黝黑的臉膛上顯現着一番希罕：「那是一種十分奇怪的功力……在他站定之時，環身四週，有一層莫大的阻力，如無適能進身之機，簡直是難以靠近——」

沈傲霜微微點頭道：「這就是一般所謂的護身潛力，以他年歲，有此等功力，顯然不容易了，不過——武林中能具有這般功力的人巳不在少數——你又何以爲怪？」

「夫人，情形並非如此，」許鐸道：「這個寇英傑所具有的護身潛力，絕非一般人所具有的那種功力。」

話聲方自一落，猛可裏，一股凌人的無形勁道傳過來。

許鐸猝然一驚，倏地站起身來，驚呼道：「啊——」

沈傲霜那雙精芒四射的眸子注定着他，嬌軀緩緩的自位子站起來，顯然，那陣無形的潛力，正是由她身上所傳出來。

許鐸忽然明白了她的用心。

「許副莊主！」沈傲霜冷笑着道：「是這種感覺麼？」

嘴裏說着，足下却向前踏進一步。

立刻，這間閣室內，卽充滿了那種勁道。

許鐸只覺得，像是一面無形的力牆，緩緩的向自己身上逼迫過來，禁不住向後面退了一步。

沈傲霜的臉色異常的冷！

她似乎極欲要得到一個答案——

「你說！寇英傑的那種功力，可是這樣？莫非比我還强麼？」

說話時，她不覺身子又向前踏進了半步。

——一時之間內力大增，四面窗扇顯然由於力道的向外擴張，而發出了一陣「軋軋！」聲。

「說——」她冷笑着道：「他可否是我的敵手？」

許鐸被逼得節節後退，一面小心運功防範着，深怕她會陡然向自己發難，情勢所迫，由是不假思索的道：「萬萬不是夫人對手……萬萬不是……」

沈傲霜冷峻的臉頰上，才似有着了一絲笑容，雙肩輕輕向後一聳，發自體內的潛力全數撤回。

房間內頓時恢復了原有的輕鬆！

沈傲霜緩緩的坐下來，道：「這個姓寇的，當年在沙漠的時候我就見過他，曾是我手下的敗將，若非是小薇存心的庇護她，早巳被我擒住——後來隨總令主來到這裏，又見到了他，那一次原可將他殺死，却又因爲他一番愚忠，乃使我夫婦手下不忍！」

說到這裏，輕嘆一聲道：「……這可眞是『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了，想不到短短兩年多不見，他竟然挾奇技重回師門，居然膽敢公然與我們『宇內二十四令』爲敵，哼……他的膽子可眞是不小……」

許鐸原是想將寇英傑的厲害刻意形容一下，只是却知道這位夫人最是量窄，容不得別人半個「好」字，到嘴的話又復吞在肚子裏。

其實沈傲霜何嘗又沒有自知之明？如果她自忖有絕對勝過寇英傑的把握，她也就不會眼見手下兩個愛徒，慘死在寇英傑手下，聽令其屍横就地，而不卽時插手代其復仇了。

像他們這類自視極高的武林頂尖兒人物，是不會輕易出手去對付某一個人的，卽使在萬不得巳非出手不可的時候，一定要把對方底細摸得十分清楚才可，如果所面臨的敵人，是所謂的「大敵」，那就是更須謹愼小心！

寇英傑如今的份量，巳足可當之爲「大敵」了！

沈傲霜之來「白馬山莊」，原是偶然興至，却沒有想到竟會意外的捲入到這個事件漩渦裏，其勢應無坐視不管之理，也只好攬爲己任了。

她絕非是一個尋常女子，卽先撇開她那一身出神入化的驚人武技不談，以其素日爲人論，也稱得上精細謹愼，事無巨細一入思維無不條縷分明！

——是以，對於寇英傑這個目前「炙手可熱」的人物，她也就更不會失之於草率。

「我還有一件事不解。」

「夫人請說！」

沈傲霜冷冷道：「鄔莊主可在莊子裏？」

「在！」許鐸道：「在日月宮，練習『如意掌』力！」

沈傲霜道：「你看着他了？」

「看着了。」

「哼！」沈傲霜道：「既然如此，他師弟來了，何以不見他出來週旋應付一番？平白令本莊傷亡至重！」

許鐸冷森森笑了一下道：「夫人所說，也正是卑職心中所想，鄔莊主這番鎭定，顯然有些超越常情，他似乎對於寇英傑多少還有些舊日情誼——」

沈傲霜秀眉輕揚，似甚嗔怒，可是緊接着，却又收斂了那副氣色——

「不！」她搖搖頭道：「據我所知，他們

師兄弟三個人都勾心鬥角，不合得很，尤其是這個寇英傑，更是他眼中釘，肉中刺——」

許鐸怔了一下道：「可是，爲什麼他却不出來？反倒假稱他不在莊子裏？」

「這必然有他的道理！」沈傲霜冷笑道：「這正是鄔大野向本帮表現的最佳時機，他是無論如何推不掉這個擔子的。再說他自練『如意掌』之後，功力精進，總令主對他期望至殷，這個人絕非如你所想那麼簡單，許副莊主，你千萬不可對他心懷輕視，遭致他對你的敵意，否則以後就不好在這個莊子裏辦事了。」

「智多星」許鐸暗裏打了個哆嗦，心忖着好精明的女人，妳只不過來到本莊數日，竟然已看出了我的用心，一時好不佩服！

當下躬身抱拳，說道：「夫人多慮，卑職不敢！」

「這只是我心裏這麼猜想罷了，沒有最好。」沈傲霜輕嘆了一聲道：「再怎麼說，你總是我們自己人，這也是我和總令主爲什麼對你特別栽培的道理。」

許鐸道：「卑職知道，卑職不會忘記夫人與總令主的一番好意！」

沈傲霜點點頭道：「我雖然才來了幾天，可是却看出鄔大野是個野心極重的人，他似乎對你百般順服，謙虛得有些異乎情理，你可覺得？」

許鐸點頭道：「卑職知道。」

「爲什麼？」

「那是因爲，他知道卑職是總座夫婦身邊的人！」

「這只是原因之一罷了。」

「夫人……莫非妳以爲還有些什麼別的原因？」

「這個——」沈傲霜冷冷的道：「當然有別的原因，眼前這個姓寇的，就是明顯的原因之一。」

許鐸道：「夫人的意思，莫非鄔大野是要借本帮之力來……？」

「當然有這個意思……」沈傲霜微微一笑道：「不過在這一方面來說，我們意見是一致的，所以樂得與他合作。」

許鐸哼了一聲，道：「鄔大野這個人正如夫人所說，確實大不簡單，從今天起，卑職是要特別對他加以留意才對。只是眼前這個寇英傑的來，對於白馬山莊的威脅太大，夫人依你看……？」

沈傲霜冷冷一笑道：「我既然授意你把他安置在迎賓閣，自然有我的用心，不過我倒想先聽聽鄔莊主的意見，然後再決定。」

許鐸站起來道：「卑職這就去請他來。」

「不必！」沈傲霜搖搖頭道：「寇英傑來白馬山莊；天大的消息，他焉能不知？你用不着去請他，他也一定會來這裏的。」

話聲到此，她神色微微一凝——

「說曹操，曹操就到，他果然來了。」沈傲霜倏地偏過頭看側面樓欄：「什麼人？」

「玉燕子」戰丕芝身形微閃，疾電也似的縱了出去！

她身子方一落下，只覺得面前人影乍閃，一個身披黑羽大氅中年武士，已站在廊前。

——這人正是「妙手崑崙」鄔大野。

「玉燕子」戰丕芝「啊！」了一聲道：「鄔莊主來了。」

遂即上前見禮，鄔大野抱拳還禮之後，十分謙虛的道：「戰姑娘好！鐵夫人可在？」

「在！」戰丕芝道：「夫人正等着你呢，快請進吧。」

鄔大野告了擾，遂即與戰丕芝同向閣室步入！

「玉燕子」戰丕芝先行進入，遂即傳言道：「夫人有請。」

鄔大野這才繞向正門步入！

沈傲霜站起來道：「你來得正好，要不然我也正打算叫丕芝去請你呢。」

鄔大野抱拳道：「卑職理當來此向夫人問安！」

一眼看見側座的「智多星」許鐸，抱拳一笑道：「許兄也在麼？」

許鐸忙即站起，躬身叫了聲：「莊主！」

沈傲霜微笑道：「都坐下說話。」

各人遂即落座。

鄔大野抱拳道：「夫人見召，敢問何事差遣？」

沈傲霜微笑道：「莊子裏的事情，你應該比我清楚，莫非還要問我？」

鄔大野點頭道：「這麼說，料必是爲寇英傑的事了？」

沈傲霜道：「不錯，姓寇的與你誼屬同門，這一次來，顯然心懷叵測，我倒想要先聽聽你的意見！」

鄔大野沉思了一下，正要答話，「智多星」許鐸却在一旁答話道：「莊主適才在日月宮練習掌功，也許還不知道，那個姓寇的可又闖了大禍了！」

鄔大野苦笑道：「就是爲了這件事，我才特地來到夫人下榻行館，面向夫人請罪！」

沈傲霜輕乜鳳目，冷冷的道：「這麼說，小三小四的死，你都知道了？」

鄔大野道：「卑職不但知道，而且親手爲他二人收屍裝殮，現陳日月宮內，聽候夫人吩咐發落。」

沈傲霜冷冷的道：「人已經死了，還有什麼好發落的，你看着辦吧，找一塊好地方，把他們哥倆給埋了吧！」

鄔大野道：「遵命！」

沈傲霜道：「還有，江家兄弟傷勢怎麼樣了？」

鄔大野道：「天左傷勢較重，目前臥榻療傷，天右只是受了一場虛驚而已！」

沈傲霜冷笑一聲道：「江氏兄弟武功精湛，想不到今日亦會吃了這麼大的虧，你師弟寇英傑不過出走兩年，何以會練成這麼一身了不起的功夫，原因在那裏？」

「這正是卑職深感費解之處！」

「你莫非一點綫索都沒有？」

鄔大野緊緊皺着一雙眉毛，深吸了一口氣道：「有一件事是卑職深深所懼，却是難以令人置信！」

「什麼事？」

「夫人可聽說過有關『金鯉行波圖』之傳說麼？」

沈傲霜陡然一驚，點點頭道：「當然聽過，怎麼，寇英傑莫非與這卷金鯉行波圖有什麼關鍵不成？」

鄔大野冷笑道：「這就是卑職一時所想不透的了，夫人當然曾經一度懷疑過這卷『金鯉行波圖』爲先師所有，卑職也曾經有過這個想法。」

沈傲霜道：「事實呢？」

鄔大野搖搖頭，嘆息道：「事實是否如此，卑職可就不敢說，先師故世之前雖不曾以之示人，可是却也不能因此就妄斷這卷圖畫不在先師手裏。」

沈傲霜點點頭道：「這一點我和總令主昔日也是這麼猜想……你說下去。」

鄔大野道：「因此推想，假若眞有這卷東西，而這卷東西又確實落在先師手中的話，那麼很可能先師在臨終之前，已經轉贈給了寇英傑。」

沈傲霜冷冷的道：「你是說寇英傑所以有

此身手，乃是得力於『金鯉行波圖』上面的絕世身法？」

鄔大野苦笑了一下，沒有說話。

沈傲霜怔了一下，搖搖頭道：「不像！」

鄔大野道：「夫人何以這麼認爲？」

沈傲霜道：「方才我藏身迎賓閣，居高臨下，細看過他的身法，確實稱得上矯若游龍，只是却不像傳說中那卷『金鯉行波圖』所顯示的『魚龍百變』身法！再說即使那卷『金鯉行波圖』眞的在他手裏，他也未見得就會參習透徹，令師郭白雲何等功力之人，尚且未能習透，他一個後生小子，何能有這個造化！」

鄔大野點點頭道：「夫人說的不錯，卑職也是這麼想的，但是不可否認，他的功力却較諸先時高出數倍不止，短短兩年之內，他何以能練到這般絕世身手，實在是卑職百思不得其解！」

一旁的「智多星」許鐸插口道：「莊主你與他曾是同門，當能洞悉他這一次的來意，他到底意欲何爲？」

鄔大野冷笑道：「這一點何難猜測，他自以爲先師正統弟子，自不甘心這片基業爲外人插足，再者他昔日在鐵總令主手中吃過苦頭，這一次來勢將要報仇雪恨！」

沈傲霜一笑道：「不僅僅如此吧——」

鄔大野臉上一紅，點頭道：「當然，他與卑職之間，却也結有很深的冤恨！」

「這才是主要的原因！」沈傲霜道：「如果他急欲爲郭白雲復仇，或是存心與本帮爲敵，他可以直接去本帮總壇所在之地，用不着來這裏，我以爲他這一次來，主要的是針對你這個師兄，至於對付本帮，看來却是下一步的事情。」

鄔大野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聆聽之下，他「哼！」了一聲道：「夫人也許說的不錯，只是這個寇英傑殺了貴帮許多人，却是事實，夫人又豈能輕輕就放過了他？」

沈傲霜輕輕一笑道：「我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否則我也不必把他安插在迎賓閣了。」

鄔大野道：「夫人這一步棋子堪稱絕妙，只是下一步又將如何？」

沈傲霜道：「這也就是我要給你商量的問題了。」

話方到此，忽聽得窗外，一陣雀鳥拍翅之聲——

沈傲霜微微一愕，道：「莫非是『金頭』回來了！」

「玉燕子」戰丕芝忙即閃身而出，須臾轉回，手中却握住一隻白羽金首的信鴿。

沈傲霜道：「果然是牠。」

戰丕芝却由牠足踝上解下了一個竹筒，由竹筒裏抽出來一個信卷交上。

沈傲霜接過來打開細看一遍，臉上頓時現出十分沉重之色，遂向「智多星」許鐸道：「是總令主的手令！看來我們把寇英傑留在這裏，這一着確實做對了。」

許鐸驚道：「總令主說些什麼？」

沈傲霜乃將手中信條攤扯開，置諸几上。

各人俱都圍攏過來，却只見那信條上，果是鐵海棠親筆字跡，原句是：「本帮連生大敵，風雪二老命亡，孟兒重傷，仇人齊天恨經查明爲寇英傑之喬裝化身，傳言寇英傑有即赴山莊之說，吾妻全權處理！只宜智取，不宜力敵！愼之！愼之！」

各人看過後，俱都面色大變，一時作聲不得！

沈傲霜沉默了半天——良久才吶吶道：「想不到連風雪二老都會着了他的毒手，孟能重傷，這些竟然會是寇英傑一人所爲……太令人吃驚了！」

「妙手崑崙」鄔大野神色張惶的道：「齊天恨原來就是他的喬裝化身……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許鐸吶吶的道：「這麼說，年初本帮的那幾處舵子窰，也全是被他挑的了？」

「當然是他，不會錯的了。」沈傲霜緩緩站起來走了幾步，道：「總令主說的不錯，目前對於這個人，確實只能智取，不宜力敵，只是下一步又該如何？」

「玉燕子」戰丕芝道：「夫人何不親自出手予他一個厲害？難道說，他還敵得過夫人的『落花七劍』不成麼？」

沈傲霜冷笑道：「丫頭，妳想的太簡單了！落花七劍固然爲我生平絕技，我確不得不吝於出手，有道是『出劍容易收劍難』，哼！看來妳顯然還不明白這個道理。」

戰丕芝不再說話，可是眉眼之間蕩漾着一種凌人的英氣，心裏却是一百個不服。

沈傲霜轉目向她，緩緩道：「妳心裏可是不服？」

戰丕芝道：「我……我只覺得夫人未免把這個人說得太可怕了！如果夫人應允，我願馬上去與他決一生死！」

「哼！」沈傲霜微微冷笑道：「妳自信比之銀心兄弟武功如何？」

戰丕芝面上忿忿，未曾說話！

沈傲霜道：「當然，以銀心兄弟　妳，自是令妳不服，那麼，風雪二老的武功莫非也不及妳麼？」

戰丕芝臉上忿色稍霽，凌然道：「弟子自知武功不濟，只是却不甘心被人欺凌！」

沈傲霜冷冷笑道：「天下又有那　個人甘心任人欺侮的？」

她美目微轉，輕哼一聲，徐徐點頭道：妳如眞心爲本帮効力，眼前倒有一個立功機會，如果妳够機靈的話，隨時可以殺死寇英傑，爲本帮報仇雪恨！妳可願意？」

戰丕芝秀眉一剔，驚喜的道：「眞的？弟子自然願意，夫人吩咐，弟子即使爲此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沈傲霜一笑道：「妳有這番忠心，也不枉我平白疼妳一場，只是我却不是要妳去送死的，這一點妳要明白。」

戰丕芝說道：「弟子明白，夫人就請吩咐吧！」

「好！」沈傲霜眸子向着一旁的鄔大野與許鐸瞟了一眼：「我有個計劃，不知你二人意下如何？」

鄔大野道：「夫人請說！」

沈傲霜道：「丕芝身手已得我眞傳，我有心將她佈置在寇英傑身邊，見機行事，或有成功之機！」

鄔大野先是一怔，終於由不住點頭讚賞。

「智多星」許鐸道：「夫人妙算，確是高明，只是……」

沈霜傲道：「她以婢女身份進見，聽憑寇英傑差遣呼喚，於日常瑣碎之中，定有可乘之機！」

鄔大野撫掌道：「妙——這件事由戰姑娘去辦，的確合適，只是如何不爲寇英傑起疑，却要事先加以防範才是。」

沈傲霜點頭道：「這一點當然是至爲重要——不過，我確信丕芝可以勝任。」

微微一笑，她目光轉向戰丕芝道：「妳可願意？」

戰丕芝道：「只要能爲夫人與本帮効力，弟子萬死不辭！夫人請關照吧。」

沈傲霜道：「很好，丕芝，妳不要把這件事當成是小事一件，要知道這個姓寇的是個極不容易對付的人，一個不愼，可就會有性命之

變！」

戰丕芝道：「弟子知道。」

沈傲霜點點頭道：「妳以迎賓閣侍女身份去見他，却只是若卽若離，這只是第一步，他如上來拒之千里，這件事也就無可奈何，妳須速速轉同，千萬不可强來，否則必然遭疑，萬無倖理！妳須切記！」

戰丕芝素日對於這位表姨娘言聽計從，更知她處事條縷分明，心細如髮，聽她這麼說，對於那位寇英傑也就不敢再存絲毫輕視之心！

沈傲霜道：「我這裏有一柄斬金截鐵的七首，妳小心藏在身上隨時備用。」

說罷探手入袖，取出了一口長僅七寸，黑皮薄鞘的小小七首遞過去道：「這口七首原是我師門之物，鋒利無比，任他有金剛不毀之功，亦可叫他濺血倒下，平時繫在腕上，任何人也不會發覺。」

戰丕芝接過來只覺得那七首刀身極薄，輕若無物，在黑皮薄鞘側留有四根細細皮索，供人細繫腕上，由於刄身極薄，繫在腕上可以任意着衣，絲毫也不愁爲人發覺，端的是一 殺人不見血的厲害玩藝兒！

在她接過七首的同時，不知怎地，忽然她的心情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沉重——這件絕不輕鬆的大任務，也就自然而然的落在了她的雙肩之上！

× × ×

戰丕芝現在看起來；確實十分皓似一個所謂的「女婢」了。

只見她手托食盤，輕移蓮步，腰肢欵欵的來到了迎賓閣前，雖說是婢子裝束打扮，看上去依然是風姿不減，全身上下鮮艷明媚，纖塵不染！那雙俏麗的瞳子更像是無限情思的源頭，每一顧盼，卽令人魂蝕夢銷！

這時玉兎東懸，一片月光照進來，映襯着這迎賓閣內外像是着了一層霜雪般的可人，幾隻燕子呢喃穿梭於雕樑之下，確是有說不出的詩情畫意！

穿過了懸有薄薄輕紗的月亮洞門，戰丕芝來到了雕砌得富堂麗皇的一道畫廊。

一片清徹的笛聲傳自畫廊左側——傳自那個珠簾深垂的雅緻客房裏。

寇英傑一身雪白儒衫，面對着皎潔月光下的一片旖旎景緻，一笛在手，情不自禁的陶醉在自己吹奏的笛聲裏。

那根五彩斑爛的七孔長笛，乃是他義兄朱空翼所贈，昔日在深山曠野，朱空翼常以此引發古人之思，排遣了許多空虛寂寞，如今寇英傑也同它昔日故主一般的偏愛着它。每當花月良辰，他總喜歡一笛在手，吹出他的心裏無限丘壑——

每一次他橫笛在手，也都會情不自禁的想到昔日的荒山相處，義結金蘭的拜兄朱空翼。

想到他亮節風高；義薄雲天的磊落俠風！那時，二人相處的種種情誼，也都會流過眼底，更加使得他對於那個身世奇特貴爲太子的一代奇俠，充滿了傾慕；無限感戴之情——情發於衷，笛聲也就越加的動人，直趨於天人合一，物我兩忘的迷蹤世界，感情在極度的昇華之後，他的情緒也就達到了某一水平！——「眼前春色滿，心底故人思」，此時此刻，也只得當空皓月，簷前燕子爲知音了！

冷月、清風、寒梅、笛音，匯集成一片醉酣淋漓世界，一任你鐵石心腸，亦不禁爲之消蝕動容！

似乎漫漫長夜，藹藹春風也都沉醉了，「迎賓閣」更不禁陶醉在迷幻之中。

戰丕芝佇立在畫廊之端，她簡直沉醉了，在踏入迎賓閣院門之始，婉轉的笛音，已經深深的扣壓住她的心脈！——鐵夫人沈傲霜無疑深精此道，一曲婉轉，常使她心曠神怡，而眼前笛音，在在顯示出吹奏者的高卓功力，分明已入化境，較諸鐵夫人的猶帶三分人間烟火，更不知高出幾許！

她的驚訝駭異，在她探知那陣笛音的確切來處之後，無疑達到了極點。

「老天！」她心裏想着：「莫非是那個姓寇的在吹奏笛子？——他何能吹得這麼好？」

心裏想着，足下情不自禁的向前移動了幾步。

現在，她已確定，這陣子令人銷魂蝕骨；引發極幽之思的笛音，果然是傳自那間房間——寇英傑的房間。

也就在她的內心至爲驚惶異詫的一刹，笛聲忽止。

戰丕芝心中一驚——

珠簾子嘩啦嘩啦一响，一個身着白衣長身文士已迻立迎面，燈光、月光所構成的陰陽面，映襯着這人那張朗朗豐神的面頰，尤其是那雙眸子所蘊含的强烈智光，幾令人不敢逼視！

想像與事實，竟然差距得如此遙遠。

戰丕芝簡直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心目中十惡不赦的一個劊子手，竟然會是這樣的一個人，對於她來說，這突然的驚訝較之先前的乍聞笛音猶有過之。

頓時，她呆住了！

白衣人遠遠的打量着她，道：「妳是什麼人？」

「哦——」戰丕芝忽然轉過念頭來：「婢子小芝，乃是迎賓的女侍，奉命前來侍候寇相公的。」

那人上下打量了她一眼，道：「我不要人侍候，妳不必費心！」

說完話倏地轉身，珠簾微响，遂卽步入室內。

戰丕芝碰上了這個軟釘子，禁不住大大的不是滋味，臉上一陣子發紅，這上來第一步最稱緊要，果眞連對方的房門 進不去，更遑論報仇雪恨了。

心裏那一陣子不自在，使得她透體發涼，站在那裏進也不是；退也不是，眞不知怎麼才好！

珠簾再响——寇英傑去而復出。

戰丕芝內心現出了一陣子惶恐，臉上僞作的笑，像個小可憐虫似的！

「你怎麼還不走？」

「我……我是爲相公你送點心來的。」

寇英傑點點頭道：「誰叫妳送來的？」

「沒有誰！」戰丕芝說道：「是這裏的規矩。」

「什麼規矩？」

「凡是這裏的客人，每一天都得有『三餐兩點』的照顧！」戰丕芝口齒伶俐的道：「現在是晚點——相公沒吃晚飯，大概餓了吧！」

寇英傑冷冷的道：「拿進來。」

言罷轉身進屋。

戰丕芝揚了一下秀眉， 應了一聲：「是！」遂卽手托食盤姍姍步入寇英傑所居住的那一間閣室。

她進門之後，先將托盤擱置在大理石桌上，才回過身來，姍姍向着寇英傑施禮道：「婢子小芝，參見寇相公！寇相公金安！」

寇英傑容她站起來，那雙冷電般的目光逼視着她，道：「我以前沒有見過妳，妳可是新來的？」

「不！」戰丕芝道：「我已經來了一年多了。」

不知怎麼同事，她簡直有點怕見對方那雙眼睛，在對方目神逼視之下，情不自禁的低下了頭。

「不像！」

說了這兩個字，他就過去揭開了蓋碗——是一碗山菇鷄絲麵，遂卽抽出牙筷。

戰丕芝抓住話題道：「什麼不像？」

寇英傑搖搖頭，不願意多說。戰丕芝知趣的走向一邊，在靠廊子邊的一個座頭上，坐了下來。

「妳可以走了。」寇英傑一面端起碗來吃麵！

戰丕芝却不答理他，站起來到一邊去佈置房子，她小心的移動着室內的傢俱物件，用鷄毛撣子撣着上面淺淺的浮灰。

「這間房子已經有半年多沒住過人了！」一面說，她同過眸子來打量着寇英傑道：「聽說寇相公你是這裏的常客？」

「妳說錯了，我不是客人。」眸子裏閃爍着凌厲的光芒，他冷冷的道：「我是這裏的主人。」

戰丕芝立刻改口笑道：「啊——我幾乎忘了，聽說相公和我們莊主是同門師兄弟！」

寇英傑冷笑一 ：「妳又說錯了。」

戰丕芝道：「怎麼……？」

寇英傑放下了牙筷，一笑說道：「不敢高攀！」

他遂卽點「點頭，又道：「這碗麵很好吃，謝謝！」

戰丕芝看了一下碗，含笑道：「可是相公你還剩下一半。」

寇英傑用潔白的面巾擦了嘴，扔下布巾：「少食滋味多，妳應該知道，我此刻的處境，必須隨時都要保持着清醒，多食只能讓人昏庸而墜入無知的低俗！」

戰丕芝緩緩走過去收拾碗筷，寇英傑的話，不啻是一根尖銳的針，刺入到她的心裏——

她越加的沉着，含着一抹微笑，她轉過臉來道：「相公眞會說笑話！誰又會對相公你心圖不軌，况且你的武功又那麼高！」

一面說着，她已經收拾好了托盤，把托盤托在手裏，她轉過身來道：「相公要是沒有別的事，婢子這就跟相公告安了！」

寇英傑道：「妳去吧。」

戰丕芝應了一聲：「是！」遂卽轉身向門外步出。

不意她身子方自轉過未曾起步，只覺得身後一股勁風猛然襲到，不由暗吃一驚——

憑她身手，自不容暗算得手，當時情形不容多思，足下向前急搶一步，倏地一個快捷急轉，左手向外一探，單手平托，已把來犯的那暗器接在了手上。

一隻帶蓋的茶碗。

茶碗裏甚至於還滿滿盛着一碗香茗，茶質猶熱。

姑不論這碗熱茶擲出的手法何等之高，卽以戰丕芝返身接茶在手的這一手而論，已是透着大大不凡！一擲一接，雖力道至猛；却是滴水不濺。

寇英傑微微一笑道：「姑娘敢情深藏不露，好身法；佩服！佩服！」

戰丕芝臉上一紅，這才想到了對方的用心，當下放下托盤巧移蓮步，姍姍走過來，雙手獻上茶碗道：「寇相公用茶！」

寇英傑道：「不勞費心！」遂卽伸手向着茶碗上拿去。

戰丕芝既已現出了身法，也就不再藏拙，此番借着遞茶之便，有意要伸量一下對方的斤兩。

是以她雙手捧茶，却將眞力暗聚，這碗茶在她功力暗聚之下，看似無奇，其實却重若千斤。

戰丕芝原以爲自己是雙手捧着，對方只伸單手來接，一個有心，一個無意，就算他身具十分身手，這等情形下也勢必出醜無疑。

那裏想到，事情大非如此。

但見寇英傑那隻伸出的右手，中姆二指，方自向那個盛茶的蓋碗上一觸，戰丕芝倏地身形一陣大搖——

那種情形，看上去她就像是觸了電的模樣一般，非但如此；透過那個細瓷蓋碗，更似有一股莫大的反震之力，其力至劇，竟然是大得出奇！

戰丕芝臉色倏地一陣大變，她雖是有心恃强，無奈那陣子反彈之力大得出奇，戰丕芝果眞再逞一時之强，必將爲傳腕直入的那種强大內力震傷五腹六臟不可。

一刹間，她身子打了個波浪，倏地雙手鬆開，儘管如此，兀自由不住向後一連蹌了兩步；才得站穩。

緊接着那張娟秀的面頰；一陣子發紅，那顆心只是在突突的疾跳着，彷彿要從嘴裏直躍而出。

寇英傑至爲輕鬆的接過茶碗來，一面揭開碗蓋，輕輕呷了一口，有意不看對方一眼。

——老半天，戰丕芝才算緩過氣；擺開了那種不自在。

「相公好功夫！」她含着一脈微笑道：「婢子告退。」

寇英傑道：「芝姑娘且慢！」

「相公還有事麼？」

寇英傑道：「這迎賓閣之內，目前除了我之外，另外還住着什麼人？」

「這——」戰丕芝搖搖頭：「好像沒有什麼人了。」

寇英傑道：「可曾住有一位女客？」

戰丕芝搖搖頭，笑道：「沒有！沒有！我們這裏從來沒住過什麼女客，相公你問這個幹什麼？」

寇英傑搖搖頭，說道：「沒有什麼，你下去吧。」

戰丕芝這才拿托盤死心塌地的下去了。

她並非眞的死心塌地走了，在樓下拐了個彎兒，把手裏托盤擱下，第二次再轉過身來，探了探袖子，緊了一下腰身，身軀微弓，「嗖！」一聲縱上院牆，打量着那高出的閣樓，正待騰身縱上去，猛可裏右側方花架子上似有人影一閃。

戰丕芝心中一驚，嬌軀霍地向後一個倒仰，却就勢以足尖向着牆邊上一搭，整個身子倏地倒掛下來！——這一手「珍珠倒捲簾」施展得確是美妙極了！

也就在她身子方自倒掛下的一刹那間，人影再閃，那個人已由右面花架子上騰身縱了過來。

只觀其這種輕功提縱的勢子，卽可知來人顯然具有一流身手——來人身材不高，頭上紮着一圈布巾，月光下，只見這個人隆眉凹眼，兜風耳，一臉精悍之氣，尤其是右邊身上，像是刀切似的少了那麼一塊，現出至爲怪異的一種標記。

戰丕芝不經細看，已由不住暗吃一驚——「江天右！」她幾乎叫出了這個名字。

來人正是「怒江雙童」之一的那個江天右，想是日間兄弟二人在寇英傑手上吃了大虧，尤其是江天左爲寇英傑掌傷，傷勢極重，返同之後卽臥榻不起，江天右激發手足之情，再想到日間吃虧受辱之種種，更是怒發不禁，這才決心來此尋找寇英傑暗中報仇雪恨。

對於「怒江雙童」兄弟二人的一身武功，戰丕芝久已聞知，只以爲這弟兄二人仗着其師「青毛獸」厲鐵衫的威勢；更得總令主鐵海棠看重，在幫子裏目空四海；爲所欲爲，甚至不

逸事珍聞

南螳螂開枝散葉

慧心

螳螂拳是從山東傳入嶺南一帶的，因爲它是很大的門派，傳到南方來，便分做北螳螂以及南螳螂，至於南螳螂，它是從痛禪上人創製的，痛禪上人是福建省九蓮山少林寺的主持，他還未出家之前，本來是朱洪武的後裔，亦即崇禎皇帝胞弟，叫做朱福疇，明朝滅亡時，他隻身逃到嵩山少林寺，並在該處練武，後來少林寺被滿清用火焚毀，他就輾轉南下，逃到福建，仍是在福建省九蓮山的少林寺靜修，亦卽該寺的主持，因爲他痛恨滿清，取名痛禪上人。

痛禪上人的武功一向就是非常出色的，有一日，他在樹林之內乘凉，忽然看見一隻雲雀飛下，想啄螳螂取食，螳螂僅用雙爪與雲雀苦鬥，竟然使雲雀無法把牠啄死。此事給他有一個很深的印象，後來他把這種拳脚混入正宗少林門的拳脚之內，創造南螳螂，跟北螳螂相似，但却不同。晚年他把這種拳術傳給俗家徒弟林搏官，創造分龍手，落地無聲，有如蛇行貓步，另創一格。

此後就從林搏官把南螳螂的絕招傳授到外邊去。

林搏官有許多入室弟子，但却非全部得到正宗的螳螂絕技，只有一名叫做朱南妲的人，得傳絕招，這一個青年也是明朝的遺裔，雖然名字叫南妲，似乎是女人，實際上他却是精壯的男人，他逃入少林寺，先拜痛禪上人爲師，再由林搏官手上學武，至於痛禪上人苦心教授林搏官，再授拳技給他，因爲他組織地下工作，進行反清復明，此人在福建秘密抗清的機關被人攻破，逃到廣東五華縣，就在五華縣落籍，廣收門徒，遠近千里之人都知道他的大名稱做朱家拳。到了他的入室弟子黃進修到南洋羣島在吉隆坡打擂台，當衆打死當地的著名拳師邱大虎，由此南螳螂的門人就在南洋一帶開枝散葉。

到了咸豐四年，一傳再傳，南螳螂的一個入室弟子叫做劉才觀，參加洪秀全在金田起義，創立一套伴龍棍，另一套叫做伴龍十八掌，帮助洪秀全打江山，縱橫大江南北，名震一時，後因北王韋昌輝殺了楊秀清，天朝內閧，眼見大勢已去，劉才觀便遁跡空門，落髮爲僧，法名孔乙僧，後來由空門傳入玄眞和尚，玄眞和尚再傳桂志邦，又傳韓林中，至於韓林中本人，乃是白蓮敎的大頭目，黨羽過萬，震動清廷，因此，在太平天國裏面學習的拳脚，大部份是南螳螂。

當時韓林中是反清復明的柱石，他把南螳螂傳給吳岳風，又從吳岳風傳給李雄，李雄有五個兒子，第四子李目龍的身體自幼瘦弱，故此，李雄只把拳脚傳授給四個兒子，單不敎授李目龍。到了李雄六十大壽那一天，大宴各路英雄好漢，席間忽有不速之客向他挑戰，李雄的幾個兒子分別應戰，剛剛發招，就被對方擊倒，非常難堪，在衆目睽睽之下，如果他坐視不理，那就一世英名盡喪，反之，他挺身而出，跟對方交手，却又年齡已高，到了花甲之年，恐防拳脚生疏，鬥不過此人，正在躊躇不決，突然之間，李目龍一躍而出，想與怪客交手，怪客體重一百八十多磅，人高力壯，拳大如斗，看見李目龍只是瘦弱書生模樣，不肯接戰，李目龍說：「你不必理會我是否能够抵擋，任意發招好了，我給你打死，亦死而無怨，反之，如果你大發慈悲轉身走出，那就等於認輸。」

怪客姓吳，沒有留下名來，自稱吳老人，他哈哈大笑，說：「那就不必客氣了，看招！」

說完人到拳到，一發拳就是橫衝直撞，非常威猛，因爲當時在大堂兩邊設宴，留下演武廳，足够的空地周旋，故此，李目龍能够憑着南螳螂的縱跳功夫左閃右避，兩人纏着苦鬥了一會，忽然之間，李目龍倒地，父親李雄看了，大驚失色，在座賓客也爲之擔心，正在此時，忽見吳老大撲前，瞬卽慘叫一聲，仰面倒下來，那時，李雄才知道目龍是施展南螳螂的倒地撩陰腿，一脚踢中對方下體，不死也受重傷，登時喜出望外，喊人抬走登門挑戰的怪客，還問他何以懂得本門的絕招，而且玩得這樣出色，一脚卽中？那時李目龍才迫於吐實。原來他平日躱着偷窺，但却不知道所學的武功是否眞的能够打鬥，因爲他從來沒有跟任何人交手，如果打輸，反而不美，既然看見幾位兄長敗在怪客之手，爲了父親的聲譽，迫於下場應戰，看準了機會，把南螳螂的絕招施展出來，一招就把敵人打到重傷，實在出乎意外。

後來一再查探，才知道這個登門的怪客姓吳，名叫大洪，本來是李雄的師傅吳岳風的侄兒，因爲吳大洪見李雄學習自己叔父的功夫，名氣比他响，心裏不舒服，想做掌門人，故此，在李大雄擺大壽的一天上門挑戰，以爲戰敗李雄一家父子，自己的聲譽就因此鵲起，受到武林中人的愛戴，屆時自然是掌門人了，殊不料打贏了幾個精壯的青年，却給瘦弱的李目龍打傷，確是出乎意外。

自此，李目龍一舉成名，後來正式承繼父親的衣鉢，變成南螳螂的掌門人，由他傳授的三個高徒，叫做何旺成，張文超和李鐵中。至於李鐵牛，他本來是綠林的豪傑，身高六尺過外，力大如牛，渾身硬拳硬馬，此後就由這三個門人把南螳螂在發揚光大。一傳再傳，現時有許多師傅拳港九敎授南螳螂，鄧一龍師傅就是其中的一個，桃李滿門，所敎授的拳套是：「連環三拳」，「翻天捶」，「三步戰」，「三插手」，「三箭驚彈」，「三重六陽手」，「三寸六陰手」，以及「十八伴龍掌」等。

棍法亦有五套，稱爲「二龍展棍」，「三點半左棍」，「蟠龍棍」，「三十六度梅花棍」，以及「三重長棍」。

至於南螳螂拳的身形馬步，叫做懸吊索，擒拿抓捉，千字頭，蛙仔腹，脊箕背，彈驚勁壓，吞吐浮沉。

得人緣，戰丕芝雖然認識他們，平素却鮮有往還，想不到竟會在這個情形下遇上了他。

戰丕芝保持着原來姿態不變，卽見江天右身形顫動，騰身撲上了院中的一片假山石。

由其現身而始，一路起落騰縱，只見其形；不聞其聲，輕功達到如此境界，確是難能可貴！

戰丕芝伏身牆上，一動不動的暗中觀察着他，她原本思動的一番意念，不得不暫時按耐住。

既然這個江天右和自己存的是一樣的心思，這倒好，乾脆樂得來個「冷眼旁觀」，倒要看看他是否能够襯心如願，反倒省了自己的心了。

心裏有了見地，戰丕芝一聲不吭的暗中注視着他。

江天右雖說是心含疾怒而來，但是由於日間見識過寇英傑的身手，悉知對方乃是前所未見過的大敵，心中早已存下了警惕，是以一路來到這裏，却不敢輕舉妄動，只管細細的抬頭打量着，却是遲遲不曾移動。

戰丕芝見他一身勁服，想是日間所用的那口緬刀，在對方手上吃了虧，現在却換了另一種兵刄「丁字枴」——斜插在腰際。

另外在他背後還揹着一面弓，箭槽裏插着十來支白羽長箭，顯然是帶齊了家當，决心要給寇英傑一個厲害。

寇英傑所居住的那間房子不難辨認，因爲整個樓舍，只有他所居住的那間房子裏點着燈，淡淡的燈光在月色之下，透過懸於長廊邊側的大幅紗幔，看上去，眞有一種迷濛夢幻的感覺！

江天右前後走了兩趟，遲遲不曾騰身。

戰丕芝心裏不禁生出狐疑，正自有些不耐，却見江天右右手輕起，姆尾二指捻動之間，「哧！」的一聲，打出了一枚制錢。

這枚制錢一經出手，直飛上迎賓閣後側樓簷，緊擦着彎出的樓角打過去，發出了極爲輕微的一聲輕响「叮」！

戰丕芝心裏由不住驚得一驚——忽然明白過來，心知江天右的用心仔細，此舉分明在於聲東擊西，一來在試探寇英傑的警覺力，再者必係借此一剎，有所異動。

果然，就在那一聲輕微的响聲之後，江天右的身子陡地拔身而起，海鳥掠空般的雙臂乍分，極其輕微；翩若驚鴻般的已經落身在樓廊子上。

——果然他所落身之處，與他出手發聲之處，乃是相背的方向。借着廊子裏的那根柱子，江天右迅速的掩藏住了身子。

他和戰丕芝是存着同樣的心思，俱都認爲憑寇英傑聽覺之力，必然會有所異動，那裏知道，事實上根本甚麼事也沒有。

一陣風吹過來，兩邊那片竹林子，發出了一陣悉瑟之聲——借着這些聲音，戰丕芝也自騰身而起，撲到了迎賓閣的另一邊廻廊。

她身子一經落下，陡地滾身，掩藏於一扇畫屏之後，透過一道縫隙，可就看見江天右背向着這邊的身子——他顯然正自在向着裏面窺視。

戰丕芝暗吃一驚，心忖道：江天右你好大的膽子！

江天右的膽子果然不小。

只見他一隻手緊抓着一圈飛索，身軀緩緩向前移動着，霍地身軀一轉，翩若驚鴻的已閃身入房。

戰丕芝距離較遠，要想窺清寇英傑室內的一切，勢將拐過眼前樓廊不可，就在她思忖着是否要向前面移動的當兒，倏地發現了一件新鮮事兒——

目光所及，她看見了高懸在半空中的一雙腿脚，這雙腿脚，顯然是由正面屋樑上探出來的。

戰丕芝隨着這雙腿的出勢抬頭上看，由不住打了一個寒噤！——我的天！

心裏吶喊着，一時嚇得全身僵硬，動彈不得。

敢情那個人——寇英傑，並不曾在房裏面，一直就坐在廊道的正樑上。

戰丕芝驚嚇之中，却不禁暗中爲自己慶幸，幸虧自己上來謹愼，不曾像江天右那般的冒失，如果是由那邊翻上來，可就保不住現身在對方視覺之下了。

這麼一來，她越加的掩飾在屛風之後一動也不敢移動，心裏可就情不自禁的爲着那個江天右揑上一把冷汗！

江天右似乎已發覺出不對。

他身子進得快，出得更快。一進一出有如浪打礁岩，身形一經閃出，毫不遲移的卽向廊外撲出。

只是却有人遠較他更要快上一步。

面前白影一閃，寇英傑已迎面站在了他身前，江天右乍然一驚之下，嘴裏怪叫一聲，右手一振，「唰啦！」一聲．已把手上飛索擲了出去。

這種打法，顯然不見於中原武林。

原來江氏兄弟自幼生長苗族，在拜師習技之前，先已練就了一身穿枝踏葉的輕身功夫，尤精於野苗的「飛索套物」之技。所謂「飛索套物」，乃是以苗族所生長的一種「靭籐」以之浸泡藥物之後，收縮爲小指粗細，其質强靭賽鋼，以之飛縛虎豹狼熊，一經套中休得掙開，端視飛索人之手勁；可以生殺虎豹！由於這類籐索其彈靭賽似精鋼，尋常刀劍休想傷其分毫，是以用之臨陣對敵，便爲極具功力的厲害兵刄！

江氏兄弟飛索之技，當得上一方之冠，由於二人腕力奇大，曾有過生殺蠻熊經歷，以之對人，自是更不在話下。

這條飛索一經出手，倏地暴長數丈，頂頭部位形成半丈方圓的一個套圈，陡地向着寇英傑頭頸上套落下來，一出一落，旣快又準。

寇英傑冷笑一聲，却只把一雙充滿了怒光的精湛眸子；注定在對方身上，面對着對方飛索落頭之下，他甚至於連手都不抬動一下。

然而，正因爲如此，也才能顯現出他的「不可侵犯」之神聖風範！

那條形若長蛇的巨索，原是認定着寇英傑頭部落下，只是眼看着已將套中對方頭上，也就在距離着對方頭頂不及半尺左右之處，忽似遭遇到了一層無形的障碍。

眼看着那條飛索一經觸及，霍地凌空彈跳而起，數丈長籐上起了一陣子波浪跳動！

江天右眼明手快，乍然一驚之下，手中長籐霍地向後一縮，第二次掄出——「秋風掃落葉」。

這一次，他改索爲鞭，長籐上帶出了一陣子急嘯之聲，改向寇英傑下半截身上猛抽了過去。

江天右有見於對方奇異的護體功力，特意在鞭身上加諸了眞力，這一鞭之力足有斷樹之威，也能破人一身橫練之功！

「看打！」一聲，長鞭纏在了寇英傑的雙腿上，看上去的確是抽得結結實實——

江天右力貫右臂，霍地向後一扯，叱了聲：「躺下！」

孰知一扯之下，但聽得嗡然一聲，那條靭若精鋼的籐索扯得筆直，對方寇英傑的身子，却是挺立如昔，休說沒有躺下，簡直連腿彎兒動也沒有動一下。



江天右這一驚，由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右手擲處，長籐就像是一條凌空穿起的怒蛇，脫手直出，但見其由空飛落直下，「唰唰！」一陣响聲，已經將寇英傑全身上下綑了一個結實！

一剎間，寇英傑全身上下，就像是加了一道緊箍。

江天右一招得手，直樂得心花怒放，抬手自腰間拔出了「丁」字枴，足尖一點，疾若旋風般的已撲身向前，鐵枴倏舉，摟頭蓋頂的直向着寇英傑頭頂上猛擊了下來。

這一手確是既毒且狠，細而殺之，怪異之至，確是稱得上是武林中前所未見的絕招！

江天右滿心打着如意算盤，身似疾風般的剛一撲到了近前，却只見寇英傑長立的軀體，就像是一縷輕烟般的；霍地拔身而起。

足足拔起來有丈許來高，不偏不倚的正好坐身在廊頂上的那一根橫樑之上。

江天右這一枴由於力道過猛，分明是施出了全身之力，鋼枴一經揮出，簡直收不住勢子，只聽見「噗哧！」一聲擊中地面，木屑飛濺裏，半截枴身插入樓板之內，整個閣樓都為之震動了一下！

木樑上的寇英傑發出了輕輕的一聲冷笑！

江天右乍聞之下，由不住一陣子頭毛發攏，起枴退身，「嗖！」撤出了八尺開外。

昏暗的燈光之下，他打量着樑上的那個人——寇英傑，禁不住嚇了一跳，倒不是寇英傑那個人有什麼兩樣，而是先時飛綑在對方身上的那根堅韌若百鍊精鋼的籐索，這一剎間眼看着寸寸斷裂而開，幾乎在同一個時間裏，全數寸斷，簌簌落墜下來！

江天右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這一切是真的，來時的勇氣在這一剎間烟消雲散，倏地化為烏有，剩下的就只有驚悸與恐懼的份兒！

一時之間，他兩眼發直，只是目瞪口呆的看着寇英傑作聲不得。

像是紙鳶騰空那般的輕飄，輕輕閃得一閃，寇英傑已經站在了他的面前。

江天右情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驚懼」使他忘記了逃跑，也忘記了向對方出手，當寇英傑的一雙眸子注視向他的時候，那種不容侵犯的「強者」風範本身；就像是一種拘束力，使得江天右起自內心的發出了一種戰兢！這一剎間，他似乎才又記起了寇英傑的無比凌厲，一時呆若木鷄！

打量着他，寇英傑冷冷說道：「白天我對你已是破格留情，想不到你竟然還敢來這裏暗自行兇，如不給你些厲害，只怕日後還有別人效尤，這裏原沒有你們兄弟的事，你們却要硬插上一脚，這筆帳，你只得記在鐵海棠身上，却怪不得我！」

江天右陡地一驚，道：「不——姓寇的，你不能……」

身子打了個踉蹌，由不住向後退了一步！

寇英傑凌厲嚴峻的一雙眸子盯着他，他確是不敢跑。

「為什麼？」

「因為……」江天右蒼白的臉上沁出了一層汗珠：「這麼一來，我們的樑子可就越結越深了！」

寇英傑淡淡的一笑道：「你以為我在乎結這樑子。」

「姓寇的……」江天右一雙脚步緩緩的向後退着：「話可不能這麼說，我們兄弟固然不是你的對手，可是我師父……」

「你師父是誰？」

「是——」江天右挺了一下身子，冷冷一笑，道：「『青毛獸』厲鐵衫，你應該聽說過吧！」

寇英傑搖搖頭道：「沒聽過。」

「哼！」江天右道：「這就難怪了——如果你聽過他的大名，你就萬萬不敢對我們兄弟招惹——不要說你了，就是鐵令主也對他恭敬十分！」

寇英傑冷笑道：「這麼說令師與鐵海棠也有來往了？」

江天右道：「他們是莫逆之交！」

「聽你這麼說，我顯然也就不必向他示惠了！」

一面說着，脚下遂即向前逼進了一步。

江天右一驚道：「你——想幹什麼？」

寇英傑揚起手道：「我要打你一掌。」

江天右一驚之下，霍地豎起左掌，右手的「丁」字枴橫架在左臂上，作出一副隨時預備迎擊的姿態。

「沒有用的！」寇英傑打量着他：「無論你如何防範，都不可能逃開我的掌勢。」

話聲甫出，即似有一幢無形的勁道陡地向着江天右頭頂落下來。

有了前數次的經驗，這分明是寇英傑出手之前的預兆，江天右何甘坐以待斃！嘴裏怒吼一聲，快速的已向着寇英傑身前撲到，掌中丁字枴霍地橫掃出去，直向寇英傑面頰上力掃過來。

丁字枴眼看已到了寇英傑臉」，只是對方神色絲毫不變，江天右臨時抽拉，改上為下，陡地一枴直向寇英傑小腹上搗來。

寇英傑冷笑一聲，凹腹收胸，霍地向後一收，丁字枴只差着寸許間沒有搗中——

就在這個彈指間，寇英傑的身子霍地拔空而起，「呼！」一聲自江天右頭頂上掠過去，江天右還來不及翹首上視，寇英傑空中的身子，「細胸巧翻雲」陡地一個疾翻，就在他頭下脚上的一剎，一隻右掌已按在了江天右的後背上。

這一手的確美妙極了。

驟看上去，寇英傑的手只在他的背上輕輕一按，遂即騰空越起，極其瀟洒輕飄的落向一旁。

就在他那隻手掌，接觸在江天右背上的一剎，給他的感覺不過是微微一麻，緊接着打了一個寒噤，身軀幌了一幌，遂即如常。

四隻眼睛對視之下，寇英傑微笑道：「你已為我『無形掌』力所傷，短日之內雖不致發作，可是一過清明節必無倖理，輕則殘廢；重則喪命！你却不可等閑視之——」

江天右大吃一驚，面色為之一變，試着提聚真力，却並無任何不適之感，當時遂即寬心大放——

獰笑一聲，他沉聲道：「你少給我來這一套，江二爺可不吃你這一套。」

寇英傑道：「你如這麼想，可只有死路一條了，為今之計，你只有趕快動身找到你師父或是鐵海棠，他二人如果能察驗出所中之傷，予以解救，你尚有一綫生機，否則即請令師同你前來找我，再談一切。」

江天右凌聲道：「你以為江二爺會相信你的一派胡言？」

「信不信由你！」寇英傑冷笑道：「你姑捋起左面衣袖一看便知。」

江天右後退一步，面現遲疑。

「在你左脈之上，有一道紫色血痕，若隱若現！」寇英傑胸有成竹的冷冷笑道：「你看看有沒有？」

江天右冷笑了一聲，先是不睬，可是到底忍不住心裏的狐疑，當時又退後一步，看了寇英傑一眼，緩緩捋起衣袖——

（未完）